

2007——2016

# 春色满园

*Chun Se Man Yuan*

——10年散文选集

留中总会文艺写作学会 编

留中大学出版社

2016.7



# 春色满园

——10年散文选集

## 编委会名单

顾 问：陈汉涛

刘锦庭

罗宗正

张祥盛

张永青

许家训

梦 莉

罗铁英

主 编：廖锡麟

执行主编：林太深

副 主 编：符绩忠

曾 心

张锡镇

杨 玲



## 目 录

序	廖锡麟	01
一卷读毕满园香 ——《春色满园——10年散文选集》序	喻大翔	03

### 40 年代

迟到的友谊	丁蔡悦诗 选自《窗内窗外》	1
“南专”岁月情难忘	伍启芳 选自《留中岁月》	4
踩着满是落叶的路	吴 佟 选自《河边风景》	7
活着多好	金 沙 选自《河边风景》	9
金凤花开	老 羊 选自《椰林放歌》	12
我的“窗内”与“窗外”	苏林华 选自《窗内窗外》	13

### 50 年代

纪念母亲逝世三十周年	廖锡麟 选自《湄河心语》	16
创业于湄南河畔	廖锡麟 选自《湄南情怀》	21
茶事摭谈	陈金苞 选自《雨后彩虹》	24
双亲史迹	蔡志伟 选自《椰林放歌》	31
平生只做两件事	许家训 选自《岁月写真》	36

只有香如故	许家训	选自《湄河心语》	39
佛国的冬天	岭南人	选自《湄江漫步》	42
故乡月圆 ——我的一九八六	岭南人	选自《岁月写真》	44
无愧的途程	邓玉清	选自《窗内窗外》	47
老闺女得五张文凭	张汝蕙	选自《岁月写真》	51
慈母泪 ——怀念慈亲	梦 祖	选自《河边风景》	53
激流一代的杏林者	高绍良	选自《河边风景》	57
美丽的凤凰城	邓春珍	选自《蕉雨情浓》	64
壁亦有情	白 翎	选自《蕉雨情浓》	66

## 60 年代

我和蔡悦诗相识相知	陈汉涛	选自《湄江漫步》	71
湄南河畔艰苦创业的故事	陈汉涛	选自《湄南情怀》	73
我的母校情结	刘锦庭	选自《留中岁月》	77
心系湄南河	刘锦庭	选自《湄南情怀》	80
我人生的转折点	罗宗正	选自《留中岁月》	83
留中岁月	罗宗正	选自《蕉雨情浓》	85
惠安女	张永青	选自《岁月写真》	88
填在表格上的家庭成分	张永青	选自《湄河心语》	91
怀念蔡悦诗大姐	张祥盛	选自《湄江漫步》	94
伍启芳大姐走好	张祥盛	选自《椰林放歌》	96
临风落涕悼英灵	梦 莉	选自《水过留痕》	97
心中月色长不改	梦 莉	选自《河边风景》	102
湄南河的源头	赖锦廷	选自《湄南情怀》	107
流浪者之歌	赖锦廷	选自《河边风景》	110
金门桥头心潮涌	刘助桥	选自《湄江漫步》	115
路灯	刘助桥	选自《窗内窗外》	118

“让耳朵也唱起来!”	王绍麟	选自《椰林放歌》	121
西江月下续琴缘	何锦江	选自《雨后彩虹》	124
前尘后事话旺卡	何锦江	选自《水过留痕》	128
合葬	林太深	选自《岁月写真》	132
玉佛寺：泰国人的精神支柱	林太深	选自《蕉雨情浓》	135
难忘的清华园	张纬城	选自《蕉雨情浓》	139
人生美好的回忆	范雨波	选自《水过留痕》	142
放水灯三境	曾 心	选自《窗内窗外》	147
猫诗人在小红楼的日子	曾 心	选自《岁月写真》	149
留中岁月，终生无悔	余秀兰	选自《蕉雨情浓》	154
时光流逝 母爱难忘	谢钦锡	选自《椰林放歌》	158
梦返虎中	刘丹睿	选自《河边风景》	161
坚强地活下去	蔡宽贤	选自《岁月写真》	163
怀念同窗郑明庭	方锡鹏	选自《窗内窗外》	166
不思量，自难忘 ——悼念夫君刘助桥	钟爱祥	选自《椰林放歌》	170
生命在延续	钟爱祥	选自《蕉雨情浓》	175
心系祖国	吴静敏	选自《岁月写真》	179
父亲的一条“金山被”	张素秋	选自《湄河心语》	181
向母亲致敬	吴 川	选自《蕉雨情浓》	183

## 70 年代

我办《汉泰双语月报》的愿望	谭国安	选自《湄南情怀》	186
成都印象	冯 骋	选自《水过留痕》	188
伞缘	王志远	选自《水过留痕》	192
一方山水 几度回眸	阡 陌	选自《岁月写真》	195

## 80 年代

十年干旱逢雨露	廖志营	选自《湄江漫步》	198
血“酿”的洪水	廖志营	选自《水过留痕》	202
山上那个女人	吴小菡	选自《湄江漫步》	205
芳香永留人间	吴小菡	选自《椰林放歌》	209
童年往事	何福祥	选自《湄江漫步》	213
忆台湾	郑碧群	选自《蕉雨情浓》	216
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苦 觉	选自《平台试步》	220
爆竹为我预备了春雷	苦 觉	选自《蕉雨情浓》	224
人生是个“？”	博 夫	选自《平台试步》	231
人生写在脚印里	博 夫	选自《湄江漫步》	233
哭老爹	杨 玲	选自《湄河心语》	236
人生单行道	杨 玲	选自《湄江漫步》	241
水是生命	今 石	选自《椰林放歌》	243
百年之梦	今 石	选自《湄江漫步》	245
——写在点燃 2008 北京奥运圣火之际			
续命春天	晶 莹	选自《岁月写真》	246
风采湄南	晶 莹	选自《湄河心语》	250
寒龙木雕店	若 萍	选自《岁月写真》	253
走过的脚印	洪 玲	选自《湄河心语》	256
难忘的经历	孔 屏	选自《湄河心语》	259
——参加拍摄《素叻哟泰》影片			

## 90 年代

语言的力量	刘淑华	选自《椰林放歌》	264
阿里山神木	莫 凡	选自《岁月写真》	266

月是故乡明	马 羚	选自《水过留痕》	269
我眼里的中国人	文雅丽	选自《河边风景》	271
印象恒岳	周 颺	选自《岁月写真》	276

## 新世纪

我当北京奥运志愿者	罗铁英	选自《河边风景》	278
水灯节清谈	魏飞飞	选自《平台试步》	282
码头交响曲	李 琦	选自《平台试步》	285
刘再复先生访泰侧记	范 军	选自《雨后彩虹》	290
泰北印象	范 军	选自《岁月写真》	293
在水一方	罗 勇	选自《湄河心语》	397
一个甲子的思念	蛋 蛋	选自《岁月写真》	301
无憾的回首	蛋 蛋	选自《春华秋实》	303
往事并不如烟	温晓云	选自《椰林放歌》	308
姆甘	温晓云	选自《岁月写真》	310
夜游湄南河	李学志	选自《蕉雨情浓》	312
风雨悲歌 ——阿龙塔亚纪行	李学志	选自《椰林放歌》	315
故乡的小溪	周 沫	选自《春华秋实》	318
梦里来复少年身	杨 搏	选自《春华秋实》	321
迎春	麦春梅	选自《蕉雨情浓》	325
女人如歌	廖土芳	选自《雨后彩虹》	327
久盼的雨	张美芬	选自《岁月写真》	329
第一次独自坐飞机	郑晨蕊	选自《岁月写真》	333
回忆接机那一幕	郑晨峰	选自《春华秋实》	336
买票的故事	王天达	选自《春华秋实》	337
我的体育梦 ——去中国读博士	郭义山	选自《春华秋实》	339



# 序

廖锡麟

泰国留中总会文艺写作学会为纪念学会成立十周年，决定出版《春色满园——10年散文选集》一书，是个十分正确又有意义的决定。

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 2002 年成立，把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泰国留学中国 164 个大专院校数千名大学生聚拢起来，使他们有集体活动的“校友之家”。在这个“家”中，根据不同爱好，成立了属下八个组织。文艺写作组，就是其中之一。2006 年，为更广泛凝集校友文艺创作力量，由写作组扩大，成立了文艺写作学会。

文艺写作学会的成立，更是如虎添翼，组织文学活动，鼓励文学创作，多管齐下的形式推动泰华文学的发展。如每年举办文学讲座会，邀请两岸四地的名家来主讲，同时出版新书，举办新书发布会。先后出版了《留中岁月》、《湄南情怀》、《窗内窗外》、《平台试步》、《湄江漫步》、《河边风景》、《椰林放歌》、《蕉雨情浓》、《水过留痕》、《雨后彩虹》、《湄河心语》、《岁月写真》、《春华秋实》等 13 本文集。

今年，为了庆祝成立 10 周年，特地从以上 13 本文集中选出了 105 篇散文，由留中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春色满园——10 年散文选集》。其作者除了老中青三代曾在中国留学的学子之外，还有近二十年来从中国移民到泰国的热爱文学的“新侨”，他（她）们也已成为写作一支生力军，对文艺学会的工作做贡献。

历年来，上述来自不同背景和经历的作者们不惜以他们宝贵的时间和真情写出了多姿多彩多样的作品。有当年在中国求学和工作所结下的中国情结，有他们从中国回归泰国后艰苦创业成功的故事，有怀念先辈亲人或同窗感人的表达，还有令人大开眼界的游记或访问记载等等。

文艺写作学会深知，今年是将十多年来散文写作丰实的成果做出个总结

的好时机。因而聘请了资深的文学评论家在众多的散文中选出了 105 篇有代表性的文章刊登在这本《春色满园——10 年散文选集》之中。希望无论是对关心中国近代历史发展或是热爱文学写作甚至于阅读有兴趣的朋友们，在百忙之中能挤出点时间读一读此本书，并给予不客气的评论，就是对我们文艺写作学会工作最好的支持。

衷心感谢张锡镇教授等花费了大量宝贵的时间，为我们遴选了登载在本书的作品，以供给广大的读者作为参考和欣赏！

衷心感谢《春色满园——10 年散文选集》的各位作者，你们难能可贵的作品，将成为推动泰华文学写作一股强大的力量！

祝贺留中总会文艺写作学会的学长们，《春色满园——10 年散文选集》是你们多年努力的成果，相信本书的成功出版，将在泰国甚至于全亚洲的中文散文写作界放出异彩！

2016 年 5 月 30 日

（作者：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主席）

# 一卷读毕满园香

——《春色满园——10年散文选集》序

喻大翔

花了约一星期时间，才读完《春色满园——10年散文选集》。

此集选自泰国留中校友总会文艺写作学会近十年出版的13部散文集。105篇作品，改变了我近三十年对泰华散文的印象。

上世纪80年代，我在热带的海南岛阅读《泰华散文集》，只对倪长游、黄水遥、梁方、琴思钢、梦莉、陈博文、姚宗伟、岭南人和司马攻等作者的部分散文产生共鸣。一些不佳的文本，甚至都不能说是文从字顺。那时，我已接触了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和欧美的华文散文。台港欧美不说，觉得东南亚一带，泰华散文的水准还是不太高的。

到了80年代末期，泰国散文崛起，出现数位有生气的作家，写出不少散文佳作，受到中国评论家的点赞。尤其是两位异军突起，一位是司马攻，另一位是梦莉，且都主攻散文。一擅叙事，一擅抒情；一阳一阴，一刚一柔，像太阳和月亮，照亮了泰华文学的天空。不过，天空之中，晶亮的星星屈指可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失衡的现象比较严重。

近三十年，中华文化与文学的影响日益深远；中泰经济与教育的交流日益频繁；泰华写作人在创作上日益进步。那为什么，笔者还一直保留着几十年前的文学印痕呢？面对着这一大片满园“春色”，我陈腐的思维忽然被吹进了一道新风——原来，是传播的不畅和阅读的受限，导致我的认识还停留在那一季冬天里。

泰国留中校友总会先后问世的13部散文集，我竟至今一本也没有看到过。但是，没见过的事物并不是不存在，就像我没到过北极，而极光仍然在那是茁壮成长一样。冰雪挡住的只是我的脚步和眼界，不是北极美丽的景象和七彩的梦幻。

收进这部书中的近八十位作家，都在中国读书或留学。最早的毕业于上世纪 40 年代；最晚的毕业于新世纪，中间跨越了近八十年，代有才人，前赴后继，佳作不断。在泰国这样一个靠文学和写作绝对不能自我生存，更不能养家糊口的国度，对母语和外语（书中有以泰语为母语的作者）如此痴情，又如此努力，这是中国的作家和学者们难以想象的。何况，这些业余的作者，有的是商人，有的是医生，有的是记者，有的是工程师，有的是家庭主妇，有的是教师，也有的才是六年级的小学生，这样一群自觉奉献自然生命和文化生命能量的写作人，真真让我在不太遥远的国度——产生了书里绝大多数作者母语和文化传统的国度，肃然起敬！

匆匆的快读和悦读中，以我个人的偏好，觉得老羊的《金凤花开》、苏林华的《我的“窗内”与“窗外”》、陈金苞的《茶事摭谈》、蔡志伟的《双亲史迹》、岭南人的《佛国的冬天》、张永青的《惠安女》和《填在表格上的家庭成分》、梦莉的《心中月色长不改》、何锦江的《西江月下续琴缘》、林太深的《合葬》与《玉佛寺：泰国人的精神支柱》、曾心的《猫诗人在小红楼的日子》、阡陌的《一方山水几度回眸》、廖志营的《血“酿”的洪水》、吴小茵的《山上那个女人》、博夫的《人生是个“？”》和《情系杵臼》、杨玲的《人生单行道》、晶莹的《风采湄南》、莫凡的《阿里山神木》、周颺的《印象恒岳》、李学志的《风雨悲歌》、杨博的《梦里来复少年身》、廖土芳的《女人如歌》、张美芬的《久盼的雨》（以目录中作者排序为准）等，或有精细的叙事；或有浓郁的抒情；或有诗性的象征；或有小说化的演绎，甚或可以将散文、诗歌、小说、新闻甚至戏剧化地在一个文本里兼类起来，用扎实的生活、生动的语言和精湛的技巧，将与自我有关的父母情、母校情、故乡情、故国情、朋友情、同学情和文友情等等，表现得至真、至诚、至为感人！而我没有提到的作者与作品，虽然也有肤浅的、流水帐式的甚或完全没有文学性的文本，但大多数的水准都相当可观。

上述的所有好作品，有些故事闻所未闻；有些细节相当奇巧；有些笔墨出乎意外……而那些关于抗战的、关于土改的、关于文革的、关于泰国北部及边境和关于自己家族悲欢离合的故事，不仅弥补了其它国度的华文书写，甚至也弥补了中国文化、历史与政治的书写，是一部只能放在世界文学及中泰文化交往史的大视境中来阅读和衡量，才更有文化价值和文学份量的书。

这部散文选集的出版，不仅证明着中国的语文和文学教育是成功的，也

证明着留学中国的泰国华人的聪颖、智慧和努力结出了辉煌的果实，且不仅是散文成就，不仅是文学成就。当然，仅就散文而言，我所说的“满园”也是指多个层次：第一层是说泰国留中总会，这都是历史性的创造；第二层是说泰华文学创作，有了这一支中坚力量，文坛不再青黄不接或失却平衡；第三层是说东南亚华文散文，泰华近十年的创作要刮目相看，已然跻身先进行列；最后一层，将这部书的艺术成就摆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华文散文图书馆中，它也是耀眼的春花一簇，一簇美丽的金链花，永不谢幕的文学之春。

正可谓：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树金链出境来！

2016年6月3日上海鸿羽堂



# 迟到的友谊

丁蔡悦诗

我认为人与人得以相逢、相识、相知全靠缘份。

该是 1991 年暮春四月吧，外子丁政曾和我相偕返回厦门大学参加母校建校七十周年庆祝大会。一天中午时分我带同班学长薛谋洪参观校园，将近图书馆时见到一位瘦削的男士迎面而来，薛谋洪停步和他交谈，事后告诉我这位男士就是长汀时期鼎鼎大名的“美男子”47 级的毛效文学长。他曾与癌症搏斗多年，终于克服病魔得庆新生。那时太阳当头我们快步而行，听了之后并未在意。

1997 年十月，我到母校参与嘉庚楼群开工仪式，恰巧 1947 级正在召开毕业五十周年联欢大会，我有幸认识他们班上好些学友，顺理成章地我也就全程参与他们的活动。那天好像是会议的最后一天，全体级友搭乘小轮沿着厦门海岸并环绕鼓浪屿观赏两岸风光，回到鹭江路渡口经过吊板上岸时，刚好潮水低落，吊板斜度颇陡，我看见毛效文学长步履艰辛，同情他有病在身，因此默默地伸手扶他一把但未交谈。晚上的惜别晚会由艺术学院多位音乐系教授表演独唱、合唱，还有演奏扬琴、古筝、古坝和钢琴等精彩节目，会间效文学长过来和我谈话并介绍他的太太叶静芬女士，就这样我认识了这对恩爱夫妻，在往后的日子里更蒙他们不弃把我当妹妹看待，真是福从天降。

话说回头 1998 年五月忽然接到毛学长来信，提及那次音乐会后未曾让我留下地址，以致辗转打听了半年之久才能和我通信，静芬女士为了让我了解她的丈夫，更特地写了一封长信，把效文学长在长汀担任学生自治会主席时一段轰轰烈烈的事迹相告，字里行间洋溢着对我这段迟来的友谊之执着和期待。本来政曾卧病多年，我既不暇也无心情，“逢信不复”早已众

所周知也得到朋友们的谅解，可是经不起静芬姊爱夫心切的热情所感动，破例写了回信。他们二位主动提出要在四年之内给我写一百封信，对我这样高龄的人来说，写信，尤其是给一个陌生的新朋友写信，实在不是一件随心所欲轻而易举的事，更何况效文学长字字苍劲，笔笔精雕细琢。静芬姐亲自执笔，情深意挚，所费精力可想而知。我劝他们不必勉强，顺其自然更好。可是他们信守诺言。自1998年五月十日至2001年十一月十五日三年半里，给我寄来一百一十二封信共一百八十页。我呢说来惭愧全部只给他们写过五封信，他们也不见怪，只要求我每个月给他们一个电话，如此优惠条件我当然也就欣然同意了。

他们来信谈他们的事业，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朋友，他们的儿孙。可以说是无所不谈，所以虽然和他们只见过一面，也能体会他们真诚善良勤奋敬业的高尚品格。用静芬姐的话来说：“效文为人正直善良，生活俭朴，他知识丰富极为健谈，擅于交际，集智能勉力于一身，虽历经坎坷但自强不息。”1948年效文兄曾有机会出国进修，可是深思熟虑之后决定放弃，当然静芬姊是重要决定因素之一。1962年效文兄联合四个养蜂户创设“福赐德”(First)蜂业公司。它是我国第一家蜂业公司，也是第一家私营公司，效文兄在20年养蜂事业上的努力与成就获得中外人士的赞赏。他培养出来的数十位大小蜂业经理也分布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养蜂事业之得以发扬光大，效文兄之功实不可没。

由于效文兄是养蜂专家，1998年十月他特地为我送来六公斤上好的蜂皇浆。2001年四月，他又赠我十二瓶空气动力破壁特种蜂花粉。除此之外静芬姊还送我许多珍贵的食用礼品，无论在感情上或物质上，我都是这段夕阳友谊的受益者——收获多而付出少。

就在2001年四月，当我正在参加母校厦门大学建校八十周年庆祝会，同时也是嘉庚楼群落成典礼的时候，效文兄、静芬姊算准时间特地请他们的外甥媳把蜂花粉送到建文楼。当时我正在忙乱，礼物收下就搁在一边，未曾注意到还有一封信，会后我和弟妹儿女一行十余众旅游华东几个城市。在上海时特地到青松城厦大1946/1947级举行毕业五十五周年联欢会场去拜候二百余位学长，将近离场时静芬姊走过来和我招呼才知道效文兄也来了。由于我的家人都在楼下等待，我只能和他们二位简短说了几句，随即匆匆道别。心里还在嘀咕何以他们二位曾说因感体力不支决定不到上海

赴会，并邀我 2001 年 10~11 月之间到江山作客，怎会在会场出现？直至回到曼谷拆阅那封被我疏忽的信，才知道他们二位忽然心血来潮，想到上海和我会面，并希望能有半日相叙。读了信我为自己所铸成的大错懊恼万分，若不是我的粗心大意，何致令到他们费心劳力愿望成空，那种乘兴而来败兴而归的心情是任何人都难以忍受的。即使如此，这对仁慈的兄姊仍然和颜悦色毫无谴责之意。他们的宽容更使我倍感歉疚，追悔莫及。

效文兄静芬姊会后顺便在上海杭州等地探亲访友借机稍息，五月初回到江山时已是十分疲惫，效文兄患上肺部感染，静芬姊也咳得厉害。八月中效文兄感到思想不能集中，左手举不起也使不出劲，立刻送到衢州诊治，从此身体时好时弱。我把效文兄的体力衰退，归咎于上海之行，因此心中常感不安。为了补偿心愿，我决定十一月初到他们府上拜候，他们刚知道时很是高兴。可是到了十月初，静芬姊来信说效文兄因担心我到之时，他尚在病中说话有气无力未能善为招待，而且体谅我刚从美加长途旅行归来，不宜再度劳累，所以建议延至 2002 年四、五月才去探访他们，预计到那时候他必已恢复健康。十月过后效文兄病情反复，静芬姊认为情况不佳。我每周给他们打电话予以鼓励，效文兄病中来信，依然对明春康复信心十足。万想不到今年元旦我到香港去了几天，回来时电话里得知，效文兄已于一月十五日悄然而去，静芬姊哀恸逾恒，一时难以平静，我也无能安慰，唯望时间能抚平她的伤痛。效文兄走后静芬姊继续给我写信，我也照样给她电话。虽然如此我却一直感到内疚，总觉得我对他们有所亏欠，正如静芬姊所说的：“效文付出很多，但似乎感到他得到的很少”。午夜梦回扪心自问，我确实欠他们一份情，一份永远还不清的友情！然而他们温馨真挚的情谊将永远珍藏在我心头，伴随我行走人生的道路。

## “南专” 岁月情难忘

伍启芳

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在曼谷成立，天南地北的老校友、老同学都来了，仿佛又回到和谐的大家庭。在成立大会上，我聆听到东南大学副校长刘京南教授和北京语言大学副校长林国立教授致词，使我们一瞻现代学者的风范，博学多才，令人敬佩。

在留中同学会的歌声中，我又回想起自己年轻时那一段非常艰苦，但也非常珍贵、难忘的求学生涯，也就是我在南方商业专科学校读书的一段往事。

时在抗战后期，日寇野心勃勃，企图打通湘桂线，粤北形势陷入紧张，交通不便，我们广东梅州学生要到外省升学，更是困难重重。幸好当年省府为培养人才，也为安定民心，决定创办“南方商专”，宗旨在为国家培养一批经济建设人才，倡办人包括当年的广东省财政局局长张导民、教育厅长黄麟书、银行行长刘佐人、税务局长张兆符、省会计长毛松年、学者许崇清、松口高中校长温饶等。并由温饶校长掌管商专校务。

一九四四年秋，虽然战火仍炽，南方商专却正式在梅县（今梅州）开始招生。最初，南方商专设有财务、会计、土木工程、化学工程等科系及税务培训班。基本学员以梅县、蕉岭、兴宁、平远等地的客家子女为主。校址也就假借在梅县曾龙发一座华侨大厦的云汉楼，虽然，当年南方商专各种硬体设施，因战乱关系，一切因陋就简，但师生们人人信心十足，学习气氛浓厚，正是：烽火弦歌声未绝！

我以一个泰国华裔身份能进入南方商专就读，也是一种因缘。因为我当年随侍母亲，在香港求学，适逢太平洋战争爆发，到处烽烟，侨汇断绝；又闻日军到处肆虐，残杀无辜。母亲决定不做顺民，携带我及弟弟、义姐偷渡离开香港。因为当年日军检查极为严苛，不准携带任何金银、财物离港，所以逼得我们跟随客家同乡钟银昌夫妇，加入偷渡行列，约三、四十人，准备潜逃回我从未到过的祖籍故乡——广东梅县（今梅州）松口镇。

其间旅途艰辛，受惊受怕，毕生难忘。

当年母亲携带着我们逃离香港返家乡的路线图是：由香港渡海到九龙中英交界之沙头角，乘渔船沿大鹏湾而行，到了可上岸地点，离舟登陆，行至坪山，再改乘内陆船经淡水、惠州、河源、老隆，再步行经兴宁至梅县，又再乘船上丙村、雁洋，方回到家乡松口。真个一路风餐露宿，几经困难。当年从香港到广东，要偷坐大渔船，船泊在海深处，每个人都由渔夫背负上船，不知怎地，人多混乱，大家都上了船，只我排在最后，母亲看不见我，几乎要跳海寻死，这只是逃难生涯的开始。在船上又听见船夫叙述日前日军在此处扫射了两条渔船，我们惊恐之余，只好蜷缩在角落里听天由命。船只达广东省乡村时，我们借宿农舍，吃的是粗茶淡饭，捧着这未曾尝过的粗食，因饥饿之故亦甘之如饴。这里因为是土匪、日军、国军常出没之地，地方上有民兵组织，要收取保护费，我们的带队与他们磋商付款后，方得通过。经过村人的庙堂时还要下轿行礼，（弱者不能行故要乘轿），真是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母亲平日瘦弱，我以为她一定走不动了，怎知她为了要带我们平安回到自由的土地，心志异常坚决，所以一鼓作气，步行时比我们行得快，总是走在最前面。

到了惠州时，见到许多国军，服装都破破烂烂，打着绑腿，拖着草鞋，有些甚至赤脚，将毛巾、蚊帐、漱口盅（亦作饭碗用）及步枪，几乎全副身家，随身携带。他们就靠这破旧的装备去抗敌，为了保卫国家、民族，去抛头颅、洒鲜血，令人肃然起敬。

在惠州时，我们在船上歇宿，忽然警报高鸣，在船篷隙缝张望，见到日机来袭投弹及用机枪扫射，吓得胆颤心惊，这是我亲身目睹战争的残酷，幸好我们一船平安。但看见当地人民劫后伤亡惨状，加深了我们对凶残日军的痛恨。

我们老弱一群乘船、步行、乘轿，经过千辛万苦，跋山涉水，终于回到梅县。一到梅县，耳目一新，嗅到安宁的气息，大家都有脱离苦难，重获天生的感觉。翌日母亲带我们再乘船上丙村、雁洋，方回到故乡松口。

在松口乡下，暂远离烽火战乱。有些人思想封建，叔婆、伯母都说十多岁的女孩子不必再读书，应该在家里学做针线，帮做家务，再多两、三年便可以嫁人。幸好我有一位思想开明，而且颇有主见的母亲，她不理别人背后的闲语，坚持将我送进县立的松江高中求学，直至毕业，我因此也

成为松江中学第一届高中毕业生。因温饶校长的保荐，我续进入“南专”就读。

抗战结束后，中国国内战乱烽烟仍炽，南方商专于一九四六年春，从梅县迁至广州，并借黄花岗侧之圣三中学上课；后又迁至圣经学院。我是第一届南方商专会计课毕业生，时在一九四六年。

我今天仍然还会哼唱，当年由毛松年（台湾前侨务委员会委员长）作词、黄友棣作曲的南方商专校歌：“知难行易，莫负时光；认识民生，为历史重心；精研经济、科学，促进人类生活，为时代之栋梁，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努力匪懈，南方之强”！

一九四九年以后，广州各大专院校也进行全面整顿。当时许崇清先生接掌广州大学校长，宣布举凡“南方商专”尚未毕业的学生，可以转入广州大学的财经系继续学业。

一九五一年，广州大专院校再次调整，南方商专学生后续去向，改由中山大学负责。南方商专的历史虽然只有短短的六年，却培养出六百多名学有专精的财经人才，为国家、社会建设奉献才智，实为“南方商专”之光。

我在南方商专的学习岁月，因适逢抗战最艰困的时期，因此不但丰富了我的学识，更学到了客家妇女勤俭耐劳的美德。我曾经在课余，在农忙时期下田协助插秧、放水；秋收时季，下田割稻、晒谷。平日则在家帮助家人挑水、洗衣、煮大锅饭、掘番薯、喂猪、种蔬菜等农家杂务，这些难忘的经历丰富了我的生活，也丰富了生命！

在南方商专求学时期，同学们来自天南地北，大家在大后方一同学习，同仇敌忾地同唱一首抗日歌，为中国胜利的明天而祝愿和努力！因此，如今我虽然在历尽岁月沧桑中老去，但“南专”岁月情难忘。我从不会因为自己未读过名校大学而遗憾，我只是深深感念先母的坚持和慈恩，还有恩师们的教诲。值得庆幸的是我与一些当年“南专”的老同学、校友仍能保持联系。每次赴广州探亲或开会，我一定要抽空设宴邀请仅存的十多位同学一起餐叙，再次重温那段学习生涯的喜乐悲苦，因为我们就是一同走过那段烽火岁月后成长的。

啊！南方商专，在中国抗战史上不会留白，在我们“南专”学生的生命中更辉煌如火，永远记忆鲜明！

## 踩着满是落叶的路

吴 佟

如果你踩着满是落叶的路，走着，你会怎样想呢？

是感到：唷，秋天悄悄地来了，怎么一点儿也不觉得？

或者：喔，秋急忙忙地走来，树叶已掉了许多。

还是：树叶都快落光了，秋匆匆将过去；冬天就要来了吧？

甚或还会联想起并吟出英国一位名诗人的句子：“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呵，想得多远呵。

可是，你也曾想到，或看到，在你眼前正当秋天——真实的秋天，成熟的季节，收获的季节？在秋实、秋收的金风吹拂中，你想着夏日，寒冬：期望着春早归来；但愿落叶的秋天快快过去？

如果你踩着落叶，发出悉悉索索的响声，走着路，你又会怎么想呢？

是蟋蟀在叫吗？也许，你想起秋天的夜晚，点起松明火抓蟋蟀，该多好玩。

多么单调，却又有节奏的声音，伴着起落脚步，许能使行人感到大地何其萧条；而这轻轻的音响多少解了他的寂寥。

也许，它伴着习习清风，卷起片片黄叶，飘出沙沙响声，令你想到涓流水潺潺之音，而敲起你的心扉。你感到天高，云净，气爽，轻盈，清幽，闲暇，人像从烦忙杂乱中解脱出来。

也很可能，它激起你的忧愁哀伤。有时，你感到它烦扰了你的情思。顿时，踩着落叶的脚步沉重起来；下意识地踢了踢地上的叶子，叶子涌动的躁音，引起你不觉埋怨起清道者：“何不把路上的叶子扫一扫？”

满地落叶，走着，踩着，脚下悉悉索索声声……

可能，你什么也没有想，无动于衷；什么也听不见，充耳不闻；甚至于，什么也没见，照走你的路。

可是，斑驳的落叶，单调的声音，却照常坦率道出自己的命运。它曾经历春天的发绿，夏天的茁长，秋天的成熟，无数的风风雨雨；然后，迎着即将来临的寒冬飘落。它被烧毁，被埋葬在泥里，雪下；被摒弃，或被充作肥料……自自然然地静静地怡然逝去，被遗忘了。

因而，黄金季节却更强烈地启示人们：是否能顺应自然，开发自然，享受自然；是否付出辛勤，发挥才智，勇于创新；是否思想公允，善心持恒；是否坚毅迎接严酷的生活与生命规律的考验。

它——叶的生命历程，显示给人以温饱、欢乐、清幽，也显示给人以贪婪、忧伤、萧瑟。可是你却若无其事地踩着它们，什么也不感觉，就像踏踏实实地踩着默默的大地；也许，踩着它们还会觉得松软柔和舒适些。

是的，越是落叶多的地方，总会是绿叶最葱翠茂密的地方，也是坦露着的大地更需要温暖的拥抱和柔软的披盖，借以度过寒冬的地方。

无论如何，踩着落叶在行路的人，这个时候，最能发现自己——包括自己的存在；即使从来都是那种道貌岸然无动于衷的人，也会从秋的边缘，从那黄黄的落叶，从那随风发出沙沙的音节，去捕捉点什么新鲜的东西。

——那满地的落叶，我看见了。悉索的声音，我听见了。还有那些启示，激励和几乎带着鞭策的语言，我也用心倾听和设法理解。

——生活在大自然透明、爽朗、质朴、轻盈、萧索的秋天里，在尘世与我的眼帘之间，依然还扯着一重重迷蒙的雾幔，灰色的、紫色的、褐色的，也像落叶的那样斑驳的色彩；却是更多的粉饰、装缀，更多的忧愁、哀伤。

——而我，生活的道路已告诉我，人必须为迎接严峻的生活去劳动，去工作，去创造更美好生活的一切条件。要让人们看到大自然的秋天，真实的秋天——那是经过春暖、夏暑的孕育开绽、发展，然后壮实成长成熟的秋天；为了积蓄力量渡过寒冬，然后又去孕育新的生命的秋天；也是丰硕美丽，多姿多彩的秋天。我坚信这样。

——尽管我像注目睨之，或视若无睹；但我确为此沉重思考；也为此，为自己，为人们担着心。

# 活着多好

金沙

宋干过后某一天上午，身体有些不适，当晚知道感冒了，习惯地服点退烧便药。三天过后，热不退而精神萎靡，家人紧张起来了。因“保健医生”出国开会，只好往附近的医院求治。护士照例问“找那位医生？”我抢着说：“年纪比较大，老一点的罢。”

护士可能会连想到，我不喜欢那些初出茅庐的医生，因此果然由一位有板有眼的花甲郎中为我诊病。问过情形，量过血压之后，验血验小便。医生最后说，服药后两天如果热不退，须再来验血。我设想，医生可能是断我已得了那段时期流行的“登格热”。

第二天，药到而体力更差，幸好出国开会的慕坚回来了，已是身体发热后第七天，由女儿陪伴，到达慕坚所服务的医院。

医生问明情形，便叫照X光，正面侧面共两张，稍后他开灯照菲林指给我看，左肺积水，右肺有黑点。我细心审视医生，显然见不到他原有的风采，而他随即与别的医生通电话，约他后天到医院来。之后，慕坚很认真的和我说：“后天须来照内视镜，俾查明右边黑点，至于左边积水，可以抽掉。别担心。”

医生一句“别担心”，却使我“担心起来了”。

一向小心护驾的三个女儿，大致未曾料到老爸那么果断，我问：“照内视镜是否要麻醉？”医生答“要麻醉。”

“我的心脏恐接受不了麻醉，后天我不来，请让我想一想该怎么办。”

回到家，我即与所认识的另外一位名医联系。马不停蹄，命女儿送我往寻朋友。无奈菲林不在手，再由女儿赶到慕坚处借出底片。朋友是见过阵仗的大医生，其观点不同于时下一般医生。结论是“绝不开刀，即使黑

点是‘肿瘤’也服中药”。因此不必照内视镜。

我的坚持，逼慕坚转了个弯，透过我女婿，要我务必依期到医院，无须经麻醉，望我放心。

慕坚一片关怀之心，担忧我讳疾忌医，拖延了医治时间。在照了X光后我研究自己将如何面对的时间中，我事后知道，家中人分别求神拜佛、买牛放生，祈求上苍开恩赐福。

我依期到医院见慕坚，稍待即躺上推床，由车送往照“电脑X光”（扫描）。我被移到另一张床上，有皮带绕在腰部，布条盖了双眼，然后服务员告诉：“进入后将会听到多种响声，如果感到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络，别怕。”

我听到过不少有关医疗仪器发生故障的事情，因此，我问了一句：“我被推进去会缺氧吗？”

折腾了一个小时，心中很不愉快。而立即获知的是必须住院。这就是说我已处于“未知数”的天秤上，因此当夜我无法入睡，甚至想及自己还有很多事情没有交代。于是，我烦躁不安，不时望向在病床边陪伴着我的二女儿，她随即问“有什么不舒服，要什么？”之后握着我的手，用另一只轻轻摸我手背。无言的亲切对视，各有无际无边的思维驰骋，都倾全力图引对方往好处想，然而也都改变不了非常现实的忧虑的空气——未知的，可能就会到来的可怕压力……。

静寂的病房深夜，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思维像脱缰马纵横奔驰，一会驰向乐观的康庄大道，忽又闯进悲观的“终结”胡同，女儿靠着床沿打瞌睡，我不忍心抽开女儿握着的手，怕她无法入梦，事实她在努力保持清醒，不时睁开眼睛看老爸是否入梦？

那是漫长的夜，是我一家人不安的夜，是我深切的想到生死、想到死后种种的非常烦躁的夜……。

天亮对一个无法入眠的人，是喜讯和希望，悲观情绪由希望所代替，黑夜被充满生气的光明所吞没。瞬即早餐时刻到来，但我食难下咽，勉强吃两口为的是安慰陪伴着我的女儿，她一匙匙打了喂我，使我想起既往我喂她的情景，我禁不住掉下眼泪，即刻用餐巾擦去，装出笑容。

九时正，轮椅入房，护士告以慕坚在等。

轮椅从容进诊室，我留意到慕坚神采依旧，而且瞬即飞扬，笑着对我说：“你可放心了！检查结果，黑点没有癌菌，你患的是肺结核，没有问题，

现在为你抽肺积水。”

大体上，我相信医生之言，轻松了些，然而通常病人患了不治之症时，可能遭逢到医生与家人布置好的“善意蒙骗”，于是我引诱医生说话，存心从中捉捕真假。慕坚极为聪明，反复解说，让我尽失怀疑，拥抱幸运。

药，大致“杀伤力”强，当晚有些难受，医生明说须看对药的适应能力，因我不但年高，且患有其它病症。我明白，年老病人往往会在新病袭来时发生“病变”（并发症），因此虚心接受，耐心忍受。当天夜里，我周身不舒服以致想呻吟，但我深知个人的声息牵动着一家人的心，因此把呻吟咽下去，也就在欲呻吟而咽下之际，脑中突然有三两句或许可称之为诗的句子闪过，刻入心肺，它是：

我流泪，  
不是伤心，  
而是感激！

在医院里住了三夜，第四天上午，慕坚来到病榻。表示可以出院，但须万分小心，注意调养。女儿先下楼领药结帐，稍后家中人齐至，迎我回家。

依然坐轮椅入电梯。

出了电梯门就是医院大厅，这家医院很宽阔，我舒适的进入宽阔中，眼见医院玻璃大门。此时，我想到若干朋友的过去，从大门进来，不幸从后门走了，残酷和始料未及的变化使许多人哭泣。

自动门张开，我眼见晴朗的天空。

此刻我脑中闪耀的是：“活着多好！此后我将珍惜，分秒必争。”

# 金凤花开

老羊

又是金凤花开。

凌晨，我在这依序排列着一棵棵金凤树的河沿漫步。金色晨曦与团团簇簇的金凤花的彩霞交相辉映。那河沿，金光流火，红得震人心弦，红得激人高歌，红得逼你驻足吟诗。

金凤花开的时候，我就喜爱在宁静而热炽的河沿漫步。俯视河水中金凤的锦绣缤纷，仰望一树树意气风发英姿飒爽。她们在晨曦柔婉轻抚中沉思，在行人的深情注目礼中自乐。我也自乐，我低声与她们对话，我与她们并肩站岗，与她们齐唱欧罗拉之歌。

又是金凤花开。

河沿成排的金凤，是一团团的烈焰，是一支支的火炬，是一首首激情的诗，是一支支奔放的乐曲。河沿，幽雅而冲腾，河沿，素淡而飘逸。是的，要是你也到这金凤怒放的河沿来，你不想写诗也得写诗。

# 我的“窗内”与“窗外”

苏林华

约近十七年前，即1991年1月中旬，我自美应聘来泰，为实业家廖氏家族筹建世界级大水泥厂。最初住在曼谷市素里翁路“泰石油化学工业公司”(TPI CO.)旁边一家旅馆里，和办公大楼仅一分钟行距，主要任务是和德国机器制造厂家洽谈购机事宜。

十个月后，我搬到北标府景溪镇达观村之水泥厂区，由于是在建厂工地，所以我的“厂长办公室”便暂设在陋屋之内，“窗外”则是施工中的诸多土木工程。至于住所则在近处一个类似于海滩休憩式“斑格楼”(Bungalow)之小屋内。

过了一年，厂内公寓式宿舍建成，在老板明示暗示下，我搬进那两房一厅(兼厨房)及附近有浴厕之套房内；屋子后廊原是开敞的，但因曾有“竹叶青”蛇入侵，故加装大玻璃窗而成为全密闭者；通过此“后窗”，可以看到一口30万公吨的大蓄水池。虽然“窗内”有电视、电话及冷气机等现代化设备，但从整个格局来看，毕竟仍是个“陋室”。好在来往无白丁，除舍侄中强曾自福建旅游“新马泰”时，到此参观及住宿一夜外，也颇有我之厦门大学级友们不远千里而来，在我陋室之“窗内”住宿一两夜。

第一位访客是来自台北的，我的厦大同班同系(1948年机电系毕业)之同窗周咏棠兄，他在1991年圣诞节前三天来泰，由定居曼谷已30年之“侨领”级友丁政曾兄亲自驾驶其高档轿车到我厂参观，且在百余公尺高之预热机塔前合影；内人则在陋室之“窗内”设宴款待之，而我们三位同窗则共话43年前之校园往事。

七年之后，即1998年5月间，周兄再度来泰。其时内人陈金珠已因胃癌过世三年，政曾则卧病已四年多了，但我接机之后，先迎周兄到我陋室

之“窗内”住上两夜。这时丁大嫂蔡悦诗学长为了替夫君政曾兄代为接待，特地带了女秘书到我之近处“森林山旅社”内住上两夜。日间我们四人会面后，即在北标府内之名胜区旅游及参观我厂，且顺便讨论十月份要举行之“厦大 1948 级级友毕业 50 周年”庆典之事，然后同往曼谷探视政曾兄。

到了 2001 年 3 月间，居留奥地利、我高中及大学时代之双重级友严家骅兄与大嫂先飞台北，然后他只身来泰，我也是先接机至我“窗内”住宿一夜；这时距离我俩英华高中毕业时间已是 57 年，即使是厦大，也离校 53 年了。次晨我带他到近处“心岗”凭吊与我俩同是双重级友的丁政曾兄之墓，然后偕往曼谷探视丁大嫂。

内人和政曾兄相继逝世后，同窗级友也因年岁已大，不堪远行至我山区之厂，甚至有些级友已驾鹤西去，故我每透过玻窗，视线跨过大水池而看到远处之青山时，不禁念及：“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而在夜阑更静或雨打芭蕉时分，也忆及此诗：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可是我的窗友都逐渐远了，思之惘然！

之后我在后窗处之“窗内”种植可开红花之盆栽、观叶植物和绿色吊藤，得以孤芳自赏！但这时也看到在此大水池上有四小座浮台出现，每台各有一具马达带动着其两侧之叶轮不断转动，成为“水车”，将池内之水掀至上空，也把外界空气压送入池，如此“新陈代谢”，使得池水较为新鲜活泼。我看着看着，常联想起战时在福建乡间所看到的脚踏式水车，将沟渠内之水送到田畦；或是高耸之大转轮式水车，其叶轮受到流水的冲击而旋转、产生动力。

到泰第三年，即 1982 年间，我搬到厂区居住，办公室则在新建之大楼上，自是开始了我其后十五年如一日的“晨钟暮鼓”的日子。外加我每夜及假日自动监督生产之时间，可说是全责的工作。办公室之“窗内”堆满了工程图样和技术资料与公文，但只要座椅旋动 180 度，便可看到“窗外”我厂三座预热机高塔，其前方的旋窑，更是生产线上之主机。如果烟囱冒出浓白烟，甚至黄烟、黑烟，便是生产失序，有待追踪原因及抢修，否则停窑，每天每窑便是三百万泰铢的损失，令人丧气，故我常以紧张的心情，

回头看我的“窗外”！

但近年来，居然在我后窗之右上方向有燕子筑巢栖息，不但是“暮春三月，群燕(莺)乱飞”时节，甚至在八九月里，依然有群燕飞翔于我的窗前，蔚为奇观。而我之三楼窗户下瞰，可见及一口喷水池，四周绿树成荫，树枝摇曳，且锦草铺地，正是“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之情景，也正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时候，之后便“落花都上燕巢泥”了！因而忆及唐刘禹锡《乌衣巷》一诗：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真的，燕子们都飞到我这寻常的“乌衣巷”内，我为“去年燕子天涯，今日燕子‘我’家”而感欣慰。有时也想到古人之“乌衣国”的故事，幻想有日也可漂流到燕子之岛邦，而乌衣国王居然是我梁上之燕子！——故当我从后窗看到烟囱冒出浓烟，或工作有压力时，只要抬头看望我梁上芳邻，便可得到安慰。

去年底，圣诞节间，长女中慧、婿张国兴与外孙女张洛萱自美国到清迈及帕提亚一带旅游度假，至今年元旦之翌日特来我厂探视我，除参观我厂外，也进入我之居所的“窗内”，看到设备太过简陋，而且知道我之高中及大学同窗们全都已退休，只我一人以望八之年，仍然在海外孤军奋斗，心有不忍，故力邀我返美住其大湖畔之别墅，可日夕漫步其间，写下我的《湖滨散记》来。对于他后面这句颇有吸引力的话，我为之心动，只是转念后：既然我来泰近17年，建厂有成，只是仍功亏一篑，因四号旋窑生产系统仍未完工，如果可以早日投产，我们便是在同一厂区之全球最大水泥厂了——但究应何去何从？当视时势发展而定吧！

总之，在目前，我仍可从陋室之“窗内”看到“窗外”之水车依然不停地转动，燕子芳邻依然翩翩起舞，因此我心依然奔腾，毕竟生命仍在前进着！谨此奉告诸窗友们！

## 纪念母亲逝世三十周年

廖锡麟

2014年正逢我的母亲逝世三十周年纪念。三十年来，母亲的音容，一直活在我的心中。对我来说，她是个好慈母和好导师，对父亲来说她是个好伴侣和贤内助，对她周围的亲朋戚友来说，她是个人人敬重的好大姐。母亲一生对家庭的贡献和付出实在太多，使我永远不能忘怀。

母亲于公元1900年清朝末期出生于潮汕一个书香世家。外祖父姓李，是个有学问的读书人。母亲在五个兄弟姐妹中年纪最大。外祖父给她取名“佩珊”，并从小不但培养她读书识字，还延师教导古文诗词，使母亲长大后，具有深厚的中华文化基础。那个时代在潮汕乡下，家长对女儿的教育像外祖父这样重视的可以说是少之又少。女孩子多数被关在家里，待长大后出嫁就可以了。外祖父对下一代教育的重视和关心，使母亲的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日后都上了大学，成为辛亥革命后发扬中华文化新生的一代。

母亲和父亲的结合，也可以说是由于两人都有共同深厚的中华文化所促成的。父亲虽然是在泰南洛坤府出生，但不幸三岁丧母，当时祖父正忙于发展在泰国的事业，就把父亲送回乡下给大祖母抚养，稍长大后即聘请老师教导中文直至十五岁后才让他回泰国帮助祖父的事业。父亲少年时代所受到的文化熏陶因而和母亲的非常相似。日后，当祖父在泰国的事业和社会活动日益扩大，他不忘家乡，要求父亲把一部分时间和精力放在和星加坡一位著名侨领廖杰夫先生合作正在汕头市近郊兴建的“廖氏华侨新村”的工作上。在那段繁忙的时间里，才三十岁多一点的父亲盼望找一位和他文化背景相近能干又可靠的家室作为他的内助。他终于在潮汕找到了合乎他所要求的女子也就是我的母亲。两人结婚后不久，父亲就带着母亲回泰国居住，母亲自此所面对的是一个自己完全陌生的新环境，但她一点也没

有出声埋怨。

老辈时代的女子，嫁了人就跟着丈夫走。母亲也不例外，她除了照顾父亲的生活之外，还要帮助父亲管理“内账”。所谓“内账”，指的是父亲的私有财产的账目，包括家庭的开支等等。母亲每日都要把一条条的账务用中文记下，每日一小清，每月一大清，以便父亲随时可以查看。除了熟悉中文之外，母亲对记账和使用算盘也很精通，在这方面给父亲印象很深，因而父亲偶尔也要母亲到公司查公账。有一次，母亲查到当天的账目与现款不符，根据账目后者缺了五士丁，母亲跟负责人说：“钱少了五士丁看来是小事，但是账目和现款不符却是个大事，我们一定要把错误找出来”。结果，她和负责人一起查到深夜，问题才搞清楚。由此可见她做事的认真和责任心有多大。

母亲的助人乐施，慷慨热心和温存待人每每赢得了亲朋戚友们对她的敬重。自从上个世纪二十时代她移居泰国以后，舅舅、姨母，和其它的亲朋戚友跟着来泰国谋生的不下数十人之多。他们都知道泰国有个“大姐”或“大姑娘”，如果有困难的话可以找她帮忙。我小的时候跟着母亲访问一家家从家乡来的亲戚朋友，同辈的都亲热地叫母亲“大姐”，下一辈的则叫“大姑娘”，就像一家人一样。

1937年7月芦沟桥事件爆发，在中日战争正式开始后大约三年，日军侵占东南亚国家的企图日益明显，父亲决定为了安全起见将我们全家从曼谷搬往马来亚（当今的马来西亚）的槟城避难。当我们在1941到达槟城居住不久，即传来了父亲因抗日活动被捕并随之为法庭判处无期徒刑入狱的消息。母亲得到消息后坐立不安，决定放下儿女们赶回曼谷救助患难中的父亲。我知道她就要离开后非常伤心，因为我在家中是最小的儿子，一向跟在母亲身旁，突然间母子就要离别，一个只有六岁的小孩子怎能想得开呢。母亲了解我的心情，但也深知对一个还不懂事的孩子讲大道理并无作用，她安排身边一个叫巧香的侍女照顾我的生活起居，静悄悄的就走了，也不让我知道她什么时候离开。我长大后才体会到母亲是个深知大义和有决断的女性，她在大义和母爱之间作了正确的决定。

母亲一回到曼谷，就四处奔跑找寻把父亲从监狱救出来的办法，每次的努力都失望而归。最后她只好放弃初衷，改营救为送监饭，这样做起码改善了父亲在狱中的生活，同时也能知悉父亲的情况并且可以为父亲和他

的同伙们通报消息。在那三年多的时间里，母亲冒着自身的危险，专心专意，送监饭并给父亲传递消息，一直到1945年9月太平洋战争结束日本政府投降后，父亲被宣告无罪释放出狱才停下来。

在安排好父亲的生活起居并确定父亲安全无恙后，母亲即赶回槟城和家人团聚。四年母子离别的悲伤骤然化成了欢乐的泪水。我抱着母亲大哭一通。慈母摸着我的头安慰说：“孩子，不要再哭了，以后妈妈和你不会再离别了”。上天不作美，谁知道四年之后，我和母亲，又重演出了一次更久更难忘的离别。

1947年中，我在槟城的钟灵中学附小毕业高小六年级，学业算是告一段落。父亲把我们全家接回曼谷安排我和两个哥哥入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办的中华中学就读初中一年级。1948年下半年，我的初一下半年还没读完，中华中学就被当时的政府封闭，学生们都失学了。不久经班主任王卓云老师的介绍，我和五哥一起参加了中中学习小组继续学习中学的课程。当时为避免当局的管制，我们必须今天在甲家明天在乙家不断的变换读书的地点。父亲和母亲觉得这样读书太辛苦了。决定送我们到香港去读正规的中学。1950年秋，我正好满十五岁，在启程到香港临行前，母亲为我备了好多衣服，尤其是内衣裤。内裤都是她亲手缝的。她说：“内衣裤是贴身穿的，清洁最重要，多备几件才有的经常换洗”。她又说：“你这次出门，是为了读书求知识，有了知识，才能更好的帮助你父亲的事业。你要努力认真读书，将来打天下才能威震四海”。她还是那么的平静镇定和果断，虽然依依不舍，但尽量不让我看出她内心的担忧。只有慈母的真爱，才会这样亲切的体现出来。

当我在香港培侨中学读书的时候，中中学习小组的同学们同时也掀起了回国读书的热潮，和我同组的同学们，多数都已到了广州念中学。一但知道我在香港，不断来信动员我也到广州相聚。经过多次写信回泰国向父母请求到广州升学，他们终于同意我到广州读高中的最后一年半。1952年秋天，我到北京上大学，母亲以为我到了一个又远又冷的地方，生活不容易，因此每年都准时寄一笔可观的人民币给我备用，尽管我坦言我的生活和学习几乎都是免费的，不必用这么多的钱。可是，我也了解这是母亲的爱心，不能拒绝。1955年学校放暑假，我突然接到侨委会通知给我一个星期到香港会晤父母亲。等我到了香港时双亲已在酒店等待。原来一转眼间

我这个游子已离家五年，母亲尤其想念我这个幼子不知长得如何了。于是父亲通过香港的老朋友向侨委会申请特批我临时出国。我们三人住酒店七天同一房间，很少离开酒店。五年的离别似乎有谈不完的话。父亲知道我学电学工程，问了我关于电学原理，自动控制，人造卫星，火箭发射等新的科学创造发明和中国解放后的情况，母亲最关心的则是我的大学生活起居如何，有什么须要。七天很快的过去了，我告诉二位老人家，我读的大学是五年制的，还有二年才毕业，所以得赶回北京。父母亲眼看到我的身体健康和精神活力，和二一个正在美国留学的哥哥比较，也不相上下，因此安心的让我回北京了。

两年很快的又过去了，我终于读完五年制大学毕业了。在毕业典礼举行的那一天，还来不及和同班同学合影，侨委会又通过校方紧急通知我起程到香港会晤父母亲。这次见面，母亲终于说出她的心愿，要我回家帮助父亲在泰国的事业。我当时很为难，最后还是说出了我的决心，回北京参加国家建设。父母亲也都不难为我，让我回校听候分配工作。

1957年至1960年我在北京电力设计院工作并且和清华大学的同学结了婚。其间突然接到母亲来信她正要来北京探望我们。母亲一到北京的第二天，侨委会就通知隔天上午领导要接见母亲并由我作陪。当我们按时到达侨委会的时候，廖仲恺夫人何香凝主任，廖承志副主任，方方副主任三位领导都坐在那里了。母亲呈上了父亲给何主任的信后，解释说父亲和她都老了，很盼望我回家帮助做生意，另一方面，我在家里是个最小的儿子，离家这么远父母都不放心，总感到家里缺了什么的。何香凝主任听了点点头很爽快的说：“没有问题。廖公圃先生是个爱国侨领，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他的要求，我们都会尽力照办的”。她接着就交代在座的二位副主任落实帮助我和母亲一齐出国到香港。此后就是热情友好的寒暄和互相问候，闲谈家常。进午餐后，我们就告辞回酒店体息并等候通知。过不了几天，我们就顺利地经广州到达香港，结束了我青少年时代那一段漫长的到中国的求学之旅。

母亲亲自到北京来劝说我回家，是我离家十年的第三次，伟大的母爱深深的感动了我，使我再也拒绝不了母亲的要求。在那个年代，一个家庭妇女，又是潮州人，要从泰国闯到北京来见高层领导，如果没有勇气，决心和能力，是做不到的。因为当时泰国政府严禁人民到中国访问，因此敢

于闯关到中国的泰国人是不常见的，何况还要争取何香凝、廖承志这一级的领导亲自接见，就更不容易了。

我回到泰国后发觉要投身事业还有困难。因为自己缺少外文知识和对资本社会的了解。父母亲对我的想法也有同感，又一次伸手帮助我到美国留学。为使我能够在美国安心学习，母亲在那两年多的时间里，一直从旁默默的给我解决我留在曼谷的小家庭的大小不同问题。我能够按期学成回到泰国创业，最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深知其中含着许多母亲的亲情和汗水。

每当我想起母亲在生时所给予家庭和儿孙们那自然和无穷的爱护，我的感受就像唐朝诗人孟郊在“游子吟”中赞扬伟大母爱的动人诗句一样：“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是的，儿子我这区区小草一样的孝心，又怎能报答得了春日阳光般温暖博大的母爱呢！

写于 2014 年 5 月 15 日

# 创业于湄南河畔

廖锡麟

泰国人民一向亲切地称呼湄南河为母亲河，可见她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性以及对她的深厚感情。千百年来，湄南河不但给曼谷带来了泰国北部和中部丰富的土产，她还拥有良好的深水港口，使曼谷商人很便利地将泰国的农产品运送到全国乃至全世界。湄南河流经泰国中部从曼谷出海，她不但是曼谷重要的水运纽带，也是曼谷居民的饮用水之源。她蜿蜒多姿地流过曼谷市，给那绮丽的城市锦上添花。

我还记得小时候，父亲的总公司就设在湄南河边，我常到那里去玩，最喜欢的地方是公司的码头。我站在码头上，静静地看着那滚滚的河水从眼前流过，心头不禁涌起一股对母亲河纯朴的情思。1950年后我到香港及中国念书，对湄南河的此情此境一直不能忘怀。

我幸运地出生在一个被当时社会人士称为望族的富有世家。祖父在约150年前只身来到泰国，辛勤奋发，终于在这一片肥沃的土地上建立事业；又蒙第六世皇的宠爱，先后御赐泰姓“色博里”（เสฐฐภักดี）和侯爵衔“披耶巴的喃蒲密叻”（พระยาประดิมันท์ภูมิจิตรโน），其殊荣为当时寄居泰国华人所极少见者。我父亲廖公圃继承父业，将之发扬光大，同时又为泰国社会做了不少好事，获第七世皇赐男爵衔“坤式博里”（ขุนเศรษฐภักดี）。

1947年至1966年，也就是我12岁到31岁约20年的漫长岁月里，我曾就读过三个中学、三个大学和不少补习学校，走过了泰国、香港、中国、美国和日本多个地方，在工程技术方面学习了电机、机械和冶金技术；在语言方面则学了中文、泰文、英文、俄文和日文；并参加了研究设计、设备安装和运行等方面的工作。虽然自己有机会在不同国家的工厂和企业参观、实习或受训，但我自知还缺少企业管理和经商的经验。

1967年，父亲鼓励和支持我作创业的尝试。当时正好是泰国工业萌芽时期，许多泰国国内需要的基础工业还是个空白。经调查分析，我们决定投资泰国第一个水管配件厂。我依靠家族和日本国际财团公司三井物产的良好关系，再加上自己的技术知识、语言专长，不久就联系到日本一家愿意提供技术援助的厂家。同时，泰国政府刚成立不久的投资委员会也决定对我们的项目给予种种优惠条件，使我能够很快地全心全力投入这个首创企业。可是在工厂开办的头三年，由于缺少具体实际生产及企业管理和市场营销的经验，我碰到了很多困难。怀着坚强的决心和自信，我坚持不请日本技师来厂指导，领着自己的技术队伍解决了生产上许多关键性问题，终于使自创的第一个企业走上轨道，并不断发展壮大起来。

1980年度，泰国的国家总体经济已经更具规模，我开始感到创造一个多元化集团公司的必要，因为一个企业、一种行业，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是不能永恒的。可是要组成一个集团公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要方针、策略和计划，然后就是寻找每个新企业的策略伙伴。只靠自己的积存资本和银行贷款发展太慢，会使我们失去时机。说到这里，我常记得香港大事业家李嘉诚先生的经商至理名言，他说：凡做生意必须占尽先机，掌握主动权，但这不等于不给对方留有余地，要做到生意场上只有对手而没有敌人。他又说：有钱大家赚，利润大家分享，这样才有人愿意合作，就会财源滚滚来。我以这套商场哲理，不论是和日本人、台湾人或印度人谈合资合作，多数都获得成功，而使我在80年代初步形成集团公司的既定目标得到成功。

经过数年的努力和潜心经营，我终于在日本著名的久保田铁工所的技术援助下创立了第二个铁厂制造机器和汽车配件。至此，我和日本、台湾的厂商已有相当广泛的联系和信任基础。在短短的5年里，我和日本厂商合资4个公司、和台湾厂商合资1个公司，这5个公司都是以生产为基础业务，有的我们占多数股，有的少数，视对方要求和实际情况而定。我的最大目标是借合资机会向外国人学习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经营理念，同时培养自己的管理干部，瞳识更多的商机。

在泰国数十年的人生历程，泰华侨社的变化历历在目，我看到不少父辈老世家或是因为满足于既有的成就而坐食山空、或是由于没有培养接班人而使多年辛勤创办的事业毁于下一代的手中。我想起上二代人的不懈努

力，不但给我留下了财富和基业，还有那不可估量其价的社会关系和信誉，我一定闯过那“富贵不过三代”的难关。

今天，为湄南河情怀寄文，回想种种往事，我要深深地感谢泰国皇室和人民。一百多年来我的家族不但在湄南河的土地上被接受为她的子民，还受到封官赐爵，受无上荣誉，所得到的恩情实在是太多了，无以为报。我的湄南河情怀就是隐藏在我心深处的恩情和感怀，它促使我决心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为泰国的繁荣富强和社会福利而努力。

# 茶事摭谈

陈金苞

中国茶事悠长，用茶普遍；权掌九鼎的至尊，日为生计的百姓，均视茶为生活必需品。乾隆退位成太上皇之后，有一次与某一权臣喝茶，臣曰：“国不可一日无君”。乾隆哈哈大笑，遂曰：“君不可一日无茶”。清朝诗人查为仁有诗曰“书昼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他；如今七事都变更，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就说明茶与人们的生活关系密切。历史的悠久，用茶的广泛，自然而然地就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一朵奇葩——茶文化。

## 一、“茶”字有话说

陆羽“茶经”早有记载，茶、檟、茗、葍、莽都是茶名。周朝以前，只有茶、檟之称，“周礼”一书有记，檟即茶也，唐德崇建中元年（公元780年）“茶经”问世，“茶”这个字才正式出现，于是乎，茶字从此变作荼（见“唐韵”一书）。茶、檟被茶所代。至北宋的赵佶，即宋徽宗写了一本“茶论”，因其年号大观，故称“大观茶论”。“茶论”提出，早采茶和晚采茶，应有所区别，继后又将早采的茶称为“茶”，晚间采的则称为“茗”。魏朝时，竟将晚间所采的茶分为两种，其老叶叫做“莽”，幼芽称为“茗”。

## 二、用茶演变

堪称茶书嚆矢的陆羽“茶经”指出：“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於鲁周公”。由此看来，茶史已有四千年之久，茶事长河，沉积了丰厚馈宝。茶之为用，经历了五个阶段，西周之前，茶乃药用植物，继之，嚼茶青叶，吸其味，最后才渣汁并吞。东周之后，已改变用茶方法，即将鲜叶和水煎煮，

连汤带叶服用，雷同煮菜，蔡襄在“茶录”一书中，形容得更加形象，“采茶煮之，名为茶粥”。这一阶段，可算是茶饮的前奏。到了秦汉，茶叶的简单加工，已开始出现。先将茶叶制成干团，用时捣碎与水同煮而食。汉末至元朝，已将干茶碾成粉末，冲水饮用，这种用茶法，称之为点茶法饮茶，在宋朝时很是流行；并从而由珍贵的奢侈品，渐成普通饮料，然在当时，其价格还是相当昂贵的。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说“茶一斤其价约金币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还说“茶为物之至精。”直至明朝，明太祖出身寒微，生活节俭，认为如此贵重之物，一次食之而尽，太可惜，提倡无需精致成粉，而是将干叶冲水，可以多次冲泡而饮。这种用沸水淬取茶叶的冲泡法，即称之为撮泡法饮茶，沿用至今，历数百年。简而言之，上述这五个变演过程，实际上可归纳为二个阶段，将茶叶一并食之，叫固形法，用沸水淬取其汁而饮之，谓之冲泡法。

### 三、茶道、茶艺

数千年来，用茶人群，极其普遍，层次全面，是中华文化一支厚实的组成部份，自唐朝陆羽“茶经”出世之后，描述茶事的著作多多，专著不下二百种，史书、地理、农学、医药……等，茶都在考虑范围之列；而以茶入诗的更是不计其数。据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后到扶桑攻读博士，而后执教日本的赵方任先生粗略统计，只限唐宋两朝，与茶有关的诗作不下七千多首。据“茶经”所载，茶事包括土壤，水源，采茶，制茶，品茶多个方面，但茶文化的根基在于茶的品饮。因此，品茶就成为茶文化的中心环节，在思想层次上也被提升到生活礼仪，修身养性的一种方式。唐或唐以前，在世界范围内，中国首先将茶饮作为一种修心养性的行为之道，唐朝的“封氏闻见记”一书，就有这样的记载，“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这是文献中最早提出“茶道”的记载。

南宋时期（公元 1191 年），日本僧人荣西首将茶种移至日本种植，从此日本方有种茶之风。南宋末期（1259 年），日本南甬昭明禅师来到中国浙江省余杭县径山寺求学取经，学到了茶宴仪程。遂将中国茶道引进日本，成为中国茶道在日本的最早传播者。时至 1536 至 1598 年间，茶道这面旗帜才在日本各地飘扬。中国的茶道，早于日本将近一千年，但遗憾的是，

没有认真总结发展，也没有规范出具有传统意义的茶道礼仪，以至于使人误以为茶道来源于异邦。茶道回归中国之后，扎根于中华文化这块肥壤上，使它更加茁壮丰满。茶道在茶饮中得以体现，也在演茶过程中得以提升。茶道的中心思想是“礼”，客来引客上座，恭敬奉茶，礼貌有加。茶道应算是我人的一种行为修养，它的精髓也应归为“和、精、怡、真”四谛；四谛之中“和”是核心，和在儒家的哲学思想中，表现为中庸之道，即是一切恰到好处，无过也无不及，和睦相处，和气致祥；“静”应是澡雪精神，静以致远；“怡”是怡情悦性，悠然自我。所谓“真”是指珍惜友谊，全性葆真。综观上述，可以强调，茶道的最高精神层次，就是修身养性，健康畅适，开诚布公，珍惜友谊。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品位的提高，旅游和服务行业的发达，做为中国国饮，而且能体现中国传统茶文化的饮茶馆所，到处都是。为了提高和统一这一行业的品位，为了使人们在品茶过程中获得更多的精神享受，中国的有关大专学校，随之设置茶艺专业，并且出版了专用教材统一和提高了对茶文化的认识。明确地提出了“茶艺这个词是个新生词，过去和它相似的词，叫做茶道”。并为茶艺这个词界定了定义，且解释说：茶艺的定义有广义及狭义的界说。

广义定义是：研究茶叶的生产，制作，经营，饮用的方法和探讨茶叶原理，以达到物质和精神享受的学问；

狭义的定义是：研究如何泡好一壶茶的技艺和如何享受一杯茶的艺术。

由上定义可知，凡属有关茶事的过程，都属茶艺的范围。

#### 四、潮汕工夫茶

茶艺和潮汕民俗文化的结合，构成了潮汕工夫茶这个完整的民俗饮茶艺术；我们说它具有潮汕民俗文化，是就它具有潮俗文化的中心特点“细”字。

潮汕工夫茶的演茶和品茶过程，极其精细和讲究，非常规范，并把复杂的处理过程，总结出一套完整、通俗、中听且具科学性的口头禅：“烫杯温壶，高冲低斟，剪眉去沫，关公巡城，韩信点兵。”这几句口头禅，就将演茶过程说得多么有序细致，而且深具科学道理。“烫杯温壶”，烫杯当然

是杀菌消毒，清洁茶杯；温壶：是让没有放入茶叶之前，将壶温升高，使投入的茶叶表面，因温热而使细孔涨大，便于茶叶中的可溶性有益成份萃取出来。“剪眉去沫”是将附着泡沫表面的些微尘埃除去，具有清洁茶汤之意；“关公巡城”是使各杯茶汤浓度均匀；“韩信点兵”即不让茶壶中有水积存，免使茶叶中的有机物质，在温水中浸久而成单宁酸，使茶味变苦。演茶过程，如此精细，详尽处理，正是潮汕民俗文化中心特点的具体表现。

潮汕人品茶过程，也相当讲究、有礼。客人落座，主人冲茶，应该先左后右，让茶也应先敬左后延右，而且主人绝无喝第一冲的茶，只能让客人先喝，客人三指奉上茶杯，不能一口而尽，应当细细品味，表现出对此茶的欣赏，且不能将茶汁饮尽，应当留一小点对着主人的方向，往茶盘倒掉，这一动作，意即回敬人情。这些动作，表现潮俗的礼貌，体现出海滨邹鲁的素养。茶过数巡，由于主人急于打理自身事务，客人又还无意离去，此时主人就要弄出一个逐客的动作，即用双手奉上茶杯饮茶，此时识趣的客人就知道主人已经下逐客令了，应该说几句客套话，彬彬有礼离去。这些表现，都是潮汕民俗的有礼之道。

演茶过程如此精致完善。使用的茶具也相当完备齐全，简列为下：

第一、茶壶：潮汕人叫“冲罐”，所用体积大小，随用茶人数而定。

第二、茶杯：茶杯选择有四字诀“小、浅、薄、白”，相当讲究。

第三、茶洗：形为大碗，必备三个，一正二副。正的用于沉泡茶杯；副的一个用以浸冲罐，另一个用于盛洗杯的水和泡过的茶叶。

第四、茶盘：茶盘是用来盛茶杯的，选用茶盘，也有四字诀，即“宽、平、浅、白。”大小则视饮茶人数而定。

第五、茶垫：茶垫是用来放置冲罐的，选用非常讲究，即“夏浅冬深”，茶垫底部还安放上一片“垫毯”，其作用是为了保护茶壶。

第六、砂铫（即水壶）用以煮水冲茶，其大小以能盛四茶壶的水量为原则。

第七、水瓶与水钵，用以贮水烹茶，雅致的多用素瓷青花，常饰以螭龙，故常称为螭龙樽。

第八、红泥小火炉，陆羽茶经中叫“风炉（灰承）”，甚有详述，用了二百五十字加以描写，其构思仿若道家的炼丹炉，潮汕功夫茶所使用的小火炉，是效仿这种构思的，既实用又好看，其特点

是小而深，使火势上升均匀，小炉有盖和边门，不用时把门一闭，把盖一关，极其方便简洁。

第九、还有龙缸，羽扇与钢筷等，甚是配套齐全。

上面所述的这近十种茶具，其中最为重要的为：风炉叫灰承；水壶叫玉书喂；茶壶选用孟臣壶，及茶杯叫若琛瓿。这四件被称为茶房四宝。

## 五、茶种、茶类

上面介绍的潮汕工夫茶所用茶叶，是中国诸大茶种中特色鲜明的乌龙茶种，又称青茶，属半发酵茶类；往往是“茶痴”的最爱。中国地广，气候多属，故生长的茶种也多，驰名的有以下数种：

绿茶：属不发酵茶，品种很多，历史最为悠久，外型美丽滋味清香，茶色青绿，十分可爱。其中最为驰名的应算杭州西湖龙井，太湖之滨的碧螺春。“茶疏”中说“天下名山独宜茶”故黄山的毛峰，庐山的云雾，大别山的六安瓜片，信阳的毛尖，峨嵋山的竹叶青等等。

白茶：也属不发酵茶。四川、福建等地有产，白牡丹，白豪银针均属闽产。白茶外形美观，滋味清香甜爽，鲜醇可口，但产量不多，甚是珍贵，是茶中极品。

黄茶：属轻发酵茶。因在炒茶叶的过程中，揉捻干燥不足或不及时，叶色变黄，故出现这样的品种，多处有产，如洞庭湖的君山银针，“潇湘听雨录”中有这样的记载：“洞庭君山之毛尖，当推第一，但所产不多，不足供四方尔”。四川的蒙顶黄芽，安徽的霍山黄芽，贵州的海马宫茶，在诸多的黄茶中，海马宫茶应称极品，有“茶叶之佳，以海马宫为最”之佳誉。

红茶：红茶属全发酵茶，品种很多，产地也广，如云南的滇红，安徽的祁红。斯里兰卡、印度等国出产也多。

黑茶：黑茶属过发酵茶，或叫后发酵茶，产地多处，云南的普洱，湖南的黑茶，湖北赤壁等地的老青茶。

青茶（也称乌龙茶）：属半发酵类茶叶，多产于中国东南等省份，闽北的大红袍，水仙，水金龟；闽南的铁观音，广东饶平、潮安等地的单枞，台湾的包种茶。乌龙茶是闽、粤、台等地人民嗜喝的茶种，如上面曾经提

及，粤东地区人民喝乌龙茶，已经形成独具一格的饮茶艺术。

### 茶的分类：

从加工过程的发酵程度，人们又将茶叶分为四类：

第一类：不发酵茶，如上述的全部绿茶，像：龙井、碧螺春、黄山毛峰、庐山云雾、信汤毛尖、都匀毛尖、六安瓜地、峨眉竹叶青等，以及白茶种的白牡丹、白豪艮针。

第二类：半发酵茶，半发酵茶又将之分为轻发酵，中发酵及深发酵。

轻发酵者：有黄茶等；

中发酵者：有铁观音，凤凰单枞，冻顶乌龙等；

深发酵者：有闽北的大红袍、水仙、水金龟等。

第三类：全发酵茶，所有红茶均属此类，如滇红、祁红等。

第四类：过发酵（或叫后发酵）茶，云南的普洱，湖南的黑茶，湖北的老青茶，以及一切的压紧茶如茶饼，茶砖等。

## 六、茶名趣谈

选购茶叶所应有的基本知识：首先应了解一下茶叶的等级，而尤其绿茶，甚有区别，价格也相差甚多，最好一级应算莲心，即只有一个含苞待开的叶心，貌似莲心；其次为抢旗，即有一个心及一片小叶；再次应叫雀舌，有一个叶心和二片小叶，其形像麻雀鸟的嘴，第四等的称为鹰爪，叶心已全开放，数叶形成一朵，看来像是老鹰的脚爪。为此等等，只是从外形上判别等级好劣。而了解采茶时间及季节，也甚重要。如购买春茶时，龙井就要以清明前后为准，清明前采摘的比清明后采摘的要好些，价格也比较贵，而一般以明前三为最好，称为上品。但选购碧螺春时，就不能以清明为准，因碧螺春产于太湖北侧，又在洞庭山上，气温回暖比杭州慢，采茶时间也较迟些，多在春分前后，春分前采摘的，当然比春分后的为好。有时气温回暖较早，也有以谷雨为准。故有雨前三之说。

上面在谈说各种茶时，多有一些美妙动听的名字，这些名字在传说中还甚有来历，现将所知者，简述如下：

龙井茶：杭州郊区有一龙井乡，故产此之茶叫龙井茶，乡中有古井叫

龙井，传说乾隆有次抵此，村民以龙井之水，冲泡龙井茶呈献，乾隆品尝后，甚为赞赏，遂说“龙井水泡龙井茶，美哉。”为此，杭州西湖的龙井茶更为驰名天下。

碧螺春：有次，康熙皇帝南下江南，下榻太湖边，地方官以当地名茶进献，味极美，康熙帝问此茶何名，当地官员奏道：采茶姑娘常把茶叶放在胸口的衣襟内：因体温的热气而挥发浓香，故本地老百姓叫此茶为“吓煞人香”，皇帝嫌此名不雅，据其形状及产于洞庭山的碧螺峰上，故赐名为“碧螺春”。

铁观音：产于福建安溪县，常称溪茶，创制于乾隆初年，至今已有二百多年，叶体沉重如铁，形美如观音，安溪仕人王士让，筑书房于南山之麓，取名“南轩”。一天，王士让见附近有一株异于其它的茶树，遂移至南轩花园中，细心培植，生长良好，乾隆六年，王士让奉召赴京，以此茶馈赠礼部侍郎方望溪，方见其味非凡，转献内廷，乾隆饮后，见其外形结实，色乌润，沉重似铁，味香形美，犹如观音，便赐名为“铁观音”。

水仙：始产于闽北建阳县，至今已有一百多年。传说康熙年间，有一仕人在美丽的山峦上，寺院前，发现一株美丽茶树，便把它移植至自家园圃，认真看管，长得十分美丽，形如仙草，气味也好，因闽南语中“水”就是“美”，故美丽仙草变成“水仙”。

大红袍：中国名茶奇葩，有“茶中之王”之贵称，是武夷岩茶之王者，堪称国宝，宋代被列为皇家贡品，大红袍茶树属灌木茶藨，现存只有三株，树龄已达千年，堪称稀世珍宝，它们生长在向西的山岩上，秋天的近晚，夕阳西照，类似红袍盖上，故称之为大红袍，因生长在悬崖之上，周围也无什么寺庙古院，无所谓有学人将红袍罕穿上树干之说。

竹叶青：产于四川峨眉山，1964年，陈毅元帅随周恩来总理出访亚非之后，忙里偷闲，与乔冠华、黄镇等人，渡假峨眉山，有日踏游万年佛寺，方丈以茶款待，陈毅品后便问：“这是啥茶，很不错嘛！”方丈告之乃寺中自产的无名茶，请陈老总起个名吧！陈毅沉吟片刻，说道：“这茶泡开之后，形如青竹叶，汤色也如竹之翠绿，味带苦竹叶之清香回甘，我看就叫竹叶青吧！”从此，竹叶青芳名遂得远传。

茶史长久，茶事多多，所知碎事，呈献同好，犹如抛砖，尚望补充赐教。

## 双亲史迹

蔡志伟

我们家有十个兄弟姐妹，三男七女，现在已经去了二人，剩下的也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人生时日也不太多。在这十人中较能知道家庭历史情况的只有大姐悦礼(Nancy)，二姐悦诗(Peggy)，大弟志伟(Chee Wei)，二弟志云(Chee Yung)。又在这四个年长者中，悦诗知道甚多，可惜现已归天，尚剩三人都已八十以上，若不及时写些家庭往事供后辈知晓，日后就将失传。双亲都是很有乡土观念的人，在生时总希望子孙们能知道自己的根，不要忘本，要学中文，知悉中华文化，因为这五千年的宝贵文明，是世界所稀有的。为了不负双亲的期望，我志伟才自告奋勇写此文章，简述他们人生观，抛砖引玉，请家人指正补充。

\* \* \* \*

我们的祖家在中国福建省晋江市，金井镇坑口乡，是一个沿海贫穷乡村，多的是石山，可耕地极少，自然环境迫使许多青壮男人投奔海外谋生，父亲就是其中之一。

父亲蔡建文字温柔，1899年5月11日出生于福建家乡，1983年6月4日卒于香港，享年84岁。父亲5岁丧父，由慈母抚养长大。童年曾在金井镇基督教会办的毓英学校就学，因家境贫困中途辍学，十五岁远渡重洋赴菲律宾马尼拉投靠亲大伯父学习制鞋工艺谋生，菲薄薪水寄回家中赡养慈母和幼弟，极尽人子孝道。父亲于工余勤奋自学，增长智识，奠定日后立业基础。弱冠后略有积蓄，返乡与母亲成婚。之后仍只身返菲拼搏，1932年在事业有成后才携眷赴菲。以后掌握祖国发展时机，1936年乃全家迁往上海发展，终致事业腾达。彼一生所创与投资事业甚多，就我们所知，略举如下：

Philippine Manila: New Hua Lun Trading Co.  
China Shanghai: Pacific Trading Co., Asia Trading Co.  
Fujian Zhun Zhou (泉州) Hua Nan Trading Co.  
Fujian Nam Pin (南平) China Forestry Co.  
Hongkong: Real Estate Investment,  
Pacific Enamel Wares Factory  
Hongkong Pacific Trading Co.,  
Display Technology Co.  
Japan Osaka: Pacific Trading (Japan) Co.  
Thailand: Luckytex Factory, Thai Garment Export Co.  
Thai Chemical Industrial Co. (Thai Churos).  
K. Cotton & Gauze Factory.  
Microfiber Industries,  
Pacific Finance & Securities Co.  
Malaysia, Johor: Land Merchant Co.

父亲是一位虔诚基督徒，为人正直，热心教会，带领全家归主，蒙主恩赐不仅事业有成，名闻社会，更有美满家庭。

母亲吴淑贞金井镇下寮乡人，幼年时代流行小脚，外祖母为她缠足，她坚持不肯，三天大哭不吃饭，最后外祖母也只能由之。母亲少女时淑女端庄、美丽大方，人见人爱，只是也有人评说：“她虽美丽，唯有一双天足，美中不足”。现在看来母亲自小就有新妇女思想，敢于反抗，也是一件趣事。母亲是一位贤妻良母，相夫教子，终生任劳任怨，心怀广阔，乐于助人。我们十个儿女由她一手抚养，幼时所穿衣服，为节省，都是她自己缝制，手工极好。衣服做时都额外量大，以备穿后，由大子女传予弟妹们，充份利用。日常饮食也都亲自烹煮，到了后期才有佣人相助。母亲极为好客，在上海和香港时，海内外亲友常来寄居，有长达一年半载者，母亲一律欢迎，从无怨言，所以极得亲友爱戴。双亲一生相处 65 年，恩爱如一日。1978 年在曼谷 Dusit Thani Hotel 举办 60 年结婚大庆，内外子孙 38 人，到场宾客六百余人，极一时之盛，令人羡慕不已。双亲二人相亲相爱，相依为命。1983 年 5 月 22 日母亲在港先逝世，仅 13 日后父亲紧随而去，此乃恩爱的象征也。

我属龙，中国岁已经 82，西洋岁数也已 81，已近人生末端，在这第三次家族大团聚之际，内心油然有无限感触，认为对已故双亲生平应作一番书写与评价，好供后辈知晓和仿效。

双亲是二位遵行孝道者，明伦理、爱家庭的良好家长。以他们的学识，当日环境和经济能力，要抚养慈母、幼弟和多个子女并非易事。然而我们十人都受高等教育：有博士一人、硕士二人，学士七人，其中有七人留学欧美，成家配偶也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内外子孙都有高等学历，凛遵家训，克绍箕裘，为家庭、国家社会作出无数贡献，这也是他们笃信基督的恩赐。

父亲自幼少有机会承受正规教育，所以对于就学极为重视，除对亲父子侄乐于赞助外，对于教育和社会福利事业更大量投入，也教导我们后辈要尽力而为。他自己创立的教育基金会捐建家乡的整间山海小学，并在福建、新疆等地捐建希望小学及教学楼共 10 座。我们内外子孙也遵照他的教导，到 2009 年为止也共捐献希望小学和教学楼共 13 座，其中二姐夫夫妇捐建厦门大学的颂恩楼高达 21 层，定义为颂赞上主的恩典，成为该校之地标。

1948 年间国共内战，双亲有远见看情势不妙，举家迁来香港。起初以为一二年后就即可返沪，岂料一住六十年，成了香港人，子孙也分居各地发展，人丁不断兴旺，只是大家仍以九龙塘老家为大本营，连络来往也甚密切，任何家人都可返家居住，这也是双亲安排有方。我常想如果当年双亲无断然南下，我们今日的人生将是如何？真感谢双亲的远见和上主的恩赐。

父亲为人眼光远大，敢于决断、拼搏和实施，企业毅力令人钦佩。他一生迁居、投资多处，如 1942 太平洋战争时香港沦陷，人心惶惶不知所终，房地产大跌，他和友人集资，在港购入房地产三十多处，以后共分产业，我们分得九龙天文台道、香港湾仔、跑马地、铜锣湾等地十多间，赚了多少钱。他也曾在印尼一周之间买了三间工厂，日后转手，得了很大利润。至于在各国各地的创业投资更不必说了。

父亲一生兴趣创业投资，所以也鼓励后辈仿效。他使用一种 Free Risk Co-Venture 方式，只要子女们有何投资方案，可以和他研究讨论，认同后，他可协同投资或安顿融资，日后事业上了轨道，可由子女们选择要他继续投资或将股份无息原价转卖给经营者，亏本也就算数，也就是赚的归你、亏的归我，以资鼓励，是一种极好的鼓励创业方法。

父亲极为爱国，1937 年抗战期间，我们家在上海法租界，不受日本人

统治。父亲除购买爱国公债外，贸易上他运了不少如棉纱、橡胶车胎等重要物资去内地，协助抗日。当时响应政府号召，母亲和三婶甚至老祖母也动手缝制棉袄供国军穿着，晚上家庭礼拜更为国家祷告，求上主照顾祝福。新中国成立初期，父亲被评为爱国华侨，被邀请赴北京参加人民大会堂盛宴和天安门阅兵礼，极大光荣。我们太平洋贸易公司也是最早和国内贸易者之一。现在中国崛起，他们在天之灵，如果知道改革开放 30 年后，中国能有如此翻天覆地的发展和崇高的国际地位，二老必定雀跃称庆。

父亲早年赴马尼拉投靠大伯父为制鞋学徒，如此恩惠，时时怀念在心，终生不忘，所以来港后提拔他（大伯父）的二个孙子前来香港公司工作，安家立业，现在生活都很不错，还在香港和家乡自置楼房。

爱人之心也是父亲的美德，抗战后期，他看到美国的狂大轰炸战术，认为上海有遭受如此苦难的危险，所以在 1943 年毅然举家迁往福建泉州。女眷们搭帆船前往，父亲、志云和我则由陆路经浙江入福建返泉州。在闽北途中，碰到一个被丢弃的残废军人，有如乞丐，他是晋江溜江人（祖母的故乡），知道我们要去泉州，不敢有所要求，只托我们带个信息给他家人，希望能来援救。父亲极为同情，立即雇了一顶轿子载他一起回乡，照当时情形，一个残废的人，无依无靠，必死在途中无疑，他大为感激，事后拿了不少蒸熟的海产来道谢。

父亲也喜爱运动，射击技术很好，他有三支枪，其中一支是双管的猎枪，除了打猎外，在乡间也可防土匪。

父亲很开通，好学不倦，对各种事物知识都要学习，所以常识很广。他教导我们活读书，多方面学习，所以七个女儿课外都学音乐。他常教导我们：“鸭母嘴不妨试伸之”，意思是有机会要试抓住。做事有头有尾，过程中要不断跟踪直到有了结论。做事要决断，有决定好过无决定。失败要能看破，不要耿耿于怀。非法、违背良心事情不可做。有钱大家赚才是长久之计。吃亏就占便宜。父亲的教导终身受益不浅。

双亲思想现代化，无中国传统男女之分。他们事先立遗嘱，将财产分成 12 份，十个儿女每人一份，二份作慈善和福利基金，也拨一笔款帮助他侄子生活。因为公平、公正、透明的安排，所以家人都能和谐相处，互相爱护帮助。我们三次的团叙（Reunion），不分内外子孙，一切费用都由这基金支付，对团结家人作用甚大。

回想父母亲为了我们一生操劳、养育、栽培，我当自问曾为他们做了些甚么？深感内疚……。

年轻时不感到双亲的恩爱和伟大，现在自己老了才体会到人生的真意。为了不使年轻的一代免有像我这种“老大徒伤悲”之感，所以才书写这篇文章供他们参考。

\* \* \* \*

本文赶第三次家庭大团聚而写（19—26/12/2009 Bangkok）想写的东西甚多，只是思绪无能集中，留待以后让别人补充吧。

我希望这篇文章能翻译成英文，在 Reunion 时分发给大家，我的英文程度不够，挚友华仲厚先生愿意代翻译。他已代翻译了“蔡姓来源”，真难再开口，只有谨此再致深谢忱。

# 平生只做两件事

许家训

想当工程师，很小就有这个梦想。小时候住在碾米厂（火碓），看见检修机械的技工都叫工程师。有时看蒸汽机带动机轮转动，最上端有三个球状转动，时缓时急，说那是调整和稳定汽压，觉得很神秘，唧唧称奇。也曾经设想过，设计一种小碾米厂。我在的碾米厂、日产量是一百多包，每包是一百公斤，假如能设计一种生产五包米的碾米厂，可以移动，让每个乡不出村，即可在自家门口碾米。据说皇帝陛下已经发明和生产这种袖珍碾米机。

长大后有机会攻读水力发电，也迷上了水力发电，没有理会到水力工作与生活的艰辛。幻想在水力战线有所作为。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就订阅水力发电杂志，那是一本报导全国各地水力发电站的建设情况，有设计问题的讨论，也有施工问题的讨论。

1958年毕业的那一年，大时代发生了大变动，原来是向中央水电部输送技术干部，变成向省、县发配。工作单位是由组织分配的，没有挑选的余地，那年我们被分到江西省水电厅属下的柘林水电站，是一处荒山僻野，住着茅草屋顶，竹片墙的简陋房屋，刺骨的北风可以直穿被窝。外面结冰，室内脸盆的水也结冰。吃的是混浊的山坑水。

1958年是大跃进的年代，多处水电站上马开工，做为负责设计者，长沙水电设计院的设计图纸赶不出来，需要借用工程局的技术干部帮忙，这样才碰巧有机会参加设计。

柘林水库是一座大型水电站，装机容量40万千瓦，水库容量80亿立方，多年调节水库，我被分配在总平面布置，建设物料的平衡，柘林主体工程是大坝，大坝是粘土心墙砂壳。接到工作后，经研究，发现沙田岗沙的储

藏量不够，周围再没有其他料场，要到很远的地方寻找，费时费力，很可能就会建不成。再者溢洪道、厂房开挖出来的石碴没有地方堆。如何让两者接合起来，是我冥思苦想的问题。首先要考虑挖出来的石碴，风化的时间有多长，风化后的摩擦系数有何变化，风化后会不会膨胀，单位重的变化，这些都要通过试验研究。把这些开挖出来的石碴叫做代替料，即代替砂料，不是滑孤轨迹的位置。我们拿出许多科学数据来说服设计者。第一个要说服是长沙水电设计院，专门负责柘林电站设计的总工程师王鼎元先生，并报水电部核准，因大坝是工程的核心，大坝崩跨会牵涉到下游几十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冲下来的水墙可以高几十米，有如海啸一般，横扫一切房屋与树木，鄱阳湖可以涨上十几米高。所以大坝的建筑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不能有一点马虎。水电部为此事特派冯仲云副部长来察看，随后又派水力发电专家，三峡电站最早的总工程师，清华大学张光斗教授来考察，能为他们所肯定。我一直陪教授左右，走时张光斗教授对我说，与其他人索取电站资料，都不得要领，只有向你到什么资料都能满足，当众的夸奖，使我脸红。

由于有石碴当砂的代替料，解决砂料不足的问题。这样一来，工程的投资可以节省 20%，工期也可以缩短一年。1970 年柘林水电站重新开工建设，此时由长沙设计院转移给上海设计院，此时全国工程不多，技术干部过剩，上海设计院设计施工全包，我们已下放农村。大坝工程的用料没有变化，仍用长沙设计院的设计，仍是用代替料，大坝建好至今，已有 40 年了，其间经过一次地震，大坝安然无恙。

还有另一项合理建议得到接受，就是坝顶高程的争议，一般设计土坝上的防浪墙，高一点二米，是不计算在坝高里的，既然能防浪，就应该算坝高的一部份，这样土坝就可以降低一点二米，可以减少几十万立方土料。

有些同事说：“你刚毕业就知道这么多，不像刚毕业的学生。”我们告诉他们：“一般大学毕业是 22 岁，我已 25 岁了，加上在大学里看了许多有关水力建筑杂志，自然也就知道得多一些。”那年我被水电厅评为劳动模范。拿张奖状不知给谁看，心血来潮，寄给江西省侨办，我告诉他们，我的父母在国外，你就是我的亲人，他们回信说：“我们知道就是，侨办没有存放奖状的先例。”

1962 年，国家三年饥荒，没有钱建筑，只能下马。四年的工地生活，

身体付出代价。首先是体重，从70公斤减成60公斤，掉了10公斤肉，其次是得了慢性盲肠炎。一肚子的蛔虫，一次拉出十几条来。有意思的是我们的户口，既不是农村户口，也不是城市户口，是另类的工地户，进不了南昌，只能放向塘小镇。等到来年水电厅增加编制，才能迁入南昌。在设计院工作一段时间，后由总工程师万尚荫的看重，调入水电厅总工程师室，审查县里送来的水电工程设计任务书，工作重要但无创意。更适合年纪大的人做。因属行政工作，多次调去搞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

好景不长，过不了三四年，文化大革命来了，当时叫触及灵魂的大革命，后来上头结论是十年浩劫，浩就是浩大，影响到各个阶层人物；劫就是强加在群众头上莫须有的罪状。1966年5月开始，一直到1967年底，实行军管，水电厅所属各单位，90%人员都要被派去农村当农民，进行劳动改造，双职工下乡劳动，举目无亲，生活质量，远不如当地农民。实际上是浪费了青春岁月。但我这个水力发电迷，仍为县里寻找可以建电站的地方。经过规划，进行各方案的比较，选定在武夷山北麓，方团公社作为水库，集流面积八一点八平方公里，库容两千四百万立方，水流向双港谢叠山老家（明末宰相），可得四十三米落差。改为打洞穿到港口，则可以得到103米的落差。装机为6千瓩的袖珍水电站。为弋阳提供电力，增加工业生产。初步设计书的测量，是我和孙道忠处长（南下干部）和两位测量员完成的，任务书的计算及誊写由我和张汝蕙完成的，因为选点合适，效益显著，水电厅很快就批准兴建。

80年代去广州参加广交会，拜访设计院同事朱庆端工程师，谈到方团水电站，设计院的人不叫方团电站，而都叫作许家训设计的水电站，听到这一番话，心里感到欣慰。

读了四年大学的书，能用到课本知识就这两件事，自己满意的两件事。

# 只有香如故

许家训

蛇年阳历除夕，大闺女一家人在纽约过年，儿子一家人在伦敦过年，我们老两口加小闺女到素可泰过年，一个大家分成三个小家，在三大洲过年。即美洲、欧洲、亚洲。有趣的是现在借电子科技的方便，用 LINE 互通讯息和照片，如同在一起过年，现在的地球村就是这样。

素可泰王朝距现在已经有七百年的历史了。它有三组古迹，距离都不太远，最北的叫诗萨差那来，往南走六十八公里，即素可泰府城，再往南走，约七十二公里，即到第三个古迹，甘烹碧。三组古迹都在一九九一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这三天两夜的旅游，我们住在诗萨差那来与素可泰省城的中间，叫做宋加洛，在素可泰时代是一个商业重镇，生产有名的陶瓷及矿业，也是农产品集散地，就是到了叻打那哥行王朝，也不衰，在五世皇年代建筑曼谷到清迈铁路时，特地从万拉拉筑一条支线申至宋加洛，可见其重要性。在公路不发达的年代，进出宋加洛都是通过火车，这里还有飞机场。

据说宋加洛居住了许多章籍乡许姓人，远亲的兄弟在这里开了一家商店，家兄也曾在这里呆过。那是六、七十年前的事情了，没有足迹可寻。但这次来，又巧住在这里，只想碰一碰运气，看能找到一点蛛丝马迹，用思维的考虑办法，首先要知道火车站，那是一定最古老的地方，也不会有多大变动，第二是戎河，曾听说过去没有自来水，要到河里挑水，那么火车站到河边这个面积就是老城区，在这片地区寻找，一定不会错，果然，真的找到一家叫许福源宝号的店铺，进去打听，真的是同乡，同辈年龄也差不多，一见如故，很热情，还要请吃饭，这是小城镇的一种优良习惯，可惜我们的行程排得满满。他们的好意只能心领。问及炳合昌宝号，他也

认得，现在人都不在，年轻人都外出，炳潮嫂享寿活到百岁，前两年才过世。

在回曼谷的路上，从彭世洛沿着一一七号公路走，要路过北榄坡，那是我少年居住过的地方。一般人认为故乡应是原籍贯的地方，但我们这些漂移族，对故乡的认识，应该是自己少年成长的地方，所以我认为我的故乡就应该是北榄坡，在那里我学会了游泳，学会划小船，学会骑自行车。十五岁那年，大哥接来曼谷读书，第一次走出小山沟，乡巴佬进城，什么都新鲜，在耀华力路见到九层楼，那么高，十分惊讶，激动不已，没有见过。

我们是从北榄坡火车站，坐慢车下曼谷华南峰火车站的，母亲虽不识字，但还识途，由她带我和弟弟来找大哥的。

我们生长的年代是处在大动荡年代，初在学龄时遇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乱使我们失学。欣喜在战后有华文读。不久，泰国封闭华校，也只好再次失学。

一九五一年有机会到中国读华文，特别回一趟北榄坡，告别父亲，那是秋天，大港发洪水，涨得很高，与厂地面齐平，“秋水共长天一色”。再一次亲近大港，跳到河中击水。然后，同父亲到港仔叻叻，去告知他认识的亲友。第二天，父亲亲自到火车站。送我上火车回曼谷，那种情景，那种气氛，就像朱自清写的背影一样。没有想到这次见面以后，就没有机会见到父亲了。

事隔二十几年，在七十年代，再一次和母亲，二哥坐火车来到北榄坡，大港冥冥之中已经起了变化，经济的大龙脉已经转移到港仔。但大港还有一些认识的人，谈谈别离后的往事，叹时间过得很快，大家都自觉老态龙钟，二盘商都搬到港仔，两家锯木工厂已经倒闭，新叻叻也不繁荣。

再过二十年，于九十年代，和二哥坐豪华牌汽车再一次来到大港，我们俩都是在这里成长的，所以指点江山，还会起到共鸣。此时双亲已经逝去。这里的老人也多逝去，我们这一代人都远走高飞，几乎没有认识的人，新叻叻原建的三排高脚木屋也都东歪西斜。中火砵工厂前两棵红花大树也已经倒掉了。原来依稀的感觉景致已经没有了。

又是一个二十年，在蛇年的除夕，这次和老伴及小闺女，坐着南韩生产的面包车来访大港，她们是头一次来，没有印象，我则不同，与昔日比，

深感此地已经荒芜，经过兔年的大水灾，造成一片狼藉，新哒叻的三条街，木结构的高脚屋都以无处可寻，中火礮工厂已经关闭，剩下一个空壳，厂内只有那根烟筒如故，那根烧蒸汽用的烟筒还在，是唯一能识别的一件东西。我们再开车到火车站凭吊，那小小矮矮的火车站，古老而斑剥，诉说着岁月的沧桑，站内只有几位职员，没有旅客，深感一片凄凉，我突然想起崔颢的诗：

日暮乡关何处是

烟波江上使人愁

# 佛国的冬天

岭南人

佛国的冬天，天蓝云白；阳光，温温暖暖；风，凉凉爽爽，那感觉，很爽。让人想起北方的秋天，江南的春天。

佛国的春天，很短，秋天却很长，似绵绵的秋雨。

“四时都是夏，一雨便成秋。”苏东坡的话，说的是岭南的天气，用来说泰国，也很适宜。泰国的秋季，长而多雨。从六月开始，忽晴忽雨，淅淅沥沥，一直下到十月底。过了多风多雨的九月、十月，过了九皇斋，漫长而潮湿的雨季才告结束，才盼来干爽而暖和的冬天。

在佛国，姗姗来迟的冬天，一点也不像冬天，却像北方的金秋。此时，从欧洲，从世界，千千万万的游客纷纷飞来，飞来佛国寻梦。乐山的到清迈，到美斯乐，到金三角，看山、看塔、看树、看花、看鸟，以及搜寻流传在山野间的传奇。乐水的到普吉岛，到苏梅岛，到博他耶，到华欣，潜水，看鱼、看虾、看龟、看珊瑚，看海底神奇的世界，以及玩形形色色的水上玩乐。冬天，佛国的山，依然叶绿花红；佛国的海，依然温暖而翠绿。

到了冬天，候鸟，成群结队也纷纷飞来佛国过冬，它们爱佛国的天气温暖，也爱佛国的人情温和。佛国微笑的土地，是候鸟喜爱的一片乐土。过了冬天，春天来了，才依依离去，来年冬天，再飞回来，回到梦中的乐土寻梦。

过了雨季，进入十一月，水灯节前夕，我常常飞清迈，看望女儿，与家人一起漂水灯，共享节日的温馨。

水灯节之夜，在清迈，河边，处处人海灯山。河里，漂着小舟似的水灯，闪闪烁烁，载着梦，载着祝福，悠悠漂向远方。天上，冉冉升起数不清的孔明灯，闪闪烁烁，愈升愈高、愈小，终于隐入夜空。分不清，哪是

灯，哪是星星，哪是天上，哪是人间。

过了水灯节，不久，便是圣诞、新年，那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我常到清迈，看花。冬天的古城，处处飞花，形形色色的花，看花了眼。年年都有花展，去年，我观赏了形形色色的胡姬花。有不少新的品种，那形状，那颜色，从未见过，惊奇了我的眼睛，大开眼界。感谢种花人，让爱花人耳目一新，大饱眼福。

前年，为了观赏野生的向日葵，我们一家人驱车到夜童烦高高低低的山坡上，漫山遍野，都是埋不尽的金黄，比凡高笔下的向日葵，更灼人眉目。

清迈归来，新年前后，我也常到华欣，华欣的海滩，沙白而细；华欣的海水，清可见底，和阳光一样温暖。随心所欲，或纵身入海，让白花花浪花，涤尽你一身疲劳；或躺在海滩上，阳伞下，让海风，让阳光为你按摩，令你身轻如燕，翩然欲飞。

岁月如流，刚过了中秋，眨眼间，水灯节又快到了，清迈的水灯，古城的胡姬花，又在向我召唤。还有华欣的浪花，华欣的海风，华欣的阳光，也在等著我。

我伸开双臂，欢迎佛国的冬天。

写于曼谷

# 故乡月圆

## ——我的一九八六

岭南人

回首我的一九八六，得从一九五七说起。

五七年春节后，我父亲来信，叫我暑假出来香港与家人团聚。说，叔叔、大姐、堂弟将从曼谷飞来香港相会。暑假开始，我便从太原乘火车，千里迢迢来到香港。到港不久，风云骤变，家人留我在香港，不让我回去。在港期间，常常作梦，飞回山大，再读一年大四，圆我的梦。

时光如逝水，30年岁月匆匆流走了。

一九八六年中秋前，我与白翎、年腊梅应人民文学出版社，应《华人世界》之邀请，从曼谷飞香港，走过罗湖桥，回到深圳，参加在深圳召开的海内外作家诗人座谈会。会后，我与白翎再到北京访问。到了北京，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黎之，与《华人世界》社长楚庄、总编雁翼的欢迎，与热情接待。

雁翼知道我敬爱艾青，爱其诗也敬其人，特为安排带我与白翎登门拜访艾老，艾老与我一见如故，似老友久别重逢，亲切问候，坦诚交谈。交谈中，我告诉他：在天津市一中念书时，便读过他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改革开放后，读过他的诗《归来的歌》。诗集中的《礁石》，结尾一段，还能琅琅上口：

它的脸上身上  
像刀砍过的一样  
但它依然站在那里  
含着微笑，看着海洋……

听后，他含着微笑看我。

笑谈间，又谈到他访问汉堡时写的诗：“窗外的月亮 / 不知为什么，瘦瘦的。”我说：“艾老，我的感觉跟你的刚刚相反。回到北京，我看见回到故乡的月亮胖了！”他说，这是诗的感觉，叫我写下来。受他的鼓励，我写下回国后第一首诗《回到故乡的月亮胖了！》：

离开曼谷  
正是八月初  
窗外的月亮瘦瘦的  
像湄南河畔的象牙香蕉  
悄悄跟着我  
来到香港，回到珠江  
回到北京  
抬头一看  
回到故乡的月亮  
胖了！圆圆的脸蛋  
如陶陶居的月饼  
饼圆，月更圆！

这首诗在中国发表后，曾被选入八本诗选。诗坛传为一段佳话。

在北京，与艾老、雁翼、黎之、楚庄、孟伟武、秦松（美国）、宴明等诗人作家共度中秋，晚会联句，我写道：饼圆、月更圆！

中秋后，北京朋友问我，离国 30 年第一次回来，多走走看看，想到哪我们都会为你安排。我说：“哪儿也不想去，只想回母校——山西大学。”北京朋友一口答应，立即安排。派一位陪同陪同我乘火车回太原。北京——太原列车缓缓开出北京总站，窗外的风景迎面飞来，往事如倒转的电影录像，一个接一个，特写镜头，纷纷回来，让我回到 50 年代，天翻地覆，悲欢离合的岁月，令人感慨万千！

列车经过太原车站，站台站着山西省文联主席焦祖克先生，与我的老师马作楫教授，在等候我的到来。

走下列车，我大步走向他们。先握住焦主席伸过来的手。再握住马老师的，她紧紧握住我的手不放。

回到太原，安排住在迎泽宾馆。听说，是太原最好的酒店。当晚，焦主席设宴为我接风。席上，马老师，诗人路路等作陪。我们一边饮竹叶青，一边谈诗，谈改革开放。谈笑风生，温馨的接待，让我有回家的感觉。

焦主席曾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过泰国。我与白翎曾到文华酒店访问他。交谈中，我告诉他，我曾在山大读过书，听后，他既惊喜又惊奇。想不到在曼谷遇见山大同学。令他更惊喜，不到一年，又在太原重聚，倍感亲切。

次日，由焦主席陪同，风风光光回到山大。校长开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中文系师生一百多人，欢迎我的归来。

欢迎会上，校长陈辞，欢迎我归来。他的讲话，多次被台下的掌声打断。接着请我讲话。我说：“一九五七年暑假，我拿的是双程通行证，即香港探亲。准备暑假后，回山大，再读一年，毕业后留在祖国教书，当助教，当教授，是我的梦想。想不到，到香港不久，风云骤变，反右的风声传到香港，我父母、叔叔、姐姐，一家人都不让我回去，留我在香港。留港期间，常常作梦，飞回山大再读一年，毕业。”说时，声音哽咽，眼里含着泪水。

台下，寂然无声。我看见几位老同学，眼睛红红的。

听了我的讲话，坐在台下的校长与系主任，立即交头接耳。不一会，校长走上讲台宣布：按照国家的政策，与我个人的特殊情况，学校决定给我补发毕业文凭。

台下，响起一片掌声……

我的眼泪，禁不住泪流如注！有几滴流入我的口中，那味道说不清是苦涩，还是甘甜？

30年前，在香港作的梦，30年后，竟然成真，终于回到山大，领到毕业文凭，圆了我的心愿，圆了我的梦。

故乡月圆，我的梦比故乡的明月更圆！

（2014年8月4日 写于湄南河之阳）

# 无愧的途程

邓玉清

人上了年纪，往往愿意回忆自己走过的道路。我回顾自己经历的途程，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无愧。

我最感到欣慰的是：2005年8月杪，我以泰华妇女联合会主席的身份，应邀出席在北京隆重举行的纪念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十周年会议；2006年荣获皇后御赞助下，泰国国家妇女院一品夫人素玛丽乍得甲哇匿颁发的荣誉襟章；这些荣誉绝不仅仅属于我个人，而是我们泰华妇女联合会和全体泰华妇女的荣誉。为此我应该详细讲讲这两个经历，让大家和我一起分享荣誉和快乐。

纪念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十周年会议于2005年8月28日至9月1日在北京隆重举行。各国与会贵宾级代表约一千余人，其中有多位国家领导人、女部长等，会议接待规格很高。

回顾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是1995年在北京怀柔县举行，由联合国一百八十九个成员国的妇女领袖代表约四万人出席，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妇女大会。当年泰国区代表由泰华妇女慈善主席伍启芳女士、名誉主席林英英女士领导我们全团廿多人参加。出席该次大会的各国妇女领袖，其中包括科威特公主、美国女政要希拉里，泰国坤任素帕达拉·玛斯诗立还担任大会召集人。大会通过了《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明确承认男女平等对全球和平与发展至关重要。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女性，已越来越认识到自身的权益，应该争取及维护。

此次在北京举行的纪念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十周年会议，首日的开幕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各国妇女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推进人类和平

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中应该也能够大有作为。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加强同国际社会的交流合作，同各国人民一道，继续推进世界妇女事业，造福各国妇女和世界人民。斯里兰卡总统库马拉通加夫人、爱沙尼亚总用阿诺尔德先后致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阿伯尔路易丝还宣读了秘书长安南的贺词。中国全国妇联主席顾秀莲在致欢迎词时强调：大会将以行动争取男女平等，加速实行《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随后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晚宴。

第二天我们参加了在民族文化宫举办的《中国妇女十年发展成就展》开幕式并参观了展览。主题是“和谐发展，共创未来”。展览从保障妇女参与决策管理，到提高妇女教育水平，缓解和消除妇女贫困等，内容广泛而丰富。

会议第三天是专题研讨会，共分为六个议题，各国代表分组研讨，重点是研讨妇女和儿童问题。并呼吁现代妇女的发展应以人为本，最根本要从教育、环境和健康三方面进行。是日晚，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举行大型音乐舞蹈晚会《五州，你好》。节目精彩，尤其是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舞蹈《千手观音》让我们极为感动，拍红了手掌。

第四天，我们参观怀柔世妇会公园。十年前 NEO 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召开期间，各国代表在这里一同栽种象征“呼吁和平，期盼发展”的友谊之树。十年后的怀柔更美丽，让人耳目一新。昔日的田地已开发建设成世妇会公园，一座长四十八米的双面浮雕墙矗立其中。浮雕以第四次世妇会为题材，表现了各国妇女不同文化及发展历程。园内湖水象征女性温柔，景色极为秀丽。

四天的会期很快便过去了。我们感到收获极丰。大会各项安排紧凑丰富。现场同步翻译让我们没有语言障碍，听到各界代表不同的心声，受益匪浅。其间除了与各国妇女领袖代表认识、联谊外，我还有幸在晚宴上与中国副总理吴仪合影。

我希望将大会见闻与泰华姐妹共享，让我们更好地发挥妇女的力量，为社会、为国家做出贡献。

荣获皇后御赞助荣誉襟章，是泰国国家妇女院对我们泰华妇女联合会工作的褒奖。我在主持泰华妇联会工作期间，本着团结泰华妇女、服务社会的宗旨，努力协助泰国国家妇女院的工作。每逢泰国儿童节、三八国际

妇女节、宋干节都举办一系列敬老、扶幼、济贫、助弱等慈善活动，将爱心和温暖送给社会上急需救助的人。为提高泰华妇女的生活品质，加强会员联谊，我们还经常组织打高尔夫球、网球、游泳比赛等活动，成立歌唱组，中国书画班等。使泰华妇联会真正成为泰华妇女共有的家园。荣誉是对我们的鼓励，我们将再接再厉，把工作做得更好。

在为社会服务过程中，我也尽了微薄之力。我祖籍广东大埔县，已是泰国第二代华裔。家父邓庆之早年移民曼谷创业，经营打白铁及衡器生意。热心公益，曾担任大埔会馆及客属总会理事。我在父母辛勤培育下，完成了泰国法政大学会计系学业。毕业后很幸运谋得一份很安定的职位，一做就服务了二十三年。后来因为泰国政府将这家美国华裔开设的炼油厂收回经营，我回来协助外子谢崇泽开办的“崇源公司”工作，凭借丰富的会计经验，对外子业务有一定帮助，化解了不少难题。

“崇源公司”遵循先辈诚信处世的遗训，本着“取诸社会，还诸社会”的宗旨，自1966年创设以来，基于爱国心，也看好中国煤铁矿产业发展的潜力和商机，专业从中国大量采购铸铁工厂原料，包括焦煤、硅铁、锰铁和生铁矿产等，为中泰矿产贸易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市场，也为崇源公司奠定坚实、永继经营的基业。四十多年来，“崇源”一步一足印，脚踏实地，不敢稍存侥幸。正因为如此，时光的流逝，事实的证明，擦亮了“崇源”的金字招牌。业务和客户范围也从先前的一般钢造厂，发展到泰国政府的火车机构、水电机构，业务更为扩大。

我们的创业过程，可以说是在稳中走过。我个性比较内向，本着贤妻良母的本分，用心抚育三个孩子。大女儿进修电脑科，目前在纽约一家电脑公司做主管；次女毕业于纽约室内设计，现在泰国开设一家室内设计公司；幼男毕业于波士顿广告设计系，现在泰国一家日本广告公司人主管。

身为华裔女性，无论身在何处，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无论在哪个国家居住，我们都拥有中华五千年文化的血统，我们传承着祖先辛勤、节俭的美德。事实上，创业的基本条件，离不开刻苦勤劳，努力奋斗，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不能好高骛远。尤其二十一世纪是科技时代，我们华裔女性企业家也必须跟上时代，认识和学习新科技。只有不断学习和创新，才不会被时代潮流所淘汰。这也是我在2004年应邀参加由《人民日报》举办的“华裔经济女性影响力论坛”时最大的感受。

基于这种感受，虽然人到晚年，我仍愿为社会尽自己之绵力，仍不停止学习的步伐。从北京大学来泰国商会大学的客座教授张振国先生为我的书斋题了一首诗，其中两句是：“一窗晨晓读书日，正是人生最乐时。”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我现在把学习当作乐趣，最近还参加了由泰国留中总会和泰国北大同学会联合举办的，由张振国教授执教的书法培训班，大家一致推举我做班长。在书法培训班中，得到很多益处。我觉得书法与打高尔夫球有相似之处，也是一种运动，自己与自己比赛，打每一粒球都希望比上一粒更好。书法也是这样，虽然每个字都不一样，但写每个字都希望写得更好。同时也陶冶自己的心情，渐渐陶醉在文字中。

其实，人生何尝不像打高尔夫球。打球，一杆一杆地认真打；人生，一步一个脚印地踏实走。

回顾我走过的道路，我感到充实，无愧。

## 老闺女得五张文凭

张汝蕙

所谓老闺女就是父母年纪较大了生的最小的孩子，也有叫小闺女是同一个意思。

我们的老闺女公元 2013 年 7 月 11 日接受诗琳通公主颁发的朱拉大学的外语学院（SASIN）金融管理的硕士文凭。

这是她的第五张文凭，于 1993 年毕业于拉加邦工程学院得到电力专业的第一张学士文凭。于 1995 年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科学院电子系电讯专业硕士文凭，2000 年于美国南加州大学电讯专业硕士第二张文凭，于 2005 年于美国密苏里大学电子专业博士文凭，而今年又得了一个硕士文凭，一共五张学位文凭。

老闺女人不聪明又不漂亮更不勤奋，但她命好（泰国人叫 ดวงดี），所以在三个孩子中只有她出国留学，而且是英美两个大帝国主义的国家，真是不简单。

她属猪从小就有“懒猪”的个性，叫她做事转身就叫佣人代做。因为在家最小什么事也都由哥哥姐姐代劳，再加上父母的帮忙，除了读书什么事都不会做。

因为参加老闺女的接文凭毕业典礼的活动，于 1996 年我第一次到英国旅游，而且是别开生面的旅游，由她开车我们三人游玩了伦敦周边的景点如剑桥城，泰晤士河与格林威治、牛津大学城及世界名剧家莎士比亚的故乡史特拉福，以及伦敦的南海边的布莱顿等地。

因为参加老闺女的接文凭毕业典礼的活动，2000 年我到了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南加州大学。是她的第二个硕士文凭。我们在洛杉矶一共住了 45 天。故同时也到了美国东海岸如纽约，费城，华盛顿，水牛城等地，在这

45 天里是非常逍遥轻松的游玩，现在想起来当时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离家这么长时间。

因为参加老闺女在密苏里大学电子工程博士学位的文凭毕业典礼的活动，于 2005 年我再次到了美国，而且对美国中部一些城市进行旅游，有芝加哥、林肯总统的家乡等地。

在前两次的外国活动中我的身体还好。还能自己行动。而这次接博士文凭时我已用拐杖了，所以老闺女的辅导老师（香港人）看见我拄拐杖了，立即站起来让我坐。

2013 年我也到了一次英国旅游，全部的活动，除坐汽车外就是儿子及老闺女推轮椅，根本走不动了，的确感到老了。

再回归正题，老闺女性格善良，不发脾气，很少主观行事。而且非常孝顺，由于姐姐哥哥已经结婚，故她与我们相处的时间较多。每到周六周日带我们去九世皇公园，用轮椅推我一圈（五公里多）然后再陪同爸爸走二圈。如果到外地也都是她为我们开车。

遗憾的是老闺女因为念书太多而忘记了谈恋爱，至今已四十余岁尚未结婚。这也是我的一块心病，但她倒是无所谓，而且有几个同等情况的“剩女”的死党，生活的很开心自在，无有后顾之忧，但愿在我走后她能过上幸福的晚年。

（2013 年 7 月 22 日）

# 慈母泪

## ——怀念慈亲

罗英杰（梦祖）

我内心常常感到负疚的，就是母亲去世多年了，尚未留一点文字纪念她。时值清明将届，内心的痛楚也越益强烈。

我的母亲是一个平凡的妇女，更正确地说，她是一个农村的家庭妇女，是一个出色的劳动者。为了家庭的生活，为了养育子女长大，她勤劳奋斗了一生。当她晚年病笃时，我作为长子没有在她身边侍奉她。“归天”出山安葬时，竟没有一个亲子临场，唯一奔走主持丧事的，就是我的姐姐和妹妹，以及姐夫和妹夫。此时此景，想起了不禁泫然涕零！

我的祖籍是广东丰顺县。我的母亲姓刘，很早就做为童养媳到我们家来。当时，兵匪、灾荒、地主的欺压，我的祖父不得已，铤而走险，背井离乡，南逃过“番”了。祖父走后，我的祖母和我的父亲、母亲和叔父在饥寒交迫中挣扎——在那凄风苦雨阴晦的日子里，祖母和我母亲相依为命。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的母亲到我们家后，就和我祖母一起分担着家庭生活的重担，为了活下去，她们无日无夜地工作着。她们自信苦日子总有尽头——几年后，也南渡抵泰，从而在泰国扎根。

湄南河（昭拍耶河）的下游，是一片平原，有一支流通往兰实。由兰实又分了许多支流，流向四方。在流向廊曼的一支流，有一个叫兰福村，八、九十年前，人口稀疏，荒草萋萋。迎着日月，沐浴着大自然的风雨生长、湮没，除了蛇鼠以及其他的动物出入外，它静悄悄地躺着。不知多少年来，它一直是静悄悄地躺着。这是一片肥沃的土地。我的祖父来到了这里，葺路蓝缕，和其他的几户人家开辟了这一块处女地。我的祖母和母亲来后，就在此安家。过了数年，来此安家的人多起来了，村落也逐渐热闹

繁荣起来。原来的荒地已开出一畦畦的田园，整齐的沟畦，可以灌溉，收成也就逐年好了起来，大家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

我的家，男的有的出外谋生，在家的有的好逸恶劳，结果农活主要落在我母亲身上。我的母亲个子不高，但却很壮健，挑担的重活，她都能胜任，她完全比得上男的劳力。除了农活外，早晚还要帮助祖母料理家务，饲养牲畜、家禽等等。里里外外的事，几乎都少不了她。故在我们的村里，没有一个人不竖起大拇指赞扬我母亲。

母亲爱儿女，这是天性。我的母亲亦然。在充满迷信的家庭中，我是在祖母和母亲同时做了很神奇的美梦之后降生的。因为怕我长不大，出生后就为我戴上耳环，男扮女姿，这样就可以平安成长了。耳环一直戴到要上学了才除下，我的母亲共生育了七个子女。夭折了两个，送给人做童养媳一人，剩下我们姐妹兄弟四人。

上为孝敬双亲，下为哺养子女，我的母亲无日无夜地劳动着，春去秋来，默默地劳动着。从我懂事起，我没有见过母亲擦过胭脂，穿过鲜艳的花衣服。穿着同大多数的中国妇女一样，打着发结——把长长的头发卷作一团，捆在脑后。出门劳动，戴着竹笠。穿着黑色，最多就是蓝色的大襟上衣，和中国旧式的长筒裤。由于终年劳动，胼手胝足，粗厚的手掌，褐色的脚背，因为长年执锄，执戽斗之故，最末端两只手指已萎屈不能伸直了。

我很爱我的母亲，在我纯洁的小心灵中，母亲勤劳、艰苦奋斗了半辈子，将来一定要让母亲过个好日子。可是，那时我还是适龄上学之年，泰国华校遭封闭后，在强烈的求知欲驱使下，我忍着离别的痛苦，和母亲离别，求学去了。我在母亲的膝下整整十八年。在人生的历程中，这是多么幸福真实的十八年啊！当我归来时，没想到“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值此清明之际，我低头跪在父母的墓前，眼泪簌簌地流下来。我仿佛重新回到我将要离家的前夕，见到了我的慈亲。

那时，我的家，部分已搬到曼谷，我的母亲同同乡的叔叔合资做小生意，我的母亲即在该店中帮忙煮饭、洗衣服。当时，我的母亲才四十多岁，由于我执拗要远行，引起我母亲的无比痛苦。在我临行前，她已几昼夜没睡好觉，常常在半夜为恶梦所惊醒。有一回我睡在她房间前的厅里，半夜，她忽然大叫我的名字，我被叫声惊醒起来，四周漆黑，又静下来，我扭亮

了电灯，推门到房内看我妈妈。妈妈没有在床上睡，却扑在桌子上，她的头发蓬松，见我进来抬起头来，眼眶里的泪痕还润湿着。

我问：“妈妈，怎么啦？”

妈妈很低沉地说：“没有什么，不知梦见什么，把我惊醒了，心跳得很厉害，不能入睡。”接着又沉默下来，后来她终于跟我说：“龙儿，你爱妈妈吗？”“爱，我很爱妈妈。”我肯定地回答说。“你爱妈妈，为什么要离开妈妈，去这么远？”“妈妈，我是去求学呀，两三年后就回来。”我说。“妈妈不是要阻挠你，只是舍不得你呀……”话未说完，呜咽得不能成声。平时，我很少去注意母亲的慈容，今晚我忽然见到妈妈蓬松的头发中已有了很多白发，过去我还在妈妈的膝下时，她的脸色是红润的。而现在我发现，妈妈的脸上已布满了皱纹。妈妈已老了许多……此时此景，我不能自控地跪在妈妈的膝前，抱着妈妈的膝，哭泣起来，说：“妈妈，我不去了，妈妈……”

但我还是去了，离开了妈妈。

寒去暑来，不知过了多少年，作为游子，我常常想念着妈妈。“出家客易归家难”呀。每当月明星稀的夜晚，我睡不着觉，从窗外向南望，想着：妈妈，你在做什么？妈妈你睡了没有，睡得安稳吗？龙儿很想很想妈妈。一年一年地过去了……春去冬来……望着南飞雁，我只有望着……

后来，我得知母亲病重的消息，恨不得马上插翅飞回妈妈的身边，侍奉妈妈，可是，哪里有翼？夜晚，妻和孩子都睡了，我辗转反侧，不能入睡，想起母亲，眼泪如注地淌下来。我向来不相信有什么神仙和上帝之类的东西，这时，我真的很希望有神仙和上帝，可保佑我仁慈的母亲，让我们母子有机会再见面，让我尽儿子的责任孝敬母亲，以回报母亲的养育之恩。可是，那只是个寄托，也只是个希望而已。我敬爱的慈祥的母亲，终于归仙了。妈妈，我们来生再见！

据我的姐妹们说，当我母亲垂危的时候，她仍然在想念着我，盼我能回去，要再见的我。当他说话低沉，断断续续的还在叫着我的名字，睁开将要永闭的眼睛，问站在四周的人：“我的龙儿回来了吗？”……妈妈终于去世了。

新建的墓莹，两旁有一副对联写着：“松楸欣永托，阡表志长留。”我跪在新建的墓莹前，奉上三牲、果品、点上清香，我对妈妈说：“妈妈，你

的龙儿归来了！”

注：这篇拙文是二十多年前写的。曾在报刊发表过。最近——清明节（2009），忽然在旧纸堆中又发现，遂顺手交给几位老友看了，他们均表示很感动，也都建议再重新拿到报社发表，因为烦事所缠，故未去办。留中大学总会要出版特刊，已向我催稿，我趁此把这篇拙文交上，以顶数了；其次，又是清明节，全家去扫墓回来，我无限怀念我的慈母，这一拙文也是我对慈母的哀思！

# 激流一代的杏林者

高绍良

## （一）往事堪回首 喜获重逢

2005年金秋，近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中山医学院1956年毕业校友（下称56届）在广州母校聚会，庆祝毕业50周年。半世纪的离别，我们怀着一颗“中国心”和“中山医心”返回母校，校园内响亮着欢乐声、谈笑声，大家都在回忆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中山医（是由原中大、岭大、光华三间医学院于1953年合并而成，后又升格为中山医科大学）。留校的同学正忙着讲解，这里变新了，那里重建了，大家都在极力回忆对比新旧母校的情景变化。心里说“母校呀！我们回来看您啦！”“您是越来越漂亮，而我们却不再年轻”。欢乐中带点辛酸，多少年多次出现的梦境，今日总算实现，时光不能倒流，留下来的是无限的感慨。

行走在校道上，众校友不顾一切，高谈阔论，谈笑风生，引起了路上一批年青人奇异的眼光“这些人究竟是……”，半分钟后他们很快就理解了，这是他爷爷奶奶辈的老校友在怀旧啦！旧地重逢，让他们尽情欢乐吧！

中山医56届是在苦难中成长的一代，早年经历抗日战争的流离奔波，接着内战动乱，大学时期更经历各种政治运动的冲击和磨练；毕业后为实现理想而艰辛拼搏，反右斗争经受严重考验，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更是惊心动魄，“反革命份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帽子铺天盖地的压来，大家感受的是如同“生命搏斗”，个别曾企图寻短见，太令人难忘……。

漫长50年，如今喜获重逢，仿似梦境却又是千真万确，千言万语，从何说起。毕竟是70多岁的人来回顾人生，同学们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喜怒哀乐，表达自己奋进、拼搏的心得和宽容、关爱的情感，我们可以自豪地

说上一句，“此生问心无愧”。并以更高更远的角度，从容乐观地展望世界的未来。

## （二）广纳百川水 情同手足

56届入学时正逢解放初期，同学们来自四面八方，不少来自海外，港澳地区，虽经全国招生统考，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年龄落差十多岁，个别结婚后也允许入学，贫困同学亦不少，申请助学金交生活费，个别曾赤脚上课或受其他同学赠寒衣渡严冬。同学间坦诚相处，亲密无间，情同手足，生活互助，人人努力学习，当时提倡“又红又专”，医术和医德并重，崇尚小组学习共同钻研、互相帮助，不求个人突出，但求大家共闯学习关。我们是幸运者，母校合并后开始腾飞，步入著名医学院校行列，有幸接受闻名中外一代宗师与众多名师的教诲，毕业时无一掉队，母校恩情永世不忘。

## （三）五十年离别 怀念情深

1956年毕业后各散西东，谋生路却是曲折坎坷，工作责任重大，有时下乡抢救病人，数十小时不睡眠拼着命干，经常为了工作夫妻异地，病倒了谁也照顾不了谁，最怕的是政治运动的煎熬，苦不堪言。毕业后的15-20年是我等一生中很难捱的阶段，改革开放后形势大变，“臭老九”逐渐吃香，平反的平反，提升的提升，出国的出国。文革后70-80年代近半数的同学陆续出国，或到港澳谋生，其中原因此处不必多说了。毕业后50周年的今天，计算一下分散到美、加、东南亚、欧洲和港澳定居者已超半数。有人说：“生命是一个可以把握又无法主宰的过程，可以把握的是某一瞬间，不能主宰的是全过程。”真令人感慨万分，命运就是如此。

离别是现实，却带来更丰富的怀念，怀念不受时间空间限制，怀念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怀念过去有辛酸和遗憾，碰到悲伤的怀念（如好友不幸逝世）也要看得开，正确对待，从好友的为人处世中吸取优点，勉励自己，激奋自己。怀念也令人想起风趣的欢乐和幸福往事。一封信、一张照片、一张贺年卡片均能勾起往事，获得很好的精神享受。

## （四）全球大聚会 解脱相思

80年代中期后，56届的学友开始频繁联络，各地小规模聚会不断，

大家吃到了甜头，于是 56 届留在广州的同窗们开始策划举办全球 56 届大聚会，并成功组织了 1995 年、2000 年、2005 年 56 届三次全球大聚会，期间出版了五期“56 届通讯”和特刊“激流一代”。这本被中山医校友总会誉为年级最优秀的特刊，是一批年逾古稀的校友共同完成，历时三年共收到 135 人（占现在校友 80%）144 份文稿和 350 张照片。可贵的是特刊如实反映我们确实是处在激流的一代，其坎坷经历和感受，是中山医后辈弟妹们难于想象的，特刊的面世再次把 56 届同学的心连结在一起。五年同窗，五十多年的离别相聚，使我等激动难眠，可以说是十分感慨、十分自豪、十分高兴。

记得 2000 年全球聚会时，见面时几乎都得自报姓名，方能认出人，随即爆发出哗哗的惊叹声，为此组织者特意安排了“我是谁”的别开生面的节目，久别重逢使大家对一些“似曾相识”“模糊印象”，甚至“根本变样”的面孔，重新认识，拾回 50 年前的回忆，确认了曾朝夕相处的同窗，喜悦交织着伤感，激动的情景，令人终生难忘。

这次盛会有二位同学因健康欠佳，坐着轮椅而来，有的刚做完骨折手术或癌切除术或刚化疗出院也赶来参加；80 多岁的朱天荣是从加拿大多伦多，辗转万里由三位家人陪伴而来，对母校和校友的眷恋之情，大家极为感动，这位比我等年长十多岁的同窗老大哥，80 年代去加拿大时已年逾 60，重新创业极为艰难，放弃自己多年已成专家的胸外科专业，克服重重困难在加拿大开展祖国针灸医学，创设全加中医药针灸协会，并被推举为首届会长，由于杰出的工作和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获加拿大政府颁发的“社会卫生保健贡献奖”等多项奖状，他的到来激发出大家的热烈欢迎，和内心的最大敬意。

这次聚会安排一次晚会，主题是“往事堪回首，同窗情意真，夕阳无限好，何虑近黄昏”。钟国华回忆文革当年，谢志光教授（放射学权威）患胰腺癌，时逢政治环境恶劣，当地得不到合理医疗照顾，他千方百计护送谢教授到北京治疗，在生命最后岁月，使他能安祥离开人世，减少身心痛苦，当他忆及老教授对他培养教导时，大家为之动容。他还讲述当年暗中保护一些老师和同班同学免致挨整，感慨地说：我班同学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没有谁在背后整过自己的同窗。这在当时的恶劣政治气氛中，的确不容易啊！晚会安排了许多轻松的节目，来自美国的刘澄远的风趣笑话，“老

来十唔得（粤语）——督（次）夜尿唔少得，两杯美酒唔饮得，三两白饭唔食得，四圈麻将唔输得，五更醒来唔训（睡）得，六粒药丸唔少得，七月冷气唔受得，八两牛扒唔食得，九级楼梯唔上得，十指弯曲唔直得”，生动的语言，贴切的含意，活泼的表演，不禁令人捧腹大笑。“走音歌王”李振荣的独唱“唱支山歌给党听”，把歌唱得曲调全非，句句引起全场大笑，唯独他自己不笑，集体哄他下台，主持人要收回麦克风，他还边唱边避开，严肃地说：“尊重我，让我把歌唱完”。有些同学通过诗歌感叹人生，晚会在欢乐气氛中结束，消解了多年相思，留下了美好的回忆。部分同学因各种原因无法参加，亦来信来电祝贺，或汇款赞助，情节动人。聚会感触万千，本人吟诗一首：

#### 旧友重逢

半生阔别喜重逢，把盏楼台叙寸衷；  
世事沧桑怀旧雨，风尘南北叹飘蓬；  
笑谈追忆少年事，感慨鬓边霜正浓；  
剪烛西窗嫌夜短；长亭折柳又西东。

#### （五）精英多展现 豪情满怀

1956年我届的毕业分配正值抗美援朝胜利结束后，国内正转入经济建设高潮，医科毕业生到处需要，同学们多数分配在医学院校和省市大医院，且很快成为当地部门骨干力量，业务上承受较大责任，后经反右斗争，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洗礼，更是磨练加考验。此时同学之间极少联络，毕业后到70年代末这20多年中尝尽生活和工作上的甜酸苦辣，喜乐悲愁，唯逆境多于顺境，挫折、离散，搬迁调动，上山下乡，移民出国创业……等是我56届同学的人生写照。承受母校的教育，同学们都能自爱，努力工作，在困境中找出路，在各自岗位上发挥积极作用，并创造优良成绩。

坎坷的人生历程，每一位56届的经历都是一部内容丰富，故事动人的史篇。其中有“柯麟医学奖”获得者、医学教育和科研先进工作者，医院院长，学术上有成就的专家教授，或是医术精明、热心服务病人的名医，有的还被选为省市政协委员，人民代表……等。闵华庆同学毕业后分配中

山医耳鼻喉科，长期奋战在抗鼻咽癌战线上，是国内外知名医学家，他提出的鼻咽癌新的临床分期，及在此分期上用个体化综合治疗方案和复发病例的救援措施已在全国推广应用，效果良好。科研成果突出，获国家级多项奖项，有的达到国际水平，他领导的鼻咽癌研究中心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并应国际抗癌联盟（UICC）特邀在专题会议上报告研究成果；多次主持全国鼻咽癌会议，和头颈肿瘤学术研讨会，有《鼻咽癌研究》等四部专著，在世界各地发行。

郭英祥同学在1954年因被误诊扁桃体肉瘤进行深部X光放射治疗而使健康严重受损，毕业后长期在福建中西部工作，工作出色，挽救无数危重病人。由于医德高尚，医术精湛，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二次被评为全国卫生系统先进模范，并获国务院颁发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特殊津贴，连任三届省人代。1996年因上段食道癌（可能与多年前误用深部X光治疗有关）进行手术治疗，术后成为不能吃喝，不会讲话，仅靠腹部一根胃造瘘管落入食物以维持生命的老人，听力锐减带助听器，也无法欣赏平时最喜爱的音乐，嗅觉消失，“喝”咖啡不知味，散步时却因足疼而十分艰难，一切都十分折磨人，曾有多次强烈的自杀冲动。人人都说：“郭医生，你生平救人无数，老天为何让你遭此厄运”，他以不屈不挠的信心活下去，以坚强意志和毅力去克服无数困难。他庆幸有同甘共苦，无微不至的贤慧妻子，并不断得到亲友和同学们的关怀与帮助。更令人感动的是，处此困境的他，退休多年的他仍无偿地为病人看病或咨询，每年写二篇综述在国内期刊发表，每年至少拿出10%之养老金来救济急难病人。他来信说：“人生再多姿多彩、灿烂辉煌，但总有一天，人人都要离开这个舞台，真的是一了百了吗？”郭英祥同学的事迹使大家极为感动和万分的钦佩。

外号“瘦柴”的朱庆麟同学工作在福建医学院，1978年因要照顾瘫痪的爱人调回广州第八染织厂任厂医，20多年来，白天坚持繁忙医疗工作，下班后返家还要护理夫人，嘘寒问暖，又医又护、喂饭、洗澡、换尿布、掏大便……多年来极其艰辛地把爱人生命维持下来，这种充满爱心、崇高的道德品质的动人模范事迹，这种感动上天，震撼人间的事迹，曾在广州日报详细介绍，并二次被评为广州市五好文明家庭。

堪称我届“风云人物”的周树芬同学，毕业分配于中山医附属第一医院麻醉科工作，热情积极，聪明能干，十年来无法忍受频繁的政治运动，

文革初期 1966 年以相当惊险的过程来香港，二年后去美国，从零开始，艰苦奋斗闯天下，经奋战事业有成，虽身居异乡，仍对祖国、母校、同学感情极深，感叹“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他是美加同学联络核心，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很快就形成了中山医校友联络网（不分年级）。我 56 届被誉为中山医的“礼宾司”，多年来接待过中山医院领导、教授及其家属数十位，提供食、住和交通旅游，安排小聚会，使来访者有如同探亲或回家的感觉，印象深刻，动人事迹不胜枚举。他出钱出力，又是大小聚会积极发动者、参与者，组织安排晚会节目主持都少不了他，他的热情、风趣、多才多艺，常把晚会推向高潮，大家尽情欢乐，留下了长久的美好回忆。数十年对促进校友情谊的突出贡献，2007 年被中山医校友总会评为杰出校友工作者，实至名归。

## （六）延续校友情 夕阳更红

同窗五年，在母校培养了纯洁而深厚的校友情，50 多年的坎坷磨练，校友情之花遍地开放，繁荣茂盛。今天，56 届同学分散于世界各地，三次全球大聚会和无数次中小聚会，与不断的现代化通讯联络，（罗缉熙在加拿大首先为 56 届同学设立友谊网站），把同学的心紧密地连在一起，同学间的互访如同走亲戚，遇上艰难、病痛或失落时，也经常想起同届同学。张鼎铭在韶关山区工作，辛勤地为劳苦大众服务，后来患严重的肌肉萎缩症，治疗极为困难，发信求救，钟泰谦和郝庄同学带上同学数万元赞助款，亲临探望，并与当地医生共同研究救治方案。邓培基同学原分配湖北医学院，后自愿到县级医院当乡村医生，多年来救人无数，农民称为神医（事迹刊登宜昌日报），1991 年其子邓毅（亦在当地做医生）患上骨髓瘤，后又继发腰椎骨折引起下肢瘫痪，下肢神经感觉全失，原来一个幸福家庭，迅速陷入困境，全家积蓄和收入不够医疗费支出，随着病情加重，经专家会诊，求生出路只有一条——干细胞移植，那更是一笔天文数字的医疗费，最后求助于 56 届同学。世界各地的校友纷纷来信慰问，陆续寄来足够支付干细胞移植术治疗费，使手术顺利开展。

56 届的“司令部”是设在母校的广州，数十年来在沈皆平，谢瑾灼、罗致强等为中心的同学会，他们以诚恳的爱心，崇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组织和促成了无数次的大小聚会，出版特刊和多期通讯。利用书信、电讯、网络和会面，不断沟通信息，使校友情谊发展到多种层面，特别全球大聚会，使校友们的怀念和期待得到满足，欢乐场面令人难忘，后续反应是促进了更多的交流来往。聚会不仅是了却相思，欢宴一顿，还体现在医学知识和经验的交流，成绩斐然。2000年的广州从化聚会，部分校友看望了在当地疗养的刘颂梁同学，经深入了解病情和研究，纠正了当地的错误诊断，得到合理的处理。

近年来的交流和聚会不仅是跨国，跨洲的层次，同时范围还跨越班级，院校领导和老师，更是我们的贵宾，校友情花开得更加灿烂，母校的恩情永不忘，校友情谊再延续。往事如烟，今日倍珍惜，人生有限，友谊长存。

最后以“感慨”为题，写下短诗：

春风秋雨梦常牵，岁月催人年复年；  
古稀相逢多感慨，和气宽容意志坚。

# 美丽的凤凰城

邓春珍

当赵一平老师教我们唱这首美丽凤凰时，我的心也激荡起来。回忆起多年前，承蒙湖南旅游局邀请泰国十几家旅游同业，赴张家界及凤凰古城考察旅游。我们看到的凤凰城正如歌词中描述的一样美丽。

一只神鸟，展开翅膀，落在一个神奇的地方。  
一片祥云，翻动金光，照在一个吉祥的地方。  
祥云飞，神鸟唱，凤凰，凤凰啊！  
美丽迷人的名字，世界为你神往。  
一枝彩笔，写出华章，描绘一个古老的地方。  
一片丹青，流出芳香，展示一个幸运的地方。  
笔生辉，画增光，凤凰，凤凰啊！  
人杰地灵边城，名声万里飞扬。

曾被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形容为“中国最美丽的小城”的凤凰城位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凤凰县，它坐落在沱江河畔，群山环抱，关隘雄奇。凤凰城因西南方有山如凤形而得名。清康熙年间，成为政治和军事边疆重镇，自古以来，这里居住着两个古老民族，土家族和苗族。这两个民族迁徙入凤凰境域后，生息繁衍，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正是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我们考察团从张家界乘汽车出发，大约4个小时多抵达凤凰城，顺途游览芙蓉镇，（湘西豆腐香），我们到当年刘晓庆在这小镇正宗米豆腐店拍电影的地方，游览拍照。

小镇三面环水，一面靠山，镇中至今保存了完好的青山石板路，以及古民居的吊脚楼。我们续程往凤凰城，这里有碧绿的江水从古老的城墙下蜿蜒而过，河畔上的吊脚楼炊烟袅袅，翠绿的南华山麓倒映江心。

我们游览了沈从文故居，是典型的四合院建筑，有天井，正房，厢房，故居小巧别致，陈列着沈从文先生的照片和墨宝等。还游了朝阳宫，湘西古建筑物的精华。北门景区有古城墙、特色民居、文庙、名人故里，景区还包括古虹桥、万民塔等，围绕青山绿水，环境优美，让人心旷神怡，为之迷醉。

凤凰蜡染艺术历史悠久，其蓝印花布纯美典雅，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原始古朴，很有实用价值。我们团友每人都买蓝印花布或蓝印花衣，作为纪念收藏。

凤凰的美在于它孕育着一代又一代富有灵气的凤凰人，他们吃苦耐劳，勤于治事，勇于进取，人才辈出，像著名的作家沈从文，著名画家黄永玉等。凤凰城真是山青水秀，人杰地灵的好地方。

## 壁亦有情

白翎

故人千里传高谊  
翰墨丹青慰别情

我家小客厅，凌乱无章，没有豪华的摆设，唯有壁上的几幅中国书画，既显眼，又有情。它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美学享受，常引起同好者的评头品足，激赏不已。这是书画自身的艺术价值，对我还多一层意义，就是那可贵友情的无价宝！

是的，因为这些我所收藏、展示的墨宝，绝大部分是来自故国远方友人的馈赠。它的每一勾划，每一泼墨，都饱含着友人的浓情厚意。其中又包含了多少策励，慰藉和思念啊！

每当文友们来访，客厅壁上这些国粹文化，自然是最热烈的话题，我也总是神采飞扬地津津乐道，把每幅书画的来历——每个来历都是一个温馨的故事，不厌其详地讲述给文友们听。……

有时我独坐客厅，感到孤寂时，当视线一接触到壁上，远方的朋友就飘然而至，围坐一起，促膝谈心。他们的神情笑貌，历历在目：饶芑子、高缨、魏明……

这一幅是饶芑子送的——

“云山起翰墨 星子焕文章”

下题款：饶芑子教授嘱为白翎先生书即正腕 丁卯之夏 陈初生

来历：一九八六年九月，我与岭南人、许静华应邀出席由中国诗人雁翼主持的深圳文艺会议。（也是我阔别三十载之后有机会重踏故土。）会后再北上北京，经广州又安排与省作家、学者座谈。饶芑子当时是暨南大学

副校长，也一起参加。当晚由省侨联设宴招待，与芑子同桌。她与许静华一起坐在我对面，我对她是陌生的。席间都用普通话交谈，突然间她与许静华改用家乡的潮州话对白，遂引起我的注意；加入了交谈。最后惊奇地发现她原来是我童年初小的同学，确切地说，她跟我妹妹同班，我与她的哥哥姐姐同班。

当年是烽火连天的抗日时期。潮州府城沦陷，芑子举家流徙到尚属缓冲区归湖（前称下荣）溪口乡，与她的外祖父清末秀才戴贞素在一起，中心小学就设在溪口乡，与我家仙舟乡毗邻。我与妹妹每天上学都要渡过韩江经葫芦市到学校。芑子现在还记得她与哥哥淡子，表哥戴抗，表姐珊枝，小孩时曾到过我家玩，还记得我家门口种有一株红毛梨（人心果）。……

经过那次宴会上叙破，我们的感情从陌生人拉近到老故人，连岭南人和许静华也为我高兴。芑子散席后忙从她手袋里把她著的《文学入门》签了名悄悄塞给我，说她只带来这一本，就当见面礼吧！

事隔已半个世纪，这个奇遇的故事，我曾在一篇小文《地球是圆的》提过。

隔年，一九八七年，许静华到广州看病，与芑子晤面，芑子问她我喜欢什么东西，静华告以中国书画和工艺品。于是，芑子特托同校的陈初生书法家为我挥毫，写了这幅篆书送我。

饶芑子出生潮州市，是广东才女，她在大学时念的是中国古典文学，对比较文学的研究成就也很大：她曾于一九八八年六月访泰，在座谈会上讲比较文学，使泰华文友们折服。她理论滔滔，口才无碍，我参加过几次国际文学会议，她都是主持会议的核心人物。忝在童年同窗，我也沾了光。她学有所成，我却朽不成材，想来很感惭愧！

这一幅是高纓送的——

“早岁那知世事艰 中原北望气如山……”

下题款：右陆游诗书愤录之以奉白翎先生雅正 庚午十月 叶石。

这一幅也是高纓同时送的——

“青山横北郭 白水绕东城……”

下落款：遵作家高纓意书李白诗遥赠白翎先生 庚午冬初 刘云泉。

来历：这是高纓请叶石和刘云泉两位先生书写的。据高纓信中介绍，

叶石曾任成都市报社社长，电台台长，宣传部长，副市长等职，是剧作家，书法家。刘云泉则是四川省书法协会的秘书长。

一九八七年六月初，中国作家代表团由艾明之为团长，高缨为副团长（他是四川省作协主席）一行十人莅泰访问。六月四日由泰华作协接待，我负责联络工作。高缨参加座谈会后没来赴晚宴，原来他身体不适回房休息去了。当晚我即往探问，谈得很投机。其实，我与高缨未结识之前，在《新华文摘》上就拜读过他的作品，他一篇《朝辞白帝城》的短篇给我留下很深印象，所以交谈时话题也有了。他回国后写了一首诗《路》赠我，抄录下来让读者共赏。

### 路——致白翎

我心里有一条路  
很长很长的  
通向你的门前  
每当晨曦把曼谷初探  
我走向你  
讨一份你刚刚编好的  
香着油墨的日报  
而暮色又画出  
华灯相映的扬子江岸  
我还约你  
浅斟慢酌在我家窗边  
你的目光似深沉的湖水  
荡漾着对故国的情怀

我的话题像一只紫燕  
吟唱出南中半岛的留恋  
你的文章  
沁入我的泪眼  
我的诗句  
落在你的心田……..

路呵，真远真远  
却又近在一瞬间  
没有国界

没有关卡  
因为它是——  
怀念怀念怀念……

这首诗登在四川的《星星》诗刊上，也登在曼谷新中原报的《大众文艺》版上。

他在书信来往中，对我多加鼓励，也常托友人捎来四川特产，五粮液呀调料呀，他喜欢泰国榴莲糕，有机会我也托友人带去。这二幅墨宝却是在一九九〇年间托人带来的。

一九九六年三月高缨嫂夫人段传琛随旅游团来泰，我把她请到家里介绍与妻子认识，在客厅里合照留念，背景的壁上字幅，就是高缨所赠的。

这一幅是魏明画的“江南春色”  
这一幅是刘明画的“忠义千秋”  
这一幅是德俊画的“国色天香”  
……

来历：魏明是江苏画家，擅山水画，几年前居留曼谷，在奔集闹区一家画廊展销。他是由中国雕塑家张铁男介绍认识的。魏明住的公寓离我家很近，常到我家喝啤酒聊天，成为好友。不久，我家小客厅的壁上就多了一幅水秀山明的“江南春色”。那江帆片片，寒鸦点点，那远山含烟，林竹吐绿，正是我童年生活过织梦过的故乡潮汕风光，它常引起我无限的遐思！……

魏明知道我喜欢中国书画，除了亲自挥毫惠赠外，还托中国同行友人画赠。

刘明是魏明的同乡，擅画人物，特别是关公像，他第一次寄来的是关公夜读春秋。我往裱饰时在的士中遗失了，很惋惜。魏明知道了，又要刘明重画，第二次寄来的是关公持刀跃马雄姿。题款为“忠义千秋”副题“神威能奋武儒雅更知文”，为关公照像，上款也写上我的名字。

去年刘明来曼谷，我们晤面了，他为人热情，一见如故。

德俊听说是上海刘海粟美术院院长，尚未谋面，画是魏明转来的，他的“国色天春”牡丹花画得生态盎然，我甚珍惜。我希望能有机会到上海去登门拜谢。

家中收藏的书画还多着呢！有：

前中国驻泰大使馆文化参赞袁维学写赠的草书，河南海燕出版社赠由书法家王云，刘照渊写的行书，江苏太仓市微型小说家凌鼎年赠由书法家刘汉雷写的行书，云南大学教授杨振昆赠的横幅隶书，中国作家钱世明、沈善增、柯蓝、石毅等的亲笔字，还有新加坡画家林祥雄的梅雀图，博夫的仿古山水画，台湾诗人林焕彰赠的抽象画。如果加上本地泰华文友盛情赠送的那就更多了。如诗书画三绝的庄礼文赠的奔马图，郑燕燕、陈达瑜、黄玉虹赠的明月梅花图，黄诗通、黄山涛、方展前、庄牧等的书法。虽然一些挥毫者还不成专家，但每一幅都代表着一份浓情厚谊，我都好好珍藏起来。

小客厅里壁上满书画，触目四壁，壁亦有情！

## 我和蔡悦诗相识相知

陈汉涛

我和蔡悦诗相识是我人生里程中一次珍贵的知遇。这次相识是那么偶然又巧合，恍如上天突然给厦大派来一位“天使”。

记得 1997 年 10 月 9 日中午，我在厦大逸夫楼与外文系教授及老同学用餐，身边有个人说：“另一边有一位蔡悦诗女士也从泰国来的，她对学校贡献很大。”

我想：她到底是谁呢？于是挤进人围，只见一位长者戴一副学者的金丝眼镜，面貌清秀，雍容高贵，亭亭玉立。我惊奇地说：“泰国出了位无名英雄，我怎么会不知道呢？”蔡悦诗笑着说：“我是学姐，你是学弟，相差十二届，怎能认识呢？”

那时候正是亚洲金融风暴肆虐期间。我们异地相逢，非常高兴！当时我似感到生命中有了宝贵的发现。我们各自介绍：我是 61 级英语系毕业，她是 49 级外文系后转教育系毕业。我们一见如故，想不到共同长期居住泰国，近在咫尺，却似远在天边，真是相见恨晚。

厦门的十月天高气爽，令人心旷神怡，蔡悦诗学长选在这个季节来到母校主持厦大嘉庚楼群开工典礼，在隆重的仪式上讲话（讲话内容见厦门大学泰国校友会特刊创刊号 10 页）。她和她的夫君丁政曾学长捐献二千万人民币建 21 层高的颂恩楼。前此他们已捐建了一座七层“建文楼”，以其先尊命名。开工典礼结束，蔡悦诗来到餐厅，以荣誉级友身份参加 49 级毕业 50 周年联欢宴会。刚好我也选在同一天为我在外文系捐建的教学电脑室开幕仪式剪彩。礼成后进入餐厅，与四十年来首次集体重返母校的二十几位（现居香港）61 级英语专业同学欢聚。就这样我和蔡悦诗意外相识，是巧合，更是缘份。

我们和母校有诉说不完的因缘情结。我们深感母校培育之恩，自然而然心中有了默契，产生一个心愿：“我们要同心协力，建立厦门大学泰国校友会。”这共同的心愿使我们结成友谊，而“友谊产生了力量”。

回返泰国后，我们四处寻访厦大校友，又向学校索取名单。找到是拉差龙虎园主人张祥盛，张祥裕两兄弟，从这一线索逐个找到了20多位60年代在校学习的毕业生，后又寻到了许瑜、黄丽生等厦大海外教育学院函授生，通过他们又逐步联系上30多位。校友当中一些是泰华文学作家、作者、有经验有名望的中医生、学校教师、工商企业家。最后于1998年3月15日下午5时在东方文化书院会议厅成立了首届厦门大学泰国校友会，大家推举蔡悦诗为主席。

“友谊是精神的默契，心灵的相通，美德的结合”（英国哲学家彭威廉语）。

当年，蔡悦诗主席由于丁政曾久病缠身，自己俗务繁多，年事也高，只同意任期一年为限。所以届满时，她便坚决让位后辈。于是我这秘书长被推举晋升为主席。在校友会理事们的共同协助下，三年来大家齐心耕耘，会员从50多名，发展至今100多名，前景令人振奋。

蔡悦诗退居二线被推举为“常务名誉主席”，仍然热心指导会务，关心校友。校友给蔡悦诗学长尊敬的称呼是“蔡大姐”。蔡悦诗大姐是位有实力的工商企业家。她阅历丰富，思维敏捷，待人诚恳，处世踏实，谦虚平易，性格爽朗，谈笑风生。在我眼里，她是位高素质高品格的女强人。

校友是缘份，友谊要互相扶持。我与蔡大姐，我只是一片淡淡的云，烘托着晶莹的月。

蔡大姐默默地奉献，名不经传，她生命的价值，与事业永存！

真挚的友谊，使人生充满热情。我们为校友会工作，从此生活内容更加充实。我们生命的余年会更加快乐，但愿别人的生活能因为有了你和我的存在而更加美丽。

“结交朋友是在一念之间，友谊却是慢慢成熟的果实”（亚里士多德）。珍贵的相识相知，在人生道路上常常是稍纵即逝的机遇。

## 湄南河畔艰苦创业的故事

陈汉涛

走过了十年欢愉而坎坷的留中岁月，又回到了湄南河畔的老家——石龙军路挽叻区老店铺，我终于又见悠悠流淌永不止息的昭帕耶湄南河，与街对面佛寺河边那童年玩耍的地方。

望着湄南河，我油然回忆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军队占领泰国时期，我、外祖父与弟妹避难迁居，从这湄南河流域搭乘公共汽船，从早到晚才抵达支流“万昌”บ้านแพ้ว 河边四舅家。家父早逝，家母为供养一家人冒着盟国飞机时时轰炸的危险，仍坚持在挽叻店铺辛劳地缝制蚊帐垫褥。呵，望着湄南河，回忆起中国解放初期，从1950年开始，一大批留学中国青年，在附近华暹码头乘大轮船，从湄南河驶出大海，颠簸七昼夜到达中国汕头海岸；回忆起十年前为了攻读中国大学，为了追求青春的理想与梦想，思想斗争了两年终于痛下决心，含泪离家，背负了家母对我这大儿子承担家业的期望；而1962年又重返湄南河畔，面对着商业社会现实，此时此刻心中已没有梦想，更没有奢望，心中只愿脚踏实地地生活和工作。

回到老家店铺——家母与亲弟经营的钟表眼镜店。我用香港学来的验眼技术，当起验光师并管进口香港眼镜。弟弟则管钟表进口。

这样匆匆过了四年，才后悔以往一直奔忙而疏失了几次婚情机遇。当时人早婚，32岁的我已嫌较老，不宜再年年拖延。我遂决意来个重点突击，即在一年之中托媒相亲十几次，最终总算找到彼此情同意合的对象，是住在三聘直街一位十九岁小姐。我们没有举行婚礼宴会，只在店铺楼上由家母与几位亲朋遵行一些简化的传统礼仪；过日乘火车到清迈完成七天旅行结婚。人们是恋爱后结婚，我们是结婚后恋爱；三分爱情，七分谅解。

两年后家母答允我们夫妇另开眼镜店，找到一间最廉价的店面，索价

十八万铢，租期十二年。此店在偏僻处建成，是多年无人问津的八间排屋最尾一间（力他威四角，帕耶泰路）。随后十几年间，邻近地带先后开了三十多家眼镜店。

自己开店，点点滴滴得亲自从头做起，如画图设计，监督装修等等。开店后自当验光师，妻子门市销售，一名男学徒，一名摩托车推销员，一名会计兼什务，并从家母老店铺分来一些库存眼镜架及部分顾客赊帐，估价八十多万铢。取店名为“好莱坞眼镜行”（附近对面街有一家“好莱坞电影院”）。就这样自当起小老板，不敢想发财，只想一心一意做好生意，养得起一个家。

当时选做眼镜生意，认为本轻利重。每天清晨起身，屋里就如狂风暴雨的快动作，七时便坐到办公桌上工作（职员八时半上班）。晚上八时店铺关门后，再到楼上小库房按照收来定单配货，隔天推销员兼送货，一周工作七天。通常消遣是晚上工余找点宵夜，有时看九时夜场电影。

资本缺乏是首要难关，便利用顾客预期支票向金融公司换现金（当时月息二士丁计，即百分之二，年利率 24%）；家母不允许招集月兰会当会头，只好参加了十多组月兰会标差。后来几个亲朋主动借钱给我，我开一张空头支票作抵押，每月按期送上利息。

眼镜生意发展，除代理香港厂家，还须力争代理欧洲名牌，时常打字至深夜，勤查英汉辞典。常向厂家提供新颖合适款式设计，力催捷足先登，定货款式与数量须判断准确，避免常常积压存货而亏本。后来单身匹马赴意大利、德国、法国参观展览会，代理 Christian Dior 奇士珍里窝眼镜等。经过八年力争上游，销路规模赶上三、四十年老行家。联想到开眼镜店所用的验眼配镜设备，遂争取代理验眼光学仪器。当时第一家代理美国电脑验光仪器，一台高价 60 万铢，轰动一时。随后代理日本 Nikon 并陆续代理十几家名厂仪器，售给眼镜店铺以至医院眼科医生。1975 年建成“眼科仪器部门”。

那时想做大生意，我和郭先生与曼谷几位朋友到泰南素叻甲米府合作种植棕油树，深入林区购买了一万二千多莱土地（一莱五百到一千铢）。先注册充资一亿铢，曼谷朋友 30%，香港万邦航运 30%，甲米三叔家族 30%，盘谷银行 10%（后来增资时陈弼臣先生家族再增 10%）。我当一名董事占股 10%。我与朋友常乘坐南线公共汽车傍晚七时出发，至隔天清晨六时才抵达

甲米府，虽整夜难眠疲倦，但下车后吃了稀饭，即到园区办事，联络当地人员。那时南部素叻甲米府的形势错综复杂：军队警察与当地自卫队联合侦剿共产党地下游击队、黑暗势力作祟、土匪猖獗……。朋友劝阻去南部，

但为了创业，我不畏险恶不辞劳苦。一天晚饭后，一位担任经理的曼谷朋友在住宅门口受枪击暗杀，我与他家人都很悲痛。过后我便较少去南部。当建成棕油厂及棕树园区，我卖出大部分股份。（后来成功上市，英国及本地集团收购）。

经过三年耗费精力与个人开支的投入棕油行业的教训，我领悟到：必须根据本身的资金能力及主客观实际情况来做生意，当时切合个人实际条件的还是办好眼镜老行，发展精密仪器本行，并促使多元化。遂于 1979 年代理 Nikon 生物显微镜，并先后争取到另制造有关联仪器的十多厂家，医院化验，生物化验，大学科研等范围，建成“科学仪器部门”。1985 年代理 Nikon 工业立体显微镜及其他工业测定仪，用于工业产品质量的测定检验，也先后争取了十多家有关的精密仪器厂家，建成“工业测定仪器部门”。1987 年代理 Nikon 测量仪器，用于公路土地建筑等等的测量，也陆续争取到有关十多个厂家，又代理欧美一系列有关测量的卫星定位系统仪器 GPS（第五部门：“测量仪器部门”）。幸好获得 Nikon 公司信任，先后代理了几乎所有 Nikon 产品（除照相机以外）。一般 Nikon 公司在每一个国家都分散为几家代理商。

建成一个部门就相当于建成一个专业公司。每个部门在建立初期五年都要亏本，待八年才走上轨道；都要经历重重挫折及用人的艰苦。1996 年建成“国防科技部门”；又于 2001 年建成第七部门：“科技商业发展部门”，以适应国家政府需求。公司宗旨：“诚信、专业”。目前商业竞争越加剧烈，正进入微利时代，创业难，守业也难。

经过 42 年的起步与创业，代理世界各国名厂一百多家。公司员工二百多名，多数为理工科大学毕业生。这 42 年的流程，最长期艰难的工作是公司选人用人育人留人的问题。最迫切须要的是领导人与领导核心的专心致志、实事求是、勤奋进取、坚韧拼搏的精神。

1997 年我回到阔别 34 年的母校——厦门大学，适逢金融风暴，幸会丁蔡悦诗大姐。回泰国后四处找回校友，于 1998 年成立厦门大学泰国校友会。蔡大姐当首届主席，一年后让贤。我从秘书长晋升，担任主席三年。

2000年6月与各留学中国大学校友一起组成8位发起人，进行了一年五个月的筹备工作，于2002年11月正式成立“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我担任第一届主席。当事业有成，又担任校友总会主席，感恩留中岁月获得哲理智慧，感受生命的价值在于奉献。在这平平凡凡的工作里发现了不平凡的涵义：能够“为泰中友好架桥梁”。留学中国的青春理想，经过人生漫长的道路，竟不知不觉中稍稍化为实践。我欣慰我找到实现理想的个人道路，并要在这道路上为“湄江学子后浪推前浪”再接再厉。

眼看悠悠南流的湄南河两岸，如今高楼林立，一片欣欣向荣；泰中两国正携手走向繁荣富强。这里有前人的血和汗，也有我们校友的一份光和热，与说不尽艰苦创业的故事……

# 我的母校情结

刘锦庭

母校——东南大学，在我的心目中，她就像是一首悦耳的诗歌，一幅神奇的画卷，一段令我陶醉的交响乐章。每次走进东大校园，我都如同走进一座神圣的殿堂，在那里，我随手都能触摸到历史的痕迹，我也随时都能感觉到母校的勃勃生机。

今年的三月四日，是我一生中值得纪念的日子。那天上午，我和泰国的中国侨联顾问吴宏丰、王志民、赖锦廷一起来到东大。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我不是率团来母校参观访问，我是为一项重要使命而来，我被东南大学聘请为客座教授，我是专程来出席颁发证书仪式的。虽然是早春三月，还有点寒意，可生长在校园里那些密实的繁枝，已经被初春的太阳照耀得绽放了绿色，一幢幢现代感极强明亮宽敞的教学大楼，与那些在原地矗立了百年略显古老的建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你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一所承载了沉甸甸历史风霜的学府。

校党委书记胡凌云和常务副校长刘京南以及许多教授、学生在等候我们。会场被特别布置了一番，大红色横幅缎带上写着为我祝贺的语句，胡凌云书记和刘京南校长首先对我们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同时他们也分别向在座的师生介绍我以及我被聘请为客座教授的经过，当我从校领导手中接过聘任书时，我感觉我的喉咙好像一下子被什么东西堵住似的，我的眼睛也情不自禁地湿润了……

母校，在我告别了您四十年后，您还没有忘记身在海外的这名普通学子，您将如此崇高的荣誉赠予了我，怎能不令我一时间百感交集！面对校领导深情的重托，面对教授、学生欣喜的目光，我激动地说：“同学们，要好好珍惜读书这段美好时光，将来走出校门，要用东大给予你们的知识，

以东大人‘止于至善’的品格，用你们的智慧，坚强的意志，勇于拼搏的精神去开创你们的未来。”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我考进了东南大学（原南京工学院）。对于我这个一句中文不懂，穿着一件背心，打着短裤就告别了湄南河，只身踏访故乡的海外侨生来说，经过攻读语言难关，补习初中、高中课程，能够考上东大，已经是我莫大的欣慰了。

全校四千名来自五湖四海的学子，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学成报国，为实现远大的理想而奋斗。学校里所有的人都在忙碌着，教授们不知疲倦地传授他们的知识，我也在夜以继日地刻苦攻读自己的专业。清早起来，四牌楼大礼堂前的空地上，早已经坐满了自习的同学，校园里渴望求知的学习氛围感染着我。无论是到工厂去做实验，还是深入农村体验劳动，我总是冲在前头。什么叫脏、什么叫累、什么叫苦，我都不在乎，为了民族汽车工业的起步，吃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因为国家经济建设急需我们这些工科人才，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需要。

那时的精神是愉快而充实的，可生活却是异常的艰苦。经过五八年“大跃进”以后，国民经济陷入低谷；为了偿债，全中国人民都缩紧了腰带节粮度荒，校园里的学生当然义不容辞地承担了为国分忧的责任。窝窝头、飞机苞菜和捞不上米粒的稀饭就成了我们的“美味佳肴”。有一位同学，由于严重缺乏营养，他的双腿开始浮肿了，我就将我手上仅存的一点红糖送给他。现在的年青人根本无法想象，再普通不过的红糖，在我们那个时候，却是非常难得的补品，只有出现了浮肿症状，才有资格享用的“奢侈品”。我们寝室里一起住着八个同学，我们最害怕的，就是半夜里被自己的肚子叫醒：一旦被叫醒了，就再也别想入睡，肠胃里所有的零件都在进行着非正常的自我空转，整个肠胃搅动得马上就要断裂似的，那种揪心的滋味至今我仍然记忆犹新。

五年的大学生活，母校的一一点一滴都被我镶嵌在我的心里了。我记得，那是神州刚刚改革开放后的一个初春，我，在告别了那片热土十五年后，重又踏访龙的故乡。一天清晨，我悄悄地来到母校门口，我一个人站在那里凝视了很久……这所曾经燃烧过我激情岁月的高等学府，在十五年后，您变成什么样了？四牌楼大礼堂前的台阶上，还能找到我当年的身影吗？那座在一九二二年就拔地而起的图书馆，里面还保留着我当年翻阅过的书

籍吗？我曾经无数次爬上爬下，还差点摔坏我的骨头的那对双杠还放在老地方吗？我想一步跨进去让我一览无遗，可是我没有，我没有勇气面对那场“特殊的风暴”带给母校的哪怕一点点伤害，就这样，带着遗憾和伤感，我还是悄悄地离开了……

又是二十年过去了，我的母校也和中国大地一样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新时代。二〇〇二年，母校迎来了她一百岁生日，一百年的东大，一百年的辉煌。现在，东南大学已经是一所以工为主，工、理、医、文、管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综合性大学。学校师资力量雄厚，学科建设成绩斐然，四万名东大人秉承着“止于至善”的精神，正沿着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的发展道路，推进创建国内外知名高水平大学的实践，力争在本世纪中叶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我相信，在二十一世纪里，将会有第二个、第三个世界最杰出的物理学家“中国的居里夫人——吴健雄”从这里走出，也将会有大批优秀的科学家诞生在这里，我为母校的腾飞感到骄傲。

如果让我将母校比作一杯浓烈的美酒，今晚，在我伏案抒写母校情怀的时刻，我愿意举起酒杯，将这杯美酒一饮而尽，我愿意将象征着对母校情感的酒香，流淌在我的身体里，溶入我的血液里，啊！我爱恋的母校！

# 心系湄南河

刘锦庭

湄南河，是泰国人民的母亲河，它纵横环绕，流淌在佛国的山川平原，河水时而如出水芙蓉恬静羞涩，时而又如狂奔的骏马一泻千里。湄南河就是这样，世世代代，川流不息，滋养着这块土地上的人民。

湄南河畔，石龙军路然哪哇佛寺旁边的一间老屋，就是我出生的地方。可能当我来到这个世界，最先看到的除了父母亲那慈祥的面容外，看得最多的就是湄南河了。

一天，父亲领着我在河边游玩，一不注意，我被父亲拉下了河水，我害怕得尖叫起来，父亲拍着我的头，斥声说道：“河边的孩子，哪个不会水，男子汉要勇敢，坚强，才配做英雄。”父亲看我在水中手脚乱扑腾，一把将我的头按在水里，我吓得流出了眼泪，而父亲却在旁边偷偷地笑了，从此，湄南河就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的淘气，任性不拘，在我们周围那一带是出了名的，大人们进进出出，总能看见一个满头大汗，手拿木枪，随时准备战斗的小男孩在奔跑。母亲急得真想用绳子捆住我的手脚，不让我在外面淘气乱跑。而邻居阿姨则常常劝母亲说：“别着急，淘气儿的孩子聪明，看他圆圆乎乎，虎头虎脑的样儿，说不定将来长大了能成就大事呢。”

转眼间，我到了该上学的年龄，母亲将我送到中华公学上学，泰文学起来得心应手，我的数学成绩特别棒，眼珠一转，得数就出来了，而中文就不那么简单了，一笔一划，像画天书。我请求母亲，不想学中文，母亲非常生气，指着我骂道：“中国人的后代，不学中文，成何体统，将来怎么有脸面见祖先。”

繁杂而深邃的中文啊！将我的头都快压爆了，我想到了从前，我在大

街小巷开心的游玩是多么快乐，逃学是解脱的唯一办法。清晨，母亲早早起来为我准备早餐，母亲每天目送我背起书包上学去的身影，而我却转了一个弯，向着湄南河走去。下水，游泳，从岸边游到对岸，再从对岸游回来，几个来回，半天时间被我消磨过去了。

渐渐地，几个“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凑在一起。我们各自划着自己的小船在水上漂流。这时，忽然间，天上狂风骤起，黑云压顶，眼看着一场暴风雨就要降临，一个说：“不好了，赶快上岸”，我说：“别急，看它风浪能把我们怎么样，不经风雨，还想见世面。”

风浪夹着倾盆大雨，将我们打得落花流水。我的小木船在水面上左右摇摆，一个大浪打过来，小船终于支持不住，像一片轻薄的树叶翻倒在水里，我被扣在小船下面，我使劲往上钻。这时，一阵旋风夹杂着一个大浪将我整个人卷走，我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隆隆的发动机声，震得我耳边轰轰巨响，潜意识告诉我，我被卷到了一条大拖船的下面。这下完了，我这条小命今天非断送在此不可，我使出浑身力气，不让自己沉下去。“妈妈呀！快救救我吧！快把你的儿子救上来，我再也不逃学了，我一定好好读书。”冥冥之中，我感觉到有一种特殊的力量支撑着我，我终于冲出旋窝，露出水面，上了岸。

回到家，母亲见我脸色苍白，浑身无力，还以为我生病了，我告诉母亲发生的一切，母亲心疼地吻着我的额头，半天说不出话来……。

湄南河水依然整日流淌，伴着湄南河的涛声，我也由一个无知少年成长为一个青春勃发的时代青年。由于理想对于青年人的感召和对未来希望的追求，还没来得及告别父母亲，没有与亲人说上只言片语，我已经登上了去往家乡汕头的航船，这一别就是整整十四个年头。

当我带着妻儿，拎着仅有的一点家当回来的时候，我已经到了而立之年。思想文化的差异，社会环境的不同，一切好像都是那样的陌生，我的前途在哪里？今后的生活方向在哪里？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茫然。

我来到了湄南河边，这条曾经给了我无数欢乐又差点夺去我生命的湄南河呀！今天，我要与你一起重温往日的旧梦，我相信，水是有灵性的。湄南河水呀！请你告诉我，天上那无数星斗中哪颗是属于我的？我仿佛听到了河水的回音，它轻轻对我说：“路就在脚下，从现在开始，奋发图强，终能走向成功之路。”

时间悄然流逝，从我重新回到湄南河畔到今天，已经将近四十年了，湄南河水见证了我走过的四十年风雨人生。回想从创业初期的艰难，到事业逐步走向成熟，这其中有太多

值得追忆的人生感悟，当然，感悟最深的还是埋藏在我心底里那份永不放弃的“追求”。

湄南河，你哺育了泰国人民，你像一条大动脉，日夜不停地将新鲜血液轮送到千家万户。泰国人民因为有了你而生活富足，城市因为有了你而增添色彩，你是我们这座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而今，你周围筑起了一栋栋高楼大厦，一座座五星级大酒店与你结伴。每到夜幕降临，湄南河在万家灯火的映衬下，闪烁迷离，无数条游船与你一起轻歌曼舞，而你总是带着你的神韵，送走最后一批游人，依然心甘情愿静静地流淌，等待着新的一天黎明的到来。

# 我人生的转折点

罗宗正

1960年，我考上北京钢铁学院。这是我人生中的转折点，从此有了生活的圭臬。

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宏伟目标指引下，我选择了这间以培养重工业建设人材为目标的学院，立志要在重工业领域能对国家、对社会有所贡献。

在五年的学习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两次矿山学习和劳动。

第一次是入学初期，刚踏进学院大门不久，学院就安排到矿山去劳动。这次主要目的是通过跟班劳动，使学员对本专业将接触到那些专业知识，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以便在日后学习中抓住要领。

第二次是最后一学年，毕业设计前，到工厂实习。我很幸运地被安排在有“中国钨都”（中国钨的蕴藏量和生产量都占世界第一位）的赣南地区某大钨矿山。这次实习时间比较长，而且必须每个工序都跟工人一起工作八小时，从矿山开采出来的矿石，经过破碎车间、重选车间、浮选车间、电磁选车间……直至最后出产品。每个工序都要工作一个星期左右，和工人一起劳动，学会各个工序的生产操作，并向各车间技术员了解矿山和工厂的技术，改进过程及仍待解决的问题。正是这一段学习和劳动，使我能了解到矿山和工厂的许多实况，增加了许多书本上所没有的知识。毕业考试时，学院给我的题目是“设计一间有色金属选矿厂”，我就利用已学到的理论和实践，顺利地完成毕业设计。

正是由于学院有计划、有目的地对学员进行全面的教育和培养，使每一位学员在德育、智育、体育方面都得到良好的发展，使每位学员毕业以后，能为国家和社会贡献出自己的一分力量。

今年国庆节，我很荣幸地得到北京海外联谊会的邀请，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四周年国庆活动，并被北京海外联谊会选为第六届理事会理事。参加了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办公厅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盛大国庆招待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等国家领导人参加会议并致贺词，又受到北京市领导刘淇等接见。在北京期间，听取了有关首长振奋人心的报告，参观了开发区，目睹中国经济飞跃发展的态势。特别是从北京钢铁学院校友了解到，许多校友为国家建设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更增加了我对母校的感激和怀念。

# 留中岁月

——是最幸福、最有意义、最关键的生活历程

罗宗正

一提到留学中国，往事涌现脑海中，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有意义、最关键的一段生活历程，它决定了我后半辈子，四十余年来的生活历程的现状。

我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是因为我能到中国去学习是来之不易。

我生于1935年，我的童年、幼年是在战争环境中长大的，经常随父母去各处避难，幸好我父母懂得中文，小时候教我念《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一直到1946年，有一天，我家来了一位堂舅找我妈，说“他已来泰国，与友人办了一间学校，叫‘南洋中学’。我堂舅担任南洋中学董事长。他说我长大了，这时我十一岁，应该到舅舅办的学校去念书，妈妈答应了。因我父亲在学校附近卖粿条。中午和下午放学后，我也可以帮助爸爸工作，于是我就背着书包到南洋中学小学部上学，这时我是多么高兴呀！一有空就做作业，复习功课，每次考试，成绩都在前三名。可惜好景不长，我念不到两年，1948年，南洋中学就被泰国政府查封。堂舅、校长和许多老师都被逮捕，并被勒令出境。我也失学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解放了，许多同学陆续回国学习，我也很想去，但家庭一贫如洗。当时曼谷到汕头船票一人近千铢，根本无法筹集。

1950年初（当时我14岁），我便进入工厂当学徒工，总共工作了近五年，积累了一笔旅费，于1955年回中国。先到汕头，又到广州补校，考试后被分配到北京念初中二年级，高中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在人大附中担任了三年学生会副主席，我努力学习，积极工作，年年都是优秀

生，三好学生，得过不少奖状、奖章。

1960年高考，我想中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毛主席指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工业为纲，工业又以钢为纲，于是我就积极报考钢铁学院，希望毕业后，能在钢铁生产线上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钢铁学院学习了五年，从初中、高中到大学，我在学校度过了十年最幸福的生活，在党和政府的教育培养下，终于大学毕业了。

毕业分配时，许多同学都填写了志愿，要求分配到北京、上海、天津、南京等大城市的设计院或研究院。我想，我能有今天，完全是党和政府的教育和培养，我又是共产党员，党教导我们：党员要处处以身作则，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吃苦在先，享乐在后，应该为党的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于是，我在分配工作表上写道：“我坚决要求到边疆去，到党和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我终于被分配到祖国北部边疆，内蒙古自治区工作。当我接到通知后，万分高兴，随即唱起《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挥动鞭儿响四方……”脑海中浮现出内蒙古一望无际的草原，数不尽的羊群、马群，多么好的地方呀！

我按期到内蒙古工作单位报到，才过几天，领导上找我去谈话，说全局职工最近要召开“稀土矿大会战誓师大会”，要我去大会帮忙工作，负责保管大会文件及分发文件给大会代表（当时都是绝密资料）。参加此次大会工作后，我才知道根据几年来地质普查资料显示，内蒙古广大地区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稀土矿，矿区之广阔与储量之多，将可能是世界上顶级的。所以，中央部门决定在内蒙古搞稀土矿大会战，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对内蒙古自治区稀土矿的普查和勘探工作，为稀土金属生产提供必须的详细资料。在会上，党委书记以洪亮的声音发出明确的指示和要求，总工程师发出豪言壮语，一定要按期或提前把矿区的分布和储量完备的资料整理出来，向党和政府献礼。地质队、勘探队、化验室、选矿室的代表发言都坚决表示要提前完成任务。通过这次会议，对我的触动很大，使我感到在内蒙古工作是最有意义的，是真正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经过地质工作人员，勘探人员与工业部门的努力，现在中国已成为全世界稀土矿、稀土金属储量和生产量最多的国家，欧美各国的尖端工业和产品都要依赖中国的

稀土金属。

回到泰国，一看父母亲年纪也大了，在家门口卖点食品，一个弟弟也在他家门口卖杂货，一个弟弟刚刚大学毕业，一个弟弟，一个妹妹还在大学念书，家庭经济仍很紧张。

而我和我太太周丽云，到曼谷时身上只剩下一百元港币，看到这种情况，马上就找一份工作做，以维持生活。太太周丽云在一些老同学介绍下，当起中文家庭教师。星期六、星期天早上八点出门，教到夜里十点多才回家。我们勤俭节约，大约两年多，我们储蓄有近5万泰铢，我想我如果一直当职员，会像我祖父一样，老了、死了也两手空空，应该做什么事业呢？想了好长时间，老想不出来。后来想到我在大学时，学校安排我去矿山实习三次，第一次是到锑选矿厂实习，选矿厂设在山腰上，离矿井很近，矿井开采出来的锑矿用皮带运到选矿厂，山上没有老百姓，只有家属和小卖部。从这次实习我学到锑矿生产的各种环节，并了解到金属锑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稀有金属，广泛用在汽车工业、电池、阻燃剂，合金和国防工作，而且中国锑矿蕴藏量丰富，占全世界60%以上。

第二次实习是到广西大宇西华山钨矿厂，这是一间非常出名，有非常大的钨矿选矿厂。钨也是非常贵重的稀有金属，熔点高达摄氏三千多度，中国钨的储量也是世界第一位，钨广泛用于照明灯，硬质合金和国防工作。

第三次是到铅锌选矿厂。三次实习，使我对这几种金属性能，使用价值，生产环节有了进一步了解。

最后，终于决定从我最熟悉的锑矿做起，就和亲戚朋友合资做起锑矿石的买卖，也做钨矿石的买卖。接着就和中国企业合资，建锑冶炼厂，铅合金厂等，进行深加工。如果我没到中国学习，就不会有这方面的知识，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所以，我总认为留中期间，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有意义，最关键的生活历程。

留学时光，终身难忘，没有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对我的教育培养，我就不可能学到中国优秀的文化和中国先进的科学知识，我就不可能有今日的成就。饮水思源，有恩必报，我将把后半生放在促进泰中两国人民的永恒友谊，和全世界华侨华裔共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出我的一切。

## 惠安女

张永青

我出生在一个小岛，四周茫茫大海的厦门岛。我父母亲的家乡在离厦门二百公里远的惠安农村。惠安是个背山临海，土地贫瘠的地方，多数农民种植地瓜为生，也有少数渔民。记得我五六岁时，母亲带我回外婆家。我们从厦禾路乘车出发，当时有一种“风龟车”代步，是一种背部隆起像乌龟的小汽车，跑起来像风那样快，故闽南话叫“风龟车”。我们到了厦门岛的北端一个叫高崎的地方下车，改乘帆船驶向大陆的集美镇。在船上我睡着了，后来我迷迷糊糊来到惠安的外婆家。到了我母亲出生的四合院时，我犹豫半天不敢跨进去，院里鸡飞狗跳，到处是鸡粪，让我生畏。

在四合院堂中的一张八仙桌边，我的外祖父端坐上位，我和母亲二旁陪坐，而外祖母正在里外忙着呢。天虽然没有完全暗下，但农村已是晚饭时分。我们吃着刚从灶上端来的热腾腾地瓜稀饭，桌上摆着豆腐干菜脯，豌豆炒鸡肉等等菜。这些都是我熟悉的菜肴。我看见了外祖父伸向菜盘的一双筷子突然缩回去，筷子较粗的那头在花白胡子上转了一圈，把粘在胡子上的鼻涕捲起往地上一摔，干净利落。我吓了一跳，不敢吭声也不敢抬头看外祖父。我吵着要离开外祖父的家，隔天我和我的母亲就住在县城里了。此时我才知道母亲此次回娘家还有另外一个目的，是要来送别到新加坡谋生的妹妹和妹夫一家人。妹妹想在县城里买些土特产送给新加坡的亲友。我的表哥牵着我的手，走在石条铺成窄窄的街道上，街道两旁是矮小整齐的店铺。街上行人女人居多，而且服装奇特。她们用花布巾包着头，在颈上打个结，露出额头上整齐的秀发。身上穿着紧身的花衣服，衣服很短露出白白的肚脐。肚脐下是银色腰带系着宽大的黑裤头。脚下穿着乳白色的草鞋。这是我以后人生只能在画册上看到的情景。有人说，惠安女的

先辈是世界顶级服装设计大师。惠安女能把紧身的线条美和宽松的飘逸配合得无比完美，把人体的严实和暴露巧妙的结合在一起，从单色和花色对比中找到美，他们掌握着平衡而不平衡，欲做而不做的高度艺术技巧。这种审美智慧让人非常惊讶。可以想像到，在惠安这块背山靠水的地方，当惠安女走在山路上或者海滩边，微风吹拂着她们宽大的裤管，阳光照射在她们的花衣裳，以及白白的腰围闪亮的裤带上会是一种什么情景，是不是像仙女绕着一身彩云飘然下凡呢？

我的母亲是怎样告别有一群仙女的家乡来到厦门的，母亲说抗日战争前，我父亲就单身到厦门谋生。抗日战争爆发后，厦门沦陷了，我母亲很担心，带着我的大姐匆匆赶来厦门。我的大姐没有我的命好，必须靠双腿往南走，实在走不动了，让母亲背上一段路，直到我母亲精疲力尽时，才舍得花点钱让流浪到南方牵骆驼的人带上一段路。到了集美码头，不能直接坐船到日占区的厦门，先要绕道到有很多外国领事馆的鼓浪屿住上一段时间，才偷渡到厦门与我的父亲相聚。

据说日军占领下的厦门，闹饥荒，饿殍遍地。同时鼠疫流行，街道巷尾到处躺着瘟疫死去的人。我母亲到市郊废墟空地开荒种地瓜。地瓜是种生长很快，收获期很短的植物，而且地瓜叶也可以吃。我母亲沿街叫卖地瓜和地瓜叶，让几条街的人和自己家人度过死亡的威胁，勉强存活下来。惠安女强健的体魄，勤劳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既救人又救己。

从外婆家回到厦门不到一年的光景，解放军也乘帆船来解放厦门了。国民党在日本投降后接管厦门的日子结束了。在解放初几年没有战乱平静的日子里，我母亲照样种田，只是地瓜不值钱改种花生。夏天的傍晚，收完了晒在家门前柏油马路上的花生后。围在一起吃晚饭，我母亲就讲起惠安女的故事：一个逐渐消失的少数民族的故事。惠安女结婚后是不能到夫家去住，只能和丈夫偷偷来往，直到有了身孕生小孩才能到夫家住下。惠安女承担着繁重的农活和家务，而男人多数到外地打工。沉重的劳作，烦闷的生活，包办的婚姻，个性刚强的惠安女有一种集体自杀的风俗。我母亲小时候，村里也种着鸦片。当生活不如意时，三五个惠安女相约，偷家里的鸦片膏一齐吞食自杀。家住海边的惠安女，五六成群，用绳子绑着身体连成一串，沿着沙滩走向大海，当第一个人沉没在蓝色的海水里，便拉动后面的人一个个倒下。同去的人没有一个能逃脱灭顶之灾。她们的花布

巾像花朵一样漂在海面上。惠安女在重负和屈辱面前，有一种舍身反抗的勇气。她们相信没有肉体束缚的世界有仙女般的自由和幸福，她们集体演绎着生命的神秘和悲壮。

没有战乱的背后，紧接着是解放后不停的政治活动。我的父亲没有生意可做，我的母亲也没有土地可耕种了。旧社会亦商亦农的小本经营方式埋在历史洪流中。不幸的是1960年天灾人祸，大饥荒再次降临苦难的中国人民身上，神州大地没有一块能让人吃饱饭的地方。我的母亲又重施故技，带着我要去离厦门不远的荒岛上种地瓜。我们乘着小小的帆船，驶离厦门不远，突遇大风大浪，船被海浪掀起又重重摔下，海水越过船沿，船底的水满过脚背。船夫放下风帆，紧紧抱住舵柄。我母亲匍匐跪在船底板上不断祈祷，求观音菩萨救命。幸亏折腾一大会儿，大海又恢复风平浪静。我们死里逃生，船夫慌忙倒航回厦门。惠安女最后一次种地瓜的梦想破灭了。为了感激观音菩萨的救命大恩，我的母亲从此不吃牛肉。

城市的生活再艰苦也要比农村好多了。而惠安女所种的地瓜被源源的从农村运到厦门市来，帮助城里的人填饱肚皮。而我则更加幸运，我的姨姨另一位惠安女从新加坡老远地送来一袋又一袋的面粉。正是这种用面粉和砂糖炒熟的食品，帮我渡过了中学到大学的读书年月。这段时间也是人生长知识长身体的重要阶段。我考上厦门大学了，这是惠安女卑微一生的一个最大安慰。

人生的道路是有终点的，惠安女终其一生，都不明白为什么人生有那么多的苦难要她们来承担。也许她们是远古时代失落在人间的仙女，要在凡间受各种磨难，才能重返天堂。果真如此，穿着奇装异服的惠安女已经在人间消失了。我母亲的骨灰被安葬在集美大桥不远的山上，这位惠安女在人间的遗物长守着她年轻时走过的路。

## 填在表格上的家庭成分

张永青

一九五八年，读初中一年级的我在填写表格的时候，在家庭成分一栏填上“资本家”。那时候家庭成分为每一个中国学生打上烙印，影响着他们的前途和命运。

进了中学，我努力读书，也和来自不同家庭环境的同学一起玩耍。拿起小小的皮球当篮球打，又当足球踢，甚至为了和郊区的小朋友比赛走几公里的路。我快乐地度过了三年的初中学习生活。在初中毕业考试即将结束之际。有一天下午放学，我刚走出校门，就被洪秀琴老师叫住。洪老师是个北方人，但个子不高。圆圆的脸上垂着刘海，脸色白里透红，约三十多岁的年纪。平日她穿着朴素，终年都穿着蓝色的衣裤和黑布鞋。想必是贫下中农出身的教师。她上我们的历史课，站在黑板前面，但两颗眼球却像黑夜的星星发出亮光，凝视着班上的同学。她拉着我沿着校园的围墙边上走，一边放低声音小心翼翼地说：“我们四中今年的高中部不办了，改为化工学校。”她回头看了一下，确定后面没有其它人后继续说：“你啊，不要考高中了，来考化工学校，学校会录取你的。”洪老师的话使我十分惊讶。心里想洪老师是否被调到化工学校当领导才会有如此把握录取我。也许对于其它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感到十分荣幸。但我反而感到自尊心受到很大的伤害。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在初三年段的六个班级里可谓是数一数二的，几乎所有的科目考试都能拿到满分。为何我不能考高中升大学受高等教育去追求科学家的理想呢？我为什么要与那些平时不用功读书的同学那样拼命想挤进中等专业学校以便将来当个工厂技术人员来度过一生呢？我感到很委屈，情急之下冲着洪老师大声喊：“四中不办高中，我去报考一中。”转身就跑了。事后我有一种报复别人伤害我自尊心的快感。但也有一点后

悔，深知我不该如此对待洪老师。从初一开始，洪老师一直教我的历史课直到初三。短短三年的光阴里，她带我走过上千年的历史长河。老师教我懂得历史并不是枯燥无味的改朝换代的文字记载，而是异彩纷呈的世界。无论用什么观点去看历史，历史都贯穿着人类对善与美的追求，充满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崇高境界。老师在课堂中穿插历史中鲜活人物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培养了我至今仍然喜欢看历史书籍，在历史书籍中开阔自己的人生境界，陶冶自己品性的习惯。在课外老师也是关心着我的生活。记得在厦门的冬季，我多数时间都打赤脚，脚跟冻出裂纹来是冬天常有的事。洪老师看到了就对我说：“明天要穿鞋子来上课了，看你的脚都冻成那样子了。”她把自己用的一盒上海生产的膏霜送给我。我的父亲虽是个资本家，但只是个有几个工人的小生意人。缴完了偷税漏税的罚款后，那时家中三餐都难以为继。所以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这样的一盒膏霜可是昂贵的奢侈品。

我报考了厦门一中，对自己的考试成绩也颇满意。结果却意外地被分配到厦门五中。虽然我也沮丧过，但也意识到多少与自己的家庭成分有关。转念一想，至少我可以上高中，这与上大学的人生目标又靠近了一步。在高中的时间里，我继续努力读书，很少和同学们去打球，成绩也名列前茅，经常上讲台给同学们介绍自己的学习经验。

高中三年级的第一个学期，我们五中共青团委书记来找我。她姓李名碧玉，近四十岁的中年人。她是我高中时期学校师长里我最敬畏的人。李书记在给全校学生讲政治教育课时，可以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小时，她对校园里几百个学生的家庭背景了如指掌，对于每个学生的品性和学习成绩也无所不知。李书记对我说：“永青，你来填个表，申请入团吧！”我受惊若宠，一个资本家家庭出身的人也能加入共青团？她接着说：“你再写份报告揭露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罪行，与自己家庭划清界限。”她还说：“不然凭你资本家的家庭成分别想进入大学了。”突然间，我恍如置身在雷鸣电闪的天地间，眼前一片昏暗。如果因为自己家庭出身的原因便上不了大学，那中学六年的努力都白费，风雨无阻的岁月都白走了。当年读高中考不上大学的学生超过到工厂当学徒的年龄。只好上山下乡当农民，天天拿锄头挣工分养自己。比起一个有工资可领的中等技术员的生活要艰难困苦多了。时光不能倒回，我已经失去了三年前可以上化工学校的机会。想起初中毕

业时洪老师对我的劝告，我感到惭愧。老师根据我的家庭情况帮我选择一条生活有保障的前途。我错怪了老师，我临别时的恶言恶语一定伤透了洪老师的心。我很后悔自己浅薄无知的行为。

我终于明白了阶级斗争的险恶，在进行一番思想斗争后，赶紧写了一篇洋洋数千言的书面报告。在报告中我对于我父亲的剥削行为作出声色俱厉地批判，其中不乏添油加醋的不实内容，就这样的一份报告让我与家庭划清了界线。过后我如愿地入了团也上了大学。能上大学的原因肯定是跟入团有关系。但更重要的是1962年大陆经济困难，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人民政府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宣布不论家庭出身如何，所有大学以高考成绩排名录取学生。命运偶然一次，照顾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弱者。

大学快毕业时，一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中国轰轰烈烈展开了。包括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连同一些硕果仅存的少数地主和资本家都被抓出来斗争了。我父亲佝偻的身体也被戴上高帽挂牌带去游街了。而我那时已与他划清界线，便理直气壮地套上红卫兵的袖章上北京串联高呼毛主席万岁去了。当初考大学想当红色科学家的理想也随着高喊的革命口号而烟消云散了。

四十年前我坎坎坷坷地来到泰国。初来乍到，人地生疏，语言不通，工作无望。无奈之下我只好找点小生意做，自己当工人又当老板。在经历过无数次的挫折后，慢慢变成一个比我父亲还大的资本家，剥削着上千人的剩余价值。这样的结果或许对于当初为了科学家梦想奋斗的我是始料未及的。新中国初期没有人剥削人，消灭了资本家，但却无法消灭贫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资本家多过牛毛，人民反而富裕。历史的荒谬所引起的笑骂常常滞后了很长的时间。所以今日泰国街头斗争的是非，我辈何必匆匆忙忙去下结论。

时至今日，回想起曾经教我爱我的老师，他们的爱是我成长的起点，长存我心中几十年，越老越回味。至于我的父亲，十几年前反过来和我划清界线，这次是阴阳两隔的界线，也是锥心的决裂。我想对我的父亲说，我们家资本主义的机器还开着，我开了，我的儿子还会继续开。

言尽至此，过去的事，留点文字，或许有益后人。

2014年5月5日

# 怀念丁蔡悦诗大姐

张祥盛

“蔡大姐走了。”电话中传来了哽咽且带着颤抖的声音，噩耗传来，我如惊雷震耳，心如针扎，久久不能平静自己悲伤的情绪。

我与蔡大姐相知相识已十年有余，似是上天赐予。她在我的后半生里，起着极大的影响，大姐的风范、她端庄的仪表、她爱母校、爱学弟学妹以及爱我们的厦门大学泰国校友会的精神，不仅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对所有厦门大学的校友们，深信也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十年前，在一篇厦门大学校刊的报道中，第一次看到了“丁蔡悦诗”的名字。

这是她和夫君丁政曾学长为母校厦门大学捐献四百万港元兴建了以她令先严命名的楼高七层的“建文楼”。后来又和夫君再捐献二千万元人民币给母校兴建二十一层高的“颂恩楼”。表达了她和夫君对母校的一片深情厚意。

她饮水思源，热爱母校的感人事迹，令我肃然起敬。“丁蔡悦诗”这个名字顿时在我眼里高大起来。我想，我和她同时居住在泰国，她又是我的前辈学长，又为母校作出这么大的贡献。我要亲眼见到她，聆听教益。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1998年3月15日，在东方文化书院隆重成立的首届“厦门大学泰国校友会”的大会上，我见到了敬爱的蔡大姐。德高望重的她，被大家一致推举为首任主席。

我站在她的面前，握着她的手，心里很激动。她戴着一副眼镜，显得文静秀丽，气质雍容高雅，慈祥的目光透过镜片投向我。啊！她就是被大家亲切地尊称为“大姐”的丁蔡悦诗女士。在此之前，我只是在电话里听到她热情诚恳的话语。她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事务繁多，当时丁政曾学长又久病缠身，为了筹备成立“厦大泰国校友会”，积极奔走，不辞劳累，多方联系校友，倾洒了大量的心血。

蔡大姐的言谈话语中，处处流露出对母校厦门大学强烈的感恩之心，她对母校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是那样的熟悉，对昔日同窗有一种真挚的感情，连姓名、性格、爱好，都记忆犹新，朗朗上口。大姐说：倘若时光真能倒流，我愿意旧事重演，再次选读厦门大学。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为大姐热爱母校真诚的一片赤子之心所感动！

大姐当选校友会主席后，我有更多的机会见到大姐，当面聆听到她许多教益。她在百忙中，认真操持会务，关心校友，待人热情诚恳，处事踏实，谦虚平易，性格爽朗，谈笑风生，赢得了全体校友的爱戴。呵！“大姐”，还有什么称呼比这更亲近和敬爱的呢？

大姐对我们“是拉差龙虎园”一直关心爱护，她多次陪伴母校领导以及分布在世界各地长达六十余载的老校友光临我园参观游览，热情向客人介绍“龙虎园”，认真听取我们的汇报。她年事已高，却不顾旅途劳顿，细心热情地一直陪伴着客人，一路谈笑风生，兴致勃勃。她对客人说：哥哥张祥盛是虎，弟弟张祥裕是龙，龙腾虎跃。“龙虎园”是“和谐社会”，世界应该和平昌隆！

这是大姐在为自己的学弟鼓励加油啊！我们从中得到力量。

记得有一年中秋节，校友会的理事们去登门拜访大姐并祝贺节日。大姐亲自开门，就像迎接远方归来团聚的弟弟妹妹们。她喜气洋洋，谈笑风生，亲自布置摆上月饼水果，让大家团团围坐在大圆桌，边吃边聊天，处处洋溢着家庭的温馨。大姐平易近人，从对待身边的佣人就可以看出来，她没有架子，言语温和。厅堂摆设典雅朴实，让人有一种置身在浓郁的书香文化氛围中。

校友会每次召开理事会，大姐都尽量参加（除了身在国外）。她每次言简意赅的发言，大家都认真注意的听，有时为她幽默风趣的话语，引起欢笑。她只要在会议中出现，气氛就宽松活跃。

大姐退居二线后，被推举为“常务名誉主席”，仍然热心指导会务，关心校友。

我相信缘份，我有幸能与大姐一起为校友会工作十年，有机会聆听大姐的教诲，学习大姐的人生智慧，这在我后半生是一个很大的收益！

大姐与世长辞了，她音容宛在，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 伍启芳大姐走好

张祥盛

伍启芳大姐走完了人生的旅程，于2010年1月28日离开人间。我们感到万分悲痛。

伍大姐不只是一代客家英豪，也是泰华妇女的懿范。她从小熟读《三字经》、《论语》、《孟子》等，母亲言传身教的信条：“宁人负我，我不负人”，成了她一生为人处世的准则。1946年她毕业于广州南方商业专科学院会计系。她不仅个人事业有成，还创立泰华妇女联合会、倡设泰国客家敬老基金，创立梅松文艺基金会，还在家乡梅县松口设立启芳妇女活动中心。

七年前，当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成立，她欣然接受聘任名誉顾问，出钱出力，积极参加并推动本会各项工作。她勤于写作，已出版《启芳文集》一、二集和《我的母亲》（中泰文），后者被选入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丛书（第一套）。一树奇葩，香飘海外。

还值得提出的是，2007年厦门大学泰国校友会在伍大姐的倡导和支持下，成立了“厦门大学泰国奖助学金基金会”。

伍大姐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侨领，是一位贤淑、勤劳、聪敏，又重孝道和情谊的模范女性；她气质高雅，文化涵养深厚，数十年如一日，执着坚定地以身教、言教宣扬中华文化和客家精神。

今日追思她的风范，以表我们深沉的悼念和敬意。

愿我们尊敬的伍启芳大姐走好！

# 临风落涕悼英灵

——怀念亲人张天峰、张声玉、张福海

梦 莉

事情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即使从我的孩童时期，于亲人口中听说这件事，感到震惊与镇慑了自己幼小的心灵开始，也已经有四十多年了。

那个时代，我的亲人长辈中，连续发生了如此悲壮的事迹。我不大清楚事情的始末，曾经努力打听，直到今天，仍是我不甚了了的长时间的“未了情”。

这些事情，长期地激励着我，并且使我十分悲伤，内心又十分不安；我感到惭愧，没有尽我这个后辈应尽的，至少是道义上的责任。

前不久，在北京的友人给我捎来一本由北京泰国归侨联谊会编辑，中国北京华侨出版公司出版的《泰国归侨英魂录》。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翻阅着一篇篇归侨先行者们，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献身的那些可歌可泣的光辉事迹。

其中有几位还是我敬爱的老师和亲爱的校友、学长。我为他们的遭遇和离去感到悲痛；也为他们为国家和人民的正义事业、美好的未来献出宝贵的生命，而感到光荣和敬仰。

更由此，也不禁勾起我追忆我的亲人，我的姨妈、姨父、舅舅们，在那逝去的动荡的年代，惨痛的历史……

我的内心感到忐忑不安和难以抑制的凄楚。我两眼噙着热泪，拿起笔写下我心中的悲痛。我默默地祷告，呼唤着：

亲爱的二姨妈、二姨父、舅舅：望你们在天之灵，原谅我吧！在《泰国归侨英魂录》这本书筹备出版之前，有关友人曾向我提出，要我提供有关你们的生活和斗争的一些资料。可惜，当时我无法如愿和办到。

这是我一生中感到十分遗憾的一件事。因为，直到今天，对于你们的

一些事迹，我的确知道得太少，听说过，也只是一些片断。

在我稚龄的时候，从长辈们的谈论中，陆续听到一些。当年，我还幼稚，总是似懂非懂，感到哀伤又新奇。

长大之后，我曾有一个期望，很想多去了解你们当年一些更详细的情况。而我们的长辈们，又好像有所顾虑，怕我们知道得太多，会发生不测的事，而有意不告诉我们。

多么悲哀！这样的一些顾虑！后来，因为我一直居住在海外，更由于环境和种种原因的限制，使我无法进一步去探询和搜集更多的有关资料。

时间年复一年的过去，我的心愿还不能完成。直到中泰正式建交以后，我曾经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但是，那里直系的亲人，都已经相继去世了，我简直不晓得该到哪里去打听，向谁打听。

这样，我的探索计划便无法顺利进行。那一次，我因为事务羁身，不能多作逗留，隔天，便匆匆赶回泰国，致未能如愿。

但是，我有一个信念，总有一天，我会再回到故乡，一定想办法沿着你们的脚印，去探询，去寻找你们的可歌可泣的事迹。

现在，《泰国归侨英魂录》已经面世了。我难以形容我内心的歉疚和心情的沉重，我还没有来得及将你们的英雄事迹，寄给编辑委员会，你们的英名，也没有记录在《泰国归侨英魂录》里面。但你们为国家为人民的革命精神是永垂不朽的！将永远，永远地活在你们后辈的心中，和千千万万中国人民的心中。你们悲壮的事迹，我想，终有一天将会记录在《泰国归侨英魂录》的续集中。

我的外祖父在故乡原是务农为生的，后南来泰国。经过十几年的奋斗，艰辛创业，终能在内地开创了一家规模较小的碾米厂（火砬），经济情况还算不错。那时他们老一辈的人，最大的愿望就是多赚点钱，供儿女们念书，受高等教育，将来为国家社会做点好事，同时也可光宗耀祖。

外祖父是澄海隆城乡人。那时，二姨妈张声玉和舅舅张天峰姐弟俩在家乡和县里读书。澄海在潮汕是一个濒海的县份。原是一个富庶的鱼米之乡，但那时候却是人穷地贫。因为中国连年征战，连年饥荒，内忧外患，民不聊生，所以沿海一带的人，相率逃亡海外谋生。故此，澄海成为粤闽一带的人漂洋过海的重要码头之一，也是重要侨乡。

因为民穷和当地暴政的压迫剥削，这里的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

也与其它地区的知识分子一样，积极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反封建帝制，和建立共和国的民主革命；二十年代，又积极参加国共合作反对军阀的大革命运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南昌起义部队，转移到了粤东潮汕和梅县地区，革命的种子也在这里生根发芽了。

三十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又伸进中国的东北、华北领土，更激起全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浪潮，也更激起了潮汕地区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纷纷投入抗日救亡的运动。

好学热情的姨妈和舅舅，在校学习和后来在教学的岗位上，都积极参加了当时如火如荼的民主革命运动。在学习和活动的过程中。姨妈结识了志同道合的学友张福海。后来他们俩由于志向相同，相爱而结合。本来，像这样的婚姻生活，照理应该过得很惬意，很美满的。

可是，他们生在乱世动荡的年代，为了解脱广大人民的痛苦，和追求一个更高的目标和理想，他们心中的烈火在燃烧；后来，便毫无顾虑地投入革命的浪潮中……

为中国的革命事业而冒着生命的危险，把个人的幸福搁在一旁，为革命奔劳。为了避免被捕，总是东藏西躲，改名换姓，三位亲人，竟成为志同道合的“战友”。

有好几次，外祖父为了他们的安全着想，特地从泰国赶回中国故乡，原准备把他们全部带到泰国来。可怜他老人家前后去了几次，带走了二姨妈，却溜了舅舅。找来了舅舅，又溜了二姨妈。

后来，他们虽终于被迫先后来到泰国；可是，人在泰国而心系中国，姨父不久就先提早回国。他们也不顾父母的劝告和当时国内时局的紧张，还是先后逃离泰国，重投故乡的怀抱，继续肩负未了的工作。

时代的洪流在滚滚奔腾前进，但作为生活在大时代的平平凡凡的人，却经历着社会带给他们的各种历史的酸甜苦辣的痕迹，走着不同的曲折艰辛的道路。

我曾听到家中老人讲过关于舅舅的一个故事。这是一个既痛苦又悲哀的“故事”；也是我沉重回忆的一部份……

在舅舅只有六、七岁的时候，家里便替他养了一个比他大两岁的童养媳。年幼无知的舅舅，心中一直只是把她当成自己的姐姐看待。后来，舅舅长大了，他接受新文化教育，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心态起了很大的变

化，他不同意家有童养媳。

舅舅十八岁的那一年，有一天，家里张灯结彩，安排给他完婚。长辈们兴高采烈，都以为从此能完成一樁心事，吉时一到，就把他推入洞房，家人知道舅舅肯定有异议，因此小心地把房门反锁了。

可是，这欢乐的气氛，并没有冲淡双眉紧蹙的舅舅心中的忧闷。洞房中，他感到无比的压抑和窒息。他很不愿意顺从这个他千方百计反对的封建恶俗，却终于成为一个可怕的现实，并落在他自己的身上，他不愿作为这个社会的牺牲品。他要破除封建的旧习俗，冲破封建的牢门。

虽然，他可怜这个比他大两岁，与他朝暮相处的“姐姐”；但，他决不可能把她作为妻子一样的来爱她。

面对着“新娘子”，他心中有好多好多的话想说，想解释。但，他能说些什么呢？她能理解吗？也许，她正在想，这是她的命，祈望自己能嫁给一个好郎君，有这样一个十年一起长大的丈夫，她应该很满足的……

所以他相信，他的这些解释和想法，都是多余的，不会被谅解的！

夜色，凉如水，月光有些冷森森……

那一夜，他坐在冷冷的木漆椅上，怀着一种沉默、酸楚、歉疚的心情和目光，呆呆地凝视那坐在床上忧伤掉泪的新娘子。

第二天起，舅舅离开了家，便一直没有回去。他继续求学，直到执教，参加革命，终至遭受敌对方面的逮捕。

据说，当年他受严刑逼供，但他宁死不屈，后被关进汕头市市郊的石炮台监狱。

那位只有名份的舅妈，只能在最后允许探监的时候，在狱里跟舅舅见最后一面，就在一天破晓之前，刽子手便把他带出枪决！年纪轻轻的舅舅，便殉难了！

舅舅原名张天峰，乳名“炎”，就义时，怕牵连家属，故报为“张天爵”。

舅舅不想毁掉这个女人——他心目中的“姐姐”、名份上的“新娘子”，我的舅妈。

这个受尽封建思想所毒害的，可怜的女性！从“洞房花烛夜”起，直到舅舅就义之后，便为他守了一辈子的寡！

我的二姨妈也和舅舅一样，当年宁愿远离父母，抛开在泰国安逸的生活，万里迢迢地逃回中国，冒着生命的危险，继续参加革命工作。她认为：

作为那时代个人的命运，是与祖国和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的。

离泰前，她为了逃避外祖父追她回家，曾经躲在曼谷黄桥一家织布厂，当过临时工人。

舅舅的死，虽给她带来很大的刺激，和悲哀伤痛的回忆；但她尚能强抑个人的悲伤，不因舅舅的死而动摇，仍坚守着原有的革命意志，愿自己的生命爆发出更大的火花！

她，依然随着时代的巨流向前冲浪，沉浸在那份执着的理想追求之中。她满怀激情，投奔祖国。

后来，姨妈、姨父她们俩都被列入黑名单，受到追缉。她们隐名埋姓，行踪无定。有次，因姨父的外婆病重，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俩悄悄地潜回探病，不幸行踪被发现而遭告密。

深夜里，当人们还在酣睡的时候，忽然传来阵阵急骤的脚步声，一会儿，整个屋子都被包围起来了。姨妈他们已警觉到形势的严重，在关键和危急的时刻，姨妈、姨父奋不顾身，迅速沿着竹梯攀上屋顶，不意与从外面爬上屋来的敌人遭遇，双方便开枪对打起来。经过激烈的战斗，终因寡不敌众，无法突围，姨父当场中弹牺牲了。

二姨妈大腿负伤，被捉关了起来。事后，姨父的尸体被敌人抬到樟林路“示众”，野蛮的敌人，狠心地从他身上踩过，还要踢上一脚。

姨妈在被扣押期间，敌人曾硬软兼施，许以一切条件，说：只要她肯供出同伙们的行踪和藏匿的地方，便可获赦和替她洗脱一切的“罪状”，这一切，都被姨妈严辞拒绝了，她显示出一位革命者忘我的献身精神。

在一个阴霾四怖的早上，二姨妈被押出执行死刑。她，临死不屈，向群众讲了几句激昂慷慨的话之后，便从容就义。

二姨妈原名张声玉，就义时报为张淑芳。

我的姨妈：一个风华正茂的女性，就这样壮烈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敌人在狞笑，周围的群众却敢怒而不敢言，同时又交织着对烈士的敬仰、同情和悲恸！……

亲爱的姨妈、姨父、舅舅！

如今，让我——你们的后辈，一辈子深深的怀念你们：一代烈士们。

现在，在中国、在故乡，你们已经被追认为烈士了。你们的精神不死，你们将永远永远地活在我们的心中！……

## 心中月色长不改

梦 莉

中秋节，已悄悄地走了。

那天晚上，我独在天台眺望天上的明月，想借月寄情——在那北国的一位我常常思念中的年轻时期的挚友。

想通过嫦娥姑娘的明镜，把遥隔重洋的我们，一起映现在天涯同此时的月镜中。好像我们又聚在一起。

多少次，我们总是借着月光，期待着“相逢”！月圆等至缺，月缺又等圆！我们曾经有约，在每年的中秋晚上，各自向高挂天际的月亮眺望。

想起这“约言”，使我回忆起那年轻时代的一段往事……。

我爱读巴金的作品，这也许是在那苦难中的中国，激荡时代中的青年人的“时髦”吧！我几乎废寝忘餐地读着巴金名著“激流三部曲”的《家》、《春》、《秋》。

有一次，我听老师讲了巴金的另一篇作品《月》，其中有一段话，深深地吸引了我：“圆月有如一面明镜，高悬在蓝空。我们的面影都该留在镜里罢，这镜里一定有某某人的影子。”

我高兴极了，觉得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这有点近乎迷信吧！但说真的，我之所以相信这个迷信，倒不如说是我真挚的愿望。而且每一想起，心中就坚定的说：“一定是这样。”

在我小时居住的地方——曼谷市区内的一条街上，有一个小男孩，与我是邻居。说不出他比我大一两岁呢，还是跟我同年，反正，我们都是小孩。因此，就经常蹦蹦跳跳的玩在一起，虽谈不上是“青梅竹马”，但也可说是“两小无猜”。

有时，他觉得我头上扎着小辫子的红丝带“好看”、“好玩”，他就出其

不意，强拉我的辫子。

很不幸，战争爆发了，父亲因为从事救国活动，反抗日本侵略中国，被逼离开泰国。后来，母亲便带着我和弟妹一起回到故乡去寻找父亲。

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在进行生死存亡的战斗，全中国的人民付出巨大的代价，而我这小生命也遭遇了一连串的不幸。

熬到抗战胜利后，我们又回到泰国。为的还是寻找父亲，因为随着战争胜利后的局势，他又不知道哪儿去了！

我们回到原来的家。意外的，我那个“小无猜”的朋友，还仍然住在原来的地方。这是他已经是个结实的青年了。我们已经不再像儿时那样的调皮。开始，彼此都有点羞涩，碰见时，只是点点头而已。

后来，由于上学的关系，经常碰在一起，于是，我们谈话的机会也多起来了。有一次，在中秋之前几天，我对他讲起有关巴金那篇《月》的内容，他听后很感兴趣，他也同样喜欢这圆月的故事。

时光像流星般的过去。有一年的秋天，因时局的关系，一天早上他告诉我：“再过几天，我要回祖国念书去了。你能去吗？我在那边等你。”当时，我很羡慕，也很想去，但得不到家长的同意，并加以阻拦，说什么：“国内时局不定，以前受过那么多的苦还怕……”总之，就是不让我走。我为此十分难过，也忧心如焚。

中秋节那天，我们碰了面。他说：“中秋后的一班船便要动身了，先到香港，再转广州或汕头。”不知怎地，我竟有点依依之情，心情很乱，沉默了一会儿，他突然叫起来：“今天是中秋节，不要忘记圆月的故事，明镜里会映出每一个望月人的影子。你在中秋一定要望月，每月月圆时也可望月，我会在月亮中看到你。”

我接触到他那期望的眼睛，呆呆的望着我头上的新发结，我这时发上结的已经不是红丝线，而是天蓝色的绸带蝴蝶结了。

我沉思了半晌，然后，轻轻的点点头，有点紧张又恳切地说：“我记得，我会的，我会年年在中秋节看月，年年望明月。”

就这样，我们无可奈何的分手了！没有想到，这句话，便紧紧地镶嵌在我那小心灵上。后来，我就傻乎乎认真起来。

今年中秋节，我站在六楼的天台上，环视着一望无阻的景物，迎接那慢慢升起的月亮，月儿很圆，很亮。只见地上水银般的月色，四周的树木，

像裹上了银装。几座突兀的高层建筑物中，所闪出的灯光，也好似萤光点点的点缀在那里，前面的湄南河，像一条柔和的银白色的锦带，右边跨越湄南河的高大且绵长的吊桥，上面所挂着的一串串金黄色的灯光，蒙蒙胧中，似一串串金黄色的珍珠，斜斜地挂在桥的柱子上……

这样的景色，对那日夜泡在冷气房里的人来说，也是罕见绝美的景色；也许，一年中，只能在中秋这一晚才能看到吧！

我，并不是每一个中秋节都有机会欣赏中秋美景，对月倾诉哀情，而是常常因为忙于业务或应酬，有时甚至连月亮的影子也看不到。尽管我心里是多么想望望这轮明月！想起来也实在遗憾。

没有见到中秋月，心中觉得遗憾。但是，有时见到中秋月，心中也同样有了遗憾！

有一年中秋，那天，我因业务上的关系。刚好在杭州。这个被喻为“清纯少女”的杭州，天高气爽的仲秋季节，更显得妩媚可爱，湖边的法国梧桐，一抹金黄色彩，与绿色的湖水相映，格外显出秋天的静美。

那时，正好是桂花盛开的季节，八月金银桂子，满城飘香，更显得金秋的甜润、馥郁和醉人。

宾馆大楼周围的桂花也盛开起来，让我也分享到这份飨食客的香甜和美境。

湖滨的柳叶袅袅依依，碧绿的丝条参着橙黄的颜色，“含风鸭绿粼粼起，弄日鹅黄袅袅垂。”一寸柔情，一寸愁思！

来到这里，我突然想到要给我那个曾经是两小无猜的“小朋友”发个电报，告诉他，我已到了杭州。我想，假如他也在杭州，能在此共赏明月，叙叙旧谊。也是赏心乐事。

那年，“湄南”中秋一别，二十多年音讯杳然，后来，我断断续续从朋友之中，打听到一些有关他的消息。近年，他在南方一个滨海的城市，负责一个对外专业性的工作，但数十年来，经历很不平坦，也很不幸。

后来，我们终于通了信，回忆当年的日子都觉得很珍重，也都感到现实生活的残酷！

中秋的前几天，我接到一个电报，是这个“小朋友”来的。说他很想见我，但因这两天要出差开会，十分繁忙，不晓得能不能分身，但他会努力争取。

十四晚上，皎月当空，四周洋溢着一片宁静，只有几声唧唧的虫鸣，心境豁然开朗起来，我伫立在那西冷庭前广阔的斜坡上，凝望着一碧如洗的晴空和璀璨的明月，还伴和着几颗明亮的星星……

突然，我向着星星探索起来，月明星稀，银河到哪里去了？在月亮左侧不远，一颗较明亮的星；稍右一点，几颗小星一串，其中又有一颗较明亮；不知是否就是那“牛郎”和“织女”？……而月亮，自古以来，听诗人们说，“千里共婵娟”，但是，明月她自己呢？为什么总是孤孤单单的，她与谁“共婵娟”？月亮总是孤单寂寞的！

这时的我，不但没感到寂寞，反而领略到一种独处的情趣，这种情景引我陷入了一种梦幻似的境况……

我对它依恋起来，沉醉、沐浴在这柔美、诗意的夜色里，宛然到了浑然忘我的境界。

可是，到了中秋夜，遇到的那场遭际，至今回忆起来，都还感到有点晦气！

那一天，湖边的船，早就被包一空。当那绚烂的夕阳，从湖边的山后沉下去之后，一阵阵的人潮涌向西湖。顿时，湖边人声鼎沸，乱哄哄地，再也找不到一个静处了。

找不到静处，更找不到船！

我花了比原来多几倍的钱，总算包到一条船。但开船之前，那船家，没征得我的同意，竟故装糊涂，又私下接了两起客人。这时，想跟他评理也枉然。

这一来，船马上便挤满了人。七嘴八舌地噪着，还哪来的宁静！

本来，我总是盼望有这么一天，能好好的体会和享受一个静谧的中秋夜，在那辽阔的西湖上荡舟，赏月，任小船自由飘游，陶醉在充满着清风、轻歌、馨香、宁静的怀抱里……

满脑子美丽的幻想、情韵，刹那间，都被眼前这个哄哄的气氛粉碎了。

船靠湖心亭之后，同船的那些年年轻人，便一溜烟地急匆匆上岸逛去了。这一去，竟让我和船家在船上等着、等着，等了三个多小时！让船一直停泊在那里。

夜深了，湖上阵阵秋风，凉意袭人，我衣单，竟冷得发抖了。

更令人丧气和不解的是——那晚的月亮，像有意回避着我，或不愿在

这乱纷纷的情境下露脸，不肯冲出包围着她的云层。直到我返回住处，月亮才躲躲闪闪，有点羞赧似的露出了谈谈的光芒……

我意兴阑珊，满怀倦意的回到房间，稍过一会儿，刚要熄灯睡觉，忽然，电话铃响了，是长途，远方传来的电话……听他粗壮的声音，似曾相识。先是愕然，后来一想，“是他，一定是他。”是我以前那位曼谷的小朋友，他告诉我，说他出差刚回来，为我们无法共度中秋而感到遗憾！此刻，惟有遥祝我“中秋良夜，快乐、幸福”。

我一时慌乱得不知说些什么好，突然问他：“今晚看月亮了吗？”他说：“看了，每年都看。今晚月亮真好，南方秋天多水雾，能够看见中秋月，真不容易”。

我说：“看见明镜中的桂树和白兔了吗？”

他快捷的说：“不！看见人影，怎么也看不见你！只看见当年曼谷那小街上，那个扎着天蓝色的蝴蝶结的……”

电话局警告了两次，说：“时间完了。”电话戛然中断了。我的手还举着听筒……

这时，我突然想得很多，很多……

我感到自己的眼睛湿了，心中怅然若失，悒悒和落寞的感觉，加在刚才西湖“泛舟”所受的委屈，便不由自主地伏在床上抽泣起来……

中秋前夕那份愉快的心情，至此也颠簸得荡然无存了！

往事如烟，这也是生活，生活中的遭遇吧！

一阵凉风吹来，把我的思潮赶退。我站在天台上，感到眼前的月色、景物，都迷蒙起来。我揉着眼睛，定一定神，刚才碧空如洗，夜云轻飞，月光如银，刹那间，黑云四布，月亮避不露脸，大地更加朦胧起来了。这是清醒时的梦境吧！

泰国的中秋节，常处在绵绵的雨季之中，再加上业务关系，中秋夜很少有机会看到月亮，使我真有“几度中秋见月来”之感！

但是，我心中月色长不改，明月永远在我心中。

# 湄南河的源头

赖锦廷

我坐在旅游车中，望着那渐渐远去的北榄坡，我想我是永远也忘不了这在湄南河源头上的美丽城市。

忘不了是那双色河，那从北方山区流来的四条河流——宾河、汪河、戎河和难河，它们在这里汇聚成瑰丽的双色河，一边清澈见底，一边混浊不清。它们经过了不知多少村庄，县府，流过不知多少沙石地带，肥沃土壤，最后在这美丽的北榄坡汇成一泻千里，奔流向南，气势磅礴的湄南河。而这条泰国母亲河正是象征着我们伟大中华民族和善良纯朴的泰国人民水乳交融、悠久深长的情谊。

那悠悠的流水日日夜夜倾诉着我们两族人民所经历、所共同拥有的一切。它告诉人们早在素可泰皇朝时代，中国南方闽粤地区的人民就已乘着红头船来到北榄坡，他们和泰国人民一起披荆斩棘，开辟出这一片处女地。它也告诉人们在大城皇朝时期两族人民是如何英勇地抵抗缅军的侵略，在吞武里郑皇时期华族又如何为暹罗复国捐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侵入时，华人又如何和自由泰并肩作战，为泰国的独立和自由献出他们最宝贵的生命。

那悠悠的流水送走了几个世纪的欢乐和悲哀，今天又迎来新世纪的希望和挑战。在九七经济危机的废墟中，两族人民又站了起来，共同为泰国的现代化做出新的不懈的努力。

忘不了还有那美丽、浩瀚、莲花盛开的波拉碧湖。这里的人告诉我湖的另一边有从中国北方飞来这里过冬的千千万万只候鸟，而我又是多么渴望能乘一叶扁舟去探望这些远方来的客人。

我想问问它们可曾飞过我们美丽的故乡，可曾见到我们故乡的亲人。

我想问问它们黄河之水已否变清，惊涛骇浪，一泻千里的扬子江已否变得驯良，南水已否北调，古运河已否复航。

我想问问它们世界屋脊是否已建起冬天的乐园，世界最快速的火车是否正飞驰在世界工程最艰巨的青藏铁路上。

我想问问它们西北大开发是否已起航，大戈壁是否已变成绿色的海洋，麦浪和花海是否正在随风起舞。澜沧江的水是否已带来东部的大放光明，西部的石油是否已点燃起祖国工业化的光芒，全国现代化的希望。我还想问问它们祖国希望工程是否已完成，每个孩童是否都得到良好的教育。扶贫工作是否已奏效，每家每户是否都已丰衣足食。

候鸟啊，当你飞回那遥远的北方时，可别忘了为我捎去我对祖国亲人的一声问候。

忘不了还有那年逾九旬的金发伯，他听到我到北榄坡，一早就来找我，晚上还陪我到北榄坡湖心园去看文艺演出。他和我谈起我父亲当年来北榄坡做生意的一些琐事也让我忆起我父亲的一些过去。

一个三年代的华侨，因家境贫苦离开了家乡，空手只身来到这陌生的国家，凭个人的勤奋和毅力谋生。

在店时，他一早忙到晚，有时出外，回来赶不上吃饭时间，就一碗稀饭拌盐当一餐。在外头做生意，他从一个埠走过一个埠，日子又何尝不辛苦？

在那美丽的湖光山色的园中，当大家聚精会神欣赏精彩的歌唱节目时，我的心却飘得远远的。我忆起五六十年前我父亲是如何提着、背着两个论百斤、沉重的、装满着银器的箱子拼命挤上拥挤不堪的老式火车，整夜里双手紧抓着，双眼一刻也不敢合上，死命盯住他那两个箱子，生怕出没无常的强人随时随地都会从他手中抢走。

正是他几十年的操劳，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几十年的俭吃省穿，一土丹一土丹节省下来，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安逸生活。

每每一起想起他用一生的血汗换取我们今日之无忧无虑，我就免不了感到心疼，我就忍不住热泪盈眶。

其实又何止我父亲一个人，在这佛光普照的土地上，有多少老华侨不都在难苦奋斗中度过一生，倒下去，又站了起来。我们这些后一代的子孙的幸福生活难道不都是他们所赐予、不都是靠他们一生的辛苦、一生的操劳所获得？

忘不了还有前些时候在这里举行的泰国客家恳亲会，那浓郁的乡情实

在令人难以忘怀。来自梅县、兴宁、丰顺、大埔、揭西、蕉岭、平远、松口、惠州等地的客家乡亲欢聚一堂，共叙乡谊。连台湾客家乡亲也特地赶来参加，让我们再一次感到血浓于水。

虽然这些年来由于台湾推行去中国化，造成本土意识浓厚，民族感情薄弱，但台湾的客家人仍心系客家。他们说：他们仍然牢牢记住“甜不甜，故乡水。亲不亲，故乡情。”

车子越走越远、北榄坡早已被远远地抛在后头，然而这里的一切将永久地留存在我的记忆中。

# 流浪者之歌

赖锦廷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廿三日深夜，他离开了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把热情听众雷鸣般的掌声留在身后，自己一个人静静地来到这维多利亚港的海边，望着那熟悉又久违的海，心潮就像那海水一样汹涌澎湃。

万物皆有灵，水也不例外。是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四周的海水也好，是黄浦江缓缓东流的江水也好，是井冈山下涓涓细流的涧水也好，或是眼前这东方之珠维多利亚港的海水也好，它们都像是生命中跳动的音符，有欢乐，也有悲哀，有时阴霾暗淡，有时却光芒万丈。

三十五年前，他曾在这里举办过中国艺术歌曲演唱会，为香江带来了北国春天清新的气息。后来离开此地前往温哥华，一晃就过去十五年，如今他又带着他早期的学生到这里作告别乐坛最后一次的演出。三十五年的岁月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刹那，转瞬即逝，但在这一万多日子里，他是无时无刻不在竭尽心力为这昔日文化沙漠开垦出一片生机盎然的瑰丽绿洲。让他欣慰的是，今天中国民歌和艺术歌曲已深入人心，获得大家的喜爱和重视。

望着那茫茫无际的大海，听着那海浪击岸所奏出的雄浑的乐章，今晚的维多利亚海已不再是黑黢黢的一片，而是灯火辉煌，那一座座高耸的大厦倒映在海面上就如千万颗钻石在海中熠熠生辉，美丽得让人陶醉，令人流连忘返。只是命中注定到处流浪的他能否从此驻足，不必再继续那流浪的生涯？

从印度尼西亚到上海，从上海到井冈山，从井冈山到香港，又从香港到温哥华，他这大半生就在流浪中度过，这让他再一次想起那首他爱唱的《拉兹之歌》：

"到处流浪  
命运伴我奔向远方  
我没约会也没有人等我前往  
孤苦伶仃  
露宿街巷  
我看这世界像沙漠  
我和任何人都没来往  
活在人间举目无亲  
好比星辰迷茫在那黑暗当中  
命运虽如此凄惨  
但我并没有一点悲伤  
我忍受心中痛苦事 幸福地来歌唱"

其实，命运对他有时也很眷顾。一曲《拉兹之歌》让他五七年获得当时上海音乐界人士的赏识，幸运地进入上海音乐学院，一所众多年轻学子梦寐以求的艺术宫殿。在那里他接受了全面系统的声乐教育，从视唱、练耳等基础乐理知识到如何发声、运气的专业训练。在诸多名教授如周小燕、贺绿汀等的悉心教导下，他在歌唱表演艺术中有进一步的提高，并开始崭露头角。六十年代初上海市政府领导宴请国宾和各国元首时，上海音乐学院所提供的文艺节目合唱部分都是由他领唱，有时还有他个人的独唱。他那优美动听、嘹亮圆润、充满感性的歌声一直为大家所喜爱和赞赏。何况，在那段日子里，当年和他一起回国，怀有同样志趣的女朋友也考进了音专，和他一起学习，一起编织着未来的美梦，那时的他真是“天之骄子”。

但命运有时也真会作弄人。正当他对未来充满着憧憬时，63年毕业分配却给予他沉重的打击。那时三年自然灾害已经过去而文化大革命正蠢蠢欲动，可以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一些地方党领导对海外回来的侨生都抱有怀疑态度。故此，当他的同学大部分都分配到北京参加中央艺术歌唱团，或是留在上海参加当地的乐队时，他却因“海外关系”被分配到江西井冈山，目的是让他接受工农兵，特别是革命老根据地红军的教育。就这样，他不得不离开亲爱的母校、敬爱的老师和心爱的伴侣，到井冈山去一边劳动一边演出，开垦山地虽然艰苦，但演唱更为吃力，日夜不停地唱，有时唱得失声还得唱，如果喉咙疼了就打几针止疼。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看着日出又日落，花开又花谢，他开始感到惶恐，难道他的青春岁月就如此度过，他的才华就如此被淹没，他为自己的遭遇感到悲哀。尤其是那一往情深，留在上海的女朋友从此渐渐疏远，往来信件也越来越少，最后只寄来一封短筒：希望就此分手，各奔前程，不要彼此拖累，十几年的爱情长跑就这样结束，怎不让他更感到惆怅，真是多情自古空余恨。

而那时，另一个打击也落到他身上，那远在印度尼西亚年迈的父亲突然去世，让他对自己的前途更觉渺茫。故此，当他母亲到中国来探望他时，他要求她设法让他早日离开这里，到香港去开辟人生另一片新天地。

但自由世界的香港并没有敞开双臂欢迎他，虽然移民局局长听了他一曲意大利情歌《我的太阳》后，破例给他一张香港居民证，让他留了下来。但在那十里洋场的金钱世界，却难找到几个知音者，人们对音乐、艺术并不热衷，所感兴趣的只不过是如多捞一点钱。为了不让年老的母亲再为他操心，一踏上这片土地，他就设法自力更生，任何可以换口饭吃的工作他都干，很长一段时期他都在当苦力，同时为了节省开支，他只租了一个廉价的白天床位，晚上就让给另一个客人休息。

这样，为了消磨漫漫的长夜，他经常到海边漫步、看海。开始是单独一个人，后来无意中又结识了一位大陆来的难友——吴大江，一位才华横溢，对国乐有着极深造诣的音乐家。由于大家同是天涯沦落人，而对音乐又都怀有极为浓厚的兴趣，他们很快就熟稔起来。

每个晚上，他们一起谈艺术、谈音乐、谈人生，也谈香港的前途、中国的未来，总之天南地北，无所不谈，从傍晚谈到黎明，天亮了，他们就会一起到附近吃一顿简单的，几毛钱的早餐。

有一回，突然发现大家都身无分文，早点没有着落，吴大江就邀他到家里，两个人喝了两大碗盐水，然后带他到附近一间卫生所去卖血，他还记得吴大江卖了500cc血，他自己也卖了200cc血，因为吴大江告诉他失去太多血液会影响他日后唱歌。拿到钱后，大家高高兴兴到附近一家饭馆用餐，吴大江点了一客牛排，他要了一盘炒饭。当他看到吴大江切开那半生不熟的牛排时，红红的血还在不断地流淌着，他真不知道吴大江是在饮牛的血，还是在喝自己的血。那时他一直在想：难道他们的命运就如此悲惨？

总算天无绝人之路，在这不久后，吴大江进了香港中乐团，70年代更

当上第一任总监，而他在这穷途末路之时遇到他在上海音乐学院的学妹——包蓓莉，由于她的介绍，进入《丽的呼声》的“民谣歌剧”和邵氏电影公司当幕后代唱，从此有了固定的收入，不再为温饱所困扰。尤其是在这里，他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娱乐圈人士，大家对他优美动听的歌声推崇备至，让他终于有机会走进音乐界，参加歌剧演出。1968年他应邀演出《蝴蝶夫人》获得好评，以后担任男高音接连演出《爱情甘露》、《茶花女》等，终于奠下了在香港艺术歌曲和歌剧界的位置，当时更有香港第一男高音的美称，收入是一天天增加，生活更是一天天好起来。

像所有曾受过艰苦生活考验的中国知识青年一样，他决不甘愿庸庸碌碌度过这一生。他决心要在自己专业上有所突破，于是在1970年他毅然决然到意大利罗马音乐学院去深造声乐和歌剧，一方面是为了开阔自己的视野，另一方面也为了提高自己的歌唱技术。

在罗马两年学习期间，他开始意识到“中国人要演歌剧，一定要唱好自己民族的文化，唱外国歌剧，始终是唱别人的文化，模拟程度高，难以百分百投入”。故此，中国要提高歌剧水平，一定要走自己的路，不能一味靠模仿，我们只有充分利用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化和生动活泼的演绎方式，才有可能把歌剧和艺术歌曲变得雅俗共赏，带入寻常百姓家。正是这种新的思维，促使他在改编捷克作曲家的歌剧《被出卖的新娘》中完全用国语来演唱，让观众对歌剧的内容更了解，感情也更能沟通，这是香港首次“西剧中唱”，作为歌剧界的旅程碑，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当然，他并不以此满足，为了创作出真正属于中国的歌剧，他利用中国民间神话故事着手改编为歌剧，并首次在香港演出。这部真正属于中国的歌剧名叫《甜姑》，虽然不卖座，演出亏本，但他认为值得，因为这是创举，中国人要登上世界舞台，就是要有自己的创作，要有完全属于自己的东西。

当然，歌剧是一般比较有文化水平的人士才能欣赏，我们要发展音乐，还是要从根本做起，这就是为什么他在从事歌剧创作的同时，要花更多时间去推广中国民歌和艺术歌曲。他认为来自中国各地的民间音乐，富有更强的生命力和艺术性，不仅简单易懂，而且容易朗朗上口，一向来都为普通民众所喜爱。于是在1973年他和朋友合办了“民歌聚唱”，当时可以说是轰动一时，香港大会堂挤得满满的，一票难求，可见得普罗大众对中国

民歌和艺术歌曲是多么喜爱。以后还连续办了几次，反应都非常之好。其实歌唱本来就应该从简单的、大家都熟悉的、原滋原味的歌曲着手，也只有在普及的基础上才能提高。为了让大家都把歌唱好，他还担任起声乐导师，专门教授美声唱法，香港时下众多歌星、明星都出诸于他的门下。

回顾过去，他认为他已尽自己所能为这片土地做了一些事，他并没辜负母校对他的培养，老师们对他的教导的恩情。

十一月底的香江已进入深秋季节，海风吹在身上凉丝丝的，非常舒畅，既不像爪哇岛上的风让人感到懒洋洋，也不像井冈山山上的风，令人高处不胜寒。如此美丽的夜晚，教人怎舍得离开。可是他对生命已作出承诺：他将奔向远方，尽情地来歌唱，要让那优美动听的中国民歌和艺术歌曲响遍他走过的世界每一个角落，为人类带去快乐和欢笑，幸福与和平。今后无论是在天涯海角，他都会永远记住这美丽的岛屿，就像记住那北方古老的国家一样。

## 后记

○八年六月，林祥园同学来电，告诉我他想到泰国探望我们这些老同学。从五七年他离开上海市控江中学，考进上海音乐学院后，一直缘悭一面，后来虽陆陆续续听到一些关于他的消息，但都是一些片段，不够全面，只知道他在香港演唱方面曾红极一时，故此听到他要来的消息，大家都很高兴，尤其经过半个世纪，时过境迁，有如此难得机会再欢聚一起，又怎能不喜出望外。

根据他的意见，我们做了一些安排，除了上海市控江中学泰国校友会宴请外，要感谢张奋明（碧兰）同学和陈惠芳同学，她们拨出宝贵时间请他游龙虎园，到芭提雅看蒂芬妮表演、吃生猛的海鲜，临走前，陈慧慧（惠敏）同学还设下盛宴为他送别。

短短几天相聚，我们对他有进一步了解，这里只简单介绍他过去的一些历程，以飨关心他的一些同学和朋友。

2009-2-3

# 金门桥头心潮涌

刘助桥

2008年4月8日，北京奥运圣火抵达旧金山。碰巧，我随“泼水节之旅”，同日也飞到这座城市。翌日上午，我们出发去海湾游船、参观金门桥，车到海滨码头，见滨海大道外边人头涌动，红旗招展，原来是祥云火炬午后将从这里经过，众多华人早就从四面八方赶来迎候。奥运会是全人类的和平盛事，北京奥运更是中国人的百年期盼。但圣火传递在伦敦、巴黎连日遭遇“藏独”暴力袭击，世人震惊。

谁都知道，达赖喇嘛集团在国际反华势力支持下，上月14日，在拉萨制造严重暴乱事件，造成人命财产重大损失，西方主流媒体恶意歪曲报导，打着人权，民主的幌子，支持达赖集团分裂中国的活动，硬把政治与体育挂钩，恫言抵制北京奥运，妄图给中国抹黑，激起全球华人的义愤。要为火炬助威造势，行动起来，维护祖国的尊严，维护奥运精神的神圣，旧金山今天就出现了动人的历史场面，众志成城。

离开船还有一段时间，我拉着家人，插入同胞的阵容。其中有两岸三地的新移民、老华侨，还有一些友好的洋人，更多的是穿着留学生联合会T恤的年轻人。“溯源总堂”、“原宗公所”的巨幅横标，引起我的关注，以前我不知道，美洲还有这种华人社团。听说我是泰国华人，他们连说欢迎，忙着把五星红旗、美国旗和奥运旗一一分送给我夫妇和两个儿子。还不无郑重地招呼他们的邝主席、雷主席过来互相认识。瞬间，我们在异域他乡融为一体，血浓于水。

蓦然，一头响起《义勇军进行曲》的昂扬歌声，人们挥动红旗，往前移动。我举目望去，见有小帮人马，打着红蓝斑驳的旗号，扛着“西藏自由”的英文牌子，徐徐走来。噢，那就是“藏独”！

双方步步逼近，不停不躲。狭路相逢，一旦冲突起来，那如林的旗杆，就可能变成长矛、标枪、“农奴戟”！我心跳加快，紧张得几乎要喊出声来：中华民族的兄弟啊，不能武斗！不能让人笑话。藏传佛教的灵魂是和平，叫喊要保护西藏文化的人，怎么内外都在采用暴力，是谁在唆使煽动？知否知否，人家的电视台，正把镜头对准我们，一心要拍“让中国人丢脸”的活剧。

我屏住呼吸，瞪大眼睛。啊，汉人没有阻拦藏胞，康巴汉子也没有吼叫，默默地从人缝中擦肩而过。我嘘了一口长气。善哉善哉，我们又跨过了成熟的一道门坎……

“和谐之旅”路还长，我一步三回头地上了游船。蓝色的海面上，红色的金门大桥果然壮观。导游是知识丰富的泰人，他介绍说：旧金山本名三藩市，英文名字长得要命，“旧金山”是广东人叫出来的名字。这里有世界上最早最大的唐人街。我从泰华学者徐仲熙兄著作中获知，1848年，三藩市郊发现金矿时，当地仅有华工十人，三年后骤增至三万人。随后修筑横贯美洲铁路，劳工更缺，就从香港运来数万“猪仔”苦力。弱国劳工，无“平等”、“人权”可言，他们干最苦的活，报酬却不及白人的一半，还要交“辫子税”等等。东西线铁路接轨之日，拒绝华工参加庆典。报纸社论形容他们是衣衫褴褛的“半人半鬼”，被赶进贫民窟，不许与白人同住，历尽艰辛，贫民窟变成了繁荣的唐人街。白人有何感想？他们的种族歧视，由来已久，根深蒂固，时至今日，仍有人一脉相承，如CNN的卡弗蒂之流。他们站在主播台上，掌握着话语权，忘乎所以，放肆辱骂中国人，自以为高人一等，全不知自己是个道德与常识的侏儒，不知道世界东方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清末民初，列强入侵，河山破碎，国民屈辱。1932年，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只派出一个刘长春，来到洛杉矶，连回国路费都没着落。但是，半个世纪前，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快速成长，中国的GDP已超过欧洲四强，紧追美日。前届奥运会上，“东亚病夫”夺得的金牌已坐二望一。法国拿破仑曾预言：“中国是一头沉睡的雄狮，一旦醒来，整个世界都会为之颤抖。”老将军的望远镜朦了，事实是世界上大多数人都为之振奋，只有八国联军的阴魂在颤抖。

北京主办奥运是中华复兴的标志，它将展现东方文明古国的现代辉煌，

展现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努力和美好前景。中国准备好了，有信心办好最具特色的人文奥运。

下午三时多，我们到了金门桥头的山坡上，那里也有迎接圣火的民众和几个美国警察。我正瞻仰大桥倡建人的纪念铜像时，背后传来报喜声：火炬传递完成了！又说，干扰的伎俩还真不少，有个市议员竟然带头卧路拦车。为安全计，圣火不得不改道送往机场。好事多磨，我心头掠过一阵不快，随即跟着大家鼓掌欢呼。

报信人还说，他见到了火炬接力的郎平。

啊，郎平！中国著名的女子排球运动员和教练员，中国女排夺得世界“四连冠”的大功臣。最难忘 1984 年，在洛杉矶奥运会上，“铁榔头”跟队友，与美国队苦战五局获胜，全场狂喜，全国欢腾。郎平出任教练后，继续为国家争得许多荣誉。后来远赴意大利执教，同样成绩不凡。如今，她却在担任美国女排主教练。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上，若中美劲旅重逢，谁将胜出？中国愿意把“国宝”级的优秀体育人才输出，去帮助对手提高实力，真是现代神话。不知郎平怎么想，中国怎么想，美国怎么想，世界怎么看？我有些迷惑。

站在金门桥头，望着迎风飘扬的五环旗，想到和平、友谊、不断超越自己的奥林匹克精神，以及正从北京传向四方的祥和之音：“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我心里豁然明亮了。

祖国，我为您祝福！北京，我为您喝彩！

2008.5.4

# 路灯

刘助桥

当年离开中国，我喜忧参半。喜的是，可与久别的泰国亲人团聚；忧的是，要放弃自己喜爱的文字工作，而步入陌生的商业社会。走过罗湖桥时，心里一片迷惘。

父亲在泰东北呵叻经营百货，零售批发，货物千百种。我初来乍到，不懂泰文，困难重重，最怕讨价还价。父亲能够体谅，安排我坐柜台收钱。这工作很简单，但不会有长进。且看店中业务，弟妹都已驾轻就熟，我半路出家，永远也赶不上，便想另谋出路，譬如向小工业方面发展，单刀直入，或可走出困境。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调查、研究，根据市场需要，征得父亲同意后，我设计出一种干电池猎用头灯，主要供农民抓田鸡用。首批一千只，顺利出手，收益不错。同乡廖金伦叔在泰国和寮国卖过头灯，见我的产品具备调火节能的优点，认定会有销路，甚至鼓励我到曼谷去打天下。

“呵叻起步就一千只，全国七十二府(现已增加四府)，够你做的。”

他的话不无道理，但我没有胆量。在呵叻，有父亲的客路和声望，我管做不管卖，大树底下好乘凉。曼谷就不同了，人海茫茫，我如一叶小舟，不知到哪里去靠岸、停泊？廖大叔看出我的心思，叮嘱道：“到三聘街去找炳炎盛，猎灯批发行，你就说是廖某人介绍来的，老板娘人很好，一定会相扶。”

廖大叔早年在呵叻开店(据说廖大婶与先母很要好)，后来迁往寮国百色，还居然与一位王族联了亲，寮共夺取政权前夕，仓惶搬回呵叻。临走时，王族打开自己的储藏室，让他挑选礼物。他要了一对印度总理尼赫鲁送的漂亮象牙，一本何香凝先生馈赠的精美画册，我在他家里观赏过，还

听他讲过不少有趣的经历。他在百色经商，常到曼谷进货。出发前，对采购先作预算，依照金额，在当地金铺定购一条金袂带，上路时当皮带来用，在火车上安睡一晚，翌晨抵曼谷，先到耀华力金行，把金袂带兑换泰币，然后进三聘办货。听得我也像走近了三聘街。

三聘街是泰国商品集散中心，它的历史与曼谷王朝一样悠久，一年到头都挤满了川流不息的生意人，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商，前去光顾，无任欢迎，但若是进去推销，据说就很不容易，每天都有厂商乘兴而来，败兴而归。父亲对三聘了如指掌，我去曼谷他不放心，也没有锦囊传授。

廖金伦大叔的话，给我予温暖和希望。当时泰国市场有三个品牌的打猎头灯，都是进口货，质量很好。我的是半手工产品，相形见拙，不敢贸然去找入口行，估计他们碍于情面(与呵叻早有生意来往)，收下样灯，也只会冷置一旁。他们的洋货长期畅销，大可不必拿不起眼的“土产”来打岔，而且价格也不相上下。我拿着样灯，照廖大叔的指点，到三聘找到了炳炎盛。老板娘果然很和善，听说是老顾客介绍来的，她脸上露出了笑容。她以内行的眼光审视后，要了两打货。这是我自己卖的第一单货，而且是卖进了三聘，倍觉欢欣和兴奋。两天后，炳炎盛再要了五打，随后逐渐增加。两年后，有一天，我去炳炎盛，老板娘指着堆在墙角的进口头灯告诉我：“这些货都卖不出去了，各地都只找你的阳光牌。”开始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但事实真是这样。制胜的关键，就是那个节能、调光的装置。它是本地草根族的需要。这是我初入商场的意外收获，“为用户着想”，从此形成了我的经营理念。

头灯生产是小行业，同样存在着竞争。二十年前，我的产品在东北市场占了很大优势，后来，渐渐风光不再了。经实地调查，知是同行削价求售的结果。自己没派人跑市场，信息不灵，调整迟缓，难免受排挤。该如何收复失地呢？我去到莫肯府，向刘晋唐族亲请教，他是家父元贞隆店中出的高徒，久经风雨，早成了商场宿将，是当地客家会馆永远名誉理事长。他热情地接待我，明确指出，东北市场有两个特点：穷人较多，购买力较差，价格就成了竞争的第一条件。其次，大二盘的作用特别明显。自己没有推销员，就要依靠大二盘。说完后，他亲自驾车，带我上门找了两家大客号，凭他的人缘，两家都马上要了货。他们的客路覆盖数府，还通向寮都永珍（万象），帮我收复失地之外，还增加了市场配额。

素叻府的吴文稼，是泰南知名侨领，七五寿庆时，给全国各地客家会馆都赞助一笔奖助学金，一时传为美谈。他是我的堂舅。一次去普吉旅游途中，曾去拜访他。听说我的蓄电池头灯正进军泰南，取代了割胶工人历来使用的笨重电石(臭土)灯，很是高兴，问我有没有时间，他可以带我到南部各府找代理商。我说一时还走不开。他见我分身乏术，就在其近邻给我拉了一个顾客。这顾客姓蔡，很有信用，长期靠电话联系，一直合作愉快。堂舅已作古多年，回想当年没及时跟他去走一趟，真是错错错。

还记得创业之初，南邦府乡贤刘炽兴来到我家，见我这个新唐里里外外一把手，忙不过来，即拿了样灯回泰北，投石问路帮推销。清迈客家会馆廖瑞泉永远名誉理事长，多年前就帮我找过客号，最近听说我换了北部的推销员，电话中便忙不迭地交带，有空请去他家认识，日后有什么事儿，或可帮忙。真是有心人。

事物都在发展变化，科技时代更是日新月异。小小头灯，在我手中就有几代的衍化。例如今年推出的二极管(LED)头灯，就比广为使用的氩气泡灯省电十倍，灯泡耐用上千倍，大受欢迎。我感到幸运，常以新产品领先同行，原因是远居台湾、香港、澳洲和大陆的乡亲，都曾主动为我提供过先进的样品。我的产品已走进全国七十六府，并流向周边国家。我忘不了各地亲友给我的种种帮助，否则我不可能一步就跨进三聘，甚至压根儿没搬来曼谷。他们为我点亮了走进商场的路灯，那是照耀我后半生路程的明灯。

如今，我正向第二代交班，在商业社会土生土长的年轻人，没有我半路转行的困苦。佛国教化也培养了他们的善心，乐意做些扶贫救灾的事。我提示说，出钱出力做善事是必要的，但那些给我点亮路灯的人，他们是以知识、经验和智慧扶助人，效果更好，影响更大，不仅帮你一时一事，还可能让你受益终生，甚至造福家庭和社会。

## “让耳朵也唱起来！”

王绍麟

我是一名极普通的业余歌唱爱好者，在那浩瀚的艺术宇宙中，有缘拜会了享有“国宝”美称的吴天球教授，感到万分荣幸！

中国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声乐教育家，著名男低音歌唱家，国际声乐比赛获奖者，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北京音乐家协会表演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理事，中央音乐学院海内外，声乐考级委员会专家组成员……这些头衔标志着吴天球教授辉煌的历程。短暂的会见，吴天球教授的平易近人，亲切而醇厚优美言谈，一瞬间，超越了时间及空间，把我的视野从现实的大地扩展到充满梦幻的天际。

“唱歌！耳朵也要唱，要让耳朵也唱起来！”我张着口，竖着耳，瞪着眼听完吴天球教授这一妙论。深恐听错，红着脸，小声地反问。一个醇厚而来的，坚定的音响亲切回答着：“是的！让耳朵也唱起来！”

吴天球教授一针见血地占据空间，第一时间通俗而深奥地让我领会了他独创的“整体共鸣”歌唱理论的精髓。这是吴天球教授凝聚了毕生心血，献给广大歌唱爱好者——《让你的歌声更美妙》的名著。以此作理论基础，为国家造就了一批批知名度很高的歌唱家，在国际享有崇高的声誉。实践证明了它无限的生命力。

用口唱歌，婴儿落地呱呱地叫就是献给母亲的最美妙的歌声，是天赋的，一辈子都用着的。唱歌，加上眼睛就美妙些，耳朵也唱起来，你的歌声就更美妙。妙极了！让耳朵也唱起来！

我们人体五官：口、眼、耳、鼻是一个统一间整体，又各施其能。一般只知耳朵会听，而忽略了也可唱的功能，同样是天赋的。吴教授从医学，物理学的角度，深入而浅出地指出其“整体共鸣”理论的科学依据。初听

很玄妙，细想也易明了。每个人都有“打呵欠”的经验，那是最舒畅的声响，完成“打呵欠”的一瞬间，总感到听得特别清晰，这是因为“打呵欠”是耳朵也唱起来的结果。

所以必须，保持着将“打呵欠”，而又未打出来的状态来进行歌，这就让耳朵也唱起来了！哈哈！哈哈！吴教授的笑声（一个来自太空的音响）。耳朵也唱起来的声音。

我马上按吴教授的指点去做，神奇地顿时感到从未有的感觉：声开阔了些，音“亮”了些，唱起平时喜爱的歌曲，有了一种很新鲜的清晰的感觉，我真不知是否我的耳朵也唱起来了？……。

八月五日，“知音歌友会”欢迎吴天球、黄湄莹教授贤伉俪的聚会，吴天球教授即兴谈了话。他说的话简直和唱歌一样的动听，感人以谈话的内容，恰如其身份，自然地运用了高、中、低、超低音，四种不同的宽广音域，表达了心里话——我感到来自太空的音响。因既往从未感受到过的。随着（现场示范）了数首名歌，我只能以妙！妙极了！来显出我表达能力的粗浅。

在当天的欢迎会上，一股激情使我冲上台，汇入歌友们冲上台的激流，都希望得到吴教授现场指教的意愿。我唱了一首歌友们常听过我唱的歌：《榕树下》。下台后好几位歌友握住我的手说出相同的感受：“从未听过你是这样的声音……”真不知是否我的耳朵也唱起来？

歌唱艺术是那么深奥，又是那么感动人心，有人的地方就有歌声。因为它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丰富了人生！让我们大家共同“让耳朵也唱起来吧！”丰富我们自己吧！

这只是点滴粗浅的体会。吴天球教授著有专书《让你的歌声更美妙》。我真希望大家和我一样有缘见见教授，或可能比我有更深的感受。

上述的缘遇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当时吴天球、黄湄莹两位教授贤伉俪首次访泰，曾撰文“忠贞的泰国公民，赤诚的炎黄子孩——演唱两首泰、中歌曲有感”见报。

2006年泰国留中总会合唱团，在陈汉涛主席率领下赴京参加世界汉语合唱比赛获奖，载誉荣归。在京期间，也曾专程拜访了吴天球教授。

2001年及2003年吴天球教授应“曼谷知音合唱团”（当时的“知音歌友会”）之邀再二次访泰演出。在中泰一家亲的文化交流中，传播中华文化，

为中泰友谊桥梁添砖加瓦。

2009年中国中央音乐学院，特别少有地为吴天球教授举办了个人演唱会。几代音乐人，欢聚一堂，为其喝采，鼓掌，感人至深。对其数十年为一日的奉献给予最好的肯定。

## 西江月下续琴缘

何锦江

12月6日清晨，李冰莹自广州来电话：“乐队一行九人，已平安返抵家门。这次有机会感受泰国的美丽风情以及华人的卓越和热情，大家对老师有说不尽的情感，都表示珍惜‘世界华人粤剧文化联谊总会’颁发的‘传承粤剧文化贡献奖’的荣誉。”

此刻，我的心自觉非常欣慰。回顾半年来，与泰国粤剧曲艺社社长周月明联手，为筹办“亲情中华第十九届全球华人粤剧文化节”的一些情景。

在九月中旬，我已把文宣稿件写好，并把计划拟好，便放松心情，携妻回故乡参加主题为“家·南海”的会议，并往南雄珠玑巷寻根，乘兴顺道跨五岭入湘，采风久已神往的湘文化。

那一天，张家界桂花飘香，我们腾云驾雾在全程7400公尺的登山缆车上，飞奔天门山，低头鸟瞰，峰峦叠翠，缆车忽然飞越剑峭高峰，人们惊叫一声“嗨”！手机响了，是周月明的紧张声音：“……还有啊！广州红豆粤剧团和南宁粤剧团的人，都说时间碰上政协会，不能来泰参演了！没有乐队伴奏，我们怎么唱！江哥你……”“我正上天门山，求天门狐仙来解救呢！”我大声回喊。

回广州的特快列车上，我老想着“找谁？”两个字。想起找“大佬倌”，我就像泄气的皮球了。而脑海却萦回着“刘海与天门狐仙”。对！百姓！草根！

我即往拍李冰莹、吴述明夫妇的门，门内传出小曲《早天雷》：“边个话我傻……”这对夫妇退休后天天去公园唱歌，快活似神仙。

门开处，我发话了：“李冰莹听好啦！你能立即摆出‘一品夫人’的架式，给你一个差事。”

只见李冰莹不慌不忙，身姿矫健地把双手左右平伸，“一”字出来了；接着双手叉腰，张开嘴巴，“品”字出来了；接下来双手上下平放胸前，双腿张开，便成“夫”字了；然后一转身，回眸嫣然一笑，伸出一只手，便成“人”字了。

我和吴君都拍手称赞：“可以演六国大封相了！李冰莹听令：封你为带路先锋，明天赶赴粤西山城，招兵买马，组乐队去泰国参加亲情中华第十九届全球华人粤剧文化节，全程助阵！”

李冰莹即应声拱手答：“得呀令！”

十月四日，中国中秋——国庆双节热闹过后，高速路上车辆稀落下来。奔往粤西路上，穿越起伏峰峦。司机只用了三小时，一口气送我们穿过十几个隧道，到了郁郁葱葱的粤西山区，在西江边上的小镇，驻进新永光酒店。

这地方，沿江由堤东到堤西 3000 公尺，由江边步行到山脚 30 分钟，市内参差店铺竞时髦。我是旧地重游，五十年前，曾洒下“献身人类最壮丽事业”的激情。

我们要找的第一个人，住在新墟尾鹅卵石路小巷内，门口一对颜真卿字体的对联：“静闻鱼读月，笑对鸟谈天”。

“好字啊！”我话音未落，主人开门相迎，捧上一本《郁南书画家作品集》，洒笑说：“多蒙老师栽培，当年要我负责刻《西中学生》校刊的腊版字。”

我睨瞄四壁，书架旁挂着秦琴，我兴致地说：“斯是陋室，唯吾德馨，今日真是书画琴棋客五韵俱全了。”

“咦！哪有棋呢？”李冰莹喃喃说。

“成个书法家郭佐棋在此，不是‘棋’吗？老师远道而来，棋哥不通知一声，莫怪小弟小气！”原来，永光粤剧曲艺社长钟国伟等人，不知什么时候赶过来了。经介绍知道：小镇里有永光、振兴、西江、光明四个业余粤剧曲艺“私伙局”，自筹自理，每周各自演唱三晚。

我对学弟们说明来意。“佐棋，你名字的宿命就是“救兵”，你就掌帅印吧！赶快组织人手。”

夜幕降临，星朗月明，我同妻子漫步在西江河畔。这里就是从前大码头的所在，旧痕已无觅处，银浪漪漾拍岸，仿佛当年被“群众专政”抛下

河的赖基、郑沛楼、黎宝泰等还在水里惨叫呼嚎。我凝视妻子，想起那时候的她，那两条辫子夹着大眼睛怒不可遏的神态，是学生头头之一，她和农械厂的工人们掩护我逃上西江防洪船。有《西江月》长短句为证：

“黑浪涌舟东流，愁云抱月西转。江岸腥风传惨叫，远望梧州烟焙。红白之争难辨，枪炮拳头相见，两派争赢吵不了，教人满腔愁绪。”

蕉鹿陈事，其实当年的中华大地，每个社会人都处在惶惑之中。唱戏开始了，我们静静地坐到人群里。前面，是旧木房子，醒目处写着“振兴粤剧曲艺社”字样。灯光，洒落在掌板、杨琴、高胡、二胡、秦琴、横箫、短笛、还有“色士”等乐手的脸上。八音和奏，果然有板有眼。演唱者也没有“走音”，人们凝神静听，到深夜不愿离去。

李冰莹登场，唱了一首《思乡》，便朗声说：“师傅们，请大家去宵夜吧！”大伙儿顿时雀跃起来，数十人鱼贯穿过一条街，走进火红火绿的粥、粉、面食店，有人还开了两瓶“白干”。李冰莹发话：“现在，大家想不想听今晚宵夜作东的泰国老先生讲几句话？”一阵掌声和言语声响过后，我站起来了：

“师傅们，粤剧发烧友们，学弟们：今晚的山城，你们看见一轮《西江月》，我也看见城内锦秀湖的《平湖秋月》，合起来是多少轮明月呢？（众笑）你们落力的表演，没有《悲秋》的情绪，而是《大开门》，《娱乐升平》。你们一出又一出《连环扣》演奏的是流传中外的《广东音乐》，是中国岭南文化的一朵瑰葩，是我们岭南人同海外几千万粤侨传递情感的特音。你们利用业余时间，《蕉石鸣琴》，《工尺合土上》，时而《声声慢》，时而《步步高》，听起来好似《雨打芭蕉》，又似《饿马摇铃》，更有振奋人心的《醒狮》和《赛龙夺锦》，也像西江沿岸悠然的《渔歌晚唱》，又似象鼻山头的《流水行云》，令人《沉醉东风》，催人《春风得意》，那都是我们的《乡音》啊！今日，我再进山城，感慨万千，春去秋来四十多年啦！想当年，燃烧岁月，正是《妃妃催花》，《将军令》，‘刮起十二级台风’，无明的农民持枪械进城，《搜书院》，在座的杨琴师傅赖建强，您的父亲赖基哥，本是一介搬运苦力工人，因为梁秉基老师掩护住学生高喊‘不要武斗’被射杀，而学生黄湛权又因贴复课的‘七·三布告’，被当场打死在大钟楼前，老哥愤愤不平地参加了反迫害的群众集会，真如《祭玉河》的问天：‘不知罪犯哪一条，被活生生抛落河里，抱恨迢迢’。那时的西江啊，《三级浪》，把多少冤魂的尸

骸从广西送到伶仃洋啊！至于家喻户晓的金城粤剧团，主角们一个个被批斗劳改，（掌板黄石水师傅忽地站起来说他被铲十字头游街）真是多少《昭君怨》，《双声恨》，《柴房自叹》‘情惨惨呀’，有办法的人便《孔雀东南飞》。今日天下好了，我们幸得‘燕侣重逢’，真好比是《银河会》，我特来放一响《早天雷》：邀请师傅们组织乐队，于十一月下旬，前往泰国参加亲情中华第十九届全球华人粤剧文化节，在国际粤剧文化交流的平台上，有我们粤西山区平民百姓一份子！”

全店肃静的场面，忽然间沸腾起来，掌声欢呼声齐鸣，一直沉默的赖建强大声问：“何老师，我不是造梦吧！要不要把您刚才念到的三十首粤曲唱熟才有资格去泰国？”郭佐棋团长振臂说：“必须的！”

我拍着尾随而来滔滔不绝的钟国伟的肩膊说：“你们承传粤剧文化的自觉性、毅力和朴素的群众方式，令我感动，也启发了我，原来粤剧文化的生命力存在于民间，存在于草根百姓，而她的衰荣又与我们的国运相连。努力吧！去探望老师用不着客气的，你记得当年我带你们去革命老区庙门‘三同’，吃野菜，帮农民插秧苗，你悄悄给我一块红薯，我还批评你呢！现在我可馋嘴啦！来泰国时，就给我带一点你们的土特产无核黄皮来吧！”

子夜了，皓月当空，师生的眼里都含着泪花。

（2012年12月31日完稿）

## 前尘后事话旺卡

何锦江

大年初七翻生人日前夕，在美速市龙盘艺苑广东饭店里，张灯结彩，高朋满座，觥筹交错；横幅写着“旺卡边市相知龙年新春团拜会”。

这场面，是美速市著名侨领庄丰隆博士、林少强博士、张锦汉先生和陈汉展先生等，在联名邀请曾在卅五年前于旺卡边市谋生的旧友聚会一堂，缅怀往事，崇扬美德，共祝新年安康好运。

这是一场相知在旺卡劫后首次重逢的聚会，是非常人性化的聚会。

卅五年前，旺卡(包括拍鲁、美斗窝等边市)聚集着数以万计的边民，其中有泰国人(包括华人华侨)、缅甸人、印度人和甲良族等，在泰缅边境梅河江畔，从事开垦农耕和商贸活动，每天有数以千计的肩夫，背着货物，川流不息地鱼贯上下于崎岖山道上，历时三天五日，才到货站，打通了泰国西北部的印度洋门户，曾经创下了占泰国货物出口总额五份之一的辉煌纪录。

回想当年，人们在边埠经商，各行各业，很多是“借鸡生蛋”，全凭诚信、刻苦和俭啬；人们互助友爱，一家生意，相与帮着做，共生共荣。这种精神，一直在美速市发扬着。尤其是，五百多户华人，团结在全德善堂理事会领导下，举善事，兴华教，促交流，共创繁荣，同享安康。使美速市成为名传国际的“金盆”福地。

激情之余，也令人沉思往事：

三十五年前(1977年)的三月，旺卡灰蒙蒙的天空，偶或透射出红黄色彩，像降下细细的沙尘。远处不时传来炮响声，那是缅甸政府军每年发动的针对甲良族“高都黎国”军的春季征剿攻势。各商号的老板，焦虑不安地站到店前，不时地东张西望：什么时候商路通了，人潮再踊？只有甲

良军的士兵们，不时从对河跑过来泰国地（不禁酒区），我们的小饭店，总是围坐着酒客。

三月二十一日下午，十多名醉熏熏的甲良兵士向我说声“拜拜”！那滋味像告别“征人”，真心祈祝能再会。

三月二十二日，清早天未亮，我照常去“抢购”肉类。不过，今天是我过生日，好久没吃红烧肉了，今天要让家人开斋，不再吃青菜咸鱼仔了！

九时许，炮声越来越频密。妻子招呼着客人说：“今天似觉不一样。”我说：“不一样也是缅甸境内的事，他们不会来炸泰国吧！”

十一时许，妻子说：“对河的人都跑过来了，这里的店都关门走人了。”我说：“有钱的人才跑，我们跑甚么？跑去哪？自己要吃的红烧肉都卖完了，赶快去备料，今晚一定好生意！”

午时过后，只闻一声巨响，接着人声鼎沸：“炎丰利侯老板被炸死啦！”“荣华店起火啦！”我张望门外，人群狼奔豕突，像倒泻一箩蟹。妻子抱着不满百日而乖乖地睡着的龙仔，惆怅地望住我。我说：“炮弹可能不长眼，要不，你去烧炭老伯家找回女儿，跟大伙去山上避一避。这里的客人等着吃饭呢！”话未完，我又去炒我的菜了。我不相信我们久经苦危的命运，会再遭一次祸殃。

过了不久，忽然，随着刺耳的嘶啸声而来，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店后的发电厂被轰中了，气浪刹那间把我手上的锅铲呛倒在地上了，房后连环爆炸声响，我知道“阵地失守”了，有人顺手抢了我店的钱箱便跑，我爬上卧间，拿了“包袱”（后来才知道全是孩子的尿布）跟着跑，跑上山。我冲着荆棘丛林，不知道路，不觉伤痛，声嘶了，力竭了，还是呼喊着妻子的名字。

残阳如血，与熊熊烈焰的大火炉熔成一色；热浪渗和着山风，更加飒凛烈，而我穿着单衣背心不觉得冷；我一定要找到妻子的下落，她一整天都没喝一口水，哪有奶汁喂孩子啊！

夜幕降临，初三的月亮，吝啬地张开一度缝，透过乌云，偷偷地怜悯着人间。火焰尽黑了，我伸手难辨五指，更难找到妻子的身影了。

东方微微发白，我直冲下山去。但见尸横荒野，伤者呻吟，哭嚎悲咽四起。我们的小狗，还坚守在“饭店”的废墟上，奔过来紧紧地抱着主人的双腿，眼睛含着惊惶的泪。房子，就剩下几根炭柱。水缸，熔成歪邪的

“盆”。我的泪也干了，默默地站着，像从死人堆里凛然站起来守护着阵地的兵士。

调寄《采桑子》为证：呼妻唤子落荒人，失了三魂，但见烟云，回首家园泪满巾。战争相残人类耻，人不如兽，同族撕斗，何处才是桃花埠！

汽车喇叭声让我惊觉，全德善堂陈汉展等人带着救生物品来了。有人呼喊着我的名字：“何哥还在！”“何哥还在！”“何嫂吓傻了，不哭，不吃，又不讲话，紧抱着儿女在寺庙里。”

……。

往事并不如烟，二零零七年三月廿二日，旺卡事件卅周年祭，我携同妻子儿女一家六口，寻踪旺卡旧迹。我的心啊，就像凭吊古战场。梅河边的林中，野莺像在歌唱，野花朵朵投江水，落花鸟啼送走愁。可爱的脸孔和喧闹的商市啊，最难忘！留诗一首：

离城十里寻芳踪，火葬繁华渺如烟；  
卅载幽思无觅处，拨开芳草现骷灰；  
半壁寺门老僧在，一方鬼域新人拓；  
世事无常如沧海，翻过一坡是果园。

我们溯江而上，登上美速第一奇峰。俯瞰山川，梅河，就像美速的襟带，蜿蜒流入萨尔温江，注入浩瀚的印度洋；山上巍峨的巨岩，迎风矗立，俏如一尊佛像，看顾着人间。短句即成：

扶摇五百步云间，来林寺后竞攀登；  
帕塔巨岩佛钟响，启悟世间烦恼人。

旺卡，是令人难忘的。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从旺卡到美速，这里不但培养了一批适应对缅贸易的精英，更可贵的是培养了美速人的群体的团聚心，并涌现出一批出色地为社团服务和有崇高奉献精神的领头人。

赢得经济学博士和教育博士荣誉的庄丰隆先生，火烧旺卡后，不因商品付于一炬而失信誉，艰难地分期还清客户的订货款，以诚信取得多项商品代销权，并建立起可靠的国际贸易网；致富之后，仁心仁泽，回报社会，历任多届全德善堂理事长，带头捐巨款，团结桑邻，造福社会，报答国家，使善堂堂务大步迈进，荣获政府发给慈善事业金盾奖。庄博士被埠众恭请

为全德善堂永远名誉理事长。

林少强博士，年青时养猪，步行山路数日，到府城去卖，依时付还借来的“猪本”，被爱称为“梅河小弟”（弟梅），数十年来，不但工、农、商、学各事业都大有成就，且一向待人平等，热心帮人扶危解困，“有事找弟梅”，成为美速一句流行话，美速有弟梅，令不少人感受到平安。故被恭请为全德善堂名誉理事长。

智民学校校董会主席陈汉展先生，旺卡救灾时的小伙子，此后便成为美速各行业的社会公益活动家、民间对缅甸外交关系活动家、兴学办华教的主要领导人，他把公家事办得比私人的事更加用心，他花在社会公益的钱比私人用度更多。他是泰北华文民校联谊会主席，又被聘请为泰国行政经济和社会顾问院议委。

旺卡人材辈出，一代新人如张锦汉理事长，接着老一辈头人开创的公益慈善事业，蒸蒸日上地发扬下去。

陈汉展先生说得好：“旺卡是美速市的发祥地”。能够创业，能够育人，这就是福地啊！

2012年2月5日完稿

## 合葬

林太深

这是我双亲合葬的故事。没有“孔雀东南飞”的凄婉，不像梁祝化蝶的艳丽，它只忠实地记录着上世纪 50-60 年代一个中国农妇——我的母亲的遭遇，以及一个泰国出生中国长大的我的父亲的经历和谢世。天南地北各葬一方；在机缘巧合中，做儿子的完成了双亲的意愿。将两老合葬于佛统安乐山庄之原。

载着母亲骨灰的车子向佛统安乐山庄进发，我双手捧着盛装骨灰的铜浮屠，凝视良久，彷彿浮屠里的骨灰又活现成母亲的模样。我轻声告诉她：“母亲，我们已经出发了，等会儿就能见到父亲。请您走好；过桥、请小心。”不知怎的，思绪一直在澎湃，带我回到曾经的情境。

父母分别已 50 多年了，一个在家乡；一个在曼谷。这 50 多年，可谓天翻地覆，沧海桑田。父亲离开潮州，回返出生地和生母健在的曼谷，留下母亲和我们三姊弟，成了社会的弃儿、时代的牺牲。

父亲离开后不久，土改便雷厉风行，从二五减租到三七五减租再到退租退押，分田分地。我家用侨汇置下几亩薄田原意以防老，不想被划为地主，从此交上厄运，受人欺侮，遭人白眼。母亲带着地主原罪，更受酷刑毒打，受尽苦楚，吃尽苦头，眼见村里好多人捱不过苦自尽了，她不！因为她的支撑力量是父亲，是我们！凭着这份毅力，她坚持到生命的尽头：那是 1960 年，故乡，时年 54 个春秋，并不算老，是社会的摧残是时代的折磨致死！

母亲一走，我们全家四口分四地而居。大姐和我，先后来到暹罗父亲身边，哥哥仍在英德执教。大陆改革开放了，处处搞规划建设，家乡花园在城市规划中成为闹市区，安睡百年的祖莹因乏人照料，不忍祖坟沦为无

主孤魂。无奈之下，只好将祖先骨殖火化，奉请来暹罗供儿孙们拜祭。此刻，我手捧的就是母亲的骨灰。骨灰尚有余温，仿佛小时候躺在母亲怀里一样温馨。

灵车续前行，车窗外，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正检拾由车上丢下的小额硬币，俗称买路钱，看着这褴褛的衣衫，我的心抖然冷颤，手心不禁冰凉，猛然忆起一个过去的情节：那时，母亲终日惊魂落魄，东逃西闪，逃避农会的追债和棒打；另外，也确实太想孩子了。那时我们租房在城里读书。房东见是个衣衫褴褛老妇，以为是老丐，吆喝着赶她，她忙分辨：“我是来找儿子的。”我出来一看，是母亲，穿得比乞丐还烂。怀里还揣着二个熟咸蛋，整天粒米未进也舍不得吃，留给我。这印象我一直深埋脑里，不敢忘也不会忘。我发誓有生之年要好食好穿供养她服侍她，这是否引来老天爷嫉忌，为何天不假年，过早地离我而去；

车子在受损的马路上重重一震，震倒了祭拜的纸料祭品，我猫着身子捡起来，并说：“马路崎岖，母亲仔细。”看着这纸料衣服，不禁想起当年母亲入殓时情形；母亲入殓时，穿上一套十三件寿衣，在1960饥荒年，算是十分体面的了；大跃进之后，各县各村争高产、放卫星，对土地过份剥削，使化肥成为奇货可居。父亲托人从香港寄来几吨支持乡里也顿使我成为小富：有钱有米有侨汇券。可是母亲年来积聚的伤痛早已病入膏肓，看着这些东西，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说：“这个时候死去，我实不甘心，我死不瞑目啊。”果然，她咽完最后一口气，眼睛仍睁得大大，我们三姊弟跪下“说话”（注）：“母亲，放心走吧，我们会好好照顾自己，请母亲合上眼睛。”说完用手一抹，母亲眼睛就闭合上了。可隔宿，母亲的眼睛仍睁得好大好大。我明白，她是不甘心啊，不甘心此时去世。睁大眼睛是她对世道不公最后的挣扎，她渴望着再看看这个世界。

父亲一生劳碌奔波，算命的说他命带驿马，晚年方得安定；果不其然，无论在潮汕，在泰国，劳劳碌碌，无大作为；只有在接手仙女牌香水（น้ำอบนางลอย）厂后，生活才算安定下来。终因积劳成疾，于1981年患脑溢血逝世。葬于佛统府安乐山庄之原，墓碑上端端正正刻着：

潮安西门外花园村

考 x x 林公

祖 墓

妣 x x 丁氏

当汽车拐弯再拐弯的时候，坟场在望。我紧抱着铜浮屠，一面在心里叨念着：“父亲，儿把母亲从唐山带来交给您了。这是母亲宿愿，直到她咽下最后一口气前，仍叨念着希望能与您相会，儿也将此作为一种使命，今天如愿以偿。”虽说是心中的诉说，但我似乎听到自己的哽咽。我沉浸在悲戚中，突然听到仵作工的指示，忙完成了仪式的各项要求；最后是在棺廓内外，墓穴上下洒下五色种子，预示五谷丰登，五福临门，并象征中国人对种子所寄望的“发”的要求；发达、发展、发财、发丁、落地就发。

在回程途中，心中因完成使命而轻松，也因精神恍惚而忐忑。团圆本是人间大喜事，但这起阴间的团聚，可就有些凄然、凄美。父母亲在世时，聚少离多，多半日子未能在一起；死时，仍各葬一方。但事情发展并未以人的意志为转移，80年代的迫迁，90年代的迁徙和火化，并奉请来泰；新世纪的择吉安葬，使父母亲在人为分离了50年后才得以合葬团聚，事物的发展，使不可能成为可能，使合葬水到渠成。聚少离多是父母一辈子的遗憾；死后同穴，也是遗憾之中的补偿。我想，母亲定会将一生所受的磨难和刑罚全都倾泻出来；听完母亲的倾诉，父亲会大度地拍着母亲的肩膀说：好啦好啦，都过去了。你听我说：退租退押的最后阶段是叫割断尾巴吧？对，就叫割断尾巴，这一招又痛又狠，我接到儿女电讯：“说三天之内若未能筹款交齐，母命休矣。”我听后万分焦急，不久前才向亲朋借了笔钱与人合伙做生意，方见起色，再借不可能了。唯有将股本转让他人，但时间紧逼，套现利息又高，最后只好亏本三成卖出，一分不留的寄回大陆。阿夜（注）常问：“x x，生意如何？有赚吗？”我总回答：“阿夜放心，生意大赚。”说完大笑，笑声震屋宇。朦胧之中，我被笑声震醒……

“大赚”过后豪迈的笑声，常萦绕在我梦中，大度又自信，陪伴我一生。

注一：对神明或往生者的祈求或许诺。

注二：泰人对母亲的匿称。

## 玉佛寺：泰国人的精神支柱

林太深

你说，泰国哪最高；哪最大？我说是玉佛寺。玉佛寺的高大，是指它在泰国人心中的地位。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透射到它的塔尖，相应的光芒就会照遍全泰国，再传递给塔后的那片绿茵，由是形成了一座曼谷的地标，一座由金塔、寺院和草坪组成的构图上视觉上互为景致的焦点。

玉佛寺，几乎是伴随着节基皇朝一起成长的。你看它的后面，就是大皇宫；皇宫与寺院名字紧相连，两座宏伟巨构，更是相偎相依，谁也离不开谁。

是的，谁也离不开谁，你看泰国国旗上的三个颜色红、蓝、白，就代表着国族、宗教和皇室；正是这三位一体，将泰国六千四百万人民纽结成一股力量，这就是泰国从未沦为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原因，因而自然成为泰国人的精神支柱。

随着队列的人流走进那扇古旧厚重布满着历史陈灰的木门时，一股庄严肃穆扑面而来。进了门，里面别有洞天，这洞天是属于神仙的；也属于放牧自由解放人性的人的天地；而凡人一到这里，因受那种神圣气氛的感染，那属于尘世的俗念或带罪的心灵，多少得以净化和洗涤。

多数的游客，正诧异于眼前的景致：那佛爷慈眉善眼，垂注下界，那孙悟空模样专门镇妖压邪的哈奴曼，那人身鸟形的金娜莉，那金马赛克铺成的浮屠，还有那游客祈福的钟声，一直响彻云天。这时你仿佛远离了尘世，成了超凡脱俗的人。你从高处鸟瞰，看见老子，看到孔丘，还有释迦牟尼端身趺坐云端，都呈定状态，大概正苦苦思索，为世间人性的贪婪欺诈凶残嗜血的“癌症”把脉开方……

金光灿灿的浮屠，成了指引旅客的标志，顺着左边石阶拾级而上，右

面站着我们十分眼熟的石翁仲，他是二百多年前就从中国来“过番”藉，站岗放哨了二百多年，他的面容和蔼可亲，就像从故乡老人脸上印刻出来一样，故乡人啊，谢谢你不倦不殆的守护这片神圣的土地，呵护着远方游子的平安。

在玉佛寺大皇宫，一件件对象都是古董，一寸寸时空都载史册，令人击节赞叹，令人目不暇给。当然，谁也没去在意脚下的铺路石，这石，是和石翁仲一起从中国运来落藉暹罗，叫压舱石。当年南来北往的红头船，满载着暹罗米与木材运销唐山，返程的货物不够重，只好借沉甸甸的石头帮助压舱。要知道，船一过了七洲洋，就会有大风大浪，船身轻，吃水浅，重心不稳，就有船身倾斜乃至倾覆的危险。那时候，正值泰国节基皇朝开国之初，百废待兴，光玉佛寺和大皇宫的工程，就需大批石料，此所缺正系彼所余，这笨重的东西，成就了中泰贸易史上的佳话。

唐山来的压舱石，二百多年来，任由日晒雨淋万方踩踏，不叫一声苦，没半句怨言；唐山来的石翁仲，二百多年来，直立站岗，没丝毫懈怠，不露些倦容，不倨傲也不居功，它们早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我在想，华侨在建设泰国的丰功伟绩中，应有它们一份。从它们身上，不难发现中国人的特质中国人的才气中国人的勤奋，分享应得的荣光，难道不正是实至名归吗？

眼前，佛塔，佛陀，人鸟，猴王，雕梁画栋的宫殿，座座装满了二百年历史的浮屠，甚至凑热闹的风铃，也叮叮当当吟哦不缀，站岗的青面獠牙加倍精神，使人感到今天的日子特别，特别就在于这般巧，这般齐，好象约定来的四方朝圣者，来造访寺庙的主人。

据说，这玉佛是由缅甸翠玉精工雕琢而成，世所罕见，价值连城，为泰国第一国宝，每年雨旱二季，泰皇陛下或亲御或派御代表为玉佛更换新装。细心的游客会发现，节候不同，玉佛身上那熠熠生辉的金丝衣裳也随之变化。

玉佛既属第一国宝，它在国民心中的份量可想而知，有时还能起到法律无法解决的作用：譬如有件民事纠纷，甲说乙偷他东西，乙否认，甲问敢到玉佛前发誓吗？乙说敢。于是双方偕同证人携同香烛鲜花在佛前发誓：乙没偷甲东西，特请佛祖作证，若誓言有不实虚假，甘愿受上天重罚：从此事业不振，家口不宁，严重的家破人亡，或生男为盗，生女为娼等等。

当然，释迦牟尼佛从一开始就主张众生平等，也便宜不了诬告者，诬告的人也需接受相应的报应。中泰文化里的报应思想，都是源于因果律，正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经此誓咒之后，双方不得以偷者或诬告视之，静候报应的到来。有说，灵验异常，报应不爽。故敢以身试法者少。

玉佛正殿，厅堂深广，四壁及穹顶描金浓墨重彩绘画着佛教种种故事，对世人很具警世和教育意义。玉佛高高在上，众佛互相拱卫，离拱顶，还差好多好多，给人以莫测高深之感。任何宗教，都在建筑上做文章：高与深，正凸显出人的渺小，渺小的人类，只有匍匐在宗教的光环下，不敢轻举妄动，恐遭天谴，这种深人类灵魂深处的威慑力量，不正是人类情愿匍匐在宗教座下心灵自律的原因吗？宗教劝人出世，但用的手法却是入世的。

玉佛座下是厅堂，可容二三百人，前座近佛，易于置香烛呈鲜花，多为泰国人礼拜朝奉忏悔祈福的地方，有些善信，一坐就是几个钟头，倾诉完毕，又等待着上苍的启示。你看那捧着心的合十的手，祈求上苍；那一行行匍匐和跪拜，是对佛至高的虔诚。神圣的佛陀啊，请发慈悲心，加持这一代苦难的众生吧。礼拜完愿之后，仿佛获得了力量，像车加了油马吃了草，又匆忙继续着生活……

朋友问我，为何不愿提起玉佛的历史呢？说来话长，数百年前，它曾流落异邦，被供奉在邻国寮国。当节基皇朝开国之初，边陲不靖。皇上御驾亲征，寮国的玉佛就来到泰国，从此安家落户，长驻泰邦，佑我百姓，兴我家邦，当时泰国虽曾遭英法等帝国主义侵略，皆能逢凶化吉，国泰民安，此皆赖我玉佛保佑，历届圣上英明，全民团结，共御外侮，有以致之。

说到历史，却也微妙，只许评弹，毋容推敲，割地也好，血债也罢，谁又能够究其咎？和善就是软弱，拳头才是道理。等到地被占、人被杀，既成事实已造成，再来讨论是非对错，究有何益？已成定局，徒呼，现在，谁又能去北海（今贝加尔湖）抚苏武牧羊坐过的石头而痛哭？谁又能够对北极熊怒吼；说海参威，西伯利亚是我们的？对克什米尔中国藏南部份，印度制造了“既成事实”，中方虽据理力争，看来也是旷日持久，久悬不决之事，但中方既视为核心利益，看来也不致失信于民，将来必有一番争持，或更甚，但为主权和国家领土完整故，虽战也在所不惜。

扯远了，回头再看这雕龙砌凤的工艺；这描金绘彩的图画，这世界一

流的铸造和雕刻，这金碧辉煌的宫殿，这横空出世的庙宇群，真教后代子孙羡慕又愧咎。我想借用我的朋友诗人苦觉的话，但反其道而行，那就是：泰国人民正是用“雕刻的方式，塑成形象，任日月星辰阅读，供后人瞻仰。”——这就是玉佛寺。

# 难忘的清华园

张纬城

1960年夏天，我从上海市上海中学高中毕业，以第一志愿考上了北京清华大学六年制的土木建筑系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8月底，我从上海乘火车到达北京，清华大学有人在火车站迎接。我们坐上了大汽车，向北开去。汽车经过八大院校，到达了清华园。

清华大学是我多年来向往的大学，几年来，我脚踏实地、刻苦努力地完成了中学课程，成绩在班上一直是名列前茅的。心里默默地想着就是要争取考上中国第一流的清华大学。现在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汽车驶进了清华园。经过二校门，看见了“清华园”三个大字，又看到了在绿叶丛中，欧美式的大礼堂和图书馆。一切都那么新鲜和美丽，令人激动万分。

办完报到手续后，土建系的接待人员把我送到了红色的，有大屋顶的二号楼学生宿舍，那是我们土建系男生宿舍，我的大学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清华大学在北京北郊，面积很大。学校分为西区和东区；西区是清华的老区。大礼堂、图书馆、体育馆、科学馆以及优美的“水木清华”和幽静的荷花池等，都在西区。

当走出西校门，往西走就经过被八国联军烧毁的圆明园；沿着马路一直往西走，就可以到达著名的颐和园和香山公园。

东区是新建的建筑群，新的主楼和教学楼、学生宿舍林立。最东边就是火车路，著名的“清华园”站就在这里。

九月初，秋风初起，天气清凉爽快。枫叶红了，稻谷熟了，田野一片金黄。这是北京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学校开学了，我们怀着激动、喜悦的心情走进宽敞、明亮的大教室。高深的微积分数学、物理、力学等课本摆

在我们的面前；一位位著名的老教授站在讲台上，又说又写。我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年学子，如饥似渴，认真地听着、记着、吸收着，多么美好的大学时代！

我们看到蒋南翔校长在大礼堂给我们作国际国内形势报告；看到著名的建筑学家，我们的系主任梁思成教授走过我们的教室；看到无数衣着朴素、平易近人的老教授，诲人不倦，把他们的知识无私地传授给我们这些年轻人。学校提出“清华大学是工程师的摇篮”，要把学生培养成“合格的、祖国需要的人才”。在祖国的培养下，我们每个清华学生都非常认真地、自觉地、努力地按照祖国的要求，一年一年地成长着。

每年国庆节，我都参加通过天安门的游行队伍，还曾经参加“首都民兵师”，三个人一组，扛着迫击炮，正步、庄严地走过天安门，接受伟大领袖的检阅。

春节时，全市侨生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的联欢。中央首长来看望我们。我们在二楼宴会厅那高级、光滑的木地板上跳交谊舞。有一年寒假张素秋也从上海来看我，一起参加了那次春节联欢会，兴高采烈地跳起了交谊舞，度过了美好的春节时光。

终于，我大学毕业了。在准备全国统一分配工作的时候，真想不到，晴天一声霹雳，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等七人，在学校贴出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这消息马上传到了清华大学。6月1日《人民日报》又出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北大沸腾了，清华沸腾了，北京各大专院校也都沸腾了。于是，新北京市委派来了以叶林为组长的工作组，王光美也作为一名工作组成员，驻进了清华。接着工化系的学生蒯大富等人贴出了抨击工作组的大字报。大礼堂前面的校园里，贴满了大字报。学校的正常工作被打乱了，校党委瘫痪了，我们原来的毕业分配工作计划也停顿了。“留校闹革命”，让我们这些应届毕业生留在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

校党委的主要领导人，被当作“黑帮”批斗，各系的主要领导被“陪斗”，很多著名的教授被“游街”。全国大串联，各地来的人挤满了往日美丽的清华园。

8月22日，周恩来总理冒雨参加了清华大学群众大会；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在主楼前批斗了王光美，还将她丑化，穿上很窄的旗袍，

帶上用白色乒乓球串成的“大项链”，进行人身污辱。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校内的“团派”和“414派”从文斗进行到武斗。从1968年4月到7月，在清华园里发生了“百日大武斗”。最后是两败俱伤。“红卫兵”这个组织在清华附中产生，又在清华“百日大武斗”中被消灭。“红卫兵”作为被人利用，打到刘少奇的政治工具，走完了它的历史悲剧。多么残酷，灭绝人性，无法无天的文化大革命啊！真是“史无前例”。国家主席被迫害死，几位元帅被迫害，多少好人、专家、教授、作家、电影演员被害死。国家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这段历史深深地埋在我的心中，永远难忘！清华大学走过了她漫长的、光辉的历程，但是却插进了这段可悲可怜的，令人痛心的“十年文革”。我深深的怀念你，我亲爱的母校！

# 人生美好的回忆

范雨波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气象业务部门，是处在人才和资料等各方面都十分短缺的情况下开展工作的。当时国家最需要的气象工作人员，要从国内调配，从国外聘请，还要立即着手培训。如1950年4月至9月军委气象局与清华大学合办了气象观测人员训练班。接着各地气象部门也抓紧自行培训工作。当时就有大批爱国的气象科学高级知识分子，宁愿放弃在国外的优越生活条件，回国后积极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新中国的防灾，抗灾和改造自然的气象事业就是在上述艰难的条件下打开了一条攀登气象科学高峰的大道。本人感到十分荣幸的是，在1951年初就开始参加了气象学的专业学习和值班工作，也从事了较长时间的专业教学与科研工作。

## 一、形势紧迫，边学边干，在干中提高的在职学习方法。

（一）当时技术部门忙于接管旧政权残存下来的技术设备和少数技术人员的同时，还需要招收大批有文化知识的年轻学生进行短期培训，以便充实到各个技术部门。他们具有崇高的理想，始终保持着勤奋攻读和高度的工作热情，他们的口号是“边学边干，在干中提高。”本人就是在这种形势的鼓舞下，于1951年1月，以中央侨委设立的北京华侨补校的一名高中一年级学生参加了这个光荣行列，被录取分配到技术部门参加气象学专业培训班学习。要求在短期内很熟练地掌握天气图的填图技术，结业后即安排值班工作，并在职继续参加气象观测学培训班的学习。结业后即安排天气观测值班工作。这一项业务是最艰苦的工作。除了按照国际规定时间作每小时的定时观测纪录之外，还要在刮风下雨的恶劣天气条件下，随时站在

室外监视天气变化的工作，并保留完整的气象纪录资料。就是在严寒酷暑的季节里也不能离开工作岗位。

由于天气预报直接关系到飞行计划和安全的保证作用，而当时天气预报技术员又十分短缺，大专院校毕业生无法满足需要，因此，本人又接到在职学习天气预报的学习任务。由刚从南京大学气象系毕业的两位预报员给本人讲授天气预报专业知识理论，课后就努力进行天气图的绘制、分析和参加当天天气预报的讨论工作。同时，也要学习应用高低空天气形势图、雷达探空资料分析等知识。用了三个多月学习理论和实践工作，就大胆参加值班，还要在黎明机群起飞前，向列队等候的飞行员讲解当地和航线的天气实况和预报，提醒他们应注意事项……

## （二）靠自学考上大学

在这次学习天气学理论的过程中，深感自己的文化基础薄弱，对书中列出的物理学、流体力学和所运用的高等数学等知识一窍不通。深深地感受到，没有高等文化知识，就无法钻研高深的技术理论。因此，当时就拟定了一个长期自学计划。下决心只求真才实学，不求虚名。当时还得到《中国青年报》编辑部的支持和鼓励，并介绍给当时的武汉测绘学院的数学教研组进行具体指导。因此，自1954年初就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自学高中数理化课程。只用三个月时间复习完初中数理化。心想前人用自学方法都能达到科技和文学高峰，自己一定会实现在业务上的奋斗目标。接着就用了将近两年时间自学完高中数理化课程。由于业务上做出了一点成绩，一九五六年初调往东北某航校任气象专业教师，培养中专技术人才。

1957年8月被批准返回当时中央侨委办的北京华侨补校。经过编班考试安排在大学先修班理工（九）班补习。1958年在班主任的鼓励下，大胆报考北京大学。不久就接到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天气学与动力气象学专业（现用名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大气科学系大气科学专业）录取通知书。这是本人在几年前下定决心要自修北京大学物理系同样专业的课程，真是天大的巧合！

## 二、六年苦战的大学生活

（一）当时北京大学对学生要求很严格，校内的学习气氛异常浓厚，在学习的前三年，专攻数理基础和专业基础课。五年级第二学期开始写学

年论文。本人选译《西南季风期印度西北部热带锋的结构》一文。这是一种初步分析研究课题的练习，为写毕业论文打下基础。成绩被评为四分（五分评分制）。

（二）大学六年级第一学期开始就为写毕业论文作准备。本人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是中国气象事业、气象学研究和气象学教育事业的奠基者和开拓者，是国内外公认的气象学界泰斗、气象教育一代宗师的李宪之教授。他的研究成果受世人瞩目，发表了气象学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名著，并有效地指导实践。他品德高尚、爱生如子，深受学生的尊敬爱戴。本人从开始准备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到论文公开答辩任务的完成，总共用了约八个月时间。本人选定的论文内容是对在大气科学领域内有关天气系统的演变与特大暴雨的成因分析。在这课题的研究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个新的重要因素，并作为新的科学论点。

### （三）毕业论文的答辩成绩

大学六年级第二学期期末进行一场开卷考试后，就举行毕业论文答辩。考场布置得十分庄重严肃。按照程序由作者用二十分钟配合挂图宣读论文，接着由事先审阅过本文的质疑教授提问题。用了约一个多小时答辩完毕。论文指导老师李宪之教授的评语是：“勤奋积极，利用很多资料对太平洋西部的几次扰动作了分析，进而结合1963年8月上旬河北西部的特大暴雨和1958年7月8日一次台风的形成，探索到了一定的联系。建议给五分”（五分评分制）。论文答辩委员会对本论文的答辩成绩也评为五分。在本人毕业后的第二年，就参加了广西桂林召开的全国气象学术会议，并被选定发表了本人的有关这问题研究成果的学术论文。

三、决心继续努力，不辜负祖国人民的培养、老师们的辛勤教导和海外亲人的殷切期望，将陆续进行分析研究工作。现列举以下两篇学术论文供参考。

#### （一）1965年写了《东风波对台风形成的作用的初步分析》一文。

1. 论述了1958年7月上旬西太平洋地区东风波动的演变，进而形成台风的过程。

2. 论述了一九六三年夏季东风波和南海台风形成的过程，并向西北方向移动，7月31日到达海南岛南部，登陆后继续北上。8月1日到达北部

湾。

(二) 一九七六年写了《湛江地区 7619 号台风特大暴雨的初步分析》一文。

7619 号台风于 76 年 9 月 20 日 9 时 40 分在湛江市附近登陆后，继续缓慢向偏西方向移动，并于 9 月 20 日傍晚进入北部湾北部，9 月 21 日缓慢折向南掉。这时正是湛江地区特大暴雨出现的主要时段，而地点是离台风中心约 200 公里地方。最大日雨量达 200—300mm。化州县达 545mm。并造成了百年罕见的特大洪涝。经过资料的计算分析，初步了解到这次特大暴雨产生的基本条件及其前期主要特征；同时，初步认识了台风活动与冷空气活动的关系。

(三) 李宪之教授极为关爱他的学生，细心关注每个学生在业务方面的进展情况。心地善良、爱生如子。李宪之教授经常激励我们要自强不息。只要有毅力，一定会有成就的。

1. 在 2001 年 4 月为庆贺李宪之教授 95 华诞而出版的《寒潮·台风·灾害》一书的《降水问题》的第四章《中国降水问题》中列出了本人的研究成果如下：

“对这次特大暴雨起主要作用的还有上引文献里没有提到的而很重要的另一个热带系统，即热带扰动。根据范雨波用 700 百帕、500 百帕和 300 百帕高空资料分析结果，这个扰动在 7 月 25 日位于加罗林群岛东部，后逐渐移向我国，于 30 日在台湾附近形成闭合低压。以后缓慢北移滞留在东海，而于 8 月 6 日和从大洋移来的台风在东海海面上呈对立形势。这个滞留在东海上的闭合低压，以及与它成对立形势的台风（低压在西台风在东，影响范围伸展到黄海和渤海），使潮湿空气在深厚的气层里，大规模输入华北，再加华北有利天气形势和地形影响，便发生强烈降水，所以上述热带扰动对当时华北特大暴雨的形成，起了一定作用。

总起来说，1963 年 8 月上旬华北特大暴雨的形成，主要是由于热带天气系统的北移，以及两个热带系统合并所发生的机制作用而发展与加强的。其它作用，对这次特大暴雨发展过程（见简略情况），都是次要的。”

2.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 年 05 期在《李宪之教授气象灾害研究成果及影响》一文中，在网上提到“此外，还有李宪之的另一位学生与合作者范雨波，用了 700、500 和 300hpa 高空资料分析发现的一个

热带扰动，也对这场特大暴雨有着重要影响”等内容。这是对本人的鼓励与鞭策。

本人在建国初期 1951 年就开始从事气象业务工作。在技术上全面掌握了包括气象观测、天气图的填图，绘制分析到天气预报的整个气象台的业务工作。还长期从事气象大专院校的气象专业的教学、科学研究和气象学教材的编写工作。本人才疏学浅，只算是实现了一个早期归侨学生报答祖国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大力培养的心愿。

本人已进入余生之年，但愿能有效地利用知识的持续性和从小就受到泰中文化的熏陶的有利条件，继续以“边学边干，在干中提高”的方法，在泰中是一家亲的桥梁作用上发点光和热。

## 放水灯三境

曾心

生命是流动的，水是流动的。我心中的水灯，随着流动的生命和流动的水，飘呀飘呀，飘过我的童年——中年——老年。

小时候，我生活在曼谷的郊外——老韭菜园，随父母种菜种草药。

我家菜园西边，有一条铁路，时有火车隆隆奔过。当时我的幼小心灵就像一只蹦蹦跳跳的小鹿，既喜欢大自然的原野，又时常抬起天真的头遐想——多想看看农村以外的热闹世界。特别是雨季过后，河水高涨，一听到近处高脚屋的泰国人家播《放水灯》的歌，就知道水灯节快来了，脑子就异想天开，巴望爸妈能带我们到湄南河畔，放盏闪闪流动的水灯。

幻想的水灯总比现实的水灯漂亮。

当年在农村，爸妈家务繁重，靠着租来几菜地耕种和饲养鸡鸭，来养活一打孩子，男女各半。一早爸爸就挑着菜和草药去买，回来又挑着一担饲料；白天爸妈下地劳动，傍晚妈妈还要饲养鸡鸭，晚饭后，一家坐在矮凳上，围着一盏小油灯，把菜与草药扎成一捆捆，以便一早赶集去。生活这样沉重，爸妈的脑海里，怎能会有这个充满民间神话的水灯节呢？我的童年到少年，都不曾到过湄南河放水灯，只有几回跟村童，用芭蕉叶摺叠成一只小船，插上几朵野花，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入清澈而甜美的村边的小溪里。虽然没有燃着闪亮的香烛，却随着风声和口哨声，带走我天真无邪的童梦。

后来，我家弃农经商，从农村迁移到城里，也不曾到湄南河畔放过水灯。然而，真没想到，1956年，我自己竟成为一盏水灯，“飘”到中国读书。一去竟二十七年。等到“飘”回来时，已是年到中年。

回来初期，沉重的生活担子压在我一个人的肩上，每年水灯节的日子我几乎都忘了。等到置了新家，恰巧离湄南河只有两个车站远。不知有多

少回，从广播声中听到《放水灯》的歌曲，心想该带妻儿到湄南河放水灯。但是心想与现实还有一板之隔，有时等了妻子教书回来，孩子上学还没回来，有时等了孩子回来，妻子却没回来，有时又自己忙不过来，只好一次又一次“算了吧”！

一年，我儿子考上朱拉大学医疗系。全家乐开怀，好像中了头彩，早早就约好今年无论如何要去放水灯。这次是我一生中到湄南河畔放的第一盏水灯。

那晚，我们在路边各选了一盏水灯。儿子看到我选的水灯是塑料材料做的，便说：“爸，别买这种，它不会腐烂，将造成河水污染。”我依了孩子，买了一盏蕉叶做成的水灯。我们放水灯的地点是在攀洛码头一带，对面是金光闪闪的玉佛寺，左边是帕宾诰大桥，右边是摩天的黎明寺，水波粼粼，烛光闪闪，千万盏水灯随着湄南之水南流去，景色十分壮观。

我们一家第一次各托起水灯许了愿。经过坎坷人生的我，觉得宁静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我不敢再向皇天后土祈求什么，只把我一腔感激的恩情浓缩在小小的水灯里。于是，我屈膝蹲下身去，轻轻把水灯放飞，转眼间，就溶入水灯群中去，分不清那是你的他的我的。

妻子和孩子，也都各自默默许了心愿。许什么心愿，这是各自的自由和保密，谁都不曾过问谁。

往后，不知是各忙各的，还是各自己许了愿，似乎没有再去飘放水灯的欲望了。只有我偶尔陪大陆、台湾、香港和东南亚文友去过几次。其情景随着时间的流逝，也淡薄了。

步入晚境的我，每当放水灯节，依然喜欢听那首《放水灯》的老歌，但再想不到湄南河放水灯和观看水灯了。我喜欢独自在庭园的石头上盘腿而坐，心境宁静，眼下那块青青的草坪，仿佛变成碧绿的湖，蔚蓝的海。更奇妙的是，它竟能无限延伸，延伸到泰海湾，延伸到五湖四海。啊，一条跨国界而不分皮肤种族的大河在我眼前奔流。我轻轻地把心灵编织的水灯放飞，让它飞到我爱人人，人人爱我的地方，飞到那悬挂着古典的月亮，古典的星星的古老宇宙空间里。

以前，我总是很知足，从来不敢向皇天后土祈求什么，眼下见天下如此不安宁——战争、绑架、禽流感、自然灾害连绵不断，我终于打定主意向皇天后土祈求——世界吉祥与和平！

## 猫诗人在小红楼的日子

曾心

2003年，我在住家旁边买了一块地皮，约4百平方米。我用自己的脑子和双手，实现了我一生建造盆景园之梦。园的右侧，建了一座小巧玲珑的二层小楼，通体用红砖砌筑。北京来了一位教授，也许联想到北大红楼，给它取名“小红楼”。

此楼令我“称心”之处，则是弯曲的楼梯绕着一棵三叉芒果大树盘旋而上，由于楼下是个半敞开的空间，使整座小楼宛如藏在半树上的鸟巢。它既连“地气”，又接“天气”，似一座想象中的诗意栖居地。著名学者刘再复为之题了横幅：“神瑛之园”。

2006年7月1日，林焕彰和我在小红楼共同策划和发起建立类似诗社的“小诗磨坊”，以尝试六行内小诗的一种新形式。除我俩发起外，还有岭南人、博夫、今石、杨玲、苦觉、莫凡，因林焕彰远在台湾，其他的都居住泰国，故称“7+1”。故此，吹起了小诗诗人集结号。继之，诗磨不停，诗香遍地，小红楼便成为“小诗磨坊”同仁聚首处。前年又增加晶莹、晓云、蛋蛋三位，还相续出版了8本《小诗磨坊》诗集。

8年来，两岸四地和东南亚华文作家、诗人、教授、学者，如张九桓（大使）、刘再复、吕进、龙彼德、陈慧瑛、舒婷、陈仲义、凌鼎年、刘登翰、朱寿桐、庄钟庆、周宁、马长山、陈思良、陶然、夏马、小黑、朵拉等造访了小红楼，留下许多美好的文字。

中国著名散文家陈慧瑛2010年造访了小红楼，回去她写了《不能不爱薰衣草》，文中的开头说：“近年来，在湄南河畔，在作家、诗人曾心先生清新雅致、古色古香的小红楼，八位诗人不计名利默默耕耘，孕育了一片美丽的诗歌世界，诞生了千首以上脍炙人口的小诗，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影响所及，遍及东南亚，那是华文文坛的奇迹。”著名学者刘再复为《小诗磨坊》（2013年）写的《序》，题为《“无目的”的诗人诗社最可爱》中说：“〈小诗磨坊〉的诗人们为写诗而写诗，不求诗外之物，不谋诗外之功，却给自身的生命价值作证，给身内的美好心灵与身外的天地宇宙作证。”

林焕彰每年来泰，几乎都住在这里，成为小红楼的“常客”。

每天天还没亮，他就穿着白短裤，像小孩一样去“玩”跑步。本来可在庭园慢步“玩玩”，但他嫌天地太小，玩不出汗水来。后来他找到附近海军运动场，每天要跑五公里，才觉得过瘾。他忘了自己已是古稀之年，相信自己的脚力和硬朗的体魄，天天都要痛痛快快“跑”一趟。

2008年，在拥有200多盆树桩盆景园里，又建了一座六角凉亭，我请林焕彰为“小诗磨坊亭”题字。他乐意答应了，并从台湾寄来几张不同字体的墨宝，要我挑选；我觉得最能表现他个性的，是那张脱尽时习，斜而不倒，富有“动感”的横幅。我写信告诉他，并说拟请苦觉雕刻，他很赞同。同年7月上旬他来泰，乘的飞机晚点，到达机场是深夜2点多，而到达小红楼，已是黎明前的黑暗。他没放下行李，迫不及待先走到凉亭去“鉴赏”。他见到其墨迹镂刻在一块精制红木版上，悬于梁中央。他赞赏：雕刻精致，用深绿色字，显得大方古朴。于是，他得意地眯起眼睛笑了。

在留言簿里，一般“外来客”，只留下一句话或一首诗，而林焕彰也许有特别的感情和特殊的感悟，留下了两首小诗。一首是2006年5月12日写的：“一颗树，一首诗；一个盆栽，一幅画；一座庭园，一本诗集；满园诗画，满心喜欢。”另一首是2008年2月5日写的《磨工》：“磨谷子磨麦/磨米磨面粉//磨文磨字/磨心磨诗//磨日磨月/磨时间磨生命”。这两首小诗不论从那个角度写，意象如何不同，但都离不开“诗画”，离不开“磨诗”。看来，“诗画”、“磨诗”就是他的日月，就是他的人生，就是他的整个生命。

向来诗有“载道”之说，是“为人生而艺术”。我的诗多属“载道”之类，林焕彰在《六行，天地宽广——序曾心小诗集〈凉亭〉》中曾向我建言：“曾心已成就了他的‘载道’的任务；下个阶段的发展，我想有必要多向‘不载道’的方向探索；仍以六行以内的‘小诗’作为一种‘自我挑战’的形式，继续攀登‘语言艺术’的更高峰。”

由此看来，林焕彰是倾向诗“不载道”的一派，即“为艺术而艺术”。我最早听到“玩诗”这个词语，就是从他的口说出来的。

2006年，我与他磋商在泰国成立一个类似沙龙诗社时，关于名称，他提出叫“小诗魔方”，希望写诗不要一成不变，要像“玩魔方”那样多变。当时他提出“玩魔方”的字眼，尤其那个“玩”字，我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为了避免人们“异议”和“误解”，我建议把“魔方”改为“磨坊”，即“小诗磨坊”称谓。他“迁就”了我，欣然同意了。

2010年，我委托他在台湾帮我联系秀威资讯公司出版我的一本由西南大学吕进教授点评的小诗集：《曾心小诗点评》。不久，林焕彰从台湾给我打长途电话，要求重新考虑书名。我接到电话后，考虑到上次他的“建言”，和“迁就”了我，把“魔方”改为“磨坊”。这次我思想上想“迁就”他一下，用了诗集中的一首《玩诗》为书名（1），便说就叫《玩诗》吧。从声音中听出他有些惊诧，似信非信地反问：“是玩诗吗？”我答：“是”。于是，他发出“中意”的心声。出书时，书名“玩诗，玩小诗——曾心小诗点评”。原来我只说“玩诗”，他可能觉得“玩诗”不够分量，还不够“过瘾”，便再加了“玩小诗”三个字，突出了“双玩”，善哉。

围绕着“玩诗”之外，他还“玩”甚么呢？在小红楼里，他每当坐下来，就喜欢画画，随意用圆珠笔或铅笔作画，画的多数是小动物，尤其是画猫。画中的情趣，总让你童趣由生。

戊子夏天，他赠我一幅墨画：即两只猫互相拥抱。画上方有四个半圆形，表示耳朵，角下各有四个圆点，表示眼睛，两点之间又一点，表示鼻子，鼻下五根长短不一的须，暗示着嘴巴；画下方，只见一条猫的盘腿。右旁是苦觉的题字，写得歪歪斜斜的一条长长的怪字，像是猫的梁脊，书写的是岭南人的一首小诗：《猫话》：“天台上 / 月光下 / 谈情说爱 / 喵喵”。此三人合璧的“猫画”很传神，如今悬挂在小红楼墙上。

林焕彰还有一“绝”，在小红楼里，他没一刻闲得住，见到有宣传画厚色纸，就撕撕贴贴，拼凑成一幅幅的“画”，贴好后，随时送人。他曾送我好几幅，我也曾在贴画上写了“玩诗”。

这些“贴画”初看缭乱得不成什么东西，细看却发现“玩”的乐趣。他最喜欢拼凑的是猫和鱼，两者往往不是一元的，而是二元的，甚至多元的，让你的脑子迷迷糊糊，眼里模模糊糊，看似猫吃鱼，又似鱼吃猫，继之又似乎猫鱼在玩，在谈情说爱，在相吻做爱，或在互相“吃”。可以说“表现出来的感情是矛盾的、复杂的、也是模糊的”。他有一首小诗《猫想、鱼

想》：“猫想吃鱼，鱼也想吃猫；我们大家一起吃；猫和鱼同时说。”这首诗的诠释，我想最好用刘再复的一句话：“文学传达的经常是概念讲不清楚、讲不明白的东西，连作家艺术家自己也讲不明白，他就是有某种东西，感受、感想、感触、感情等想讲，于是作品就出来了，你问他到底他想讲什么，他不一定明确，如果他非常明确，那作品常常就是败笔。”

还有一“怪”：小红楼的围墙较高，初建时，邻居的家猫经常跳下来拉屎拉尿，又脏又臭，我很讨厌，总要追打它。于是，猫一见我，就如老鼠见到了猫，跑得特别快。平时小红楼没住人，静悄悄，是一处心灵“推磨”的净地。林焕彰一来，立即喧闹起来，电话应接不暇，文友诗友，尤其是“小诗磨坊”同仁都嘻嘻哈哈赶来相会，树上的小鸟叽叽喳喳，芒果树上的松鼠跳上跳下，邻居的小猫小狗，也许立即闻到同类味道，又跳又叫，纷沓而来，像赶集那番迅速，那番喧闹。

尤其那些猫儿们，见到林焕彰坐在石椅，石桌上摆着菜肴吃饭时，猫儿们围着他、蹭着他的大腿喵喵地叫，好像在称道，“大师兄长，大师兄短”，嗨，叫得可亲热呢！但林焕彰也像爷爷对待自己的孙子那样，时不时挟着“美羹”给他们吃。此时猫儿们开心极了，翘起欢乐的尾巴，频频表示“谢谢”！

林焕彰在这种“猫人和谐”的氛围中，也俨然是一只猫：蓬松的白发，如猫的毛，嘴边的痣毛，像猫须，尤其笑起来的那一霎那，嘴边的须毛灵敏地颤动，显现出那惟妙惟肖的猫相。此时令我想起相书所说：“爱猫长期的心和修炼在脸上的投影”，不禁暗自笑在心里。

有人小声对我说，您看林焕彰先生像不像猫诗人？我怕对他不敬，只莞尔一笑。

后来，我看到他有一首小诗《我是猫》：“我是猫，我不是你的朋友，但也可以是你的朋友；因为，我是猫，我有不理你的美，也有可以理你的美；我想进入你，心的洞穴里。”我想：既然，他自己说“我是猫”，那么我们叫他“猫诗人”，也不会至于失礼了吧！

晓云有一首小诗《鱼说》：“明知道/猫诗人来了/或许带着猫/我还是斗胆游出来/只为/我也想成为懂诗的鱼”。此诗写在留言簿里，每当我看到此诗，总觉得她表达了泰华小诗磨坊同仁敬慕林焕彰先生的爱心：我们爱猫诗人，“因为/我也想成为懂诗的人”。

注：

(1) 引自《玩诗，玩小诗——曾心小诗点评》一书中的《玩诗》：“寻觅生活中/零散的星星// 一个个吞进肚子/连梦带血/呕成/有规则有情感而成行的星星”，2010年1月，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留中岁月，终生无悔

——赴华留学 54 周年点滴体会

余秀兰

今天 8 月 20 日。54 年前的这一天是我回国升学的日子。转眼间人生的旅途已走完了大半辈子。回想这辈子所走过的人生岁月，可谓酸甜苦辣味俱全。但不论我经历过多少艰难困苦，留中岁月，在我生命的旅途中永远是一段值得回味、值得留恋的日子。如果有人问我，假如人生的岁月可以重新选择，你将会如何选择呢？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仍然会选择回国升学的道路。“留学中国，终生无悔”，这就是我的结论。虽然在中国我们经历过无数的艰苦磨炼，但与我们的收获相比，这仍然是非常值得的。

我出生在一个贫穷的泰国华侨家庭。从小失学，我只能从小组班以及黄魂夜校学到点滴知识。从小我非常热爱学习，从同学们那里借来的进步书籍点亮我心中的明灯。16 岁的青春年华，我想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我是一个女人，我这一生应该如何渡过？”我不希望自己像其他女孩子一样，长大了嫁个有钱丈夫，一辈子围着锅台转。可贫穷的家庭没法供我上学。如何才能摆脱痛苦的命运呢？我时常在周末和好朋友在“是乐园”的湖边静思，我彷徨、迷惘。所以当友人愿意资助我船费回国升学时，尽管有人再三告诉我“中国现在还很苦，你受得了吗？”我坚定地回答：“只要有书读，再苦再累的日子我都能顶得住”。就这样在友人赞助下，54 年前的 8 月 20 日（中元节）我只身登上“大伟健”轮回国。不辞而别离开父母兄弟，远走他乡，心中的难过是不言而喻的。但我深深知道，唯有走这条路，我才有可能读书，获得知识渡过一个我想渡过的人生。

就这样回国的道路改变了我的命运，改变了我的一生。让我在青少年时期重拾黄金时代的童年，也圆了我的大学梦。没有回国，我不可能幸福

地渡过六年的中学和五年的大学。我不能从一个无知识的青少年被祖国培养成一个大学生。

在中学时代，让我刻骨铭心的座右铭就是前苏联作家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主人公保尔·柯察金说的：“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也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死的时候，它能够说：‘我把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从我踏上祖国的这片土地，从我坐在课堂上学习，我就非常感谢祖国的栽培教育。我努力地学习科学文化，参加学校的各项劳动，努力锻炼自己，从中学到大学，多次被评为“三好生”，出席过厦门市“三好生”代表大会。和千千万万个当年回国的热血青年一样，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响应祖国的每一个号召，努力地为祖国作贡献。从学生时代做起，从身边的点滴做起。从中学到大学我都是学生干部，我把学生干部为学校做事，为同学们服务，都当成奉献祖国，报答祖国之恩的具体行动。

在祖国我们当年受到传统的文化教育，受到优秀五千年文化的熏陶，培养我们艰苦奋斗、勤奋好学、坚强勇敢、诚实做人的品质。日后，在我工作中遇到种种困难，我都迎着困难而上，不会被任何困难所击倒。尤其我们学习理科，严密的逻辑思维，特别是分析化学的业务训练很严格，我们要从一颗火柴头大的药品中检验出几十种阴阳离子。这就培养我们工作细致，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养成我们对“完美”的追求习惯。走上工作岗位后，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在哪个岗位上，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不断地完善自己的知识才能，使之适应各工作岗位的需要。要努力发挥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凡事都要做到“最完美”。在我所经历的所有工作岗位，我都认真对待每一项工作任务，发挥开拓进取精神，出色完成每一项工作任务，决不马虎应付。

我1956年回国。新中国成立还不到7年，正在百孔千疮的废墟上建设新家园。当时物质生活十分困难，但我们深知：我们是主人，不是客人，我们要用双手来改变她，让她变富强。毕业后，我被军管会分配到大庆油田工作。一个来自热带椰林的姑娘，只身来到东北大草原，来到零下40摄氏度严寒的大庆，投身到大庆为祖国献石油的行列中。到大庆总机械厂从

当翻砂工做起，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那时候，大庆工人来自全国各地，尤其西北还有新疆等地大油田前来参加大庆石油大会战。就这样，我与工人们打成一片，艰苦奋斗，不怕脏，不怕苦，脏活重活抢着干。工人们竖起姆指，称赞我“顶个棒小伙子”。后来又由于厂办中学，缺教师，又把我从车间调到总机厂东风中学。我当科任老师，班主任，而且是优秀班主任，带领一个全校优秀标兵班。在大庆我被评为“大庆红旗手”，也是大庆工人阶级对我这个归侨青年的认可和给予的崇高荣誉。在以后的教书生涯中，我教过大庆工人子弟，在河南教过煤矿工人子弟，在集美侨校教过华侨青年、归侨学生及归侨子女。我一直对我的教学工作倾注所有心血。直到后来在集美侨校走上领导岗位，担任副校长，主管教学教育工作，我也很快调整自己，适应新工作岗位的任务，组织华文教师培训。25年前我就组织泰国第一批华文教师团到我校培训，还有菲华教师团，香港学生团到我校参加夏令营活动。我亲自带教师团、学生团上武夷山参观。我把自己的人生阅历、经验投入到华文教育中去。在开展华文教育工作中，对境外生的教育工作中，敢于开拓，勇于进取。这些都是当年母校恩师的教诲。总之，毕业后，无论在哪个岗位，不论担当什么角色，是主角还是配角，我都努力当好每个角色，不讲名利地位，不计报酬去做好各项工作。因为我心中始终珍藏“奉献”两个字，我希望以我有限的生命，无限地奉献给社会。在泰国，我在张永青先生的公司工作17年，我同样是一丝不苟地工作。工作认真，诚实热情，从一个教育工作者转变为一个大公司的文职人员。我也一样从工作中不断学习积累工作经验，也算出色完成工作任务。业余我也努力为华大泰国校友会义务工作，包括总会。只要集体工作需要，我也会义不容辞地去做。来到华大驻泰代表处工作三年多了，在上级领导的指导下，我也努力开拓新局面。开展华文教育，做好华大对外窗口的工作。总之，只要是华文教育工作的需要，华大工作的需要，我都会积极参与，完成。因为我在“奉献”中感受到快乐、幸福，感受到生命的价值。夕阳无限好，虽然已近黄昏，同样也要把光和热发挥得更好。

我想我只是60年前回国滚滚热潮之中的千万个归侨青年的一员，是普通一兵。尽管这辈子，我没什么业绩，没什么创举，但作为一个爱国的华侨青年，我们在回国的大时代的激流中奋进，和共和国一起成长，我感到我的人生也是多姿多彩，我的生命依然充满光辉。世界上的富人，号召以

自己一半的财产回馈社会。我们不是富人，但是我们同样以祖国教给我的知识才能回馈社会，意义也是相同的。今后只要自己能力还做得到，我就不会放弃。我依然会为社会、为集体、为事业做力所能及的工作，直到最后一刻。愿我将来不会为自己的虚度年华而悔恨，不为自己的碌碌无为而羞耻。我能告慰自己：我的人生值了。

## 时光流逝 母爱难忘

谢钦锡

记得童年在农村生活的时候，每当听到小羊羔呼唤“咩—咩—”声音，像个撒娇寻觅母亲的孩子；那母羊就会立即此起彼应，“哞—哞—”地发出母性温和爱怜的回声。大羊小羊母子呵护温馨的情景，听者视者无不为之动容，瞬间涌动一股热乎乎暖流。岁月悠悠，至今仍记忆犹新。世间事物处处充满着有情有义，尤其是“母爱”情感。人是世间万物之灵，伟大的母性是最有智慧道德的，具有崇高无私的母爱感情。

每年八月十二日是泰国的母亲节。母亲节，顾名思义是纪念母亲的节日，“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个节日里，怀着感恩的心，撰写此拙文寄托哀思，缅怀已故却永远挥之不去的母爱，聊表情怀，予以纪念。

母亲已离开人世六十多载，任凭岁月消失，她依然没有死，永远活在我心中。那是恩重如山的母爱，时常在我心中泛起。每当忆起母爱，就会让我久久不能平静，往事一件件又在脑海里呈现，浮想联翩。

母亲临终留下感人肺腑之言，令我刻骨铭心。依稀记得，那时候她已患病多日，时有昏迷，无法下床走动，整天抱病卧床，饮些汤水维持生命，病魔把她折磨得死去活来，气息奄奄。

有一天，她竟然张开紧闭的眼睛，眼眶含着泪水，面对着病榻前的人不停地叹气，她嘴唇颤抖、声音低沉哀泣说：“留下他们！（指其子女）没有一个养大成人”此时，守护在她身旁的家人和亲戚个个无不为之动容，人人心酸，忍不住流下惨然眼泪。

母亲在生命垂危之际，她没想到自己生命即将离开人世，却饱含着她至爱的感情，心里只有惦记着孩子，放心不下依然是子女。这是母爱的牵

挂，心灵的呼唤，这是母爱的天性，临终的祈求。每当想起，催人泪下，不禁泪如泉水涌了下来，引我无限感慨和悲伤，永生无法忘怀。

母亲在世的时候，我年少无知，不懂人情世故，但童年留下她的印象至今却清晰记住。她身材匀称中等，长得个头体形较瘦偏弱小。她终年含辛茹苦地抚养孩子，时有到田间帮忙劳动，忙碌的生活，万般艰难地扶持贫困不堪的一家。这样，她长年不间断地操劳家务和农田劳作，结果难逃悲惨的困苦生活和超负荷的付出，英年早逝。

一九四八年农历六月初九，那年那月那日她只有三十多岁就撒手人寰，留下七个没有成年的儿女。当年，排行长子的我只有十五岁，最小的弟弟仅是六个月大尚在哺乳的婴儿。于是一家人随之陷入哀鸣、饥饿和嗷嗷待哺的生活困境。

母亲的逝世，这对一个几乎是一贫如洗的家，沉重打击是可想而知的。然而生活要继续，等待它更多的是艰苦困难，面前的日子将是流尽汗水和辛酸泪水的生活。黑暗的年代，苦难的岁月，一个欠缺完整的家庭，一家人在挣扎中顽强地竭尽全力求生存，在煎熬中盼成长。有幸运的离乡进城求职谋生，鄙人于1952年，还荣幸被荐举保送免费就读集美学校，命运居然稍稍在改变了；不幸是母亲的却难逃天灾人祸的降临，夭折病亡吞食她的生命。

母亲生前那个年代，广大农村贫困不堪，贫穷落后和灾难频繁，农民常年辛苦的劳动，还是三餐无着，衣衫破烂，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在天灾人祸和饥寒交迫中挣扎求生。

秋冬季节到来，寒冬腊月，天寒地冻，母亲为了让家人遮身御寒，添衣加暖，她自己动手织布，为家人量身剪裁，一针一线精心缝制成衣品，她又能缝制棉袄，让家人御寒，她还能扎鞋底作布鞋等等。写到这里，回想当年穿上新衣服，喜气洋洋地过新年，心中油然而生我对母亲无尽感恩和敬意！心里就会涌动一股热流，眼里就会闪动着激动的泪花，忍不住掉下眼泪，让人不胜感慨和万分怀念。

大爱无边的母亲，她用心血和乳汁灌溉滋养了孩子，让其活下来健康成长。记得孩子们有时饥饿难忍，如狼似虎地争食，母亲看在眼里，一阵酸涩，泪水往肚里流。这时候她总是不顾自己饥肠辘辘，往往是少吃让食。还记得小弟弟时常啼哭不休，那是母乳吃不饱，母亲不得不加喂稀粥米汤。

每次喂养，常看到母亲把稀粥含在口里咀嚼，咸淡温热尝试适口才喂到小弟弟口里。母亲每当看到喂饱的小弟弟脸上露出笑容，心里总是乐滋滋的，无比宽慰。又记得每当母亲看到孩子被蚊子咬，叮到红肿起泡，担心引发生病，总是不安和疼在心里，于是每当晚上就寝睡觉，孩子们都挤在一张床上，身旁的母亲望着孩子满身是汗，总是摇着扇子，为孩子生风吹凉，赶蚊子，可怜天下父母心，她那颗充满了慈爱的心，处处想到孩子，处处护着孩子。

上述感人的往事，养育之恩，饱含着母爱的全部感情，让人铭记在心，终生不忘。

母爱付出的生命代价，其恩德比山高、比海深。她万般呵护，慈爱无私，悉心教育，奉献自己的一切。她的养育之恩，非笔墨之能表达，永远写不完。

父母年壮之时无限付出、日以继夜地照顾子女成长，现在却年老体衰，垂垂老矣，正当其时是：孝敬父母朝夕扶持，反哺喂养时候，作为子女应尽责任和义务。

母亲在世的时候，我没有奉养过，亦没有尽孝过，留下心里不安，一生内疚。报答父母养育之恩，适时奉养回馈，涌泉相报。孝敬父母要及时，切莫，子欲养而亲不在，铸成终生遗憾。

生我者父母，养我者父母。百善孝为先。普天下，上至帝王将相、达官贵人，下到平民百姓、贩夫走卒，旁及妇幼之道，无不孝敬奉养父母。况且禽畜中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孝。不孝顺，甚有虐待父母，不仅道德沦丧，且丧失天理人性，这些衣冠楚楚畜牲，简直禽兽不如！

孝是中国人传统的美德。一个人在家庭只有孝顺父母，才能在工作上敬业，对国家尽忠，正可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个人没有孝敬父母之心，很难想象他能做出对他人、对国家以及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 梦返虎中

刘丹睿

前些日子突然心血来潮，上网进入了广东省大埔县虎山高级中学的网页。看到一条新闻说是，虎山中学于2008年11月20日正式获得批准为“广东省国家级示范性普通中学”。而在学生名册上，1953届丙班一栏里还找到了我自己的名字，令我雀跃不已。当天晚上我竟然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又回到了虎山中学：大楼门口几根儿时三个人才能围起来的大柱我们两个大人依然围不起来；大门口前面十几个篮球场一个也不少；从五虎山上引来的“自来”水还是那么甘甜、那么沁人心脾；废置的游泳池里鱼虾仍然活蹦乱跳。乡间的恬静幽深宛在眼前，醒过来却发现身在千里之外。

虎中是我初中母校，原名虎山公学，创建于1936年，因座落在五虎山麓而得名，其前身为湖山公学，据说还是前国民党陆军总司令罗卓英创办的。当年泰国的中文教育和国内的教育并不能完全衔接得上，我那时还是一个未满13周岁的华侨学生，很多东西都不懂。面对这浩瀚的中华文化，我如饥似渴。学校给我们传授数、理、化、历史、地理各种知识，我印象最深的是《自然地理》这门课，它给我们讲述山川平原、江河湖海，地貌对气候的影响、风雨雷电的形成等等；《农业知识》课教会我们干农活：日出之前我们就要端着洗脸盆垫上一张报纸去玉米地采集雄蕊花粉，然后用毛笔蘸着花粉沾在玉米苞顶部鬚鬚（雌蕊）上进行人工授粉（否则太阳照射下温度太高会把雄蕊花粉杀死）；为了增加番薯（地瓜）的产量，我们学着把月光花的蔓芽嫁接到番薯的藤蔓上去；为了防止西红柿（番茄）倒伏，我们给搭了小小的支架绑着番茄的主干，为了让番茄长得更高、结更多的果实，我们还要给它去腋芽、剪枝；老师们还教会我们施肥的原则：施氮肥（尿尿）长叶子，施钾肥（草木灰）长根茎，施磷肥（骨骼尸骸）结果实等等，这些都是我前所未闻的。正由于有了虎山中学为我打下的文化学

习基础，我才能顺利在广州考上高中——广雅中学，再进而考上西安交通大学，才能有今天的小日子。

我是1953年考上虎山初级中学的，湖寮是个小镇，那时还不是县城，梅潭河流经湖寮奔向三河坝汇入韩江。我入学后第一个寒假，老师们必须到潮州韩山师范学校去参加学习，我四姑和姑丈时在虎中任教，他们不放心把我一个人留在学校，就把我也带去了。我们乘船顺梅潭河而下，梅潭河非常美丽，和沿岸的青山相映成趣，河水清澈见底就是没看见鱼。河里很多礁石，大一点的船都不能通航，河岸上堆放着不少铁轨，据说解放前罗卓英准备修条铁路联接外界，可铁路还没来得及修，罗卓英就跑到台湾去了，只剩下铁轨静悄悄的躺在梅潭河畔。前些年中国政府修了梅汕铁路，由于叶剑英元帅的愿望，梅汕铁路特地绕了一个弯经过梅州市，也穿过三河坝，就是不通到湖寮也就是如今县政府所在地。“江山代有才人出”究竟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呢？！

虽然今天学校已改名为“虎山高级中学”，我还是会经常怀着感恩的心情，怀念我的母校。我那时是第一次远离父母独在他乡，少不经事的我没有任何社会经验，没有处理好同学之间的关系，离开母校后就一直和初中的老同学没有联系，但我还是很想念他们的；我也非常怀念老师们，感谢他们对我的辛勤培养和谆谆教导；怀念那充满田园风光的校园；怀念湖寮镇的“墟日”，每逢“墟日”街上充满忙碌快乐的人群，不知从何处来的黄佐汉先生吆喝着卖芥癣疮药：“癢癢抓抓，抓抓癢癢，唔癢唔抓，唔抓唔癢，一抓就抓到大天光”，真是热闹非凡，地摊上还摆着几本杂书野史，我们偶尔也买些《增广贤文》之类的书看看。我们几个人三五成群有时也会一人买了一条甘蔗从蔗尾咬向蔗头，从街头走到街尾，一段蔗也就咬完了；我在那里学会了“狗爬式”游泳，从一个体育成绩不及格的孩子变成开始经常参加一些球类运动的学生；在那里学会了吹口琴，从一个腼腆内向的孩子变得开始对音乐感兴趣的人；还学会了自己独立地过集体生活，总之有很多我会永远怀念的一切，那时候的日子真是无忧无虑。不知不觉我已年近古稀，虎中啊虎中，不知何时才能再故地重游，如今也只能在午夜梦迴时才能再投入您的怀抱！

## 坚强地活下去

蔡宽贤

50年前，我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当年毕业的大学生，都必须到农村与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经过一年的“三同”，我得到过艰苦生活的锻炼。39年前，我回到出生地及度过童年、少年生活的湄南河畔。

离开了20几年，刚回来与几个兄弟见面，大家还比较“亲密”。

因孔堤地区繁荣起来，政府早已不准排污水的制牛皮革厂。父亲在挽浦工业区买了一大片地准备搬厂，后因觉得自己已年老孩子们又不愿继承，不想搬厂而在旧厂地建了一百多间小屋出租。

我回来才二个多月，父亲便去世了，母亲则早已“走”了。几个兄弟突然翻脸无情，认为我回中国20几年，对家里没贡献，所有的遗产我都没份。

我立即由“五舍”（五少爷）变成从零开始的“无产阶级”。

面对残酷的现实，我记起以前带我下乡与农民“三同”那位公社干部对我说过的话：“战胜艰苦，艰苦就会成为财富。”

我与老伴咬起牙根，分期付款买了巷里的一间排屋，白天卖饭菜，晚上卖粿条，直到12点才关门，只有春节休息三天。

三个孩子逐渐长大，我必须出外另找工作，为孩子们准备学费、书费及付清分期付款的房钱。

没什么门路，我又只懂中文，当时泰国的中文又不吃香，泰政府也不承认中国的文凭，我又已40几岁，很难找好的工作。只要不犯法，什么待遇很低的工作我都干。

我出门办事，路途如不超过十几个车站，当时只一铢的公共车费也不花，来个“马拉松”快走。工作地点不太远，早晚在家吃稀饭，把昨天卖

剩的粿条炒得咸咸当菜餸，晚上帮老伴卖粿条；工作地点离家远，太花车费，便在工厂随便打地铺，星期六晚上才回家，星期一带了炒花生与一袋咸菜煮猪肉及小袋白米，早午餐用电炉煮稀饭送炒花生放酱油，晚上才吃干饭餸一点咸菜肥肉，省下六天的伙食费。

三个孩子都知道父母对他们的苦心培养，很用功读书。

孩子们上小学时，每逢暑假，我每天都分别布置十题算术题让孩子们演算。星期六晚上回来便要他们交 60 条演算题，再把上星期我带到工作地点检查的演算题发还他们，都没算错，星期天便可休息一天；谁算错便向他讲解，再要他（她）改正。如此让他们反复学会算术的四则演算题。考初中，两个女儿都考进重点女中的“实萨那哩”（ศึกษาสารี），男孩能考进重点男子中学的“萱古腊”（สวนกุหลาบ）。为考大学打下良好的基础。

结果三个儿女都先后考上泰国第一流的“朱拉隆功”大学，而且都以第一志愿考上吃香的专业。大女儿考“医学系”，二女儿考上“工艺艺术设计系”，男孩考上“工程系机械专业”。

现在他们都各有收入不错的工作，也深感父母对他们培养的苦心，对我与老伴都很孝顺。

作为父母的我们，付出的代价也不小。

尤其是老伴，可以说为了儿女而付出宝贵的生命。

每天一大早，便提了一个大竹篮到菜市场买了大小粿条、米粉、鸡肉、牛肉丸、鸡骨、猪骨，各种菜……起码有十几公斤重，又不舍得乘三轮车助力而是上下公交车，下车后还要提着重物走一段不短的路才到家。

一到家便立即煮饭，赶快做好几种饭菜，赶在 11 点多便开门营业。

巷子里很多小规模工厂，中午很多职员，工人来吃饭菜，几张桌子都坐得满满的，慢到的还要拿了一盘饭菜蹲在门口吃。

如有女佣帮手还可以，女佣一走，一时又找不到人代替，只好自己单独大忙特忙。

卖了中午饭菜后，还要赶快清洗碗筷，好几个大锅，接着便要忙着把猪骨、鸡骨熬汤，准备下午、晚上卖粿条，直到半夜 12 点才关门，关门后还要洗很多碗筷。

此外还要照顾三个儿女、洗衣服。

真亏她有三头六臂，能单独干这许多事。

我曾劝她白天卖饭菜，晚上不要卖粿条，可以好好休息。她却为了多增加收入，让三个儿女吃得好，有钱用，自己再疲惫也心甘。

她就这样辛苦捱了10几年，累得两边的肾都坏了。废物排不出，只好到医院洗肾。

洗了10几年肾，影响到心脏、肝脏、肺脏都有问题。每晚都不能躺着睡觉，只能坐着“睡”，否则便呼吸困难。即使坐着“睡”，也要张口帮助呼吸。

多辛苦啊！

本来身体很健康，却只有67岁便“走”了。

我则一直很节省，吃得很差，营养不足，严重缺钙，脊椎骨下部份损害太大，影响双腿无力行走，出门必须坐轮椅，也要人照顾。

虽然再也不能像从前般去参加校友会的合唱团，我则在家每天都作深呼吸，尽量把气吸进丹田，有时深呼吸时，有一股热气在全身流动、奔腾。故双腿虽然不能走路，却有足够的丹田气高唱冼星海作曲的“夜半歌声”及“黄河颂”。

有时想起老伴，深感她为了这个家，搞得太累而“走”得太早，我没再三劝止她，对她不够爱护，深感“内疚”而心情不太好，我便唱起“夜半歌声”，发泄一番后便感心情好些。

“夜半歌声”的歌词中，有句“你是天上的月，我是那月边的寒星”。为了纪念老伴，从此拙作除了用真实姓名外，笔名决定用“寒星”。其他笔名从此不再用。

我常唱得最多的，还是“黄河颂”这首歌，特别欣赏最后那句“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并想象是在歌颂老伴的“坚强”！

我应学习老伴陈容珍的坚强，虽然不能行走，双手也不大有力，生活不能完全自理，似乎是“半残废”，但决不灰心，永远保持乐观的心情，知足常乐，代替老伴与三个儿女，坚强地一齐活下去！

## 怀念同窗郑明庭

方锡鹏

他走了，他年纪比我还轻，但却比我先走一步。

他的命真苦，也许造物主不让他享受。

他出生在柬埔寨的金边，年轻的时候当过工人，百公斤重的大米扛在肩上，就像不足公斤的棉絮那样，箭步如飞。五十年代，为了寻找“穷人的世界”，“当国家的主人”，他毅然奔向祖国的大地。整个中学时代，他都是学生干部，担任劳动股长，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干部，艰辛困苦，毫无怨言，总是高歌“向前！向前！向前！”终于，他考上了国家的重点大学——厦门大学。“厦门大学”苍劲的鲁迅先生笔体，激励他为祖国献身的精神。他依然生龙活虎，上山下乡、炮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复辟势力、文化大革命……他是典型的造反派。只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无情铁棒弹雨中，夺走了他血肉同胞的弟弟的生命时，他第一次的痛苦哀嚎，然而，他又为弟弟的“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光荣牺牲，成了烈士而宽慰，只是极为同情、怜爱悲痛中的弟弟的情人，在同种伤悲的心境下，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一段日子里，他替代了弟弟，和她结了婚并双双分配到闽北的一个偏僻山沟里“并肩战斗”去。“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爱人在公社当干部，自己在远离公社的一所中学里教书，白天相隔十几公里，晚上徒步见爱妻，只有星期天，才是他的欢乐天地。然而，太太为了料理长男和双胞胎的次男幼仔和家务，他却为了上市采购柴米油盐，彼此又得晚上见。那时候的祖国，非但没有电视、音响和冷气，就连会摇摆的电风扇长相如何都不清楚。穷乡僻壤看着不着前途，“穷人的世界”产生着一代一代的穷人，有海外关系的穷人在那里终究当不了“国家的主人”，他开始迷茫，他惆怅。在别国归家的历史潮流下，他终于横下一条心，随

著泰国出生的太太，在八十年代的第一个年头，帶著三个幼小的孩子，飞回了太太的故乡……

太太的故乡依然在泰南北部的小镇上，周围尽是山坡丘陵，只是郁郁苍苍的胶树果林，显得比祖国的大地有生气，他围上了一条布浴巾，里面只有一条三角裤，又唱起了“向前！向前！向前！”之歌，赤膊苦斗——开垦从岳父那里分得的五十莱山顶上的荒地，种下了橡胶苗。他这时才意识到，自己真正当上了土地的主人！他同样过着每周回家一趟，亲亲老婆，吻吻孩子，第二天又提着干粮、咸菜，骑着一辆买来的多手货——破旧摩托车，向十几公里外的山坡冲去。当我从远地去探访他的时候，惊讶的似乎碰上森林中的山野人——黑溜溜的皮肤、蓬蓬松松的长发，嚼着自己卷的喇叭烟，仰天哈哈大笑。他更加乐天，指着自已搭盖的茅寮，指著周围种上的辣椒和几颗木瓜，还有十几只雏鸡，不断地喊：“这才是真正的大地之主呀！”“我给大地理了头发，让她长出新的秀毛，再过几年，请你再上我的家，登上这个山顶，你肯定会更惊讶，而且和我享受一切欢乐！”

他在那里一干就干了两个八年，偶尔到城市里买些工具或看看老同窗，搜买许多华文书籍和杂志，又兴高采烈地飞回“战地”去。外界的娱乐、纸醉金迷的场所，他一概都不知道，更谈不上涉足了。他不相信“我们付给小姐钱，小姐便变成了我们的一夜情人”；他不相信“我们付出了金钱，小姐便会替我们洗澡，按摩以致上床作乐。”

人家八年开刀的胶树他只六年多一些的时间便可准备开刀了。他曾对我满怀信心地说过，种植橡胶，开荒造园是一劳永逸的事业，除非火山，别无他虑。然而，鬼都料不到，就在差几个月就可开刀的橡胶园，在一次五十几年来最严重的“伊拉”强台风和暴雨袭击下，整个胶林又变成了平坡地，所有的橡胶树连根拔起，像成千上万的尸体，横七竖八地架搭在一起，情况异常凄凉。而他镇上的居所，也变成了沼泊。当校友从曼谷赶去慰问他的时候，却见他躺在汽车内胎里，浮在水面上，高声唱著“洪湖水，浪打浪”的歌曲，悠悠地向岸上漂来。

哭后，他加倍地苦斗，把山顶上的胶苗重新种下，还承包亲友们的同类工作。他说，“我要用年轻人三倍的时间和精力挽回这次损失！”他坚信在这个不穷的国家里，可以达到不穷的生活水平。

当他花了三年的时间，将自己的胶园搞得差不多的时候，他又往泰南

岛太太的亲人开辟了养虾厂，更加远离妻儿，围上泰人的“帕卡玛”粗布浴巾，向海的内陆搏斗而去。他悄悄地告诉我，第一、二轮分到了钱，他第一次踏上银行的梯子，又高兴地冲出了银行的大门：“我把自己血汗挣来的钱，存入了自己的户口啦！”好像整个地球都拥抱在自己的怀抱里。

每当农闲之际，他便会抽几天的时间，来到我工作的养猪厂，谈笑风生，傲视江湖。我满身的猪粪味，他却满身的海鲜腥味，我俩真是“臭味相投”，认识的人都说我俩好似兄弟。

第三、四轮的养虾，他白做了，他同时也感筋疲力乏了。他告休在家，想拜访医生，做体检，养精蓄锐之后，再干！

他盘算着：大孩子成家了，过一年自己就可能当“阿公”了，两个双胞胎儿子，明年大学毕业了，在曼谷谋个理想的工作该无问题的，明年底橡胶就可开刀了，老天爷不会再一次捣蛋了吧？到时和割胶工人四六开便是了……

怎知不访医生则可，一检查吓了他一大跳，诊查结果是胃肠癌，须往泰南最大城市的第一流医院手术！但他和他的家人都不相信，都认为一个天真活跃的人，一个还有青年时代那样性情的人，会得绝症而早逝。我也坚信他不是个短命者，因为他并未老化。

手术之后各方良好，饮食如常，精力恢复，他满以为无所谓了。于是，在太太和孩子们的鼓励下，决定和太太一起参加祖国的旅行团，前往祖国五大城市一览并接机回到父老的故乡——青阳缺塘村住上几天，和他唯一尚在人间的小弟弟欢聚。在动身之前，他来了我住的农场，取了我的一双老皮鞋，笑哈哈地说：“借着你的脚，走祖国的大地呀！”“如果皮鞋有眼，该是你的福气也！”

他在旅行后期，身体很是不适。回来之后，他第二次住院，复查结果是胰腺癌，家人瞒住了他，但他自己已深信，来日不多啦。他太太给我报了真讯实情。我只好在信中安抚他，我始终有一个理念，一个迟成熟的人，一个乐观豁达的人，不会命短！在电话中我也如此坚定地告诉他，他宏亮的笑声依然动人：“但愿如此！”他还告诉我，今年年末的一年一度的校友会，他与太太一定前来参加。之后，还要到农场多住两天。我在渴望着这一天的到来。

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五日，我突然收到报讯：医生断定他挨不过一周的

时间。我赶紧打电话给他太太，他太太哀伤地说：“一个六十几公斤的壮汉，只剩下卅公斤左右的骨头，我第一次明白了‘皮包骨’这个词。”“医生估计不出一周，但病人头脑十分清醒，还在念着你和他的过去，很想和你最后话别。”却无法和我接通，这是逝者逝矣，生者恨惜的一件事。

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上午六时十分，他终于走了。他比我还年轻，但他却比我先走一步！他看不见汗水与鲜血灌下去的橡胶的乳汁，他不知道虾场的大丰收，分红高达三十几万的喜事，他参加不了年底的校友会和我生活的农场……他什么都不知道，他什么都得不到！当我到他的墓地的时侯，我只有缄默着垂下了头，凝视着还未立碑的坟面，千思万绪；人的苦乐哀荣，真的冥冥之中已注定！生命的密码，只有苍天知数？我想起了一位伟大的文学家的一句话：想当初，整个地球都不够，如今，一抔黄土足够了。

# 不思量，自难忘

——悼念夫君刘助桥

钟爱祥

四年来我最担忧惊恐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今年3月23日晚，40多年来，我相濡以沫，甘苦与共的夫君刘助桥不幸在曼谷吞武里医院病逝了，令我肝肠寸断，万分悲痛。

外子4年前发现患了右眼后鼻窦软骨瘤。顿时家里气氛紧张，愁云密布，我和孩子们（尤其三儿飞雁），到处为他寻医找药，希望能遇高明医师来治疗他的顽疾。

初期曾在曼谷医院镭射放疗33次，先后服用曼谷北京同仁堂及华侨医院肿瘤科中药，并服广州的灵芝花粉等治疗。由于外子坚强乐观，家人关爱，全休疗养和坚持运动，使他平安度过了4年的“带病期”。亲人朋友都为之庆幸，希望他能多活几年共享天伦之乐。

没料想到去年七月中，他的百岁父亲病逝后，奔丧、悲伤、苦恼、偏激及之前的感冒和书写文章的劳累，成为他病患晚期恶化的诱因。8月初外子逐渐出现头痛、呕吐、失眠、便秘及茶饭不思等症状。体重急剧下降，一切生活起居、饮食需由我母子照料。

用尽中、西的良医、良药、针灸、按摩、求神问卜，次子远洋剃度为僧，也没有使爸爸的病情好转。最后唯有听从手术治疗的建议。10月27日曼谷医院专家为外子手术拿出1/3的肿瘤（因患处近脑门而不敢做完全手术）后，病情好转了一周，全家大喜。但未意想不到，11月8日子夜，他的脑血管大动脉突然破裂大出血！当时我压制着自己的紧张，也叫惊慌的孩子们镇静，即嘱三个儿子合力把爸爸抬下楼，送往曼谷医院。经专家两次手术抢救，才把外子如喷泉般的流血止住。

但外子身体左半边已瘫痪，不能言语。起初还有知觉，有思维，不断用右手书写中文，来表达他对家中各事的牵挂。

当时“丈夫病危”、“长媳肠炎早产”、“三儿婚期在即”，三件大事压在我们母子身上，孩子们都着急得哭了，我劝他们要坚强面对。孩子们忙于公司生意，自己也需关照部分业务，身体亦欠佳，只好请了两位助理日夜守护外子。我和子、媳每天轮流去医院探望关照，以至几次亲友探望助桥时，我们都未曾亲迎，很感失礼。

母子合力办成了三儿飞雁与淼芬的婚事，剖腹早产的长媳母女亦平安脱险，外子知道后还伸出拇指表示高兴安慰。家人朋友去探望他，还能紧握亲友之手示意，大家对他的康复也寄予希望。

出乎意料，春节后的一天，外子血压忽然下降陷入昏迷，再次住进 ICU 急诊病房。自此之后，他再不能书写不能言语，虚弱得无力动弹了！更惨重的是，他原来有视力的左眼也发生病变：眼皮下垂、眼睛红肿、眼睑外翻，叫人心寒，不忍目睹。

3月23日那天越发严重，外子整天不能进食（导管腹部喂食），还整天呕吐。医生已用尽办法，也药石罔效。由于极度虚弱，外子终于在23日晚上10时50分停止了呼吸，撒手人寰！我不禁痛哭，饮泣起来，此时孩子们怕母亲太伤心，反倒劝慰：“爸爸脱离苦海，安息了。妈妈，别太悲伤，多保重。”

我和儿子们忍住伤痛，一起为外子洗脸、抹身、换衣鞋。没想到那套准备参加三儿婚礼的新西装，却成了外子的丧服，多么遗憾，伤心！

当晚外子的遗体停放在医院太平间，我和孩子们只好忍痛告别回家。第二天才把外子遗体移到越巴允佛寺，举行七天七晚追悼仪式。

外子怀着许多牵挂，匆匆地走了。40多年相依相伴，转瞬之间，天人相隔，放下家人，不辞而别，叫人痛澈心肺。

他留下的满室书籍和文章，许多待复的信件和未拆阅的书报，家中的好些事情还要处理……然而你却一去不复返，能不令人伤感痛心吗？

在泪眼模糊中，那一幕幕酸甜苦辣的往事，不断清晰地涌上心头，尽现眼前。少年时我俩同在祖家，我祖父钟宝三及几位侨贤创办的广东大麻中学就读。由于都爱好文艺，同是文艺组及文工团成员，因此比较接近。外子在他的《路灯》文集中有一篇《文化的魅力》文中曾写到“四十多年

前，祖家麻中文艺晚会节目中，我最喜欢《采茶扑蝶》的歌舞表演。当年在舞台上表演出色的一位姑娘钟爱祥，后来成了我的伴侣。我们携手走过了漫长的岁月。”

中年，我们回到泰国东北呵叻，外子的父亲刘佐亭家生活。家公经营的百货商行早有弟妹在主持。外子在《路灯》文中曾写到：“且看店中业务、弟妹都已驾轻就熟，我半路出家，永远也赶不上，便想另谋出路。譬如向小工业方面发展，单刀直入或可走出困境。”

于是，我们在1980年元月，带着1岁、3岁和9岁的三个儿子，来曼谷开创家庭小手工业。

来曼谷前，外子经父亲同意，曾设计出一种农民用来割胶、抓田鸡可调火节能的打猎灯，命名为“802猎灯”。“802”灯里面有个黄豆大的小铜勺零件，来曼谷后，为了节省有限的资金，外子在附近机器厂买了架小冲压机和铜片，自己一个个试着压制。有个爱赌钱的亲戚，看了很不耐烦地说：“像你这样做，什么时候才能成事？”外子很自信地回答：“别看这样，压一个可节省五十士丁呢！”店前的什货生意，同样也很薄利润。那位亲戚想动摇先生，跟他合作做皮包去。我坚决支持外子脚踏实地的做法，也尽力帮忙冲压小零件，及分担各种力所能及的事务。

我们“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希望有一天能看到前面的曙光，我和先生常戏学京腔说：“再坚持一下，前面就是沙家浜！”来互相鼓励。据说那位见异思迁的亲戚，后来却因债台高筑而失踪了。

83年外子参考一位香港朋友送的调火节能灯头，做出了先进的塑料灯。质量过关、价格公平，很快争得灯具市场的领先地位。尤其在东北市场占了很大优势。同行的进口打猎灯都卖不出去了，只买我们的“阳光牌”新产品。

为了寻找更多客户和深入了解市场，外子常常单枪匹马到内地奔走。一去要3至5天才能回来。小工厂已有十多个工人，家里有3个分别为12岁、6岁和4岁的孩子。里里外外两把手，既要管教孩子，关照店前生意，又要管理店后的工人和生产。忙得团团转。有时也让孩子们学做点小工，从小培养爱劳动习惯。我和外子每天变换着饰演生、旦、公、婆角色，把人生演绎得淋漓尽致。

随着科技时代的发展，外子参照叔祖及友人的样品，不断改革创新，

第二代成长后从祖国引来先进的二极管（LED）头灯，比原先使用的氦气电灯耐用上千倍，使我们的小工厂步上了新的台阶，发展成现在颇具规模的《阳光灯具公司》。

晚年，三个孩子钟山、远洋、飞雁，分别修完大学工厂管理，电信电器和商业大学，并且留澳、留中后，都回来接班。我仍旧与孩子们共同分担公司工作，让外子全休，做他喜欢的事情。

外子毕业于暨南大学中文系，他酷爱中国文学，经商之余坚持阅读和写文章。以散文为主，已出版《情系故土》和《路灯》两本文集。

即使在病患期间，也不停止活动，坚持写文章，帮助修改、校阅、编辑留中大学校友总会文艺写作学会出版的书籍。“总会”每年出版的文集，都有他的文章和心血，还邀我和许多文友投稿，并帮我们严格认真地修改文稿，大家都很高兴感激。

我的习作《拦新郎》、《玉清姐素描》、《回娘家》、《旧金山—曼谷迎圣火》、《芳姐还唱着动听的歌》，都一一收进总会逐年文集，增添了我生活的素质和情趣。

外子自己写文章很专注、严谨、反复修改、推敲。我往往是他文章的第一个读者。他每每写完一篇常会说“请过目及指正”。我也会提一些浅见或替他“抓到”几个错别字。他表示很高兴感谢。

他在患病期间也不想投闲置散，无所事事。还写出脍炙人口的文章，如《路灯》、《金门桥头心潮涌》、《伤残的白天鹅》、《姐姐》、《玉晖加油》、《一树奇葩》、《新秀与新风》、《音乐金桥搭建人》、《金子留在沙滩上——忆秦牧》，之文曾得秦牧夫人紫风老师赞赏。

助桥亦很喜欢音乐歌唱，他浑厚的男中音很得亲友赞赏。2005年我们曾一起参加留中校友总会合唱团。他还任为团长。合唱团的文艺活动搞得有声有色。

同年纪念抗日60周年中秋晚会，外子曾独唱《满江红》，我唱《牧羊曲》和《二月里来》；2006年集美校友举办元旦音乐会，我和助桥曾代表总会合唱团应邀演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都得到热烈掌声和好评。

2007年外子的右眼因肿瘤压迫已失明，但他还是以良好的心态面对。当时我们已退出合唱团。听说总会要举行中秋联欢，外子建议“全家出动”参加表演。决定演唱《月亮代表我的心》助兴。由三儿飞雁用通俗唱法，

我用民族唱法，助桥用美声唱法，一起演唱这首歌。由次子远洋吉他伴奏，长子钟山负责录像，经半月认真排练，演出结果很完美，得到老师和主持人及学友观众热烈掌声和好评。

外子很满意合家表演的情感和意义。我们借唱《月亮》表达了对集体的热爱，传递了父母对孩子的支持爱护，也表示母子对病中丈夫和父亲的抚慰及爱戴。

事后先生开玩笑说：“全家共演一个节目难得，要给个‘家庭奥斯卡奖’”。于是他把“月亮剧照”放大了置放在办公室，傍边还真放上我们2008年宋干节去美国旅游时，在好莱坞影城买回的模拟奥斯卡奖……我想，外子对弘扬中华文化极尽精力，应该给他得这个“家庭奖”……

我想着一桩桩往事，看着夫君的一件件衣物，好似身在美梦中，真不敢相信，外子已离我们而去！我举目四望，连声呼唤也没有丈夫的回音，这才真正意识到数十载与我甘苦与共的伴侣已不在人间，已一去不复返了！

今天是他逝世50天的日子，我对着他栩栩如生的遗照，相对无言，唯有泪千行！

你可曾知道亲人、朋友为你举行过七天七晚的中泰诵经？

你可曾听到华僧颂经仪式“成服”时，我对儿孙的训导？

你可曾听到儿子们誓言要继承发展你的事业的意志？

你可曾知道火化那天有数百位亲人、校友、宾客洒泪送行？

你读到了我火化给你亲友的悼词，《文集》和你的《路灯》？

但愿你像你喜爱的蝴蝶一样自由地飞翔，带着你的荣誉和《路灯》轻快地飞向风光如昼的天堂！去瞭望明媚的月亮，去享受灿烂的阳光！

2010年5月11日于曼谷

## 生命在延续

钟爱祥

夫君刘助桥逝世一周年了。一年来我和孩子们无时不在怀念他。他走后 50 天，百日，半年，周年全家及亲戚都到佛寺为他诵经超度。清明，年节都拜祭祈祷，祝愿他和先祖在天之灵安息。

他住过的房间，衣柜书籍还照样摆设，饭厅里他的坐位，依旧留着，每天都看见他和先祖在餐厅墙上的遗照。儿子每早都在爸爸的“灵位”端上一杯清茶……

我和儿孙经常梦见他，初时常见他尘满面，鬓如霜的愁闷模样，令人心酸不安。可自从新年以来，一反往常，都曾几次梦见爸爸身轻脚快，欢悦帅气的容颜。全家都为之异常欣喜。

一位顾客，几年前欠我公司一笔款未还，初时对他很不满，后来得知他，因患鼻瘤，动手术经济拮据，我和先生也就不再追究。前时突然接到他电话，说手术后出家当和尚去了，现还在修行。最近才听到先生逝世消息，要来慰问，并为先生诵经超度。我和孩子们很为高兴。

做完超度仪式后，孩子们请教他和同来的和尚解梦，回答说：爸爸得到家人为他做善事和超度的善果后，向亲人传递喜讯来了。说明他在天堂安好愉快，我并不完全迷信，但此时也和孩子们一样宁可信其有。

莫非外子真的知道，近年家人也有一些好事而喜形于色吗？新春伊始，不谈以往伤心事，就叙述几件家中喜事，若外子在天之灵有知亦当欣慰。

去年 5 月与长儿钟山、媳妇秀华和长孙玉晖同去参加一个佛寺住持（长儿及媳多年敬仰的法师）举办的救助贫困、弱势群体活动。住持为上千贫民发放粮食日用品，我全家也响应，赞助一些善款与其它善信一起集腋成裘，帮助盲人购买角膜，治疗眼睛。

此外，我们备办一车各色汽水和家制香茅糖水，供应民众。我和 14 岁的玉晖孙及他几位同学，站着半天，为蜂拥而来的人群端茶送水。“渴时一滴如甘露”，在佛国温室生长的孙辈，是否能理解体会呢？看到玉晖他们汗流满面，热心、认真的样子，令人欣喜。若外子健在，想必也会乐意同来。

前时长儿之友告知，泰国公主乌汶乐殿下计划赐建一批四面佛，赐售善信们供奉，以筹备救助灾民基金，希望热心人士踊跃参予。我们欣然响应，表示了一点心意，并得公主殿下赐予纪念佛像，合家皆大欢喜。长儿钟山尽力管理业务外，还为建筑新厂房奔走。他能在忙中抽空，做一些具体的善事，不光是求神拜佛而已，这是他爸爸先前不完全了解的。

我们没有很深的佛理，但知道宗教是教人向善，能使人类心灵净化，心地善良的。“许多好事，可以从宗教做起”，从而促进世界日趋和谐。

次子远洋担任公司市场经理，边修读玛希伦大学商业管理硕士，于今春毕业。他加入了父亲生前热衷的泰国大埔会馆（同乡会），并被推选为优秀青年，于今年被选任为会馆副中文秘书。

担任我阳光灯具公司国际贸易经理的幺儿飞雁，近年来，积极从中国商贸市场引进先进的 LED 新灯样等灯具（LED 灯泡比普通白炽灯耐用，且能省电 90%左右）并订购新产品扩充公司经营，与全家共同努力，使公司生意得以顺利运作，且有所进展，实现了外子的遗愿。

飞雁同时亦热心参加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等社会活动，今春还被选为留中总会理事，这也是父亲在生时对儿子的寄望。

同时自己有机会加入外子先前热衷的留中总会文艺写作学会，并为理事成员，能得到作家学长们指导，甚为欣喜。我怀着“送子上学”的心情参加了今春“两会”的新旧理事交接仪式，希望孩子为中泰友谊架桥梁发一份光和热。

三个孙儿也似不甘落后。长孙玉晖，11 岁那年在曼谷电视台举办卡通知识大赛得第二名后，同年从小学六年级转入“拍宗诰通武理大学”附属中学 “ศรภูมิศึกษา” 学习。这间学校以学生为中心，自选学科，自订计划，自找数据，用电脑作业，教师只从旁辅导。

2—3 年来，玉晖早出晚归上学，课余不停地补习功课。礼拜天保姆不在，只要为他准备一些中药，杞子鸡汤之类饭食，便能整天足不出户地“闭门造车”。

果然功不负人，上月数学一科测试，得了最高分 A+；还有另 5 科待考，若能过关，便可跳跃上大学，这是他的奋斗目标。

他的课余爱好是踢足球，跆拳道和读课外书。记性特别好，11 岁时能一口气念出泰国，从素可泰到曼谷皇朝，七百多年 52 个国王名字。泰文版的《三国演义》他已读过两遍。中国历代年表及《三国》中的众多人物可一一道出。玉晖还有一个承诺：要好好把祖父的中文书籍收藏好，待他学好中文后要慢慢来读。

10 岁的次孙玉明也不逊色。已上小学 5 年级，他的课余爱好是工艺唱歌、跳舞。出生后 3 个多月时，当我和先夫晚间闲暇，边“弄孙”边歌唱时，见他会对音乐敏感地不断扬眉。3 岁便能熟唱多首歌曲，对舞蹈也很兴趣。3 年级时，我们让长儿送玉明去课余音乐学校学习，进步很快，长儿为了孩子的进步也花了不少心血。

世界流行歌王、舞蹈家、慈善家，迈克尔·杰克逊于 2009 年 6 月 25 日，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享年 50 岁。他曾用音乐来歌颂大爱，种族团结和世界和平。他为慈善事业捐款 3 亿美元，支持了世界 39 个慈善救助基金会。他的逝世震惊全球，追思会吸引全球 50 多亿观众。

玉明参加了学校和曼谷音乐届的追思音乐会，节目由曼谷电视台播出，即使在合唱中他也表现很出色。

自那以后，玉明爱上了迈克尔·杰克逊（MJ）歌舞。经常在家反复观看和模仿（MJ）DVD 歌舞《BILLIE JEAN》（“比莉琼”——其中一句歌词是永远记得三思而行。）

经过半年的练唱、习舞，终于在 2009 年 7 月（8 岁时）玉明以这首歌曲连歌带舞形式上了曼谷电视台 *ไทยแลนด์*（泰国角度）节目，得到主持人和观众一致好评。又在去年底曼谷《THAILAND GOT TALENT》节目，4 仟多人的泰国才艺比赛中，以另一首迈克尔早期歌曲《BEAT IT》（“远离它”——劝导人们远离吸烟和酗酒）一曲胜出入围 300 名。

今年元月 8 日泰国儿童节，玉明再以同首歌参加曼谷拍南三路中央洋行举办的——《模仿迈克尔·杰克逊演唱》比赛，在 40 人中胜出获得第二名，得到一万铢奖金和五箱豆浆等奖品。

裁判和主持人对玉明的评语是：演唱自信、自如，装扮，歌唱和舞蹈都极像（MJ）风格，很棒！

第二天，玉明不等大人到来，便兴奋主动地把他的“胜利果实”2—3箱豆浆，让公司全体员工及他的几个小朋友（工人之子）和家人分享了。

15年前迈克尔·杰克逊，曾到泰国演出，当时我和外子像许多中老年人一样，对西方动感、性感的流行，摇滚乐曲很难接受。如今才意识到流行乐曲，之所以为许多青少年，以至世界许多歌迷喜欢，并为之疯狂，是因为它确实能激起人们无比热情，能唤起青春活力，有推人向进的动力。尤其（MJ）风格的音乐曲风，完美地融合了黑人节奏蓝调与白人摇滚的独特乐风。他魔幻般的舞步，更是让许多明星效仿。

反过来，再看看，像中国的歌唱家宋祖英，也把中国民歌唱到了澳洲、法国、泰国、美国等国家登上了大雅之堂。也正因为她有含蓄内敛的东方中国艺术，带有鲜明的民族色彩和特点，优美、新颖、动听有新鲜感，所以赢得了各国观众的喜爱和喝彩。美国观众还为她定了个“宋祖英日”呢！

当今世界正向着和谐，大同的目标前进，就需要多种文化“和而不同”地交融、互通，才能达到人类和谐共荣理想。

我想，若外子健在，亦会有所改观并会给玉明热烈的掌声和祝贺。

前年10月，助桥病危时，剖腹早产的孙女玉琳现已1岁5个月，已开始学走路并牙牙学语，健康活泼。可惜祖父没有亲眼看见她。她常把她玉明哥的电子琴当玩具，低首拨弄，那错什的琴声，像似在诉说心中无限事……

想着年来家中的几桩喜事，又望望饭厅墙上一列先夫和先祖遗照，令人有喜又有忧，心里分不清悲欢忧愁。

今年14岁的长孙却敏感地劝说：奶奶要坚强，不要难过，那是人类发展规律，在世之人要好好保重，活得愉快。

是的，儿孙的健康成长，能自爱、务实，进取和承传，便是在生亲人的安慰，也是先夫和先祖生命的延续。

希望儿孙们不断努力，天天向上，将来能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优秀人才。

2011年3月23日

## 心系祖国

吴静敏

“敏姑，爸爸昨天午夜与世长辞了……”电话中传来岳炎的儿子悲痛的声音。

一阵悲恸涌上心头，从此，我再也见不到我敬爱的老友了；再也听不到他宏亮的声音了；脑子里浮起他憨厚的脸庞、慈祥的目光、瘦长的身材、朴素的装束；我恨不得立刻奔去见他最后一面……

四年前的一个下午，他撑着两根拐杖，站在我家门口，我楞住了，“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呢？为什么没让我知道？”

“骑脚踏车，被公车撞倒，右腿骨折断，已四个多月了。”

“走路这么辛苦，怎么还要出来。”

“今天，我特地拿一件东西来送你。”我扶他坐在椅子上。他从衣袋里掏出了一个梅花牌的手表，放到我的手里说：“这个表，我珍藏了四十年。”“我不能接受这么贵重的礼物，你留给嫂子吧。”“她不懂货，我要送给懂货的人，并且热爱中华文化的才会珍惜它。这梅花牌手表，是中国最出名，最耐用的牌子。”

他拄着拐杖特地给我送来，这股浓情厚意太感动了我。我哽咽，紧握住他的手……。他又告诉我说，他要回中国去完成落叶归根的心愿。我不赞成：“今天的中国，人情世事，已不是 50 年代的中国了，你去了，会大失所望的！”

可是他却说：“我这辈子没有给国家作出贡献，唯一的愿望就是回去祖国归终，把这副躯体奉献给祖国的医学院，作为医学解剖标本。”他这颗赤子之心震撼了我。

“岳炎！你不愧是炎黄子孙啊！”

临终时，他对妻子说：“心中有个结没解开。”

“你说吧，我和儿子会为你解开的。”他流着泪没力气说了。永别了。我很明白，老友心中的这个结——落叶归根的心结！

他出生在中国饥荒的年代，六岁丧父，八岁时卖身到异乡。亲生母亲的容貌，深深地烙印在他的脑海里，经常在梦里呼唤亲娘；古稀之年，他还是惦念着慈母；还祈盼着出现奇迹——母子相会的时刻。九岁时他跟着养父逃荒到暹罗，在一家腌咸菜店当童工；少年在一家做木桶的小工厂当学徒兼杂工。一位工友怜爱他，晚上教他学习中文。慢慢地他学会看中文报纸了。一打开报纸，最迫切要看的是中国人民脱贫的消息。

他刻苦耐劳地工作。省吃俭用，一点一滴地累积了一点财富，辛辛苦苦地成了家，日子能过得安安稳稳了。可是，他还是很朴实，还是习惯过粗茶淡饭的生活。

上世纪七十年代，泰国大专院校的大学生、教授和社会进步人士，纷纷起来示威游行，反对政府独裁专政。很多教授和学生被残杀或被抓去监牢。有一位老师被列入黑名单，避难在他的小工厂里。他天天买鱼买虾，亲手做菜敬老师，他的太太对我说：她嫁过来十多年，不曾吃过这么丰富的菜肴。他这颗热爱正义的心，令人尊重和敬仰！

他朝思暮想地渴望回中国归根，他爱祖国这颗红心，始终不变。有人说他跟不上时代，可是他却默默地帮助了不少有困难的朋友。给儿子留下了俭朴的生活榜样。

过着半饥半饿的幼年，流浪的少年，辛苦创业的青年，省吃节用的中年，病魔煎熬的晚年。可是，你这一辈子都在严己宽人，都在修行。

阳光般的形象，在朋友心中闪亮。

光辉的人格永留在人间。

心系祖国，情牵着父老乡亲的民族魂千古留芳。

其实，你的祖国心结已经解开了。

老友，一路好走！

（2014年12月23日）

## 父亲的一条“金山被”

张素秋

童年时，在家后楼的阳台上，母亲得空就会端出她专用的一个编织的，里面装着她所要用的针针线线剪刀等用具的竹篮子，放在跟前，然后缝这缝那的。而我就会在出阳台门边父母亲的那张铺着印花的漆席床上蹦蹦跳跳的玩乐。但随便你任意玩或睡，就是不能翻弄母亲每天用心折叠整齐，摆好在那可折起来的睡垫褥上面的那条“金山被”。

那条“金山被”放在那里，就犹如当装饰品似的。是不允许去翻弄，拉下来玩耍的！即使泰国的冬季，有几天稍微觉得有点寒意，那也只要盖上较薄的被就够了，用不着盖上毛绒绒的大毯子。所以那毯子一直是保持着它原有的美丽鲜艳。然而有一天，在家门口，啪喃四的大街上、马路上，挤得水泄不通，人头涌涌，并有人慷慨激昂地在演说，播音器响彻四方。后来便看到人群有些骚动，有当场便掏腰包献钱的献物的，住附近便回家取钱取物的。而父亲却上楼去取下来那条我不能乱动的，母亲每天要细心折叠整齐，恭整地摆在折叠好的睡褥上面的“金山被”来献给来演说动员大家的人，送去中国前线。当时心里确是很不开心，有些怨气，认为自己平日都不给动的东西，却去送给那些并不认识的人。所以父亲送完后回进家中，看见我嘟着嘴不说话，显然是在生气，便过来牵我到家中咖啡桌旁的凳子坐下，然后深入浅出的讲出当年一些我还能懂，能接受的话。父亲说日本鬼子就是强盗，就是贼，他强撞入我们的国门，抢劫我国许多宝贵文物、财产，杀戮了我们数不清的无辜同胞。中国人民，正在受苦受难，他们是我们的同胞，所以有能力，我们就得伸出手去救济帮助他们。

当日中国人民的处境是很悲惨的，犹如当时流传甚广的一些爱国歌曲所写，哥哥们热衷的唱的那些“有家呀不能归，亲人呀远离分，受尽了欺

凌，亲人啊在何方？长夜啊茫茫，说不尽心头恨”！从歌里，人们便可充分领略到，当时的中国生活，唱这歌就是他（她）们的心声！是当日日军进犯我们国家的不可饶恕的罪行！然而恶有恶报，一九四五年，猖獗的日军本土终于也尝到了原子弹的苦果，只能向全世界人民低下了头！世界上的人们总算获得最后的胜利！

## 向母亲致敬

吴川

70年前，我的母亲怀我在身，从潮汕来泰与我父亲团圆。我的父亲从潮汕先逃荒来泰不到一年，因举目无亲又语言不通，加上无文化技术，只凭一身力气在中暹码头扛竹杆、卖体力。当然收入低微，生活困苦。但比当时家乡饥荒日子总要好些。我母亲很快找到我父亲，父母总算团聚了。然而好景不长，我母亲十月怀胎，将我诞生下来。只40天，我父亲即得了“贡头”（其实是重伤风）不治死去，将我和母亲遗留在湄南河边。父亲的尸体只用一张破席子由人抬到“龙船越”（วัดมันกร.เจริญกรุง）去火化。我母亲虽然哭得死去活来，也无法到“越”送父亲上天，因要照顾出世只有40天的我。父亲魂断异乡，母亲和我日子怎么过？许多目睹的人都为母亲的悲惨境遇掉下同情之泪。他们劝母亲重返潮汕家乡，他们愿意大家掏点钱给母亲作路费回家。但我母亲意志顽强，坚决拒绝大家好意。她以既来之，决不走回头路的精神咬紧牙根，受饥挨饿去迎接苦难日子。母亲哭肿了眼睛，空着肚子喂我吃乳。母亲告诉我，大概我小时健康不好，有病，整天哭不停，常是母子哭成一团。

正在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正好一户人家妻丧子成群，一共八男一女，大的几乎可当我的父亲，最小的也比我大两岁，我成了这一家的老九。母亲成这家的“接枝”（潮语即续弦）照养这一大群姐姐们。每天天还未亮，她得起身做早饭，洗衣服。除了繁重家务，还要帮家里养猪、鸡、鸭。夜里明月高空照，她还在忙着一天未完家务，不能入眠。精神上还得忍受对后母的不公指责和埋怨。后父也是从大陆潮阳逃荒来泰国的人。虽有子女连我十人（九男一女），但家穷万事哀。多数没有入学受教育，既无文化，又乏起码道理，我母亲是后母，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只好忍气吞声，

把一生的寄托放在我身上，指望我能快快长大成人，脱离苦海。

母亲任劳任怨，逆来顺受。我则循规蹈矩，安分守己，不敢跨越雷池半步。我受环境影响从小养成了独立生活。家里无钱让我入学读书，我只好向有学问的大人们请教，问一个字，记一个字。母亲对我严加管教，要我认真向有学问的先生们请教学习一些文化，还规定我要在家学写毛笔描字。我的童年就在无师自学中渡过。母亲受苦，我也受难。记得我当过小贩卖过水果和蔬菜，12岁时去当排字社学徒干了3年。三年出师后去报馆当排字工人，又去泰南工作两年。在母亲的严格教导下，使我懂得做人要忠诚老实，穷而不贪，刻苦耐劳。一切要靠自己的双手和脑袋去克服生活上的种种困难。

母亲踏进后父的家门时，在年龄上还是一位“少妇”。但她与后父没有再生育，原因是在一个狂风暴雨的黄昏，因地滑她一腿站在船上一腿掉到河水里，结果下身受了重伤，血崩不止，到当时红十字医院医了十多天。此伤造成母亲失去再生育能力。我因此成了她的独子。母亲把我当成心头的一块肉，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可以说，她在痛苦和绝望的日子里，如果不是为了我，不愿我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她也许已淌着眼泪跟先父上西天去了！当我长大之后，每当想到母亲对我的深爱而遭受苦难和难时，我便会掉下难过的眼泪。我实在无法弥补还恩她的慈爱。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为了求学而将她一个人留在家里。她虽舍不得我离她远去中国大陆读书，但为了我能学到文化知识，她还是在依依不舍中让我这个独子去求学。当1958—1962年大陆括起浮跨风，经济大跃进变成大跃退。生活上缺粮缺油，吃饭西瓜皮泡酱油等这些坏消息传到母亲的耳朵时，她像热锅上的蚂蚁，急托人从香港邮寄了相当可观的奶粉、白糖、奶油，以及很多吃的罐头给我，生怕我被饿坏。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在混乱的运动中我这个“五好”教师竟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关进牛鬼蛇神的牢房。早晚站在毛泽东的象前“请罪”。那些自命为毛泽东的“革命小将”（红卫兵）手里拿着棍子，随时向“牛鬼蛇神”（实际上都是有真才实学的好教师）打去。这些教师们平时严格教导他们，他们却恩将仇报，乘机打击教师。我的母亲得知我在国内的政治遭遇，特地与朋友到大陆去看我。本来她自己的经济情况就不好，可是为了我，她掏尽腰包，花路费还买了很多东西给我。40年前，我终于落地归根，重返泰国，回到母亲的身边。

那时母亲已经年迈并得了糖尿病。我在机场下机时，她却孤苦伶仃睡在医院的病床上，原因是她已锯掉一条腿无人在身边照顾她。她在医院的日子，没有哪一天不盼望我早日回到她的身边。因此我带着老婆，拖儿带女来见她老人家，给了她很大的安慰。只过了两天，我就把她接回家里。一切生活琐事如倒痰盂，帮她洗澡，都由我的老婆——她的媳妇照料。这样她精神上有了安慰，生活上得到了照顾，在她的脸上也就露出了幸福的笑容。我深知母亲曾是我唯一的亲人，当然尽最大力量和可能去孝敬她。可恨的是我刚从大陆出来，全身空空，什么“财产”也没有，自然无法在物质上给母亲更多享受。等到我今天有自己的屋子，自己的汽车，吃穿不愁，母亲则早已离开人世。使我遗憾终身。我唯一能报答母亲的是，做一个好人，有用的人，将4个子女培养成人。不必遭受象母亲和我所遭遇的不幸和痛苦日子。愿母亲在天安息吧。我——您唯一的儿子将永远把您记在心中，也将您的可敬一生讲给子女们听，让他们个个对您敬念一辈子。

## 我办《汉泰双语月报》的愿望

谭国安

今天相信从事汉语教学、语文工作的各界人士，都知道有《汉泰双语月报》这本刊物。现在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谈谈我办这本刊物的愿望。同时也希望大家对《汉泰双语月报》加以支持、鼓励。

在泰国从事汉语教学工作二十多年，我总觉得能适合作为学生课外阅读的书太少太少；适合学生阅读的刊物，根本就没有。尽管泰国有六份华文报，可是以学生的程度来说，都还不能接受。

我的教学理念，是比较强调学生读课外书的。从学生的反应和我个人的观察中，发现学生在阅读中文课外书时，身边总要有了一本《汉泰辞典》或《汉英辞典》作陪，否则读起书来，都会有“不知所云”的滋味。原因是一般泰国学生掌握的词汇不够丰富，阅读经验有限，碰到任何一个生词，就往往无法根据上下文来推度文义；有时尽管把每个生词的读音、词义都给找了出来，还是不能完全了解文章大意的。再看一般学生的学习行为，尤其是中、大学生，他们都是透过泰语(母语)来了解汉语的。换言之，就是透过翻译(汉——泰翻译)的手段来了解汉语。如果翻得妥当，了解就正确，翻得不甚妥当，了解也就不甚准确。因此如何让学生掌握汉泰翻译实务的理论、方法，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有一个信念，不管学什么东西，最基本的工夫就是要懂得模仿，懂得取法；正如孔子所说：“取法乎上，或得其中；取法乎中，或得其下。”再说，一个学汉语的泰国学生，他将来的工作方向，总要做些有关翻译工作，或者使用泰文来发表、传达有关中国的信息；或者以中文来发表、传达有关泰国的信息；这样才能够达到学以致用目的，才能够负起促进中泰文化交流、商贸往来的重大任务。

《汉泰双语月报》就是为了让学生轻轻松松地学好汉语，不必翻词典，就能够顺利地阅读各种文体，包括诗歌、商贸用话、文学、语言、艺术、文化等基本知识，以及新闻和显明易解的汉泰——泰汉翻译方法等等。在阅读中，如对汉语的意思未能了解时，可以参考译文，帮助了解；同时从中学到了汉泰翻译、泰汉翻译的技巧。学生可以在无任何压力之下，透过模仿、取法，而把自己造就成为一个“双语人才”。我相信每增加一个汉泰双语人才，在从事中泰文化交流、商业往来的工作上，就会增加一份力量。

# 成都印象

冯 骋

早就对天府之国的首府向往已久。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事，那时还没有旅游的概念，除了记得吃的便宜，看了一下武侯祠之外，连住哪个旅社（不象现在叫酒店），都毫无印象。

这次不一样了，从事旅游以来，就和四川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不去看一下怎么甘心？现在的旅游问题多多，业者都感觉有点累，很多时候旅行社和游客之间差不多是一种不可调合的敌我矛盾，因此本人和中国三个地方的人——四川、上海、东北人特别投缘就显得很珍贵了。

所谓投缘并不等于说你和那些地方的人好到亲密无间的程度，而是短暂相识彼此感到愉快，长期相处互相有种牵挂，在不可避免产生一些矛盾时都能按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而且很快前嫌尽释。或许用水中浮萍来比喻这种关系也未尝不可：互相依存，随遇而安，是聚是散皆不至于牵扯得撕心裂肺。如果抛开那句“随波逐流”的贬义词，浮萍的这份平常心有何不好？

去之前就听说天气很热，对我们这些生活在北回归线以南的人来说，热，并不是个问题。何况一出机场就有清风扑面——前来迎接的是带着浑身水汽的“澎湖”和“凉爽”。见到他们，除了心里是热的，浑身一阵清凉。

从双流机场到市区的高速公路宽敞平整，很快就进了市中心，对市区的总体印象与世界各国的大都市差不多，一句“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就够了。和曼谷相比，车流还不算太拥挤，我们梁爽帅哥不知是习惯如此还是照顾我这“国际友人”，车子开得平稳而且空调很让我过瘾。

就是这样一位稳稳成成的哥们也让我经历了惊心动魄而又非常有趣的场面：车子将到我所住的花园城酒店时因不能左转弯，必需转往右前方行

驶一小段路再调头回来，又急速靠右行才能到达酒店门口。于是五六张准备调头的各型轿车一阵左冲右突之后，齐刷刷虎视眈眈列成一排，不停地往前拱进，企图迫使直行的车流停下来，以便这边的车阵调头左转而去。但直行的车流也寸步不让，几乎车屁股咬着车屁股，不让左边的车阵插进一寸。在前面又堵车的情况下，双方似乎就这样僵持住了，每位驾驶员都不看他人，既不按喇叭也没有骂骂咧咧，都一门心思盯着前方是否有可插针之缝。这场阵势分明的对峙大概持续了半小时左右，不知是直行车阵的某一辆车慢了一分还是调头车阵的某一辆车快了几秒，反正对方被迫停了下来，这边厢乘着前面有所松动，立刻纷纷左转弯调头，我们的梁爽在十公分距离内突围成功，而且往右边急速斜插过去，直抵酒店门口。

当年库尔斯克大会战，苏联红军的上千辆坦克就是以这样勇猛的阵势横冲直撞，堵截住德军坦克阵的冲锋，最后完成合围，歼灭了55万德军主力。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坦克兵肯定是取之不尽的，而且根本没必要训练。

这也和当今的中国社会一样，每个人都勇敢地往前冲，不要去埋怨他人也不要等待，冲过去算你的，冲不过去你就只有等待只有被他人甩在后面说得严重点就是被时代的大潮流所淘汰。

亲爱的中国呀，I服了YOU，老夫还是在泰国过平淡日子吧。

酒店还不错，在闹市中心，算四星，高二十一层，给我的房间就是2109号房，这是泰国人最喜欢的数字，其他就不说了，山野树林都睡过来的人，对住不是太讲究。

当晚朋友给我安排的“接风宴会”是火锅，这是四川最有代表性的饮食之一，它就像川人的性格一样，麻辣，热情，余味无穷，尝试之后让人难忘。

饭后节目先由几个小弟小妹安排，到一个彩色大蜂房般的大酒吧里喝酒。这种酒吧似乎代表的是社会的开放和进步，凡是和国际接轨的城市都有，好坏暂且不论，反正很受年青人亲睐。这酒吧也同样，周一晚上仍然有无数的年青人三一群五一伙地聚在一起边喝酒边点着下巴轻轻摇摆着身子，震耳的乐声一刻也不停，这种气氛最容易撩拨人的兴奋神经。可惜我适应不了，如果一个头发半秃的家伙喝得五迷三道之后躬腰撅腩地乱扭，那该是多有失体统的举动呀。体统说起来不值多少钱，却是我们这些需要

假正经的老派男人最注重的。

他们看出我不喜欢，于是就出来到对面一个叫“一米阳光”的酒吧去喝酒。这里的环境和气氛最合我意，开放式的，轻风拂面，还有些树，歌声悦耳而不震耳。五六个人要了多少酒已不记得，反正是让我找到了在普吉啤酒花园里喝酒的感觉，于是酒酣耳热之后慷慨激昂热情洋溢手舞足蹈一番。总而言之只要不发酒疯闹事出洋相，怎么高兴就怎么来，这就是喝酒的最高境界和伟大意义。

第二天是个嫩阴天，气温降了不少。上午十点钟从酒店出来准备去拜访几家旅行社，堵了半个小时左右才终于逮到一张出租车，据说今天成都都在搞什么重要活动，有几条街实行交通管制，司机就转来转去，一会转到毛主席塑像前边，一会又转到后边。关于这塑像，朋友的介绍是：当年本来也要拆，但有人提出，自古有“天下不乱蜀先乱”的说法，还是老人家才能震得住，所以就留下来了。这话我信，毛主席是专政的高手，有他老人在蜀都广场(过去肯定叫人民广场或红星，红旗广场)站着，蜀人就会只一门心思赚大钱，不再思乱了。

到了青旅的大楼，楼上楼下的格局和上海等大城市的办公楼差不多，都是每人在一个小方框里据守着一台电脑两部电话忙活着。比尔·盖茨的伟大贡献就是把邮递员打字员算盘传真机谈判桌等等无数的东西一股脑塞进一个盒子里，人们凭着它就可以坐着椅子在商场情场游乐场等各个领域里兴风作浪了。

坐在旁边看人家忙心里实在不是滋味。于是朋友再次当导游，带我去看新建的老成都景点——锦里，他开车从自行车和摩托车的重重阻拦中杀出包围圈，很快就到达目的地。天气不错，一点也不热，在锦里转了一圈，看看里面的酒吧，画廊(或画室)，丝绸作坊，小旅店，小吃店，其中印象最深是一个叫“三大炮”的小吃，名字奇特，很有广告效力，却只是掀起三团糯米粑依次砸在一个鼓面上，又弹到一个洒着粉的筐里，滚一身糖粉就成了。

这天晚餐之后又去体会成都人生活中的另一个重要特色——喝茶。下起了雨，我们三人搭出租车到琴台路，据说这里就是当年卓文君和司马相如谈情说爱的地方，很有点浪漫情调。可惜下着雨，就不好去压马路了，反正我们的目的是喝茶，就近走进一家茶馆，里面布置颇为雅致，三人每

人一杯茶，就心安理得地泡了一晚上，最后结帐，35元，在到处都乱宰客的今天，这么一个看起来档次不错的茶馆却便宜得让人生疑。仔细想想，这才是成都人聪明可爱之处，茶，本来就是靠品才有味，要的就是这分安逸这分休闲。如果客人喝完一杯茶小弟就准备抹桌子，或者穿着性感的小妹在你面前转来转去，热情而又不厌其烦地问你：先生还要点什么？那这茶就变味了。

看来还得象品茶一样好好再研究一下蜀人的种种习性才能做好旅游接待工作。

对成都，总体印象就这么回事，这十几年来走了一些地方，又因搞旅游养成了职业病，对景已有点麻木，什么大上海，深圳广州台湾等等也没什么新奇的感觉。若说感受那肯定和心情有关。

一米阳光，除了名字比较奇特之外，其环境和格调完全与本人光顾的各种啤酒花园一样。我那永远的丛林情结，只要看到真树就会莫名其妙地激动，尤其是在大都市的水泥森林里隐蔽着这么一个精致的花园酒吧，又有几位年轻的老友相伴，这就足够了。据说“一米阳光”是一部电影或电视剧的名，不知内容和情节怎么样，名字的确取得妙，阳光咋会只有一米？这就很吸引人了。但愿看到内容却不要让人大呼上当。

琴台路，对我这没半点艺术细胞的乡下人来说“琴台”太遥远，远得简直有点格格不入。那晚刚好下起了雨，街灯在雨水刚清洗过的路面映衬出柔和的光，这也引不起我的多少情思，或许我这土包子嫉妒司马相如的才华和艳遇，同时又厌恶他人品的缘故吧。

机场告别的情景不写也罢，惆怅和伤感似乎都说不上，聚散离合原本平常，就算挥手间蒙上一层雾，人为安一层厚厚的玻璃，只要还有见面的机会，一切还是美好的，何必又庸人自扰？

## 伞缘

王志远

三聘街的中段，有一家老药材店，是杏林泰斗，字号“大安堂”。该店有百年历史，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先生莅泰时，就曾经假寝于该店。

巷子另一头不远处，有一栋古老的房屋，两层楼，楼板及楼梯皆是顶上金柚木制成，墙壁以土砖砌成，四十公分宽，非常坚固。门前设有地主神住，说明这家人是广州人。二楼的前边有骑楼，站在骑楼上，可以浏览全巷风景。这座楼房人称“广香居”，东家来自广东东莞，楼上设麻雀摊供客人消遣，楼下是广州小食“点心”。日本南侵之前，东家把业务停歇，广香居交给儿媳居住，自己乘轮回香港居住。

公元一九四三年秋末，广香居里，诞生了一个女婴，取名“美玉”，是这个家庭唯一的女孩。十岁时进入培英学校攻读华文，她是这个家庭唯一能上学校的幸运儿。她四个哥哥都没有机会上学校读书。美玉高小毕业后，经过一段时间，她还是到附近的越三饭夜校，继续攻读泰文速成高中班。每天傍晚都要经过三聘街，独自走路上学。她空闲在家时，像小鸟吱吱喳喳，喜欢唱周璇的歌，晚上坐在骑楼，陶醉着美丽的月色，盈盈的明月，银色的月光撒满娘宫巷，她憧憬着旖旎的远景，嘴里哼着她熟悉的歌曲，“月光小夜曲”和“绿岛小夜曲”。

三聘里有一家布店，店中唯一的伙计叫阿明，他每天工作完毕，关了店门，也是到越三饭夜校补习英文，好多次阿明走在美玉的后面，两个人互不认识。

阿明出身贫穷家庭，十九岁便进入三聘这家布店当送货员，骑着自行车在烈日下，送货到母马市场。他一面工作，一面不懈地补习中英文。因为收入少，他很少跟人交往，虽然常跟着美玉后面，却不曾打过招呼。有

一天的傍晚，天下着毛毛雨，他看见美玉冒着雨上学，阿明打开手里的雨伞，递给美玉说：“你拿着用，明才拿来还我，我在这布店工作。”

美玉用奇异的眼光望着他，犹豫了一会儿便接下雨伞，自个儿上学去。从此以后，阿明每晚都在店门口等着美玉走来，一同上学去。一个星期后，阿明才壮着胆子问她的名字和住址，之后阿明常写信给她。虽然阿明工作的地方，跟美玉的家很近，可是阿明不敢贸然上她家。

一年一度的水灯节将届临，又适逢是星期天，阿明邀美玉于是晚往高亭电影院看电影，美玉一口答允。到了水灯节的晚上，阿明兴高采烈地奔向高亭戏院，就在喷水池傍边翘首等待，等着、等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依然不见伊人的影子，他仰望天空上的皓月，盈盈明亮，漫漫长空，使他心里有些怅然，他忍耐着等到人都快走完了，电影也差不多要散场了，才拖着失望的心返回家去。

第二天傍晚，阿明想避开美玉，偏偏在校门口碰见了，美玉向阿明解释，她是被好友拉去游北碧的爱侣湾瀑布，同时向阿明道歉，嫌疑冰释，心中之结解开，阿明乘机要求上她家拜访她的家长，美玉爽朗地答应。

星期六的晚上，阿明离开了布店，穿着白天工作服：短裤子，格纹短袖衣，心跳卜卜地步进美玉的家门，出来招待的只有美玉和她的母亲，还有一位美玉的姑奶奶。她的父亲避不会面。辞别出门时，美玉轻声地告诉阿明：“以后来访时，请你穿长裤子，比较好看。”阿明点点头。后来阿明才从美玉的口中得知，她父亲不喜欢潮州人，且嫌阿明装扮穷酸，恐怕往后的日子难照顾美玉，她父亲极力要让美玉嫁给同属的一位老板。但是美玉的母亲和姑奶奶却看中了阿明的勤劳诚实，否定了美玉父亲的见解。就这样阿明常到美玉家中串门。还帮助她们在大年春节之前作大扫除，博得广香居里各人的欢迎，尤其是姑奶奶更是把好吃的东西留给阿明吃。

美玉懂得华文，汉语发音很准确，可是理解词句比较肤浅，因此阿明把自己习得的学问，教给美玉。并且介绍她当家庭教师。

他们俩人常常在花前月上，喁喁私语，时而逛电影院，新高亭、新瑶宫、乐宫、西舞台都留有他们的足迹。绮丽的时光，旖旎的恋情在阿明和美玉的美梦中，整整渡过了九个春秋，到第十年，阿明向美玉求婚，征得她母亲的同意。美玉的母亲对着阿明说：

“美玉是我唯一掌上明珠，你们是自己相恋的，结婚后，你要好好地

爱护她。”

阿明满口应承，奉上了一束鲜艳的玫瑰花，迎来了心上人，结束了十年的恋情，开始组织新家庭，掀开人生新的一页。这一切都是雨伞作的媒。

2012年2月16日脱稿于曼谷

## 一方山水 几度回眸

阡陌

午后，独自乘巴士重游香港最南端的赤柱小镇，一个人浏览在临海的阳光，树阴和沿途的现在和过去。

静秋的海湾，依在山壁的树径，阳光，绿叶在坡湾相迎，白墙豪宅，隐隐盘据在山腰间，一路先经深水湾道，深水湾-顾名思义是个深滩的海湾，每逢夏天，人龙车龙，便把这条山湾道路和海滩挤得水泄不通，而深水湾在我的记忆中是忐忑忐忑中来回无数次的练车道路，也是当年考取驾照的路线，再前行的几个山湾，便是有东方夏威夷之称的浅水湾和著名的浅水湾酒店，这个早期的英殖民地建筑，还是保持一贯的典雅贵气，还是绿茵包围着。这里住房也好，餐厅也好，咖啡座也好，它永远都是社交名流，休恬聚会的俱乐部，它也典型的代表着香港上流社会的显贵与尊荣，而整个浅水湾的周围，远远近近，山峦间参差在半山腰的别墅，便是所谓非富则贵的豪宅群，想当年，自己便无数次为着这里的唯美，贵气而倾情在这一片芳草绿茵中，远眺碧海蓝天的午后咖啡……，至今，酒店依然保有着那份奢华的悠闲，依然是华贵的气派衬托着浅水湾周围的一切。

蓝天，蓝海，刺眼，却迷人，还是当年一样的情境，风里飘着海洋和树林的气味，阳光把树叶照得透亮，我摘下眼镜，唯恐被墨色尽染，模糊了碧海琼空谱呈现在眼前的那片蔚蓝。所有的景致，一一精致地投影着每一个往昔，一切仿佛近在咫尺，仿佛穿梭在指尖的琴弦。往事轻拂，那时候，那些人，那些事，都沉埋在一方山水之中，当年的那些朋友，都已各自天涯。

还是那熟悉的终点站，充满异域风情，景色秀丽的海滩小镇，记忆中的街道，海景，商家，依然为着旅人的一方惦记和承诺而定格着，还是一样的充满海水的味道，充满悠闲的游人，一幢一幢北欧风的别墅一样排列

在蜿蜒而上的斜坡上，赤柱它充满着古色古香中西文化融洽的风格，又别具渊源的文化而自成一统，传言中，是当朝阳升起时，倒映的霞光在水面便形成一道红柱，因此有“赤柱朝晖”的美名。

为着重拾那无意光顾的挑剔，为了回忆偶然跳出来的许多不经意的细节，为了捡拾一些杳然纷去的时光，明知千篇一律的纪念品小街，还是仔细的绕着，绕着…，赤柱的市集，小店卖的多是中国风的手工首饰艺术品，以及南洋风的图腾布革，这里的店家，也许地缘之便，他们慢条斯理规律化的经营，还是固执的不漫天喊杀价，亲邻睦邻气淡神闲的过着游哉的日子。

其实小镇的街道并不宽阔，沿着赤柱湾，风格各异的半露天式酒吧和餐厅一家又一家的开着。如果说赤柱市集走的是中国风，那么市集外面的大街就是地道的英伦风了，走进拥着海涛那间敞开大窗的咖啡店，餐厅门外露天的座位，在海边的艳阳下，那几把遮阳伞，和红白相间苏格兰传统的方格子桌布，在秋风里翻啊翻的，格外的风情浪漫。餐台上陈设着高脚杯，在阳光下闪烁着琉璃的折光，那几分悠闲和几分轻愁，尽在红尘的角落跳动着，我无里头又钻进了缎带上的过去，要了咖啡，却苦涩莫明，情绪的枯竭，尽管加了糖加了奶，还是调不出心中那杯迷蒙而美丽的往昔，喝了半杯，已无心流连，轻轻的携着秋风往沿岸漫步着。餐厅对面的海滩并不旖旎，沿岸的漂流物，和晴空里的海鸟不协调的并存着，本来很唯美的海岸，被垃圾破坏了，我的目光在弯曲的沿岸踏着浪花，寻找着心中珍藏着的美景，而在阳伞下享受日光倾洒享受赤柱风情的人，也只能和我一样，越过杂乱的海边，远眺蓝天白云里的海天一色，拥着自己的白日梦。

邓丽君的故居依然隐密在那一堵苍白的墙内，几朵洋溢在风中的花和藤蔓，点缀着积满了冷寂尘埃里的紫粉色窗台，竟也成了赤柱一道美丽与哀愁景点，游人只能遥望着那楼层里许多流言中的悲凉和沧桑，隔着高墙怀念着这一代歌姬，用着一曲又一曲心中的温柔感伤，唱着世间许许多多的缠绵和等待，而每次仰望而过，还是为着那些绕耳的歌声而不胜唏嘘！

已是秋天，走入黄昏的街道，听着风涛里叶影的秋凉婆沙，那沉睡了好几个岁秋，梦舞飞扬的时光，在一阵冷风袭面中，仿佛又随着风的翅膀落入怀里，一时又自缚在梧桐落叶那鸿雁不归的深秋，此时，斜阳已在枝叶上闪着金黄，而我无论走在景前还是走入景中，那份云淡风轻无聊的寂

寞，仿佛都在那里望眼欲穿的等着我来疗愈。

缠着一路的秋意，找回那家砖造古堡似的酒窖餐厅，酒窖依旧是当年的模样，木桶的大酒糟，麻绳的装饰，海盗船的整体，情调依旧包围在昏晖中烛光，当然人事已非，想把刚才那秋瑟里的一身愁怅释放，这里的人却礼貌的和我保持着距离，任由我躲在时光的角落里，任由烛光中摇晃着我爱过的那些尘烟旧事，嚼着这份冷冷的晚餐。侍者却端上了一道腌香肠，错讹中，没想竟是那还认得我的侍应，为着久别的故知送上一份亲切的问候，嘿！依然守在这一方禹人，你可安好？时光是否偷走了你什么？我是来斜阳里捡拾知秋的往事呀！噢！你的鬓发上缠满了我的当年啊！

回市区的巴士，天河和深色的海交织成一片夜幕，山峭边的公路，只有风声，和汽车对照下的稀疏灯火，像是那些呼啸而过的时光，在错讹中，已失去了光芒。静静的海面上，一弯月儿游弋着，朝着我朦胧地笑，那停泊在海面上的船只，闪烁着迷离的灯火，缓缓的穿游在墨色的大海里，渔港，小渔村，游客交织的海鲜市集，远方辉煌的香港，都在繁华和恬静中，点缀着这颗明亮的东方珍珠，点缀着我曾经沧海的时光，此刻，不想闭目，只想让心停泊，让心聆听着沿途。

## 十年干旱逢雨露

廖志营

公元一九六六年，神州大地发生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停止了一年一度的高考。“文革”后期，大学虽有招生，但不必考试，由推荐上来的工农兵学员入读，文化素质参差不齐。据《人民日报》载，许多清华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只有小学文化水平。在农村，上高中也要靠推荐。我上初中时，学校大搞教学改革，兴起革命小将上讲台，即由学生上台讲课，老师是臭老九，得靠边站。那时我是当红的“教育革命小将”，经常到各校初中班巡回讲课作榜样。可就在一九七一年初中毕业要上高中时，因母舅是地主，大队革委会没有推荐我上高中，停学了，只好回家跟爸爸出海打鱼。一九七二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教育回潮，上高中实行全县统考，公社教育组提名让停学了一年的我参加高中入学考试。结果我得了总分第一名。记得上高中的第一天，校长在全校迎新大会上要我起来与同学们认识认识，少年时代那种虚荣心的美好感觉，一辈子回味无穷。高中毕业后，高校没有正常招生，渔翁之子仍是渔翁。

一九七七年七月，一代伟人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其《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讲话力挽乾坤，首先迫不及待地恢复中断了十一年之久的全国高校招生考试（高考），让包括六六、六七、六八年（称老三届）在内的十一年中学生参加考试。消息传来，同学们奔走相告，如同久旱逢雨露，三五成群，寻回遗弃多年的课本，如饥似渴地温习功课，准备应试。30年前的情景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当时还正在复习，人们遇见我，就带着祝贺的语气对我说话。乡亲们对我说，鱼跃龙门的机会到了，你要好好把握；老师们对我说，上大学是走人生的金桥，考前的时间便是铺桥的金子，一寸光阴一寸金，你要抓紧时间复习。经过一段时间的复习，我怀揣着改变命

运的理想走进了考场。

一九七七年的高考在冬季进行，是各省独立出题。历经十一年高考冬眠的中学生一起应试，情景激动非常，终生难忘。高考过后，等待放榜的日子更是忐忑不安。记得放榜那一天，我跑到县教育局看到墙上贴着的大红纸，我的名字出现在第二位，因当年没有公布分数，也不知道是得了全县第二名，还是排名不分先后，兴奋激动的心情难以形容。填报志愿时，我自恃名列前茅，又以数学见长，第一志愿填报清华大学数学系，第二志愿则选中山大学数力系。接着，等待录取通知的日子更难捱，眼看着许多人拿到了入学通知书，我的心越来越焦虑不安，天啊，终于落选了！是舅父地主成份的影响（七七年有政审一关），还是自己志愿报太高了，无从得知。希望越大，失望越惨，上不了大学，无颜见“山东父老”。当年名落孙山的恶梦，至今还常常使自己在半夜中惊醒。

由于恢复高考第一年，海丰县录取率太低。第二年，即一九七八年，全国统一命题，县教育局很重视，让已入围而未被录取的考生集成“高考复习重点班”，全班 60 人，任课老师都是全县有名的中学教师。我参加了两个月的系统复习，每次模拟考试都是数一数二。高考那一天，考场主考潘仁秀是复习班的化学老师。入考场前潘老师握着我的手说，全考场就看你的了，你一定要考出好成绩，为大家争光。不负厚望，放榜时公布了成绩，并划了全国重点大学最低录取分数线，我化学得了满分（100 分），总分远远超过重点大学的最低录取分数。考虑到医学与化学有关联，虽然自己不很喜欢读医，为避免重蹈覆辙，报了中山医学院，终于被录取。

一九七八年，中山医在全国各省及非洲十几个国家共招收 400 多人，分为十六个小班。我在 10 班，全班 30 位同学中，年龄最大的 35 岁，最小的 15 岁，同学之间年龄的差异显示出当年大学生的特色。进入名牌大学，十年干旱逢雨露，饱受十年煎熬的同学们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宝贵时光，认真钻研，默默耕耘，晚自修时间未到课室和图书馆熄灯，很少人愿意回宿舍休息。清晨四五点，校园里就有朗诵英文的读书声。中山医学院地处广州市中心，周边是公园和电影院，同学们对这些场所不屑一顾，节假日都泡在课室里看书，在僵尸房里解剖，在显微镜下观察。人们争分夺秒，发掘那久违了的知识宝库，誓把失去的青春岁月夺回来。学医是最苦的，将近 100 本厚厚的课本要在五年内念完，可同学们没有人感到苦，都觉得

日子过得很充实，苦得有价值。在大学的五年里，我样样积极进取，学习成绩一直保持在班里前五名，政治表现也很突出。节假日，组织同学勤工俭学，帮助学院搞园林建设。前年我被邀回去参加中山医学院 140 周年校庆，我亲手砌的那堵高台，如今仍耸立在中山医的最亮点之处。

五年苦而乐的生活终于在一九八三年七月结束。毕业分配时，党委书记找我谈话，对我说，按照你在大学的政治条件和学习成绩，到中央卫生部工作和留校都可以，但鉴于家庭经济情况，建议我到深圳经济特区工作。这是领导推心置腹的话语，是无微不至的关怀，别人是无条件服从分配的，我却可由自己选择。当年面对毕业分配，社会上流行着三种说法：一是戴红帽，即到有升官前途的机关；二是戴黑帽，即是在有深造机会的高校，向学术方面发展，将来考博士当教授；三是戴黄帽，即是找赚钱多的单位。人往往是这样，当你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无可选择时，只能听天由命；而在有所选择时，便要伤脑筋。现在，毕业去向由自己选择，有时一念之差，可能会抱怨终生。虽然到中央卫生部将来有可能做大官，虽然到深圳可以多赚点钱济助家庭（那时候深圳的工资比其他城市高好几倍）。我二哥是老三届的，有着未能上大学的遗憾，认为：钱，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可以赚；官，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有机会做。唯独留校任教，继续深造的机会不是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会有的；而且，当老师，尤其是大学老师，是人类最理想的职业。于是，我听从我哥哥的建议，选择留校。在大学工作的五年，我仍像学生时代那样充分利用时间，学到了更多的知识，直到后来出国留学。事实证明当年的选择是正确的。

今年是我们入学三十周年，大学毕业二十五周年的日子，同学们要我组织隆重的庆祝活动。如今，我虽然是一个“不务专业”的人，但为拥有那班同学而自豪。在国内的同学，有的人成了医学院、医院院长、中央和地方各级卫生部门的栋梁，许多人当了教授，博士生导师，更多的人成了名医。在国外的同学都很出色，同班的三十位同学中，现在有一半人在美国。我女儿在美国时，住在何恭程同学纽约近郊价值几千万美元的豪华别墅里，来电说，何叔叔真了不起，在纽约唐人街的联合诊所天天都挤满了候诊的病人。我对女儿说，你问问何叔叔当年是怎样读大学的，你们这一代人是怎样读书的。当年何恭程大学五年都与我住同一宿舍，同宿舍的同学是很难见到他的，因为等到十二点后同学都入睡了，他晚自修才回来。

而清晨同学还没起床，他已经到校园里朗读英文去了。看看今天泰国的孩子们，很多家长都说很少看到子女在家里温习功课，更从未听见他们的读书声，一切都要靠补习班。似乎，知识的点点滴滴，都必须用钱买来。而他们，电话粥一煲几个钟头，上网聊天通宵达旦，在所不惜，甚至高考前的日子也是雷打不动。这样白白浪费时间，真叫人惋惜。晚辈们，醒醒吧！看看我们当年是怎样“干旱盼雨露”的。

（相隔 30 年，长子泰来今年高考今天被朱拉大学医学系录取，触发我写这篇文章，可惜他不想学医改读理工科，但愿他学有所成！）

2008 年 4 月 8 日写于曼谷

## 血“酿”的洪水

廖志营

血 (blood), 流动于人或高等动物体内并供给其营养和氧气的红色液体; 洪水 (flood), 在陆地暴涨泛滥的巨大量水体。两者的英文只差一个字母, 人类对前者的需要和对后者的惧怕迥然不同。公元二零一一年殃及泰国中部和曼谷地区百年罕见之洪水, 更是骇人听闻的灾害。八九月间, 起初只听说北部下了几场大雨, 并没有造成太大的水患。例如在来兴府美速县, 低洼处的工厂和住屋, 浸了一阵子水就退了, 大部分地区安然无恙。后来中部也下起了几场大雨。曼谷地区是雨少晴多。然而, 接着的情景就可怕了, 那空沙旺、红统、大城、巴吞他尼、暖武里等府, 水涨日深, 民屋没顶, 工厂蓄水, 机器泡汤。公路成为河道, 田野成为汪洋, 街道成为小溪, 城市成为泽国。每天电视新闻所展示的场景, 一幕幕触目惊心。水患慢慢向曼谷蔓延。而曼谷的洪水, 大部分不是天上降下来的, 而是地下冒出来的。这些地沟里冲出来的水, 连同残渣余孽涌出街道, 冲入民屋, 奔向工厂, 越涨越高, 越浸越深。天上烈日当空, 地上水深火热。洪水久久不愿汇入湄南河, 不愿归去泰国湾, 一泡就是几个月。不但毁掉了庄稼, 毁掉了工厂, 毁掉无以数计的财产, 还夺去了几百条生命。人们在纳闷: 难道这是魔水, 阴霾不散, 苦苦折磨灾民? 难道这就是一年多前泼在曼谷大街的那一百万毫升血液 (blood), 经历岁月的酵解, 血中的铁离子 (Fe) 游离了出来, “B” 变成 “F”, blood 就成了 flood, 血液酿成了洪水? 也许, 这就是所谓的 “天谴”。或许人为因素对水利资源的不合理利用, 抑或对过剩水的不合理疏导, 造成了这次大水肆意泛滥。是天灾, 还是人祸, 谁能分得清?

曾记得, 公元二零一零年三月, 不知道是哪些政治家, 为了达到其政

治目的，在曼谷发明了100万毫升血“谏”（溅）的创举。血液，对于救死扶伤的医生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对于失血和缺血的伤病员来说，是何等的需要。可是，作为有理智的高等动物——人类，怎么就可以为所欲为把血液白白糟蹋掉呢？泰国是佛国，佛教有因果报应之说，这场水灾或许就是对人类暴殄天物的惩罚。

泰国的水灾，当时成为世界各国的头条新闻。国内的亲友，更是惦挂着我们，每天有很多越洋探问电话。我住在曼谷西南部的拉玛二路附近，主要的厂房也在这里。在其他地区洪水最严重的时候，此处还未进水，每天洪水向这里逼近的消息，充闻于耳。今天到了挽巴通、今天到了挽艾、今天到了挽坑、今天已到了挽汶。一开始，我听着这些消息，无动于衷，总认为天又不下雨，光凭几个月前下的那些雨水，在十几个府的辽阔大地折腾了几个月，该耗干了吧，不会光顾这里了吧。而家里人，每听到消息，每看到新闻，就急得团团转。于是，家里的防洪措施，随着新闻的份量和频度逐渐增加，防洪物资越买越多。起初是在家及工厂门口筑起了一堵堵一米多高的防洪墙，接着又用水泥板将电脑机房密封。后来又恐水掀起水沟盖或冲垮防洪墙，每部机器都配了千斤顶。再后来又买了几吨塑胶布将机器包起来。食用的东西，堆积了满满一层楼。排水设备买了电动抽水机，又买汽油水泵，以防断电时备用。运输工具买了铁皮船，又叫工人自造了泡沫木排。一闻到自来水有异味，曼谷商场纯净水缺货，又雇用十轮车从北部美速运来几吨纯净水。几个月时间，不但工厂无法正常生产，而且白白花掉了几十万铢。看着这些防洪措施和物资，心里真不是滋味。当时，与其说是在怕水灾，不如说是在怕新闻。我与妻子打赌说，你操办的这些东西肯定用不上的。我何尝希望用上！

希望归希望，要来的终于来了。十一月九日，正当新闻报道外府和曼谷大部分地区洪水逐渐退去的时候，只见这里工厂街端小溪的水位越来越高。门口排水沟逐渐涌出污水。不到一天，路面的积水已达几十公分，次日工人便无法上街买菜，工厂货车无法运行。水一天天涨起来，小船首先派上了用场，我儿时熟练的划船技巧也派上用场。每天划船送工人到街市买菜，用木排把货送到大路边，让军援大卡车送还客户。划着小船的时候，工人们夸我是“职业划船手”，撑着木排的时候，有点“小小木排街道游，栋栋排屋两边走”的感觉。水在门口浸了十几天，亲友们常慰问水浸有多

深，我没有留意水浸有多深，只在意水离进厂还有几公分。因为万一防洪措施失败水进了工厂，刚从德国购进的电脑机器一沾水便报废了，多年的血汗也就付之洪水。紧张的心情熬过一天又一天，在水离进厂仅有十公分的时候，洪水终于渐渐退下，一切终于有惊无险，大部分防洪措施不需动用。自己庆幸工厂逃过一劫，还稍事调侃妻子杞人忧天。每年水灯节，我都带全家大小到湄南河边放水灯，而佛历二五五四年的水灯节是十一月十日，恰好是水到家门的第二天，自家门口可以行船，当然也可以放水灯。孩子们依旧买了漂亮的水灯，在家门口放走水灯。大家许愿：洪水啊洪水，快快随着水灯去吧！

洪水无情人有情，在整个水灾过程中，泰国同胞血浓于水。我们常常看到许多动人的情景，如果你走在路边，过往的车辆都会停下来问你要去哪儿，如果同路，一定会搭上车；军队每天派出大卡车到重灾区载人运货；政府和慈善机构定期到灾区送粮食送用品；军人为拯救灾民触电牺牲；等等等等可歌可泣的事例很多很多。当然，趁机大发国难财的也大有人在。最不愿意看到的是，由于某些抗洪决策不当，导致邻近居民常常因为开闸与不开闸，凿路与不凿路等问题发生争执。例如，在洪水最高峰时，拉玛二路上边的居民集群去凿路，公路下边的居民闻讯跑出来制止，争执的人越来越多，双方各自奔走相告，纷纷出来为自边助阵，气氛越来越紧张，眼看一场殴斗就要发生，幸好当地警局倾巢出动，及时制止这一触即发的事件。不然的话，那鲜红的血，会把洪水染得更红。

一场洪水退去了，一场灾难结束了。当我在烈日之下帮打扫街道时，每每闻到一股洪水留下的腥臭味，犹如血液腐败后的味道，不由得想起血与洪水的关系。但愿：血，永远在人体的循环系统内流动；水，永远是人类所需要的晶莹明净的水。

# 山上那个女人

吴小菡

把我吸引到泰北清莱府美斯乐高山上的，本是那里隐藏的一段与中国命运有关的历史，那里居住着藏匿半个多世纪的一批中国军人和他们的后裔，我以记者的职业敏感和道德操守，想去揭开这帮中国军人的命运篇章，想去记载曾经发生在泰国北部边境的那段悲惨悲壮的历史，以及历史发展至今的演变轨迹。

我站在海拔 1300 米的高山村头，深呼吸，开怀笑，我被这翡翠般的青山吸引，被这沁润心肺的绿色空气吸引，被这里一张张亲切的中国面孔吸引，被这里浓浓的中华情结吸引，我像回到故乡或回娘家般被人们接待，我喝过这里无数人家为我浸泡的清香四溢的新茶，我吃过这里好多家餐厅的名菜：卡母馒头（红烧蹄膀加白面馒头）；还有一个女人，她深深吸引了我。

不要以为居住在山上的女人，都是世俗家妇，乡野女子，与时尚无缘，与现代不相识。我原也以为是这样呢。但当我前后 5 次上到泰北美斯乐山上采访时，我发现了这山上的一个女人，她打破了我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观念。

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在美斯乐村头的第一家珠宝工艺品店里，是老板娘，她并不年轻，但有魅力，清新的样貌，轻柔的话语，不凡的谈吐，让我有仙女下凡的错觉，她实在和这山上周围环境太不匹配了，有凤落鸡窝的感觉，我隐隐为她命运惋惜的心痛，看见她的木屋商店外面的招牌——段将军茶庄，我想，她和大名鼎鼎的段希文将军的儿媳妇的身份，还是很匹配的。

因为她是山上泰北义民文史馆的现任馆长，我的采访便和她结了缘，

我发现她的穿着打扮很得体，有品位，不夸张也不陋俗，而且她的谈吐举止刹时让你确信她曾受过良好的文化修养和熏陶。

我和她马上熟悉起来，为能在山上遇到知音而感到庆幸。我叫她曾姐，因为我很快知道她已经不是段太太，她的婚姻触礁了，她能挺过来走到今天的平淡和从容，她经过生命的炼狱。

曾姐是台湾姑娘，祖籍河南，父辈跟蒋军来到台湾，她成为台湾生长的女孩子，那个年代能考入大学的女生都是天之骄子，她在一次大学生晚会上认识了段公子，当时一位风流倜傥、青春活力的男生，他们很快恋爱了。

第一次从台湾追随爱情而来，她被当时美斯乐唯一的一辆破车摇晃在蜿蜒的黄土崎岖路上2个小时，接到山上她已黄尘蒙脸，土头灰面了。但是她的清新脱俗还是吸引了全村人，她的到来给闭塞偏僻的山村带来欢欣和希望，人们真的相信，世间有爱情这样东西的存在。

山上没有象样的砖瓦房，山上没有电灯，山上没有水龙头，山上只有她的爱人，和父亲段将军刚刚去世的家境，她被爱呼唤着，她留下了。她说，那个年代的人就是这么单纯，爱，就爱到底，不顾一切，包括父母家人的反对。

爱是值得赞美的。她决定留在山上，是爱情的力量改变了她的人生走向。她在这里用青春谱写着自己的爱情之歌。她用全部生命去爱一个男人，她的初恋、她的初吻、她喷着青春热力的心、她的温柔和母性、她今生的生命，都毫不迟疑地交给了这个男人，只因为一个字：爱。

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他们没有钱，寄住在曼谷的朋友家，选择到不收费的穷人医院去生孩子。出院那天，丈夫空着两手来接她们，医生问，你带孩子的小衣服来了吗？丈夫摇头，她流泪了，看见医生拿出一块旧毛巾包裹起孩子，交给他们送出院，当怀抱孩子的那一刹，她又笑了，她觉得自己很富有，有丈夫有孩子有爱，她无怨无悔，依靠着丈夫消瘦的肩头，她想，就这样，带着我们的孩子，走下去！

信念是一个女人生活的精神支柱。山上的艰苦是她没想到的，但是坚定地生活下去也是她没想到的，为了家和孩子，她在美斯乐山上旅游业兴旺的时候，到街边卖过绿豆糖水，卖过小工艺品、小杂货，她还是台湾商专的高材生呢，但是资本原始积累的残酷性逼使她当上街头小贩，没有任

何遗产的将军后代，就是这样自己蘸着甘苦悲喜的七彩颜料，描绘着自己的生活画卷。

她从没有感觉到苦和痛，因为她心中有爱！

突然有一天，当和她有了十几年婚姻、有了 3 个孩子的丈夫，跑到另外一个年轻女人的怀抱，她的天空陨落了太阳，刹那间陷入一片阴冷刺骨、黑暗浑噩的末日之中……

她把丈夫当成生命中的天空和太阳。

丈夫摧毁了她对爱情的信仰，捣毁了她心灵中神圣的婚姻圣殿。

她拼命抗争过，向命运抗争，她要维护她的爱她的婚姻她的家，但是她这个挂着将军儿媳妇头衔的外乡女人，第一次体会到孤军作战的悲凉和无助。

这时候，她被怀疑传染爱滋病，这发重磅炮弹把她震蒙了，等待复查的 3 个月时间里，她每天晚上和形形色色的鬼怪在梦中打架，爱人不在身边，恐惧钳紧她的神经，她惧怕死亡，这是比任何孤独、困苦更可怕的魔鬼，依山旁的房子曾经是多少城里朋友羡慕的别墅小屋，现在变成一座生死较量的炼狱，漫漫夜晚山风送来树林的唰唰声，让她想到很多很多，家对面半山腰上段将军墓前的威严松柏像是传来未及谋面的公公的安慰声，她流泪了……

她不敢照镜子，因为 3 个月的精神折磨，她已经面如骷髅，走路弱不禁风，她还在经营她的小店，因为还是母亲，还有养育 3 个孩子的责任在肩，她还不能放弃生活和生命。

后来一切云开雾散，她被证明没有染上死亡之症，她经历了死神擦肩而过的悲壮考验。她变得豁然开朗起来了，死都体验过了，还有什么不能舍弃的呢？丈夫要走，就由他去吧。

那段曾经割舍难离的爱，那段曾经刻骨铭心的死，都让她当作人生财富收藏在记忆之中。爱而无悔，爱逝也无悔。她不再后悔，不再抱怨，她按照自己的人生轨迹继续生活。

她请我在山上一家小餐馆里吃牛肉汤，碰巧前夫和那个女人也在餐馆用餐，她的淡定坦然让我自愧不如，她像个大姐姐一样招呼我多喝牛肉汤，山上寒冷，多喝热汤可以御寒。她的特别笑容我最喜欢看，她告诉我：当婚姻不再完美的时候，我们女人要调整心态，我们可以让自己的人生完美，

可以让自己的人格完美。她还说：这就是人生，没对没错。

其实后来丈夫知错了，深深的悔意反而使他躲远她的生活，人生有些错误，是永远改正不了的！爱走了，爱毁了，错了就只能错下去了。爱不释手是愚蠢女人，她说。

她把大学学到的商业知识用来经营她的生意，她的小店渐渐生意好起来，她说她的公公、孩子的爷爷段将军，每天都在山上默默保佑着她们，当她痛苦的时候，就会一个人来到将军墓前，静静坐着，望着公公的照片，望着大大厚厚的坟墓，望着四周围苍翠的松柏，再望向山前层层叠叠的远方……

如今3个孩子都送到曼谷读大学，她觉得生活很是惬意。时间可以冲淡一切痛苦，她告诉我，她已经对失去婚姻麻木了，她希望晚年遇到一个知心的人，挽着手走完今生。

这就是我要说的山上女人的故事。她已经是我的朋友，我对山上的牵挂多了一份关注，我以理性的状态关注一个女人的命运，不要太多磨难，为什么大山的胸怀不能包容一个为爱的女人？她还得留在山上，留守她的段将军茶庄商店，因为3个孩子的学费生活费还需要她的经营不懈。为母坚强，我在她身上看到了。

远在高山上的曾姐，我对你的敬佩和祝福，能随风声传递到你的耳旁吗？

（2008年5月1日写于曼谷家中）

# 芳香永留人间

——怀念伍启芳大姐

吴小菡

湛蓝晴空飘来一朵白云，白云轻盈夹带一阵芳香，芳香随风降到伍大姐的灵堂，鲜花簇拥着的大姐含笑的遗像，贵气而优雅，眼角分明含着一汪晶莹的泪花……

伍启芳大姐走了，86岁的她把人生走完，这已然是高寿的人间福星，传统中国人叫这种寿终正寝为白喜或红丧，然而当我来到伍大姐的灵堂前时，伤心的眼泪还是夺眶而出……毕竟，从此阴阳两隔，到哪里还能再看见我们慈祥如母的大姐？到哪里还能和大姐一起品尝美食，一起唱粤语歌曲，一起谈天说地，一起感受快乐？

我们在泰国的生活里，少了一位最真挚的好朋友，忘年交，老大姐，我们的精神缺失了依靠的家园，我们象个弃儿被大姐抛弃在人间。

我和马羚、大玮给大姐的花圈挽联上写道：敬爱的伍启芳大姐在天堂永远微笑！我挑选了一副洁白的百合花的花圈，百合花淡淡的花香如同大姐的芳香，永留在我们心间。

我们有缘踏进泰国的佛地生息和繁衍，这不是上天的旨意而是人间的暖意，我们来到不久就认识了伍启芳大姐，她当时是泰华妇女界著名而活跃的女侨领，她有着成功的事业和优越的生活，瘦小的身躯焕发出感召的力量，但是她不骄不傲，有情有意，以她始终朴素的真心和真情，对待我们这些新移民女性。她的帮助，她的教诲，我已多而不及笔录，我只记得，她的知识和教养，书写着她身上的聪慧和睿智；她的善良和博爱，书写着她脸上的微笑和喜悦。

我一直喜欢在采访时和大姐聊天，她是思路很清晰的老人，她有能讲

多种语言的才能，她也有很不错的文笔，她还为在海外弘扬和传承客家文化和客家文学而不遗余力。她和我聊得最多的，是她的母亲，她心目中最尊敬的女英雄！通常，母亲是孩子心目中的美女，父亲才是孩子心目中的英雄，但是大姐不同，她不忌讳母亲低微的身份，她更敬佩母亲坚强的性格，她深深地同情母亲不幸的命运，但她心目中一直以母亲作为英雄来崇拜和尊敬。母亲是影响她一生最大的人。

后来，她喜欢和我聊她的女儿，她以女儿为荣。她总是说，我的大女儿不简单，自己和夫君创业，在大商行里面开设芭比Q烧烤餐厅，几十年来发展成泰国的知名品牌，有80多家连锁店，5000多名员工，还在马来西亚开了多家加盟店。懂得媒体价值的大姐，一直希望安排我和她大女儿认识并采访，后来她给我一本泰华农民银行出版的杂志，里面有一篇采访她大女儿的文章，我翻译后刊登在《泰国风》杂志上了。

谈到小女儿，大姐流过几次泪，因为她最心疼的小女婿，在去印度拜佛旅游几天中，不幸感染上病菌，腹疼腹泻，回泰国后马上进医院求医，不几天就撒手人寰了。这突如其来的噩耗让大姐悲痛不已，她安慰女儿和三个外孙女，还有亲家老人家，白发人送黑发人，大姐饱尝了人间苦难。大姐在赞许小女儿在泰华农民银行当总裁助理年年表现优秀时，总是会为世间事事无常而表现出无奈和悲叹。

我从大姐身上看到伍家三代女性的辉煌。

我最感动的一次是大姐的侠心义胆。三年前我自己的婚姻突遇变故，我一时被击懵了，我在泰国的生活，由12年的出双入对突然变成独来独往，我没有一个亲人或亲戚在泰国，我只有朋友。大姐此刻是一个明智的聆听者，女人最懂女人心，她知道任何美味佳肴都不如静静听我诉说来得真切，她知道一个感情受伤的女人要向信赖的长辈倾倒心中的苦水和委屈。等我没头没脑讲了2-3个钟头，大姐说带我去吃点东西，她起身递给我一张小纸条，上面是一个手写的电话号码，她拉着我说：“这是我家里的电话，我名片上没印。你现在一个人在曼谷，不管遇到任何危险，你马上打电话给我，白天打我的手机，晚上打到我家来。记住，有大姐在，你什么也不用怕！”

我看着大姐瘦弱的身体，枯枝般的双手，缓缓的步履，跟随在她身边几年的小护士保姆，我的心头一热，眼泪差点滑落，大姐心怀侠义肝胆，

这番话，这份心，这份情，已经让我在泰国找到家的感觉，找到母爱般的庇护！我记得，那天晚上我睡得很踏实。后来，我爸爸叫我不要一个人再呆在泰国了，回广州和家人一起吧，我告诉爸爸，不用担心我，我不回去，我在泰国有很多很多真心对我的好朋友，我不是一个人，我不怕！

时隔数月，我的生活中出现了另一个男人，他追求的脚步紧紧跟随，认识九个月他飞来曼谷七趟，我看他诚心诚意，也慢慢开始接受他，就带他一起去见伍大姐。大姐和他一聊，他是客家人的后代，他和大姐可以聊普通话、广府话、客家话，大姐对他心有好感，但是一直注意观察他，象个母亲在审视未来女婿，最后大姐对他说：“你要好好对她，好好爱她，不要来伤害她，听到没有？”然后转身对我说：“他如果敢欺负你，你就告诉我，我来替你作主！”

毕竟是女儿家，当受到男方伤害时，最坚强的后盾就是娘家，女儿没了娘家是最可怜的惨事儿。大姐的作主，给我构造了一个安心的娘家，给我一个明白的承诺。后来他常说，伍大姐对你真好啊，象大姐，更象你妈妈！

其实，称伍启芳为大姐，我们已是不恭提辈了，我们的年龄，只能是大姐的儿女辈，我们尊她母亲一点也不为过。但是，我更愿意叫她大姐，因为大姐每次见到我们，都象姐妹一样和我们聊天，她创办的泰华妇女慈善会，里面汇聚了一群各行各业的姐妹们，走到一起，大家姐妹相称，互助互爱。

我记得因为我的婚姻变故，以后这段日子再见大姐，她总是喜欢和我聊情感话题，这些话题如果不是姐妹感情，一般是不向晚辈透露的。记得聊到两个人什么是最满意的情感，大姐也不无感伤地说，我的婚姻几十年了，你说我和我先生就很融洽吗？我在中国受传统文化教育，他是泰国的华裔，受的教育非常不同，我也有我的苦恼啊，比如，我喜欢文学，喜欢写作，但是我先生就不懂我。我问大姐：你也婚姻有遗憾？你想过改变吗？她笑笑说：改变？不可能，也不见得就更好；坚持走过来，也不见得就不好。我觉得大姐的生活理念很哲学，她的思想行为里是很深的中华文化根底，她不会做“只为自己”的事情，她是仁爱的女人。我记得台湾唯一没有绯闻的著名女影星归亚蕾说过，婚姻是你自己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所有的人都尊重你的秩序，但是你如果破坏这个秩序，你的尊重也随之破坏

掉。而遵守秩序，克己复礼，正是中国传统教育儒家文化在伍大姐身上的显现。

2010年新年之际，我对大玮说，那些多年来一直帮助我的前辈，我们一起去拜拜新年吧。我们每天上午一家，下午一家，登门拜年，一杯清茶，聊表感恩之心。到了伍大姐家，我已经有大姐重病的思想准备，但是当看到大姐无力躺在病床上，我第一次看见没有化妆的大姐，她看着我，用艰难的话语对我说：“谢谢你们！”我因为有母亲一年多前病故的守候经验，知道病入膏肓时，中医叫做“男戴帽，女穿靴。”就是男性头大发胀，女性腿脚肿胀，那就离生命结束不远了。我的心沉沉的，喝着小护士保姆给我们冲来的清茶，我悄声对大玮说：“可能过不了春节。”大玮说：“要留在2009年吗？”

大姐的生命停止在了2009年最后的日子。她没有和我们一起走进2010年。我们在祈祷大姐一路走好的同时，也暗暗祝愿，大姐的芬芳永留人间！

（2010年1月31日写在伍启芳大姐离开人世第7天）

## 童年往事

何福祥

人们常说，上了年纪，跟亲朋好友或兄弟姐妹在一起时，常常会谈起童年往事。这可能并不意味着我们老了，而是经历了生活的沧桑，那些酸甜苦辣的人生往事总会在不经意间浮现于脑海。而那些或美好，或痛苦的童年往事更是刻骨铭心。

我生于一个贫穷的家庭，父母亲依靠割橡胶维持生活。如果提起割橡胶，现在很多人会说，怎么没钱，怎么贫穷呢！

现在割橡胶的人都已经赚了很多钱，因为橡胶价格比以前高好几倍，橡胶片一公斤 90 多块。没错！如果是现在我们已经是富翁了，但是那时候橡胶片一公斤才卖到 17-20 块而已，尤其是橡胶园属自己的人。可是我父母割的橡胶园不是自己的，而是一个老板的，所以卖到的钱还必须与橡胶园主分利，比例为 6:4，我们辛辛苦苦地干活儿，从割橡胶，收橡胶汁，弄成片，晒干，最后送卖，才分到百分之四十的利润，挣到一笔小钱真不容易。无可奈何呀！若是不干，我们全家人怎么生活呢。

因为此事，我很敬佩我的父母，不管家庭怎么困苦，生活怎么艰难，都还能养活我们六七个孩子，现在有的家庭只有一两个孩子都嫌麻烦。

父母亲每天都要凌晨一两点起床，然后每人手上拿着一把割橡胶用的刀，头上戴着电石灯去橡胶园开始干活儿了。黑夜里的活儿，说起来很危险，因为那时候的橡胶园跟现在的情况不一样，那时候的橡胶园里长满了野树杂草，行走没有现在方便，要割橡胶树和收橡胶汁，必须沿着一排排的橡胶树走去。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得小心，要不就会被树枝刮伤，或被拦路的树干绊倒了。听母亲说，那时候在橡胶园里，常常会碰上蛇、毒虫以及老虎等等。这些动物，一听到人来了就会跑掉或躲避，但是比动物更

可怕的是贼。那些贼一看见你，他们就会把你抓住，然后逼你带他们回家去搜家里的财物。搜到的钱财都会被拿走。妈妈说：“有两三次，刚刚卖到橡胶片的钱，打算要买菜、肉给你们吃，买新衣服给你们穿。可是遇到了贼，都被抢走了，简直绝望了，真可气！因此，我们品尝过辛苦的生活，不知道吃过多少苦！

我和姐姐每天都必须凌晨三四点起床，然后一手提着铁桶，一手拿着刮橡胶汁用的棒赶到橡胶园里去收橡胶汁。橡胶树每棵之间距离六至八米远，整个园子的面积很大，有的长度达到一两公里。在整块地走路一个人也得走八到十公里路程。而且还要赶时间，这个活儿干完了，还得赶快跑回家换衣服去上学，另外如果干活儿干得太慢，天亮了，橡胶汁的流量就会少一些。

还记得，有一天，我和二姐起得比较晚，我们一起床就赶快跑到橡胶园干自己的活儿去。因为太急了，我二姐不小心把橡胶汁洒在头上。那个时候，她没时间去处理它，后来橡胶汁干了，都粘在了头上，不好拿掉，父亲只好给她剃头发，这样才可以解决问题。我只知道笑她，不知她那时候的感觉。咳！太天真了！

到了雨天，我和姐姐们都觉得很轻松，因为下雨时，这种活儿不能干了，橡胶汁变成水，收起来也做不成橡胶片，因此必须停工。但是对父母亲来说是他们最烦恼的时刻，天天下雨，怎么出去割橡胶，没有橡胶割，也就没有钱买米买饭吃。

几次没有钱的时候，我们都把饭锅底的锅巴放进黑咖啡里一起吃、来解饿，这样的味道也觉得不错。好几次，奶奶跑到邻居家去跟他们借几十块钱，买一公斤肥肉和几根咸菜回来，一起炒，炒成一大碗汤。吃了两三天。等把橡胶片卖到钱再还给他们。其实，我们的邻居也不错，第一，借的钱他们也没算利息。第二没饭吃时，他们常常叫我们去他们那儿吃。这种人情味往往在农村才会出现。

最高兴的是，春节时候，爸爸妈妈买新衣服给我们，我们的每件衣服都穿了4-5年，穿不了了，就给弟弟穿。妈妈说能省就省，因为钱不好赚，也不能随便花，割橡胶维持生活这个职业，很困难，这种活儿也得看天公作不作美，如果下起雨的话，就不能割了。

夏天，由于天气的关系，橡胶树汁流得相对少一些，因此做出的橡胶

片也不多。这时候我们就到橡胶园把橡胶树上流出来的干汁也弄下来捆成团，累计起来送到专门的收购店里卖掉。多多少少也有一些收益。起码能买一公斤大米，能吃两三顿饭。

学校离橡胶园有五公里，我们干完活儿了，沿着小路走到学校去。每天来回得走十公里左右。有时父亲会骑自行车送我们，不过这也得看有没有割橡胶的日子。

我们在那儿生活了四五年，然后搬到村子里来跟奶奶住。奶奶年纪比较大了，每天帮助伯伯叔叔照顾五六个孩子，父母亲送我们到这里来，又给她增加负担。由于我不是爱偷闲的人，看到奶奶做什么，我马上去问她，有什么需要帮忙。所以她很爱我。有一天，知道晚饭没什么菜，我跟姐姐两三人到竹林里去挖竹笋，挖到很多给奶奶煮。然后炒了一大盘，那顿饭，真的好吃极了。

如今的我们，凭着那时的奋斗拼搏精神，生活都已经过得很好。我的兄弟姐妹各有自己的家庭了。不管时间过了多少，经历了多少人生的风风雨雨，当春节回家团聚时，我们都会提起童年的往事，每个人的心里总是充满不尽的回味，越谈越起劲儿。那些童年往事对我们来说，可能是某种天意安排的磨难，因此历练出今天的我们，让我们更坚强、更结实。我们现在已经幸福知足了，也常常将那些经历过的往事作为互相鼓励，互相安慰的精神源泉。

# 忆台湾

郑碧群

我原在盘谷银行华人部工作。十多年前中国金融市场开始走俏后，银行把发展海外分行的重点转向了大陆和台湾。我也紧跟“形势”，申请调去了海外部。在分配去海外分行之前，我们要通过近一年 Management Trainee 培训。过关（考试、考核）斩将，最后一“战”是派去海外分行实习，我幸运地被分去了人人都眼红的台北分行。

## 都是“得意”惹的祸

银行要求去大陆或台湾分行的人员，至少得会中英两种外语。别人的第一外语是英语，我的当然是汉语，相比之下，我的第一外语相当于母语，应该比别人的强；别人的第二外语是汉语，我的是英语虽然很烂，但比别人更糟糕的汉语略强，因为有的人连一年级的课本还来不及念完，就得硬着头皮上战场了。

九五年初我去台湾实习，主要工作是汇兑。流利的汉语使我能很快地和台北分行的同事打成一片，学什么东西也能比较快领会；而令我担心的英语只会在汇款电文里出现，基本上千篇一律，比较好对付。汉语流利给我工作和生活带来便利，不能不感激第二故乡—北京的赐予。哪里想到让我得意的汉语竟帮过“倒忙”。

在台湾举目无亲，妹妹把曾在台湾留学时认识的房奶奶介绍给我。我就趁星期天休息到房奶奶家串门。开始是打的去，然后决定试着坐公车。学坐公车之前还是有所准备的，问过坐几路车、在哪下车、票价等等。星期天一大早我就登上了公车，一上车就傻了眼，车上没有售票员。因为九

五年前，泰国还没有投币公车，第一次碰上还真让我无所适从。看见别人往一个盒子里投币，为了预防万一，我就问“往这里投币吗？”以确保投进去的钱万无一失。司机很不耐烦回答：“是啊”，脸上的表情全写着“装什么蒜，明知故问”。心里明白：如果是个子矮点、皮肤黝黑点的泰劳（泰国劳工）问，他会觉得情有可原。但听汉语说得流利、字正腔圆的，一定是台湾外省人的后代，问那么简单的问题，他一定认为这人不是犯傻就是脑子进了水。

“去某某站投多少？”我接着问。

“24块”。没那么多零钱，我投了25块。

我看见有些人投钱后还拿一个半尺长的牌子，就又问是不是得拿同样的牌子。“当然啦”，司机对这个别人都知道的问题显得很不耐烦。我可不管，又交代一句，到某某站请告知，就径直找了个位子坐下，边看路边的风景。（事过之后我才得知，路程分为两段，坐一段的不用拿车牌，坐两段的得拿，我坐的是两段）

大概是星期天大多数人都还在睡觉，车上只坐着为数不多的老年人。车开了一会儿，司机回过头“叽里呱啦”对我一通乱叫，说的全是台湾话，哪儿听得懂他说的呀，不知他又要找啥事，忙问：“啊？什么？”

不问还好，这一问反使车上的老人以为“智障患者”居然还“耳背”，受怜悯心驱使大发慈悲，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叽里呱啦”地说着，争先恐后告诉我司机的话。

“什么？我听不懂”

“叽里呱啦……”他们就用更大的声音重复着。真够冤枉的，先被当做头脑有问题，这下儿又被当成重听者了，但再怎么抓耳挠腮也整不明白他们说的是啥。

“我听不懂，你们可以说普通话吗？”

“叽里呱啦……”。大概都是原住民，不知道什么是普通话。最后，一位戴金丝眼镜的阿姨像是明白过来了，改用汉语跟我说，司机问投了多少钱？闹了半天，是司机怕我投少了（一段路12块，两段路24块），知道多投了一块钱，马上就不吱声了。

一阵风波总算平息，我继续看风景，熟悉环境和地形。星期天路上车不多，车子开得很快，过一会儿司机又冲我大喊“到站了，快下”，这回他

知道说台湾普通话了。车子“吱呀”一声猛地打住，我赶快站起身跌跌撞撞走到车门边，才发现外面已经下起了雨。刚要掏出随身带的折叠伞，司机又吼“快下，开车啦”，吓得我顾不上正下着的雨赶紧跳下车。车站旁边有棵大树，跑到树下，掏出伞正准备打开，那辆刚开走的车又“噌”的一下倒了回来。车门“咣当”一声打开，司机大叫“还我车牌”。反应还算快，我“嗖”的一声蹿上车，把车牌扔给他，又“唬”的一声跳跃下来，还没来得及站稳，车子又“嘟……”扬长而去。

后来形势不断发展，一拨又一拨的大陆妹嫁去了台湾，类似这样的事情恐怕就不会再发生了。

### “玫瑰之夜”

台北分行工作量很大，同事们常加班。实习人员只要求白天工作时间在分行实习就可，下班后时间可以自由支配，不需要加班。我反正没什么事，别人加班也跟着凑份子，能帮多少算多少吧。一天晚上分行不用加班，不想打搅同事，天又下雨，我只好躲在银行安排的酒店里打发时间。

当时电视有个叫“玫瑰之夜”的栏目，很受欢迎，因为主持人常请一些名人谈如何见到鬼的故事。那晚我也在看这个栏目。先是一个名人讲，快睡着的时候，听见有人打招呼，睁开朦胧的眼睛，看见一个身穿白大褂的飘然而来，往下一看发现没有脚。结论是：鬼身穿白大褂，没脚……。第二个名人讲的是有个酒店的房客死了，是他杀还是自杀搞不清，反正那个冤魂总来打扰住那间房的房客……。我心里话儿：全是瞎掰，世界上哪有鬼呀？有鬼尽管来好了，反正一个人正闷得慌，来做个伴儿吧……。正想着，忽然听见有人在敲门。这么晚了，会是谁呢？啊！一定是唯一的台湾朋友“胖子”。

本来门上有“猫眼”可以先看看是谁，我没顾上看就打开了门。“胖……”我本想问“胖子，怎么这么晚还来？”刚吐出一个“胖”字，就看见一个全身白的——天啊！邪了门了，怎么就那么准，真是活见鬼，刚刚电视里说的“翻版”马上就出现在眼前，而且比电视里说的还可怕，除了全身白，还有一张有两个鸡蛋大黑洞洞眼窝的骷髅脸，手里提着一根棒子就要进来……。根本就来不及看他有没有脚，不由分说，赶快关门，一

边大喊“出去！出去！来人啊……”。那厮，不，那“鬼”哪是省油的灯，居然用力推门，跟我“顶牛”。我一边喊一边用尽全身力气推那扇门，也怪，那时服务生都不知死哪儿去，竟没个人来帮我。大概僵持了数十秒钟或更长的时间，我终于费力地关上了门立即上了双道锁。第一件事，先把正在讲鬼故事的“玫瑰之夜”关掉；第二，阿弥陀佛，上帝保佑，但愿自己住的房间不是那间死过人的房间。

人就是这么怪，先头还想着让鬼来陪伴，等鬼真的来了，又吓得不行。心跳得厉害，浑身发抖，一边喘气一边琢磨：不，一定不是鬼，要是鬼的话，就是上了两道锁，也照样能进来。那一定是人了，但怎么这么好的酒店居然肯让装鬼的人进来捣乱呢？想到这儿，赶忙用颤抖的手拨打服务台，服务生说等查查再告知。我等了又等，服务生那儿居然一点儿动静也没有。沉不住气，再拨打，一直在忙线中。一次、两次、三次……，终于拨通了。

“怎么搞的，你们不是要查清楚告诉我吗？”我没好气地问。

“哦，小姐，刚刚查清楚了，是这样……。小姐住的房间是 423 号，刚才那人记错房间号了，他要去 432 号房间。”

这算什么解释呀，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再追究：“那为什么允许他在酒店装神弄鬼？”为了维护客户的权益，我理直气壮。

“他没有装，他是正要为客人服务的盲人按摩师呀。”

“那人家不让进了，他干嘛还硬往里挤？”我还是不依不饶。

“盲人讨生活很不容易，他不想丢掉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工作，所以……。”

“哦，……”我无言。

原来如此！一场虚惊！但度过那次“玫瑰之夜”后，我再也不看“玫瑰之夜”了。

实习进展很顺利，没等结束，一纸点名要求调我去台北分行的申请报告就打到了总行，因为他们怕夜长梦多调我去别的分行。我很感谢经理和同事们对我的肯定和信任。这次实习和申请报告，拉开了日后在台湾真正工作、生活的序幕。……

## 十五月亮十六圆

苦 觉

去年中秋节的第2天(即2006年10月7日),受张九桓大使的邀约,以及明月的邀约,还有乡情的邀约,唐黎珍、阿通、周静珊、郑欣和我相聚在佛村酒楼,共渡中秋佳节。

“佛村酒楼”的英文名是: Fu-Zen。我想,中秋节是中国人的节日,更是我们漂泊之中最最不能错过的节日,写这篇文章时,我给它取了个中文名字。

其实,我想这酒楼说不定原来就叫“佛村”的,只是后来被洋化了的。可不!佛村酒店里的装潢很中国化,墙上挂着中国字画,门上贴着对联。

曼谷的秋夜,尽管不觉得是秋夜,但佛村酒楼里静溢的景致和这充满中国味的房间,我们心中的月亮,已经半遮半掩地出来了。

“请坐!请随便坐!就像回家团圆一样。”张大使亲切的话语,差些让我的眼泪控制不住,思绪,就好像作水彩画的过程,颜色遇水就快速地浑开了……

许许多多年的海外中秋节,我是“对月成三人”孤独地饮着孤独。

我从小到大,从来就不想从政,高考时没有一个填写的志愿,跟政治有关的学校。9个兄弟姐妹中,也有走上仕途的,而我的父亲官最小一一比芝麻还小,但终究还是个官。我们相聚时从不扯上政治的话题。

命运有时真会捉弄人,中秋节的今天,我就坐在一国大使的身边,举杯共饮,谈诗论文,激动之中,多少也有一些惭愧……

中国古谚的“见官在后面,吃饭在前面”,在新的时代,我想多少有些片面,有些不合时宜。

“来,为我们的相聚干杯!”“为我们的……”

我们就像兄弟姐妹一样，你呼我唤，酒来茶往。我们回到家了，我们团圆了。在这异国他乡，在这曼谷繁华的拉差它比色路旁的佛村酒楼，一间如月的小房间里。

没有妖艳的女侍，没有迷离的灯光，没有暧昧的色彩，淡淡浅浅的远，清清丽丽的近，以及我们之间的问候，碰杯声、笑声等等交织的空间，显得充实、安然、高雅与温馨。

中秋本来就是成熟与收获的季节。

谁说秋霜是冷酷的，此刻，在这8月16的晚上，比春夜夏夜还热烈还激动……

说实在的，浪迹天涯，孤独的我，最不想过的日子就是中秋节和人情，而中秋节犹甚，然而，中秋节并不因为这样就不来，相反的，在我的印象中，中秋节还加快了步伐地来，大张旗鼓地来，而且月亮似乎一年比一年的大、圆，好像还瞪着大眼睛问我：“欢迎我吗？”

在这种既害怕，又不得不接受的十几年中，孤独地渡过了，糊里糊涂地过了。

但此时此刻的中秋，却是大不一样，不但给我送来了微笑，而且还送来了诗。举杯庆祝的同时，心中暗喜：上天对我不薄，衣服破了，正好是夏天。

“苦觉，想家吗？”阿通教授举起杯子邀我。“苦觉，家中的父母亲，一切都好吧？”张九桓举起杯子邀我。

乡梦，年年朝朝的风风雨雨；梦乡，岁月月的月圆月缺，能有几个像这样的晚上？乡梦和乡梦相遇，共邀明月谈诗论酒。

乡梦！梦乡！漫漫天涯路，不是不能往回走，只是无颜见江东父老，茫茫海角，我能有了什么成就，有了什么作为？

梦乡，乡梦，乡归，归乡，当是心中有愧。

说说“来时去时都茫然，不如不来不去”，把酒喝完，从九桓以及在座的文友的眼睛里，我似乎读懂了什么，心中充满了力量。

是来也是去，是空也是色，他乡是故乡，心就这样地踏实了，我将不再茫然，一支秃笔，他池宿墨，就够了。我要学习月亮，此刻中秋的月亮，一生也只有一种白的颜色，却能尽现五彩之色。

这些年来，张九桓给我的印象，我是难忘的。先不说是同乡，也不说

他的才华，一个国家的大使，日理万机，忙碌中对一个穷文人的关怀和帮助，就让我悄然泪下，感激不尽了……

“苦觉，我常读你的诗，也很喜欢你的诗”，书法律诗皆精的九恒，常常在电话中这样对我说，而他每次给我的手机简讯，时间都是在晚上 11 时以后。（可想而知属于他的私人时间少之又少）。

想到这些，我心中既温暖又难过，坐在九恒右边的是阿通教授，能在今晚中秋节中相识，也是出乎意料之外，不久前，我从报上获知，钱其琛的《外交十记》的泰文版，是由阿通翻译的，我想此人当是非寻常的，《外交十记》我并没有看过，而且也并不十分感兴趣，但是，钱其琛这个名字，就让我吃惊，就让我万分地感兴趣，而书也一定是深书奇书了，要用泰文去翻译，那翻译的人也定是很了不起的。

钱其琛留学苏联，书中有很多的名词，阿通不知查找了多少资料，不知请教了多少的专家，更不知熬了多少个夜晚，才能把《外交十记》翻译出来。

“虽然苦，虽然困难重重，但我能有机会翻译这么本书，我深感自豪和骄傲。”那是阿通教授的心里话。虽然语气平平，却响彻云天。

6 个人的眼睛就是 12 个星星，映在酒杯里的灯火，就是月亮，酒在不停地酌满，让月亮一直圆着，一直不会偏西。

16 的月亮就在我们中间，朦胧的月色，香醇的美酒，醉人的氛围，我们尽情享受的同时，缕缕的乡情，总有一丝丝的问候，总有说不尽道不完的话题。

于是，我们共同约定，每个人写下一首诗或者一句话或一行字，以作纪念。

当然。写诗带个头的，非九恒莫属，他岭南出生、北京求学。出版了《张九恒诗集》和《张九恒书法集》，更可贵的是书法是书自己的诗作品，这在书法界是为数不多的，而他在百忙中偷闲作的律诗，确是不俗。

他先在一张 A4 的纸上写道：

文史诗书共佐餐  
举杯心中月最圆  
高情雅意浓于酒  
清辉万里织文缘

接过九桓的诗，法政大学教授阿通写道：  
鬼神皆惊大使诗。

诗、书法、官场之修养很高的九恒看过之后，把它改为：  
鬼神皆惊打油诗。

周静珊的中文水平很好，字也写得漂亮：  
何日再相逢。

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唐黎珍走龙走蛇的钢笔字，让我大开眼界。

清风明月，宁静致远  
——郑欣的硬笔书法，功力不浅。

阿通坐在大使的右边，我坐在左边。轮到我时，我已有了充足的时间和构思，尽管这首诗不怎么样：

举杯，邀佛国明月  
饮尽满满的乡情和问候  
佛村酒店和塔影  
和白云和月光  
在我们身旁舞蹈

我们没有醉

我们没有醉，喝醉酒了的人，都不说醉，李白不例外，我们也不例外，何况今晚是明月浩浩之中秋，“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我们，即使一杯白开水，都会长醉不醒的。

年年中秋，圆月依旧，可今晚我们一群文友诗友的团聚，心中之月比天上的明月更圆更亮。

走出佛村酒店，我第一次发觉头顶上那轮十六的月亮，的的确确比十五的圆，比十五的亮。

# 爆竹为我预备了春雷

——小诗连线过新年

苦 觉

我负爆竹。  
我负年。

12月中旬，我收到了朋友的一则短信，才知冬至已来，才知新的一年即将来临。

不知从何时起，应该有十几年了吧！年节假日于我来说，跟所有普通的日子都是一个样子。几件还算合体的唐装，一双筷子，两个素菜一个汤，就可以送走一个又一个的暮鼓晨钟，迎来一季又一季的花开花落。倒是社会上有不少的宴会，热闹确是热闹，风光确是风光，满桌的山珍海味，有时连一根青菜都没有，半杯饮料三五粒花生，倒也自有一番风味。只是那种鸟枪对大炮（该是核武器了）的场景，多少让人看了不怎么顺眼；好在都是歌舞升平时期，减肥年代。

所以，我的日子，天天都是在过年过节。

可是，现在却不知那一根神经闹了民主，忽然要求自己今年要过一个不一样的年，让我自己的日子，创造一个孔乙己式的亮点。

童年时，我曾经闹过很多个“爆竹门”，除夕夜，有时家里没有爆竹，我就“游行抗议”，甚至“绝食”；我记得，有一年除夕夜里，商店都关门了，父亲冒着严寒从了叔叔手上讨回半挂长的鞭炮，才和平收场。

想到这里，我却一点都不脸红；因为我小时太喜欢爆竹，新年零时家家户户的爆竹声，好像成千上万架钢琴，在天地间同时弹奏。现在人在天涯，已有好久好久没见到爆竹了。

既然脸不红，我就会有下一步的动作。于是，我拿起电话，按下了一

串又一串的阿拉伯数字，先后听到了岭南人、曾心、刘舟、林太深、蛋蛋、倩兮等的声音了。苦觉毕竟是苦觉，我自有一套很雷人的行事风格：“今年，我要过一个精神上超丰富的年；现在我开口向你们讨要压岁钱了……”，我相信，当时他们听后定会是一头的雾水，趁他们还没有回过神来，我接着把话说完：“不是啦！是诗，是过年的诗；请你们都给我赏一首吧！”。

临近元旦，林太深的诗最先地敲开了我电话的柴门：

年  
林太深  
年是独角兽  
噬影且食人  
人为驱怪兽  
鞭炮犹挂红

节后余身者  
恭喜庆重生

当然，我是很高兴的。他曾说不会写诗，这些都是谦虚的话，这首诗就是证明。

传说年是一种凶残的肉吃性动物，但很好睡。三百六十五天才“醒”一次，醒来后到处去吃人。当然这首诗绝对不仅仅于此，其实，在过去，对于穷人来说，过年是一种负担。我母亲就是其中一例；包年粽，做年糕，办年货……我们九个兄弟姐妹的压岁钱和穿戴，乃至修剪我们的头发，都是我母亲一手操办，从农历的十二月二十三，就开始忙了，一直忙到新年的元宵节。现在已八十多岁的母亲的黑发和青春，就是被年这个怪兽吃掉的。

这是这首诗的高明之处，当然，但愿太深兄不要把我当成年兽，因为我向他讨了这首诗，作为压岁钱。

元旦刚过，我从外府爬山归来，许是长久没有好好地运动，大腿小腿一直在发酸发麻发痛。这时太深又再来电话了，说他的年宴，无论如何，我不能缺席；好像他知道他的年夜饭，我吃了，所有的疲惫、困顿和病痛，就不药而愈了。

果然，元月三日晚上，在太深府上之大书房，四周有万卷书，桌上有

他专门为我准备的几道佛翻墙的素食，以及岭南人、曾心给我的红包——他们的诗作品，还有我们辞旧迎新的欢声笑语，让我如沐春风，精神焕发。

当今社会，能在这样的环境中聚会的并不多，在书堆中央喝茶、品酒、用餐，我们可以用唐诗里的夜光杯，喝唐诗里的葡萄美酒，那是文人人生的一大享受。所以，常常在金沙和岭南人的书房里举酒戏茶，其乐趣和情调和雅致，我是终生难忘的。

岭南人是小诗连线的高手，在以前的湄南河副刊的连线中，连得直到现在我们的心里还在痒痒的。现在就开始欣赏他的这首年诗：

火龙腾飞  
——午夜看香港卫视  
岭南人

烟花 缤纷  
砰然 升起  
维多利港的灿烂  
一条飞腾的火龙  
飞越摩天高楼的夜空  
飞越太平山的花海灯山

千万只黑眼睛蓝眼睛  
抬头仰望  
香港腾飞  
腾飞香港

2010年12月31日于曼谷

岭南人很喜欢香港卫视，也常常提到卫视；我没有卫视，但从他发亮的眼神，我知道卫视定是好看。

岭南人的这一首诗，他那浓郁的情感，以及厚重的思想，让我非常感动；他在香港打拼过一段时间，对香港情有独钟。通过香港的点，来写中华民族的面，歌颂龙的民族，在和平崛起，在繁荣富强，让自己的创作意识跟上时代的脚步。此诗气魄豪放，思想先进，艺术高明。巧妙地用象征的手法，把龙族的形象，展现在地球人的面前。新的一年已经来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也已经来临。

近年来，泰华诗坛出现了一个小诗磨坊，磨坊为泰华诗坛，写出了不少的好诗。曾心便就是磨坊里的栋梁，曾心给我的压岁诗是这样写的：

交 棒  
曾 心

一条岁月长线  
一端虎 一端兔

骑虎刚到终点  
兔即发出赛跑挑战

起跑点  
洪钟敲响的时刻  
2010年12月30日深夜

曾心话不多，我曾经写过一首诗，用牛来形容他。诗如其人，他的诗中用字很简洁，也很精准，他反对用生涩或华丽的词语，说些不着边际的话，他喜欢用普通的明白的晓畅的话语，表达博大精深的思想和道理。

2010年和2011年，分别是农历的生肖虎和兔年。曾心非常机灵地把自然的岁月交替和人生，巧妙地结合起来，让两者融合为一体，曾心诗的功力非同小可，最后两句最激动人心，“起跑点 / 洪钟敲响的时刻”仿佛我们都成了运动场中，起跑点上的运动员，只等号令一响了。

刘舟是泰北金三角战火中成长的诗人，他是一个很会做人和该做什么样的人的诗人；他这几年，仿佛是得道的高僧，深居简出；而手机更是最不喜欢带在身上，这首的压岁诗，是我转了无数的公车，好不容易才能得到的：

过 年  
刘 舟

鞭炮硝烟散尽后  
欢庆的锣鼓也暗哑了

风中飘来

## 梅花的暗香

一年的时光

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2011年元旦于曼谷

这首诗，很像一壶陈年的普洱茶，虽然没有铁观音和龙井的香，但它那说也说不清的味道，总使人想起那唐诗中云深不知处的高士。

第二段轻描淡写的“风中飘来 / 梅花的暗香”两行，让我佩服不已，让我肃然起敬。

是啊！鞭炮和锣鼓又怎样？霜冷雪冻又怎样？太阳走了月亮来了又怎样？梅花依旧如期而来，如期而开。那淡淡的香，让桃花足足迟到了好几个月；那个时节，那些玫瑰，那些芙蓉，那些美人蕉，都逃到哪里去了？

把自己的情感，融入自然之中佛理道光之中，是刘舟在这首诗中，最成功的创作特色，这也正是刘舟人格精神的真实体现和写照。

蛋蛋的诗，是通过手机传过来的：

元旦的晨曦

蛋蛋

元旦的清晨

我赶到海边

唤醒太阳

请他把南国的热情带到祖国的北疆

让冰雪融化

让温暖拥抱一个叫兔的年

2011年1月7日于泰京

能把太阳唤醒的诗人，是不平凡的诗人。蛋蛋是泰华诗坛的才女，她这首诗和在《湄南河诗刊》发表的诗，词语之清新，思想之先进，情感之丰富，让我看到了泰华诗坛的希望和光明。

只可惜，她这几年写诗太少，千呼万唤方能一睹诗的芳容；但这些都不能掩盖了她的诗的光芒。

蛋蛋的这首《元旦的晨曦》和岭南人的《火龙腾飞》一样，对祖国对

人民，都有厚重的思想和浓浓的情感。

“元旦的清晨 / 我赶到海边 / 唤醒太阳”让太阳去融化祖国的雪，在这里，蛋蛋聪明地把眼前的太阳和心中的念想，做了很好的结合；表达了诗人，对天灾的担忧和对灾区人民的关爱，体现了儒家的思想和精神，让我读后心中久久不能平静。

当这篇文章，准备结稿的时候，我竟意外地收到了倩兮传过来的诗，这让我喜出望外，眼睛为之一亮（因为她老是推托，说是不会写，也不想写，更不敢写）。请看她的诗：

过 年

倩 兮

五…四…三…二…一

爆竹在噼里啪啦

一…二…三…四…五

再做一次大梦

2011年1月15日于曼谷

如果，金沙老师还在世，看到这首诗的时候，他一定为有这样的女儿（魏飞飞），感到骄傲和自豪。

写诗，最忌讳的是讲道理和喊口号。

旧的日子越来越少，新的一年开始了……这是我们身边，再普通不过的事情；然而经过倩兮这样一处理，诗就写出来了。结尾的“再做一次大梦”写得很好，很生动，最能吸引人；这首诗写得新鲜，写得明快，写得有情有味。

这么成熟的诗，出自一个初写诗的人的手，我感到万分的惊喜。倩兮悟性很高，具有写诗作画的艺术特质；他曾经是我的学生，在不很长的时间里，熟练地掌握了中国画的山水、花鸟、人物等的绘画技法，掌握了中国书法（楷书）的技法。她的师古不泥古，摹今而不俗今的画风和书风，以及她那观察的敏锐，思考的独特，让我赞叹不已。如能在诗这领域不断的走下去，前途一定很光明。

当然，有来必须有往，我也准备了两个共60 铢（注）的红包，送给我的朋友：

2011年元旦

苦 觉

在最新最洁净的零时  
我将写下金色的诗句  
让好嗓门的爆竹  
大声地为春天吟唱

然后，把希望生长出的翅膀  
交给明丽广阔的天空

2010年12月31日晚

收到文友们这么多的压岁诗，我不得不，又再写了一首：

报春图

苦 觉

从，残冬的风的呜咽中  
我看见向阳的山那边  
雪，在开始流泪

新年初一

鼓满勇气的爆竹  
为我预备了春雷

2011年1月23日

再过几天，就是兔年初一了，有了这么多的压岁钱，不！压岁诗。我心里想有多高兴，就有多高兴。

终于，我对爆竹有了交待，对年有了交待，压岁钱也不再跟我过意不去了。

在我的心中，爆竹将重新响起，弹奏中的万千架钢琴的将重新响起。

2011年1月24日于泰京听雨草堂

（注：诗歌在泰华报刊杂志上发表，稿费是每行5铢，那么二首诗十二行就是60铢了。）

# 人生是个“？”

博夫

人生如歌，人生如诗，人生如画，人生如戏，人生如酒，太多太多的“如”是比喻，这些形形色色的比喻，都是正经历着“人生”的人们对“人生”的感慨，是人们所感到的或是向往的人生。然而，比喻终究只能是比喻，人生究竟是什么？恐怕没有人能给它一个明确的答案，或者说，不同人在不同的时期对人生是什么？都会有不同的答案，也正是因为这不同的答案，使得人生没有了答案。

孩童时期，人生是玩耍，是无忧无虑的欢乐；青少年时期，人生是播种，是欢乐与忧愁的交织；中青年时期，人生是施肥，是拼搏与汗水的付出；老年时期，人生是收获，是享受安宁的欢愉。

我们不能说人生究竟是什么，它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不去经历便不懂得体会的感悟。所以，我们经历着人生，却不懂人生。

对积极的人来说，人生是烈酒，对消极的人来说，人生是苦酒；对幸运的人来说，人生是喜剧；对不幸的人来说，人生是悲剧；对有为的人来说，人生是追求；对无为的人来说，人生是等待。我们不能说人生究竟是什么，它是被隔离的故事，每个人只是尽力演绎着自己的故事，对别人的故事，却不能经历。

所以，我们能看到、能听到不同的人生经历，却不能体验全部的人生，我们不懂得人生。

那既然人生是一个过程，我们能知道它的下一步吗？积极的人们会说：能！但实际上，又有多少人的的人生是按照他自己预想的轨道而前进的呢？我们中哪个人不被命运捧起或摔下呢？一个原本平庸的人能因中了六合彩而发家；一个驰骋沙场的老将却能因一场疾病而断送生命；人生处处充满

了意外。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而消极地对待人生，而应该在布满疑问的人生道路上积极地思考，尽力走出自己更为美丽的人生，给自己的人生寻求一个更为完美的答案。

人生这个话题就像爱情一样，已经成为一种亘古不变的永恒，可能正是因为它的未知性，它的多变性，它的魅力也正在于那“？”下的丰富多彩的答案。

人生是什么？归根结蒂，人生就是个“？”。

每一个人，当他（她）出生时，根本就不懂得人生，但却要现实地面对未来的、陌生的人生。

所以说，每个人必须认真地、更好地、尽可能尽人意地去经历人生。

# 人生写在脚印里

博夫

记住这句话：健康的人比没有生病的人更懂得健康的重要性。

是的，只有经历痛苦和苦难的人，才知道生命的真谛所在。

同样的，只有经历过失去，才懂得拥有的可贵。

也同样，只有经历过拥有，才懂得失去的无奈……

我没拥有过，所以从何谈起失去？既然没有失去，又何来伤感？

得不到的美好，藏在心底，让岁月，来解决问题……

眼前拥有的才是最美好的……

好好地活着，善待别人，也要善待自己。

得意时淡然而对，失意时坦然而过；带着平常心，走过每一个白昼和黑夜！直至走到人生的尽头！

生命都是从脚下开始延续的。

人的双脚，书写着生命的经历过程，历经坎坷，穿越艰辛，收获喜悦，企及远方，一切的一切都诠释在脚印里。

## 情系杵臼

—

落臼谷成米，扬空苦为乐。

民谣中沉睡的木杵和石臼，在季节的白露里醒来。

鹁鸪声声，池蛙鼓鼓，捣碎着黍粒，也捣碎了岁月。

一杵一杵，字斟句酌，播洒汗水的日子于是有了滋润的回音。

小村陈年古朴的爱情，在杵柱上上下下的旋律中，回荡在村姑与小伙的梦里。

## 二

哟呀白细语，虔诚而古典。  
泥脚下的石臼不再漠然，暖暖的手迎迓着粗犷的爱情。  
杵臼的旋律，疯狂的拥吻；草尖上摇曳的乳名，晶晶莹莹，十里沉香。  
苍天厚土上，一波一波隆起的屋脊，徐徐牵出，绕指柔似的炊烟，缠绵着汗水横斜的目光。  
汉子的依恋，从此，走不出那个叫碓窝的家，以及一根木杵甜蜜的敲打。

## 三

杵臼连谷囤，晚霞迎星月。  
失身的智慧打着旋涡，窠臼里甲壳虫似地负重突围。  
然而，只需要一个会心的眼神，就能启动大片的蛙鸣，咕呱咕呱，续写泥色粉香的赤脚文明。  
此时此刻，一灯如豆。妇人的鞋底里纳着天，绘着地。  
明月水雾，杵臼哟呀，从此将我邮回古老的家园。

写于泰北

## 水的精神

冷酷是水。  
用一生写就刚柔并济溶于一身的好汉，令人朝圣。  
不畏高低起伏，唱一路朴朴实实的日子。把一生奉献给了歌唱，平等永远是你的准则。  
激昂时，就呐喊几句，大刀阔斧。沉默时，缄口不言，低头一气走去。袅袅娜娜，把柔美的腰姿尽情地展示。  
也许一世都无声无息地兼程，只是把曲曲弯弯的真谛承传下去，一代一代。

侧耳倾听……

骏马般高亢、嘶鸣，是要把心声告诉遥远的心上人吗？

背著浓浓的乡情，踏著泥泞的弯曲小路去漂泊远方吗？

年復一年时光慢慢的鸣唱，把天空装在怀里，把风、霜、雨、雪装在心里，把激昂、忧郁、愤怒，以及人世间的苍桑都蕴藏在精神里。

走、走、走、走，走呀走……

走在人间，走到天边，走向亘古。

（写于美塞）

# 哭老爹

——深深悼念亲爱的“老羊”爸爸

杨玲

今年雨季来得特别早，3月就开始下雨了，雨下的越来越多，向来坚强乐观的老爹身体越来越差、越来越衰弱、行动越来越艰辛、食量越来越少，看了几次医生没有起色。医生说老人家年老体衰，除了给降血压药物外，又给了几种维他命，增加营养。

5月份雨季正式开始了，老爹行走更困难，要起身需要人搀扶。晚上自己没法上洗手间，用上纸尿片。今年的雨水特别多，每天早晚总是下雨，天空灰沉沉的，就像我的心情写照。

8月开始，老爹完全起不了床，生活没法自理，三餐要喂饭，要为他清洁身体，全天候用纸尿片。不久，老爹又出现发烧和吞咽困难等病状，28日哥哥急把老爹送到华侨医院，医生说老人家身体各种器官衰竭了，尽人事吧。医生让老爹留院、吊盐水、输氧、输血等等。看着老爹衰弱枯瘦的身体躺在病床上，鼻子插着输氧管、手臂插着盐水针，我的心里酸楚无比，暗自流泪不止。

幸好医生护士服务态度非常好，他们都亲切地叫老爹为“阿公”。老爹用的是社会保险卡，全部医疗费由社保付款，使我们免去经济负担，无后顾之忧。医生每天来查病，护士固定时间来量血压、体温、脉搏、翻身、换盐水瓶。老爹只能吃流质，护士三餐喂他喝饮料，每天早晚清洁身体和换纸尿片，还把他脸上的胡子刮得精光。

29日老爹输了第一次血后，次晨人精神起来，30日和前来探病的小姑、姑丈深情对话，小姑很感动，她和我都哭了，小姑忍住眼泪安慰老爹安心养病。当天下午，泰华作协两位会长司马攻和梦莉与秘书长曾心、文友陈婵玉来了，他们等待老爹醒来，老爹和大家一一打了招呼，还伸出手来让曾医生把脉，但不一会他又沉沉睡去。

接着几天，文友岭南人、林太深、晶莹、庄萍、若萍、诗雨、表弟郑

钢等人来探望，老爹都是昏昏沉沉在睡，有时睁开眼，有时连眼睛都没有睁开。小姑和姑丈又来看望，老爹再也没有力气说话了。医生又再给老爹输了一次血，但是这次不起作用。

我和哥哥嫂嫂侄女轮流到医院守护，老妈也拖着病体到医院探视。每天早晚我到医院，大雨小雨也跟着来到，老爹在医院住了共十二天，天天下雨，幸而是热带雨，下一阵就停了，但我的眼泪却没有停过。

9月6日清早，护士打电话来说老爹的血压开始下降，情况不好，看来大去就在这两三天，请我们把寿衣带到医院。哥哥和我立即赶到医院，见到老爹还是在昏睡。

哥哥向护士长请教怎么处理老人的身后事项，她耐心地一一解释和指导。这些天来，哥哥嫂嫂已经联系好佛寺，棺材店等等，我也把寿衣和老爹戴的眼镜、衣服、口琴，和他的著作等都准备好了，将给他老人家带着走。

7、8、两日，老爹的血压高压一直在90左右，左手掌肿了一直不消，医生继续给药和盐水、营养液等。这些天，真怕听到电话声响起，那铃声令人心脏狂跳，眼泪流出。

9日上午，哥哥和我到医院，看到老爹的呼吸开始困难，每吸一口气都很花力气，我真想代替老爹吸气，可是没法做到，真是无助无奈！护士照例来查血压了，我问护士怎样，她说高压只有80。过了一会又一位护士来查脉搏，她叫哥哥和我看输氧管，她说老爹呼吸缓慢了，我们凑近老爹，看他最后眼下一口气，与世长辞了。

从此时此刻开始，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男人，已经离我而去了。生我养我教我的父亲，从此告别了。只有等待我离开了这个世界，到天上去和他团聚。我的眼泪不断流下、流下……

丧父的痛楚，是难于形容的，任何言语都是苍白无力，只有哭、哭、哭，才能表达我的悲痛和哀伤……

老爹的一生是轰轰烈烈的，他年轻时有过光辉灿烂，中年时走过甜酸苦辣，老年时享受天伦之乐。他一生安于现状、与世无争、对人友善真诚，非常守时守信用，认真生活、工作。他热爱生活、爱家庭、爱工作、爱朋友、爱文学、爱唱歌、爱说笑，是大家喜欢的“老羊”。

从小父亲常对我说，做任何事都要投入认真，不要吝惜力气。我曾傻

傻地问他力气花完了怎办，他说休息了力气会重新长出，不用怕的。待人处世方面老爹总说，做人不要怕吃亏，多做好事总会有好报的。做人要厚道、气量要大，要有容忍他人的气度。他自己是这么坚持他的信念，年轻时我总不以为然，认为老爹说的是书呆子的话，太吃亏了。现在我在世上磨砺久了，觉得老爹说的是真理。

老爹从小爱读书，认为知识能够改变人生，当他在新加坡读高小时，就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成立了读书会，除了他们交换阅读书籍和读书心得之外，还为邻里妇女孩子扫盲。

父亲上小学时，家中交学费就有困难，校服课本文具更是沉重负担，祖母东借西凑，好容易让他小学毕业了。祖父祖母要他出来工作帮助家庭，但他不肯停学，他喜欢读书，在家吵闹要上中学，结果如愿考进了新加坡华侨中学。到华中后他如鱼得水，各科老师都深爱这穷学生，甚至为他交学费。只有体育老师不放过他，因为父亲常去参加社会活动而旷课，放假了体育老师把他留校补课，通过考试才发给成绩单。晚年父亲常忆起各位恩师，常常感叹，自己遇到这么好的老师。

接着父亲当上华中学生协会会长，投入抗日救国的活动，宣传演说、演话剧、出墙报、募捐、号召青年回中国参军，参加南洋抗日运输队等等。可是突然日军登上马来半岛，英军不抵抗全部投降了。临时组织的马来亚抗日游击队打没几仗也顶不住了。（当时的马来亚是英国的殖民地，包括现在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1942底日本军人占领马来亚以后，开始大肆搜查拘捕抗日分子，父亲躲到三姑妈家里，当时三姑妈生了二表哥正在坐月。由于叛徒出卖，领着日军直接上三姑妈家门，父亲来不及逃出被捕了。三姑妈情急抱住父亲，日军把她也一起逮捕送进监牢。姐弟俩在监牢受尽酷刑，九死一生，后来三姑丈花一大笔钱，才把三姑妈保释出去。她回家后病倒在床上一个月，才起得了床。

父亲在牢里继续受刑，但他坚持不承认“抗日”罪名，残忍的日本军枪毙了很多抗日的华人，常常半夜三更就把人提出枪决。一位又一位难友走了，父亲坚强不屈，没有给吓倒。当时父亲才18岁，个子瘦小，像个小孩子，怎么看也不像抗日风云人物，日本人没证据就判了他三年刑。判了刑就到大监牢里了，停止逼供毒打，挨到刑满释放也刚好是日本投降了。

父亲参加抗日给家人带来这么多苦难，从那时起他就不想涉及政治了，但政治还要来找他。当他在中正中学高中毕业时，出来找工作的期间，1948年马来亚公布紧急法令，要抓共产党，其实父亲并不在党，当他在抗日时期太出名了，非是嫌疑不可，三姑妈怕了，劝父亲到香港升大学。

经过了多少年月，后来父亲终于回到泰国，并做回他的老本行——华文报业，结交了许多国内外文友，又加入泰国华文写作人协会（泰国华文作家协会前身），他在华文报业、文坛如鱼得水，每天认真工作和写作。

在家里，老爹是我们全家公认的劳动模范，因为老妈身体欠佳，他负责买菜、清洁、带孙女等等。老爹做家务也是乐呵呵的，从无怨言。他一生喜爱读书，自从我们家搬到宾高地区三层陶豪之后，他有了一间大卧室，哥哥给他买了一张大床，床上一半放着书籍，他想看哪一本随时拿到。还有两个大书柜，放着满满的书。

老爹看书非常认真，边看边往书上写评论，往往看完后，一篇评论文章就成了。对此我起初有点不满，洁白的新书给他写满了评论，但是我不敢给他提意见，由他写去，现在觉得这些书太宝贵了。

老爹的业余爱好就是唱歌，唯一会演奏的乐器是口琴，因为是穷人家的孩子，买不起别的乐器，唯有口琴他能买得起。中年时经济有能力了，他买了一个小提琴，学了不久停了，后来小提琴送给我哥哥，还为他延请老师教琴，哥哥拉的有模有样，老爹非常满意、高兴。

老爹对吃的要求不高，因牙齿给日本人打坏了，很多食物吃不了，只能吃豆腐之类的食物。唯一喜爱的是咖啡，从年轻就每天喝几大杯，至退休还是每天早午一杯。中年时戒烟，老年时又戒酒，只有咖啡，不离不弃。

老爹另一特点，就是非常幽默，所以到任何地方都很受欢迎，有老爹在的地方就有笑声，他的幽默是文绉绉的，都是引用典故，令人笑后沉思。他喜爱自己的孙女，也喜爱亲友的小孩，童心长存。

老年的父亲变得很有耐心，而且越老越宽宏大量，连当年出卖他给日本人的叛徒也得到老爹的宽恕。他在曼谷接待了这位老友，请他吃饭。老爹还对我们说，日本人把叛徒打得更凶，招出一个抗日分子，就用大皮靴猛踩一下，再招出一个，再猛力踩一下，人都是血肉之躯，哪受得住啊。反而父亲坚持不认罪，受毒打后日本人对父亲也没办法，判罪入狱。

老爹一生按着他的信念做人，“宁教天下人负我，不叫我负天下人。”

他的书生脾气总会无意得罪人，糟糕的是他还不知道。家人总担心老爹把亲友都得罪光了，但还是明白人居多，不少人赏识老爹的真诚，所以他的老师、老板、友人、弟子、后辈对他非常好，真使我们感动。

老爹一生中喜欢助人，亲友有需要时，只要他做得到，都会伸出援助的双手。无论是经济或精神上的助人，他毫不吝惜，从不讲究值不值得，从来施恩不思回报，有时连提都不提。

老爹一生都在华文报界和教育界服务，一生与书为友，嗜书为命，看书多，写文章也多，各种文类都写。他懂得文学理论，古文底子好，所以写出来的作品有深度、有高度，这是我望尘莫及的。

父亲病倒卧床后，需要我们服侍他的生活，他总是不过意，觉得我们很辛苦，所以很少发出要求。卧床的廿来天，我和嫂嫂、哥哥每天早上为他擦身清洁，接着喂早餐，中午晚上嫂嫂和孙女喂他晚餐。夜晚由我照顾，老爹很坚强，没有啰嗦、没有抱怨、没有呻吟、没有叫苦。

作为儿女，服侍老爹是我们责任。比起他的养育之恩，我们所报答的微不足道。老爹是不惜牺牲地爱护家庭，培育儿女成长。老爹用他健康和精力，换取我们的长大，我们成长了，他也就衰老了。

我们知道，这是在陪老爹走他最后一段路；我们小心地服侍，希望老爹在最后的路上不会走得太辛苦；希望这段路走得长点，让我们多陪老爹一点；但又怕老爹走得太痛苦，希望他能没有太多痛苦离去，这多么无奈无助。但是分别的日子终于到来，2013年9月9日上午将近10时，老爹以九十一高龄无疾辞世，朋友们都称老爹福寿双全。

丧事就在我家附近的佛寺进行，简单而隆重，符合老爹的为人原则，因为他生前都是尽量不打扰麻烦别人。佛寺里灵堂中很多前辈、友辈，亲戚都来和老爹告别，借此我们全家表示深深地感谢。

火化当天，看到熊熊大火升起，老爹将登上极乐世界，我禁不住哭了，朋友们安慰我，但是我还是止不住眼泪的流下……

老爹辞世至今已经近两个月了，雨季也结束了，我迟迟不敢动手写悼念文章，怕哭泣不能自己。这文稿分成多次写成的，每次是哭到无法再敲字而暂停，泪水滴在键盘上，眼泪又再一次模糊了我的眼睛……

(2013/10/30)

# 人生单行道

杨玲

人生单行道，有时是崎岖小路，有时是康庄大道，顺风顺水时走得快走得轻松，逆风逆水时走得慢走得辛苦。

人生单行道，从婴儿、到童年、少年、青年、中年、壮年、老年，一个个阶段，一路路走来，如果听从长辈师长的教导，就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少吃一些苦头。如果有朋友的支持，结伙同走，就可以走得快乐。

人生单行道，只能往前没有退路，时间并不因为你犹豫而停止，迟疑只是自己浪费了时光，当别人往前去了，落后时你必须加紧脚步赶向前。

人生单行道，如果走错了、跌倒了，只有爬起来，包扎好伤口再开步。每个阶段有不同的风景，不同的理想，不同的感慨。一路走来，一路为自己加油，向前、向前、再向前！

## 灵感

近来，灵感像变心的情人，失去踪迹，任我千呼百唤她也不回头。我生气、撒娇，甚至哀求，但是她毫不动心。

想起初恋时期，她经常不期而至，给我惊喜。有时是凌晨；有时是白天；有时是深夜，我总受宠若惊，小心翼翼和她相会，生怕她突然飞走。

热恋期间，她频频眷顾，使我心花怒放，常急急忙忙和她拥抱，挽留她多待一会。每次离别后，总热切盼望下一次的相见。

可惜花好月圆的佳期太短，变心的她，竟一去不再回返，可是我还在痴痴地把她等待……

## 小 草

旱季里的小草，受尽干旱的煎熬，叶子枯黄地垂在地上，无精打采。  
唯有草心还活着，在呼吸和等待。

雨季终于来临了，干渴的小草喝饱了水份，牠复苏了，扬起头来，唱起歌来，伸出手来，拥抱雨后的彩虹。

小草，点缀着大地，为大地穿上绿装。

# 水是生命

今石

泰国是拜水的民族，就好像中国人拜月。泰国人视水为神。每年的泰历十二月十五日，中国的农历十月十五日，是泰国人一年一度的传统的水灯节。

到这天一盘明月当空照的时候，城市、乡村的男女老少成群结队捧着水灯来到河边、溪边、水塘漂放水灯，过一个既欢庆又虔诚的水灯节。

水灯是用芭蕉树茎切截成三、四寸厚，周边用芭蕉叶编成图案嵌进去，就做成了一只小小的圆圆的船。船的中间插上鲜花香烛，象征性地放上一些表现捐献功德心意的钱币，有的还剪下自己的一点手指甲屑和几丝头发，象征自己的身体。

他（她）们虔诚地双手捧着水灯来到水边，跪下来点燃香烛，举过头顶，先感谢恒河母亲（水神）赐予生命之水，然后祈求水神将自己身上坏运随水漂走，好运带来。

水给了泰国人欢乐，又寄托了他们对幸福生活的期望。就拿每年的四月十三、十四、十五日泰国人的新年——宋干节来说吧，水是主题。离开水，宋干就绝对不是宋干了。举国上下的狂欢是必须要用泼水的形式来举行，来祈福纳吉。

记得二〇〇一年的宋干节，我起了大早。还没走到朋友坚塞在罗勇府的家，浑身已没有一缕干纱了。脸上给抹满了据说会带来幸运的洁白的香粉。

坚塞年长我两岁。我请他夫妇坐在板凳上，从漂满茉莉花瓣的清水缸里舀水，淋到他们的头上、手上、脚上，以表示我对他们新年的祝福。然后，他们再为我淋水祝福。

仪式做完后，在坚塞的陪同下，我到村里走走，游览一下村容。这时，我耸耸鼻子，感到鼻子里又刺又辣，背着脸打了几个喷嚏。总感到空气怪怪的，似有股臭味。但又不好意思问主人。

下午五点钟，太阳的威力已减弱了，但仍然明晃晃地嵌在西边天上，不肯下山。在坚塞先生家门前的草坪上，已铺上了几张草席。摆满了坚塞太太做的拿手的具有泰国中部家乡风味的饭菜：香茅汁烤鸡；鲜胡椒、玛古叶配佐的红烧塘虱鱼；“冬荫功”（酸辣虾汤）；草虾焗粉丝和椰汁冬瓜鸭块等等。主食“喃金”（中国式的圆米粉条，放上酸菜末、鲜豆芽、九层塔叶，浇头的是泰国式的鱼浆椰汁加辣椒膏烹煮的酱汁，光看那橘红的颜色，香辣的气味，就恨不得风卷残云，三盘下肚。）三十多位亲朋好友围坐一起，举杯祝福新年。酒过三巡，人们纷纷离席，跳起了“喃旺”舞。

这时，坚塞拉着我来到屋后。屋后有一条宽约十米的小河。发黑的河水像一条黑带在缓缓地流动。我走下河沿，阵阵臭味钻进了鼻孔。我心里顿时明白了，那股怪臭味正来自于这里。

坚塞低下头，不无遗憾的说：“这是一条人工挖的水利渠。打我懂事起就在里面玩水，水清得能看见鱼。那时也在河边举行新年宴会。自从上游建起一座座工厂，就成了现在这个鬼样子。不用说举办新年宴会，平时臭气熏也把人熏死了，人们看到它就像看到冤家，赶紧退避三舍。”

坚塞抬起头，捏紧拳头对我说：“后年，新年宴会一定要在这河边举行，你看我的！”

坚塞的诺言真的在二〇〇三年的宋干节实现了。我们坐在他屋后的河边喝酒跳舞。年富力强的村长对我说：“两年来，坚塞为清洁这条河，可没少花心力啊！他向我自荐为代表，会同环保部门去见厂方。促使厂方不拖延地建起废水处理系统，结束了工厂排污的历史。厂方的问题解决了，他再协助我发动水渠周围的居民，人人自觉遵守环保守则，勿将家庭污水，垃圾放进水渠里去。坚塞向村委会请缨做业余巡河员。在他的带动下，我村拉起一支巡检队伍。”

我将视线久久投放在河面。河水虽然还没达到清澈见底，但水质已由粘稠腐恶的黑色改变为清浊色，臭味也散失了。

不知什么时候，坚塞已来到我身边。我对他说：“你为乡亲们做了一件大好事！”

坚塞微笑地对我说：“这是我应该做的。但是，工作还没做完。”他停顿一下，用那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盯着我说：“明年宋干节，你再来，我们将要用这渠里的水来淋身祝福。”

# 百年之梦

——写在点燃 2008 北京奥运圣火之际

今石

昨天，我带着一个梦来到我想要到的地方。

我在圆明园的废墟中，拖着沉重的步履，盘桓复盘桓，我落下的视线在这一片焦土中搜寻昔日。满地都写着：落后挨打，落后挨打。颓垣残壁是历史钉上的耻辱柱，一个皇朝腐败的见证！

我在北皇城根那棵千年的古柏下驻足，静肃地听着一个岁月的苍老沉重的声音。讲述百年前的一个月黑风高夜“鬼来了，鬼来了”的故事。当我的眼睛移到它那钢浇铁铸般坚硬，筋脉凸露的身上，那累累的弹痕，我分明是看到一张张怒吼的嘴，在喷射着烈焰。

我的心颤抖了，剧烈地颤抖了。一股巨潮涌上刺痛的胸腔。

我又再一次来到黄浦江畔，在广厦林立的外滩徘徊，在浦东，我用手轻轻抚遍金茂大厦那硕大的“腰围”，对这位昂首云天外的新时代的庞然大物，似有满腹之语要倾吐。百年前，那块钉在“租界”里的，让每一个炎黄子孙深蒙奇耻大辱，痛心疾首，乃至千秋万代不能忘记的牌子，也无时无刻钉在我的眼睛里，磨灭不了。

我对高耸云天的金茂大厦说；我对滚滚东去的黄浦江说；我对着整座雄伟的城市说；对着天空，对着盘旋的苍鹰；对着大地，对着春花雪月说：我心中藏有一个梦。一个日夜都在做的梦。

今天，梦终于从我心中蹦出来了。我用心血把它写在一面旗帜上，高举着，来到和风流畅，春色无边的天安门广场。我站在强盛壮大的队伍中，顶着灿烂的太阳，伸出激动的双手，迎来了在奥林匹克故乡点燃的圣火！

圣火熊熊燃烧着，照亮了每一双喜悦的眼睛，照亮了每一颗热血沸腾，砰砰跳动的心。

啊！2008 北京，北京 2008！奥运圣火点燃了亿万炎黄子孙百年之梦！

## 续命春天

晶莹

春天里的笔，如此沉重。从正月廿二父亲八周年忌日，到“路上行人欲断魂”的清明时节，再到三月初四母亲两周年忌日，乃至匆来匆去的端午，我一次次地鼓起拿笔写几行纪念文字的冲动，又一次次地任这种冲动、湮灭于抗拒痛楚追忆的悲凉，亦或挥之不去的懒惰中。

日前，两位曼谷朋友先后忆起全家清明去外府为父母亲扫墓的情形，闻之我心骤然一颤。那源于远方的原乡风俗的余韵，在这异邦土地上适时地亮出了声响，并激起我心海中一大片涟漪。于是，我不敢再向记忆推诿，痛苦也罢，惰性也罢，任凭说辞如何华丽，我均已无从转嫁。哟——，春早去了，夏来已久，我再也找不到半点儿搁置笔墨的借口了。

在曾经的若干漫长而短暂的岁月里，与父母亲共同的记忆实在太多太多，却也实在太少太少了。因年代久远，故事陈杂的缘故，往昔记忆中的岁序我多已模糊，而对于时序的记忆，我却清晰异常。四季故事，都各具色彩，可那春天里的故事，最清新可人，最铭心刻骨。

人远天涯近。我立于曼谷湾的海岸上，听惊涛拍岸，凭极目眺远，寄怀夜幕下的大海，追思着远方的故事。

生于一九四零年冬月廿二的父亲，逝于二零零五年正月廿二；生于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九的母亲，逝于二零一一年三月初四。父母亲同于春天中离去，因此我一直在怨忿春天。可春天又何罪之有呢？不也有许多与父母亲共有的温馨记忆，留在了曾经的春天里了吗？

北国的春天，是大地脱灰着绿的换装时节，也是孩子们疯耍的开心季节。

那是小学一二年级时的一个寒假里，我用两本学完的《语文》和《算

术》课本叠成了一大堆纸牌，并巧于春节期间与小朋友对战。母亲发现了，实时将我一顿大骂。“学生不爱书，还怎么会有出息？”这是母亲一生对我惟一的一次春节训斥。但母亲并没有告知父亲，因为害怕我会因此挨打。按我从小就被灌输的理念，春节期间家长是不责罚孩子的。我体认到了撕书问题的严重性。

后来，母亲不知从哪儿弄来两本相同的书，郑重地嘱咐我自己收好，并腾出一个小木箱，为我专用。其时恰逢春种。收好书后，我乖巧地跟在母亲身后，沿着房前屋后的院墙边，在母亲刨开的一个个小土坑里，各放上三五粒种子——玉米与芸豆相间，再踩实、培土。我觉得自己突然间长大了。我开始自觉地爱书，并渐养成为对书的洁癖，直至今日。

无独有偶，父亲对书更是疼爱有加，当然这些是我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发觉并感知的。父亲不仅钟爱自己的书，也爱惜别人的书。我读书——包括大学时的书本，多是父亲不请自为地替我包上牛皮纸皮儿的。虽不美观，但却结实耐用。婚后，我为把书摆上小家的书架而又不失色彩，曾撕掉了许多父亲包的书皮儿，当然也有幸免于难，至今仍保存完好的。那些当年的幸运儿，于我今日的生命中，早成为弥足珍贵的图腾。

包书皮儿当然不只发生在春天，可我一直想把乡村庭院里的温馨收藏在春季，而把自己曾经的冷漠放逐到严冬。

父亲对我学习的要求是苛刻的。我入小学后，父亲特意从外面为我做了一块小黑板，要我写字、算数。一年春天的一个傍晚，我拿着一把折来的柳条回家，要拧响儿吹玩儿。父亲见状，实时要考我生字。我害怕极了，因为我根本就没看书，但也只能从命。小黑板拿到了院里。父亲一边念生字，一边操起我自备的“教鞭”。写错一个字，便会招致一次柳条抽身。我的哭叫声引来一帮小朋友围观，我除了疼痛，更失面子，真可谓身心俱痛，但从此我却收敛了学习上的懒散。

若干年后，我成为村中数十年间第一个走入大学校园的学子，我不清楚这与那两本书和那根柳条有多少必然联系。

工作后，逢春时农忙，我常抽闲回家，和父亲一起为水稻放水施肥，为玉米锄草松土，还曾河岸开荒，父子边劳作边海阔天空。其间惬意，余味至今犹存。

海水温存地蠕动着，阳光于微波中荡漾，我漫步于椰林掩映的异国海

岸上。沿岸几无旁人，三五白鹭在我身前身后飞来绕去，渔舟爬行在远方的海面上，更远方的岛影清晰可见。我便想：此刻若能同父母亲，特别是崇尚风雅的父亲漫步与共，是否会为这海景晨光平添几缕浪漫风情呢？

在泰国，我曾数次陪母亲看海，且多是在春天里。母亲的表情常是木讷的，与其说是我陪母亲看海，不如说是母亲为满足儿子陪母亲看海的心愿而劳顿。我曾罔顾母亲的身体而为此嗔怪，母亲便会强颜作出开心的样子。父亲的运气没母亲那么好，陪父亲看海的经历一次也没有过，尽管父亲对海一往情深。唉——！一句“欲孝亲不待”能了结一切吗？

春秋几十飞梭，羁旅日日天涯。驻足回望，才猛然发现：与父母亲曾同生活在乡下的岁月，是迄今最安逸、最快乐的了，特别是春天阡陌上追逐父母脚步的嬉戏，当是我人生最精美、最难忘的生活桥段了。于是，那片田园终凝化成为我心中圣洁的净土。

母亲去前，我一直幻想：父亲离去，只是去作一次远行，他就将归来；但当母亲走后，我才理性地醒悟：父母亲都已追寻春天远去，且与我的生活轨迹渐行渐远。我常为此极度恐慌，不敢深究其竟，甚至抗拒怀念。尽管我深知：怀念是人类应有的情感，更是龙乡不泯的情怀。

我怆然寻觅齿序与法度，惟图一洗春风中的悲凉。夏暑，清秋，乃至寒冬，色彩都各不相同，我该把她们串成一串，再首尾相衔。这样，死亡许便不只在春天，生死许便自此无界了。梦幻总透射着无限魅惑，梦里的传诵未必真实，可也未必飘渺。

也许人根本不必为生死离别悲愁，放不下就背着，背不动便会扔了。春来时节，一切都将翻新。可若任冷峻狂泻，那融在骨子里难于割舍的血脉，是否会随着家园视线的模糊，最终迷失在历史的尘烟中呢？

浪惊未定，夜海无眠。近岸泊船渔火，星罗棋布，随波摇曳；远处岛上人家，灯火成行，错落有致。再远，便是深不可测、目不能及的海天夜幕了。可即使是白天，我便能望见大海的尽头了吗？而历史要比大海浩瀚得多。

我懂了，于历史中，人生无异于宇宙中一粒尘埃飞逝，渺小短暂得实在无法名状。未来的岁月里，父母亲终将被遗忘，就如我已说不清十世祖的名讳与籍贯一样。因此我只能在自己生息尚存的时候，让父母亲与我同存于世界。

父母亲空旷而深邃的目光就定格在永诀炊烟的天地间，虽不见光芒，却无时无刻不在注视着我，无处不在地与我如影相伴，即便是没有阳光的时候。我该为他们庆贺，饱尝孤独的一对灵魂，终于得以与儿子日夜相守了。

三星又当空。我想起小时候的雪夜里，与父亲寻望三星的往事。当然，那是冬天。可随后的春天里的一个夜晚，我在相同位置的天空中，却找不到了三星，便忙叫来父亲，父亲朝偏西的方向指了指，我乐了。原来三星不同于太阳，四季停歇的地方各不相同。

春天里的故事还真多，虽离散纷扰，却都驻守原乡。

先人慷慨赴归，后人继往开来，这便是伦常。残缺的色彩，伴随四季灰调的期待，毅然走向未来。这里，当然包括春天。

那两个春天注定是难忘的，可之前若干春色弥漫的季节里，与父母亲的亲昵，不也多是遥远的互望吗？只要那业已逝去的春天不永远消失，父母亲便不会走远，世界上便仍会留存父母亲的气息，与父母亲便会相聚。

春天孕育生命，无论如何，春天是该被赞美的，尽管那是我父逝母亡的季节。当我行于世上，并为父母，为我父母的父母，乃至千代万代间所有那些曾立于这个世界，并使我的生命赖以于今天存在的一尊尊生命个体所瞩目、所期待时，我便不再仅属目自己了——我是那一代代支撑我生命、生命个体的组成部分，我得延续那曾经鲜活的万千生命。因而，我必须续命孕育万物的春天。唯如此，生命才会因春天而继续，世界才会因春天而朝气蓬勃，生机盎然。

思念正化作碎片，行将散落在北方的田园中，阡陌上。可我确信，我会是那庭院里，那稻田里和玉米地里，春天的坚定守护者。

（甲午仲夏）

## 风采湄南河

晶莹

湄南河静静地流淌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仿若忘记了时序轮替与季节交割。真的，即便是有如去年的特洪汛期，我也未曾见过那表征湄南河喜怒哀乐的浪花。而且每逢大潮，湄南河水甚至倒流向上游。我于若干年中的若干次观察比较后，终于了了湄南河的两百年前，与两百年后——一直地、永远地就这样慢条斯理，悠然自得。

是湄南河水培育了沿岸人的性格，还是这方人的性格影响了湄南河水的性情？我常思考这个问题，而且这样的思考已经持续了很久很久。

一个雨后的夜晚，我又驻足曼谷桥上，循望蜿蜒湄南河并暗酌：何以才能知晓湄南河的喜怒哀乐呢？恰一艘快艇从桥下通过，我第一次于夜色中瞥见了船头劈开的浪花——借助桥上及沿岸的灯火，我真切地看到了那真正属于湄南河的浪花。我正待追随激越的浪花一起激动，却仿佛听到了快艇溅起的由近及远的波浪，撞击两边河岸的郁闷声响。我于未识喜怒的惊悸中猝然收敛了冲动，静默于苍茫的夜色中。我已谙熟并习惯了这片土地上的这种以静制动的处事哲学与行为方式，我想以此表达我对湄南河的尊重和敬仰。

我特享受坐船航行于湄南河上，浏览湄南河沿岸风光的体验。每次航行归来，都有一种拥抱湄南河的快活感。尽管我数次被告知，依命相该远离水，但我就是难耐那湄南河畔的诱人媚惑。无论是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还是拥挤破烂的棚户水屋；无论是佛寺、基督教堂、清真寺三殿比邻相居的震撼，还是岸上三五乡民赤膊对饮的恬淡；无论是日照河面的潋潋波光，还是月映华轮的流光溢彩；无论是黎明寺与大皇宫婉约的隔河对望，还是法大校园内及延伸到对岸的清静优雅。所有这些，我都曾为之怦然，并一

直神怡着。

长相厮守的黎明寺与大皇宫，这两个对当代泰国影响至深的建筑，正时不时地共同追忆着两百四十年前的峥嵘岁月。众所周知：郑王的父亲是华人，母亲是泰人，而一世王的父亲是泰人，母亲是华人。他们曾是君臣，更曾是战友。养精蓄锐、卧薪尝胆的郑王水师，正是沿湄南河逆流而上，平定暹罗天下的。当年郑王水师巧借湄南河驱除外寇的伟大构想，可有红头船过番时的悲怆抉择的警示没有呢？或许，两百多年前的故事内容，只有故事中的主人公和这全程记录的湄南河最清楚情节了，后人已无从原汁原味地再行品读。然而，不管怎样，仅就国家疆域而言，他们共同缔造了当代的泰国，奠定了日后湄南河沿岸繁荣与发展的社会基础。看来在泰国，所谓的泰人与华人的关系，真的是扯不断，理还乱。说句水乳交融，好象一点儿也不为过。

无论是在中小学，还是在大学，我曾无数次被学生问及比较华人与泰人的问题。望着学生一张张真诚的面孔，我也真诚地坦陈了自己的思考——泰人因懒惰而愚笨而质朴，华人因勤奋而聪明而奸诈。若干年来，我的回答几乎没有改变。而学生听完我的回答，多是善意地一阵哄笑，并频频点头。许是我是新唐的缘故吧，我曾极度反感新唐旧唐的界定，以及对中国的负面评价。在一次教学活动中，因内容涉及中国游客来泰旅游，我便于学生的作业中，加了一个类似于问卷调查的问题——你对中国游客哪些做法最不满意？结果七十多同学几乎每个人都提到了“随地吐痰、大声喧哗、不保护环境”。阅完作业，我开始思考这些在中国司空见惯的生活习惯，我突然觉察到：自己已略有轻视海那边华人的些许意识了。自此，我开始了漫长的反省与谅解，并仍在继续着，对此方，对彼方，也对自己。

我曾数度茫然：既然来自中国的行为方式不为泰华所接受，那么泰华便该接受泰国本土的了吧？可事实上，泰国南部及东北等地相对纯净的本土行为方式同样为泰华所诟病。那么，是所谓的旧唐个个出身显贵，继承了先祖的遗风？可人证物证都有，当年下南洋者多为穷苦人家出身。那么泰华族群相较文雅的特质来自何方呢？当我把目光投向深邃的湄南河时，我终于明白了，是华人的勤奋与泰人的质朴的完美对接，完成了泰华族群特质的华丽转身。

假如华人当年介入泰国社会有如当年英国介入北美、介入澳洲一样的

强势，今天的泰华社会将会如何呢？我无从想象。回观泰华交往过程中各个时期的各种碰撞，以及其后的必然融合，究竟孰是孰非？显然已无法评定，也许是既无是无非，又皆是皆非了。因为某一时刻的历史选择，于历史长河中可能未必是最佳的，但于那一历史时刻，无疑是最最适用的了，否则，那一时刻的历史为何是那样，而非别样呢？民族碰撞融合的结果亦然，容不得后人遴选。泰华碰撞融合的全纪录，就深嵌在这湄南河上。每一历史事件，都始于湄南河，又终于湄南河。

又立湄南河畔，望湄南河水依旧不紧不慢地向前流淌……

突然，我望见了水中一片片三五成群并顺流而下的水葫芦。据说水葫芦原产南美，百年前才被引进亚洲。许是因为改良了“土壤”，到了亚洲的水葫芦，十几天时间便可繁殖增长一倍，生命力可谓旺盛。这与跨海而来并于湄南河畔落地生根的华人何其相似啊？说没有华人就没有泰国，一定没人敢说，但如果说没有华人就没有泰国今天的繁荣，一定没人反对。倘真不愿苟同，便请于某个黎明的早晨，或雨霁的夜晚，去对话湄南河，对话湄南河中的水葫芦吧。若仍不为所动，便去叩开湄南河沿岸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以及轰鸣作响的现代厂房的大门，去听听主人的乡音，并顺便问问：他们对这曾载过他们祖先渡船的湄南河，尚存多少感恩情怀？

湄南河风情万种。对湄南河，我不仅心存感激，更有无限依恋，包括湄南河滋润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生长着的万物。因为，恰是湄南河的万般风采，才使我十年天涯羁旅而不觉寂寞；还因为，我这十年的足迹，就刻录在湄南河上；更因为，我正把尚余若干年的色彩，融入到明日湄南河的风采中。

## 寒龙木雕店

若萍

“不可拍照！”当诗玲刚举起相机，冷不防一个声音在旁边响起。

我们正在浏览寒龙木雕村一家著名的木雕店，两个门面的铺子，陈列的雕刻品也不多，但是全都是雕工卓越的精品。

才踏进窄窄的铺子，我就被门上高处的一件艺术品吸引住了。那是一个宽约一米，长约三米的柚木雕刻品，在黝黑的厚厚古树板上，呈现的是一个郁郁葱葱的森林景象；透过近处稀疏的枝叶和垂挂树梢的野藤，可以见到森林里丰富的内涵，有隐身树后或草丛间的各种野兽，有正在迈出树林的母子象，几只姿势各异的猴子正晃荡在枝头……。

技艺精湛卓越的雕工，鬼斧神工、层次分明的雕活了森林里的各种动物，各都表现得活灵活现，还有随风飘荡的枝叶、曲线优美的垂藤，为这古朴的柚木板，重新展现了蓬勃的生命力。

我正如痴如醉呆呆的仰望着，诗玲拍拍我的手：“你来看看这个。”

转过身来，才发现这是另一个惊喜。原来在店子的中央，有个特制的大玻璃橱，摆在其中的是一个近两米长、一米见宽的木雕艺术品，精雕细镂的展现出了神话中的海底世界：在如花盛开的美丽珊瑚上，在漫游的人面鱼虾群中，体态婀娜的美人鱼仙女正在逗弄着她的宠物……。玻璃橱上有清澈透亮的水槽，在灯光的照射下，散下来的粼粼波光，营造出了海底暗流激荡的效果。

店主人的态度客气中带着几许冷漠，他婉拒了提供宣传这些精美绝伦的艺术品的任何资料，也不愿透露这些雕刻品的售价：“在某些情况下，一些木雕品的艺术价值，不是以金钱的数目来表现的。”他说。

诗玲小声的说：“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

他们两人说的话都对，艺术品本来就是难以估价，想要拥有这样的一件稀世之珍，除了鉴赏力，最重要的关键还是要有财力的条件。而实际上，工匠要完成这样的一件艺术品，也必须历经漫长的岁月磨练，掌握了精湛高超的雕工技术，再加上丰富的想象力，才能创造出这样教人激赏的绝美雕刻品。雕工的艺术修养，也非金钱所能估算。

在清迈众多的旅游景点中，闻名遐迩的寒龙木雕村应该是一个很值得去的地方。整个村庄以从事木业为主：木的家具、木的工艺品，从细小的珠串到庞然大物的木象、从粗犷到精致、从客厅到睡房，琳琅满目的木制品总教你看得眼花缭乱，无论是谁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因此，每次有朋友来，我都会带朋友到木雕村逛逛。

以前寒龙是个落后贫穷的农村，农民在农作之余雕刻了一些大象拖树干，或是佛像之类的传统柚木工艺品，供销给市区内一些出售纪念品的商店。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寒龙木雕村现在已经是盛名远播，由一个小农村发展成为一个以木材雕刻为卖点的热闹商镇了，而且木雕工艺品的种类和款式也越来越丰富，从仿古的到新潮的成品，满足了各阶层消费者的需要。

泰国北部以前盛产柚木，柚木的优点是木质坚固，花纹美丽，而且耐久不会虫蛀，黄澄澄是金柚木一直都是建屋或制造家具的首选建材。在那山林里到处都是柚树的年代，珍贵的柚树被无限制的滥伐，即使是钉个简单粗糙的木架子也用了最好的柚木，裂痕太多，难以处理的木材就弃之不用丢在农地里。

几十年后的今天，原来是郁郁葱葱的山林，已经全都被砍伐成了连绵不断、光秃秃的秃岭，不要说是柚木，甚至是一些较大棵的杂树，在极目所见的山峰上已经见不到了。在需求量日愈高涨，而原材料则相对日愈匮乏的情形下，昔日农家的木制用具，或原来丢弃在农舍角落的树根树皮，都被巧手拿来改造成精美的艺术品。

这里有用牛车轮为桌面的餐桌，轴轮改制的陈设品，原来粗制滥造的木质米盘米桶米舂，经过加工改造后，也可成了陈设在客厅里的古色古香用具了。长长短短、厚薄不一的带树皮的木片，这些以前被丢弃、或是当柴烧的大小木板，现在都成了待价而沽的商品。而实际上，以旧的木材为材料的雕刻品，以其坚实的木质和较深沉的色彩，更能展现出对象古朴的

美感，这些都是新的木材难以比拟的。

那件被店主人视为镇店之宝的森林木雕，深褐色的边缘还有烧焦的痕迹，或许在被雕成今天这件精彩绝伦的艺术品之前，这段木材可能原来是个被丢弃在某个农舍里的大猪槽也说不定。

寒龙木雕村，化腐朽为神奇的村庄。

## 走过的脚印

洪玲

六七十年代，中南亚各国人民，纷纷起来抗议，贪污腐化的政府和侵略势力，并形成了巨大的潮流与号召力。泰国也不例外，很多年青人，大学生，激起一股爱国爱民的责任感，以不屈不挠的精神，顽强抗议不平等的社会，和压迫者。他们义无反顾，稳居在深山密林，连年累月，为理想，为正义而争斗。

1970年，我和很多年青人一样，被卷入时代的大浪风涛。春节的那天，我和几位朋友怀着赤子之心，悄悄离开家里，迈向理想的新社会。此地，人才聚集，有大学生，有城市人，有乡下人，男女老少都有。第一次见面的每一张陌生脸，却没半点儿陌生感。他们以热情接待，握手、欢呼、高歌，此情此景动人心弦。

每天除了参加一些劳动，如：种植、挑水、扛柴木、找野菜、下厨、运输、和学习理论以及军队的基本知识。其次依个人的能力，分配工作，有：文化宣传队、文艺娱乐队、医疗队、生产队等等。为了共同的理想目标，为了团体的纪律，促使思想一致。我们认真学习基本理论，著名的毛主席语录，有持久战，有老三篇：《为人民服务》《国际主义精神—学习白求恩医师》《愚公移山》。这三位经典的人物事迹，让我们刻骨铭心，以他们崇高的思想为榜样。于是就有了每人抢做好事，挑重担，不怕苦，不为金钱，不为名利，以诚挚的友谊，以兄弟姐妹般情意互相照顾，一心一意，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

十一年的风雨岁月，在历经艰辛的路途中，我的信念和理想的形成，并不是一帆风顺。是经过无数的磨练和考验，在逐渐改造、学习、成长的过程中，由自豪而激奋、欣悦而落泪、哀伤而哭泣、历荆棘载途，方慢慢挺过，慢慢适应。

这里有一位乡下姑娘潘姐，她比我大三四岁，个子高壮，待人诚实，善良温和，一笑眼睛就眯成一条缝。粗糙的两只手，干起活很灵巧，她的婉妙的歌声，令大家听得快乐轻松。另外她对我们这些城市姑娘，非常热情，一起工作时，她总是乐意帮助，指导我们怎样用锄头、用镰刀割稻。这种草木可以吃，那种不可以吃，这一种碰触了会痒辣辣很难受。有时望着遥远的蓝天，鸟儿成群归巢，触景生情，我一声不吭，愣呆而眼眶湿润，“妈妈，女儿好想你啊！”潘姐洞悉我心搂住我胳膊温和道：“想家啦，来我们快快乐乐一起唱歌吧！”接着婉妙和激情的歌曲就响亮起来：“青年是早上七八点钟的太阳，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温暖的情和振奋的歌声，让我愁眉逐渐舒展。

五个月过去，新成员越来越多，造成缺乏粮食，需要到另一处运输大米和盐。我们一些新成员能参加这次活动，心里十分高兴，趁此机会好好锻炼自己，还能开开眼界。特别是这次潘姐和我们一起去，大家一定满载而归。潘姐是名副其实的大力士，她能背上三桶大米的重量（一桶十五公斤）。

清晨，哨声一响，匆匆吃完一碗饭和木瓜辣汤后，各自拿了一包饭和炒黄瓜，以及一瓶温水，背着简单的行李，浩浩荡荡地朝那山上走去。到了山坡，带路的班长便简单介绍偶尔在路途会遇到的情况。要求每人严格遵守纪律，带枪的同志和没枪的交叉行走，不许单独乱走。

此山路不太陡，背着五六公斤行李，还算可以。一路上茂林修竹，红黄灿灿，飞瀑清泉，山风猎猎，鸟鸣在耳，还有一阵阵的猴嚎，好一幅大自然美景。有时遇到野水果，能爬树者，就上树摘了很多果实，供大家吃。潘姐走在我前面，她总是悄悄介绍每座山的名，要我记住每一地的树木，能辨别树木有助于认路。走路时要注意泥土的痕迹，应做到能辨明不同类的痕迹，才能安全行动。

我们顺利到达目的地后，每人拿着米袋盛大米，男同志盛两桶米以上。女同志也不甘落后，争着要背多一点，潘姐盛了三桶大米，我不认输盛了一桶米。其后潘姐便教我爬山时要怎样呼吸，下山要怎样行走才能少耗力气。

清晨，浓雾弥漫，草木沾满露珠，我们排成一列队伍，慢慢登山。半小时过去，前面的人渐渐消失在山林里。我的脚步却沉重，紧张之下，硬

追着前面，结果累得心脏咚咚跳。好在记住潘姐教我登山的知识，有节奏地放松自己，深呼吸，一步一步地行走，耗力就减少。下山时也要放松脚步，不然脚就会颤抖，尽可能抓两旁的树木，慢慢走下。而且白天森林里氧气多，空气很清爽，休息一下精神就恢复过来。

吃好午饭，走完了一小时的平路，再继续下去，就是两座高山，仰望高山，真的有点气馁。潘姐似乎看透我的心思，便鼓励道：“走完这两座山，就是我们的阵营，你若不行，可以边走边歇，等一下会有同志来帮助你的。”

听了快到阵营，力气似乎增加，拼命地爬过一座山。在山脚歇坐一会儿，黑黑的乌云突然袭来，接着电闪雷鸣。一刹那，轰轰巨响的雷声响起，大雨倾盆倒下，弄得大家手忙脚乱。那时候大家都穿胶料拖鞋，一碰到泥水，就滑溜溜的，我无奈把鞋脱掉。于是连手带脚，连抓带爬上去。不知从哪里来的山蛭，它是吸血虫，一闻到生物，一伸一跃黏贴在我脚上，恶狠狠地吸血。多么可怕又厌恶啦！我尽量克制害怕，用力把它揪住折断，可那血腥的味儿，却招来更多山蛭。此时，前面看不到人影，后面无人，眼下山蛭熙攘，汗水雨水混合得无比苦涩。我的心里不断呼唤：“加油、加油、再努力、再努力！”可脚力仍不听话。

正处于忧虑、沮丧、无助时，我的背袋却被抢走了。愣愣抬头，那和蔼可亲的笑脸向我道：“别急，慢慢走，到顶峰见面啊。”我真的不好意思，但也无其他选择，只好追着潘姐上山。面对一张张温和亲切的脸，似鼓励、似赞扬又齐声道：“首次背这么重，又走这么远，太棒了。”我的嘴角不经意地微微扬起，潘姐走到我身边，爱护地把粘贴在脚上的山蛭折断，并将树叶贴在伤口处止血。

下了一场大雨，带来了朝气蓬勃的力量。大家休息了一会儿，每人背上背袋，精力十足追着前面的步伐。走了一阵子，夕阳田园的隐约出现在前方，远远望去，天边正挂着粲然的彩虹，太美丽动人啦！大家欣喜若狂摇晃着帽子，向田园里的同志欢呼：“同志们，我们完成任务了！”

## 难忘的经历

——参加拍摄《素叻哟泰》影片

孔屏

一九九九年我有幸在泰国参加了泰国有史以来最大历史影片《素叻哟泰》的拍摄工作，我在里面饰演一位一句台词也没有的明朝华裔夫人，但是这次拍片经历却让我终身难忘……

一九九九年六月中旬的一天，我接到泰国著名戏曲导演庄美隆先生的电话，庄导告诉我：电影《素叻哟泰》的总导演蒙照查滴亲王阁下，让他物色一位华裔女子来参加演出。他第一个就想到了我，并让我到指定地点去试镜，我当时激动得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素叻哟泰》号称是泰国有史以来最大型的历史影片，听说是受当今皇后的旨意拍摄的。它描写泰国古代大城王朝时代的一位皇后，名叫《素叻哟泰》。在抗击缅甸侵略时，在丈夫身患重疾卧床不起的关键时刻，她挺身而出，替夫出征，挂帅上阵，英勇抗敌，终于体力不支，被缅军认为是国王帅座而围攻刺伤，最后英勇献身沙场的动人故事。影片刚开始拍摄就轰动了整个泰国，可以说是全民动员，场面宏伟。许多大牌明星宁可不要片酬也纷纷要求参加影片拍摄。蒙照查滴亲王是泰国头牌电影导演，声威如中国大导演张艺谋。他的父亲是泰国电影的创始人！他的家族在泰国电影史上留下赫赫功勋！

试镜地点在蒙照查滴亲王的家里。到达后，工作人员让我换上泰国民族服装，并拍了我好几张特写和全身照。监考老师让我自编自演了一段阿公从中国来探望孙女的戏。

表演结束后，我被领到另一栋楼，穿过走廊上了二楼，到一间像似电影制作间的门口就停了下来，领路人同里面的人打了招呼就退到了我后面。

我看见房间里摆满了各种录制器材，还有一位大约六十多岁的老头儿，脸上有些胡子，穿着圆领T恤衫，他的装束随便得好像在自己的家里，他侧着身子正坐在电脑前紧张地工作着，一会儿低头打字，一会儿抬头看挂在墙壁上的电影大银幕，好像在剪接影片。知道我来后他并没有停止手中的工作，只是快速地转过头来瞟了我一眼，一会，我听到他自言自语地说：（ไม่เข้า ไม่น่า）“不合适！不合适！”。我当时心里一“咯噔”，他说什么呢？因为泰文的（ไม่เข้า）有两种意思：一是“不合适”；二是“进不去”。到底是他的影片录不进去还是我不合适呢？这回老头儿连头也不回又接着说：“带去给‘蒙’看看吧。”我们很快又到了一栋住家式的房子。在客厅里看见两位中年妇女在聊天，看到我很热情，其中一位说道：“挺好！样子和身材都不错。”“阁下看了吗？试镜和表演了没有？”领路人点了点头。接着她问我做什么职业？会说泰语吗？我用泰语告诉她：“做建筑和装潢，泰语说得还不太好。”她马上笑着说：“你的泰语讲得太好了，我们要求讲不准的。”真糟糕！心想没戏了，不过我早有了思想准备，能被录用简直是太难了！离开后我同庄导通电话才知道，我见到的老头儿就是大名鼎鼎的蒙照查滴亲王阁下，而那位“蒙”就是他的夫人，“蒙”泰语指的是——亲王。

一个月过去了，我早把此事忘了。直到七月十八号晚上七点，我正在商场购物，在嘈杂的声音中听到庄导的来电，庄导兴奋地告知我明天参加拍摄，我激动得快要哭！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由于拍摄地点在离曼谷七、八十多公里远的大城府，庄导让我明天下午三点到亲王阁下家里集合，搭乘拍摄剧组的车一同前往。

第二天下午三点我们分别搭乘两辆面包车，从曼谷启程，六点钟到达大城府拍摄场地。一路上有外国朋友对我开玩笑地说：你开那么好的车来拍片，片酬够不够付车油费呀？我回答他说：没有片酬我也要参加，那么多著名影星还不要片酬呢，何况我。

大城府是大城王朝时的首都，历史上被缅甸侵略军侵占过，一把火烧毁了整座城市，如今见到的大城古迹只留下残垣断壁。但后期的泰式建筑，让整个城市古香古色。此地是泰国的旅游胜地。拍摄现场有点像旅游区，有花园、树林，还有湖水。一到达，我们就开始试穿服装，穿上服装觉得自己像韩国姑娘。化妆师开始给我卸妆，他们把我原来的妆给卸了，再抹上一层暗色的粉底，擦了点口红几乎看不见，我惊讶地问道：“就这样了？”

“是的，古代人没有化妆呀”化妆师答道，我心想把我变丑了！

晚餐结束后已是晚上七点半，一切就绪，我们开始走进拍摄现场。那是一栋非常大和宽敞而又漂亮的泰式木屋。我看到现场摆设着许多中国陶瓷，周围坐着十来个五、六十岁打扮成奴仆的妇女，她们裸露着上身非常镇定地等待着。听说泰国古代的女奴隶们必须半裸着上身，不过这些临时演员也有这样的胆量，让我非常敬佩。听说晚上九点钟才开拍，得再等一个半小时，理由是晚上安静没有路边汽车的嘈杂声。

我们仅拍一场戏，共有五十多人参加，其中有不少外国人扮演商人。这场戏讲的是泰国从古代就开始与外国通商，包括中国。根据史书记载，有一个府的王爷，娶了中国女子当夫人。整场戏以一段真实的历史为背景，描写一位中国外公（庄导扮演），携带夫人（我扮演）前来投靠嫁给王爷为妻的外孙女，他还带来许多金条献给外孙女婿，后被委任了官职。这位华裔外公仗着自己是皇亲国戚，一路高升，最后当上了本地最高税务官。后又因为贪污腐败，最终被革职砍头。戏里想要表现的是，古代的泰国已开始懂得用金钱买官，影射现代官员的腐败现象！

非常有意思的是，眼看即将开拍，这时等待了许久的我却还不知道自己演什么角色。终于，有一位非常熟悉的影视明星素拉萨喔泰先生过来招呼我，并把我带到庄导身边让我挨着他坐下。庄导问我：“你演什么？”我摇摇头说：“不知道”。原来素拉萨喔泰先生是该戏的副导演，他开始给庄导说戏，庄导问他：“孔小姐演什么角色？”他说：“演您太太。”庄导听后哈哈大笑，风趣地说：“搞了半天是演我太太呀？太好了！能在戏里当我太太也不错呀，哈哈……”我也觉得很好笑，这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庄导接着告诉我：“你应征时的角色是外孙女，好像说你太瘦。”庄导又说：“来面试的有二十多位侨社富婆，但仅录用了你和外孙女，我还一直担心你拍不上呢。”我一看到又胖又圆的扮演外孙女婿（王爷）的咪撒先生，就恍然大悟亲王阁下说的“不合适”了。

我的角色没有台词，副导演只告诉我：“当王爷颁发委任状给你丈夫时，你要表现出高兴。”我答应说：“好。”我虽然是舞蹈演员出身，但对电影却是一窍不通，不过对这一点表演我还是自信的。

晚上九点准时开拍，扮演王爷的咪撒先生坐在泰式的坐台上，我和庄导在他对面的地板上坐下，五十多个演员围坐在我们周围，这时我才意识

到我们是重要角色。拍摄开始：一位工作人员手里拿着一个小牌子，提醒大家注意。接着他喊道：ACTION...同时把牌子拍响就退了出去。ACTION……卡；ACTION……卡，拍了好几回咪撒先生都说错台词。我好高兴！这样我就可以利用重拍时间多练习练习。但他好像没背过台词似的一直错。咪撒先生也很过意不去，他告诉我们说：他事先背熟的台词到现场后被大导演临时修改了，又是皇家用语，很难记！大家都为他捏一把汗！

时间过去了几个小时，我们不断地来回拍摄，非常疲倦。昨晚因听到能够参加拍摄的消息，激动得整个晚上都无法合眼，此刻头疼得厉害，我只能咬牙坚持着。有时眼看着只剩下最后一句台词时，大家都屏着呼吸紧张地等待着咪撒先生过关，结果拍摄一直进行到凌晨三点，本来仅需要半个小时的拍摄，却共花了六个小时才收工。当大家从地板上爬起来时发出了胜利的欢呼声！我和外孙女姐姐赶紧同蒙照查滴阁下合影，相信这位大导演比谁都累，但他很热情地满足了我们，一点都不摆架子，非常值得尊敬。阁下还告诉我们说：“最后通过的其实还有一点瑕疵，但怕大家太累了。”没看出有责怪的意思。让我深深的感动！

通过这次拍摄，使我对电影人更加崇拜和尊敬！呀呢达末先生是著名影视滑稽演员，没听到他说过一句怨言。他们的那种敬业精神包含着对同行的理解；和有一般人无法做到的忍耐；以及共同克服困难的毅力！让我真正地了解到电影人风光背后的艰辛！

电影《素叻哟泰》终于在 2001 年 8 月 17 日公演了！影片长达五个小时。一部清晰的历史呈现在泰国人民眼前。几乎每个泰国人都争先恐后地想要在第一时间看到这部片子。电影院很长一段时间天天挤满了人，创下了历史性的票房纪录！电影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我也很满意自己的演出，并得到庄导和夫人的肯定！

后来为了把电影推向国外，给外国人看，从美国请来的专家要求缩短成两个小时。结果我们整场戏都被砍掉了，只留下庄导献黄金给王爷和我的特写。整部电影由于缩得太短，链接上有些地方显得唐突，我的镜头离开了整场戏也就觉得勉强了，有点遗憾！

尽管如此，我还是感到非常的荣幸，别看只是一场戏一个镜头，在我逛商场时却有不少人记住了我。知道你参拍电影《素叻哟泰》，人们都会为你欢呼！朋友们都投来羡慕的眼光。我时常建议朋友们要看五个小时版本

的，那是完整篇。还开玩笑说：“你们看《素叻哟泰》时千万别眨眼喔，一眨眼我的镜头就没了，哈哈……”

在电影放映后大概一个多月，也就是2001年10月11日，我有幸和庄导一起参加了《素叻哟泰》影片的庆功大会！那是全泰国影视界明星的星光闪烁大集会，还有从外国请来的专家们也应邀出席。前副总理我的老上司功·塔帕朗西阁下，是这次晚会的最高嘉宾，我们一起合了影。晚会在非常兴奋的气氛中进行！舞台上乐队演奏，歌星、影星轮流演唱。台下群星聚集、相互碰杯祝贺！每个人都流露出幸福的笑容。这是我参加过的最难忘的晚会！我再一次有幸和总导演蒙照查滴亲王阁下以及夫人合影。有一张我挽着阁下胳膊的照片，是他夫人帮拍的。当时，我正同他夫人还有影视大明星阿蓝亚女士、电影院女老板，互相拍照留念，阁下走过来对大家说：“可以同拍吗？”我赶紧说：“太好了！”阁下站到我身边，为了表示尊重，我客气地问道：“可以挽着您吗？”阁下说：“可以。”后来朋友和客户们看到这张照片时都感到惊讶！有人还对我开玩笑说：“以为是阁下的第几位夫人呢？哈哈……”据说，蒙照查滴亲王有正统皇家血统，他有继承王位的资格。能如此亲近一起合影是很难得的。此外，我和庄导还同该影片的两位女主角、咪撒先生、颂巴贝塔呢、素啦鹏查迪、屏帕、英国作曲家等众多平时只能在电视里看到的著名影星拍了合照。通过电影《素叻哟泰》的拍摄，让我第一次真正地融入到了泰国的主流社会。而这些珍贵的照片，给我的人生经历增添了无限的光彩！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庄导的恩情！和对我的器重和栽培！

2014.4.15

# 语言的力量

刘淑华

企业家是创业者，同时又是管理者。公司的职员和工人既是与你共同创业的同仁，又是被管理者。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永远是一对矛盾。如何处理好这对矛盾，这就看你运用语言的功夫了。

我公司的工人大都来自泰国的北部和东北部。由于他们从小到大的生活环境都是穷乡僻壤，在衣食住行等方面都形成了许多与城市人不一样的习惯。刚来时，与曼谷这个大都市的文化几乎格格不入。很多做法和表现令人难以容忍。然而他们自己却没有意识到做的有何不妥和不对。就是这样的人，自尊心极强，一句批评或埋怨的话也听不进去。万一有人失口，被他们听见，马上会有一群人来和你理论，真是让你哭笑不得。可谁也想不到的是，时隔不久，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记得那是他们刚刚到曼谷的第一个周末，负责公司环境卫生的经理就和他们吵了起来，一起跑到我的面前评理。我问明情况，才知道是他们没有遵守公司制定的有关爱护公共卫生的规章制度，尤其是在他们住的宿舍，环境卫生被毁得几乎惨不忍睹。卫生经理批评了几句，不料激起众怒，一直打到了我这个总经理这儿，让我给评理。

这些刚刚来到曼谷的年轻人，有的还像小孩子。他们脸色红红的。不知道是乡下太阳过于强烈，把脸晒得通红，还是刚吵完架，激动的情绪还没有褪去。其实，道理很简单，孰对孰错那是“秃子头上摆着的虱子——明白着的事”。

但是，我知道此时这班年轻人，就像摆在我面前的一堆定时炸弹，不能再讲什么“逆耳忠言”，只可以“好言相劝”“因势利导”，否则就是“火上浇油”了。虽然错在他们，我也不能按照常规办了。

望着他们那急切的眼神，仿佛要我马上说出答案到底是什么，我忍不住笑出声来。“看来，你们是嫌曼谷的天气还不够热，还要再加热啊！你们用手摸摸自己的头，是不是都冒出火来了？”

“总经理，我这冒的可不是火，我这冒的是汗！”卫生经理一张嘴就是满腹不满。

我把矛头一转，笑着对工人说：“经理冒汗，那你们呢？冒什么？”

“我们也没冒火。”年轻人七嘴八舌地回答，有的人还真摸摸自己的头。

“经理你快去切个西瓜来，灭灭火。快快，要不我的冷气都不管用了。”我有意把经理支出去，想好好和这些“初生牛犊”谈谈。

西瓜端上来了，我和他们一边吃西瓜一边拉家常，询问农村的日常生活，介绍曼谷人的生活与工作方式。西瓜吃完了，“怎么样，凉快一点了吧？”我笑着问。“总经理，您就是冷气，我一见您，就手脚冰凉……。”也不知道是谁接了句话碴儿，屋子里的人哄然大笑。紧张气氛霎时烟消云散。

随后，我带着卫生经理和他们一起去看了住宿区的环境卫生。说实在的，卫生经理批评得一点也太过分。所欠缺的仅仅是批评得生硬，伤害了他们的自尊。

青年人有错，就要指出来，否则以后很难管理。我边看边问，很多问题都是直指要害。不过，由于气氛缓和，加之我问得虽然尖锐，但都经过精心处理，锋利的锋芒被温柔的关怀包裹起来了：“我们的卫生制度，并不是针对谁，不是和谁过不去。是为住在这里的每一个人的健康着想，有谁愿意住在一个不卫生的地方呢？我想没有一个人愿意，你们说呢？”

“再说你们的東西物品随便摆放，鞋子乱扔，不只是卫生差，不美观，更重要的是不安全。”

“不安全？”他们眼里露出了疑问。

“是的，你们想，万一在你们睡觉时，发生什么问题，那会怎么样？”看着他们面面相觑，进而连连点头的模样，我的心里又一次荡起欢笑的波浪。

事后，卫生经理问我，为什么我说的话，他们不反感，而且立刻听从并改正了。我笑了，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自言自语地说：“好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呐。”

常常有朋友问我：“你的工厂管理得井井有条，工人自觉勤劳，劳资关系亲密无间，究竟有什么秘诀？”其实我没什么秘诀，如果有什么秘诀的话，那就是在以诚相待的同时，重视语言的力量。语言这东西，摸不着，看不见。可就是这摸不着、看不见的东西，在你成功的路上却威力无比。

# 阿里山神木

莫凡

阿里山神木，如果我再把你冷落、不把你写下来，那我将对不起你，对不起那些敬畏你的人们，更对不起那片生你育你的土地！

终于要去台湾了！

去台湾的梦想，我已做了好多好多年了，本以为在 2009 年可以实现，但无奈在临行时台湾遭受了“莫拉克”的光顾——五十年一遇的特大风灾而作罢。风神的戏弄，让我的“去台梦”又多做了四、五年，因而我怎么也不会忘记 2009 年台湾“爸爸节”（八月八日）——风神展威的那一天。

我不是台湾人，然我对台湾的眷恋对台湾的热爱却由来已久，学生时代就曾因“绿岛小夜曲”、“阿里山的姑娘”、“外婆的澎湖湾”等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而痴迷不已。歌曲的引诱，使我对台湾产生了一种既陌生又熟悉的好感。随着岁月的增长，我对台湾的牵挂也就愈来愈浓烈、了解也就愈来愈深刻、认识也就愈来愈广泛。不管是历史上的磨难、经济上的腾飞、社会上的多元、抑还是市井上的小吃、民风上的淳朴、风景上的秀丽、地理上的特殊……都无不令我为之倾心、为之动情。特别是那早有所闻的阿里山神木，更是让我神往万分，真恨不得能早点儿离开曼谷踏上那块土地，我魂牵梦绕的土地——台湾阿里山！

在曼谷的素旺那奔国际机场，我的目光并不在乎它的宽敞明亮、豪华气派，而是在停机坪上不停地搜索着，寻找着华航 747 班机的身影。的确，一个星期、从南到北的台湾游，虽感觉有些仓促，但也让我兴奋不已，期待莫名。

还好，一切按计划进行，先在高雄玩两天后，我们便驱车前往阿里山。阿里山位于台湾嘉义市以东的七十多公里处，海拔两千多公尺，属于玉山

山脉的支脉，一年四季变化明显，冬季若遇上寒流偶尔还会下点小雪；阿里山的景点可多着呢，除了有云海喷薄的日出外，还有姐妹潭、受镇宫、慈云寺等，但最著名的还是莫过于那些“活化石”、那些巍然挺立、充满浩然正气、象征阿里山精神的千年红桧——阿里山“神木”！

“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当我们的大巴进入阿里山时，我发现雨后的阿里山显得格外清秀、年轻。那些还在淌着雨水的树杪显得生机勃勃，情趣盎然；鸟瞰下那蜿蜒而上的山路，像一条见不到首尾的巨龙，盘旋在阿里山的山腰上，使这本已钟灵毓秀的阿里山，显得更为活泼灵动；透过车窗向外望去，云烟下那葱翠欲滴的山峦，活像一个个气定神闲的“白头翁”在晨曦下禅坐，丝毫不为我们这些远方来客所动。大巴在山腰上慢慢地爬行着，居高临下，刺激之中确也有几分令人胆寒。走了一段路后，由于山陡路峭，我们只好改乘阿里山的森林小火车。顾名思义，森林小火车是专门为游阿里山而“量身订做”的，它只有三节车厢，速度缓慢，载客量并不多。小火车在薄雾轻烟中缓缓行进，偶尔还能感受到“林深鸟相呼”的景致。转了几个弯之后，小火车便在一个小车站停下。原来，我们已来到了阿里山的重要景点——神木区。可真的别怪我，我早已把都市烦躁喧哗的生活忘记得一干二净，迫不及待地下了车，跟着导游向神木的方向走去。

果真名不虚传！当我来到那些几十米高、十几个人才能环抱、树龄在两、三千年以上的神木群面前时，我的心几乎被镇住了。这哪里是阿里山神木？这分明是电影《阿凡达》里的“灵魂树”；是见证台湾沧海桑田历史演变的“活化石”！许久许久，我好不容易才回过神来，真的是“有山皆入画，无树不参天”啊！在我看来，那些高大无比的神木，好象是一个个守护着阿里山的巨人，巍然挺立而难以撼动。特别是那棵横躺着的千年红桧，更是令人震撼。据导游介绍，这棵红桧的树龄约莫有三千多年，树高在五十三米左右，树围约二十三米，要十几个成年人才能围得住，是阿里山的第一代神木。可遗憾的是，民国四十五年（即1956年）六月的一个清晨，这棵神木不幸遭受第二次雷击起火而伤了元气，不久便在流逝的时光中慢慢枯萎……。我深感痛惜，这可是一棵生长在西周时期、代表着阿里山精神的千年古树啊！怎么就这样地倒下去了？正当我慨叹连连之时，导游说：“不要紧，第一代倒下了，还有第二代、第三代的呢。你看，在这片神木

群中，还有‘三代同堂、同心木、三兄弟、三姐妹’等奇木呢。”是啊！第一代倒下去了，还有第二、第三代的呢。生命的传承、生命的坚韧、生命的无畏，在阿里山上我看到了，也感受到了。我情不自禁伸手触摸了一下神木，虽干竭龟裂，却蕴含着无限生机，感觉上，时光像是在树皮上凝固了。我像植物学家在研究什么似的看得出神，导游过来说道：“哎！像这么大的神木，阿里山多的是，只可惜在日据时期，被日本人砍伐了不少。”“什么？这么大的神木，在日据时期被日本人砍伐了不少？！”我的心为之一震，思绪一下子跌回到那个昏庸无度、丧权辱国的年代。

公元1895年，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因甲午战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遂把台湾割给了日本，让日本殖民统治，到了1945年，日本在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才把台湾“吐”了回来。侵占台湾期间，日本侵略者为所欲为，建立了“殖民地体制”，用武力镇压和控制台湾人民的反抗，那把沾满中华民族鲜血的屠刀，就连阿里山的神木也不放过！看着面前那些高大无比、巍然挺立的参天神木，我的心一阵绞痛，久久不能平静。我想起战争的生灵涂炭；想起侵略者的残酷野蛮；想起执政者的昏庸无能，当然的，也想起远在日本、至今还人烟不绝、供奉着侵略者鬼魂、有阿里山神木身影的“靖国神社”！五十年的殖民统治，不知日本侵略者在台湾这块美丽的土地掠夺了多少财富、砍伐了多少神木？

走在那还在散发着大自然气息的神木群中，看着那些被侵略者砍伐后遗留下来的巨大的树根、树桩及树头，我内心着实杂味横陈。那些侵略者所遗留下来的刀痕斧迹，不正在向世人默默地控诉着，控诉着侵略者强盗野蛮的行径？走在那枝繁叶茂、林鸟相呼的神木群中，想起侵略者那遗留下来的刀痕斧迹，我似乎听到神木那随风迂回的无声告诫——要珍惜和平，更不能忘记过去！走在那顶天立地、充满浩然正气的神木群中，想起侵略者那遗留下来的刀痕斧迹，我似乎碰触到被人们逐渐遗忘的真理，它就像那神木的根，紧紧地抓住那正义的土地，即便被蹂躏得体无完肤，也与日月共存亡！

一个星期的台湾游，还有什么比游阿里山神木更让我流连、更让我觉得有意义的呢？是啊，仁者无敌于天下，就如阿里山神木。阿里山精神永在，阿里山神木不死！

## 月是故乡明

马 羚

这是一幅再普通不过的装饰画，线条简洁，近乎白描。这幅画本身不属于我，是酒店的一幅装饰办公室的画。但这幅画跟我有着很深的渊源。它跟随我十年了，我经常独自站在画前，进入那优美的意境，成为画中人。

独在异乡，常常想家，经常会为一点点不起眼的小事而触景生情，伤心落泪。

记得我刚到泰国时，经朋友介绍，来到摩天酒店下属的古氏按摩中心教授中医推拿按摩课程。因泰国卫生部要来录像，为使用教材之事，酒店总经理约见我。刚走进总经理的办公室，他正在处理手头上的一个文件。他见我到来，示意我先坐下，等他几分钟。我坐在沙发上，环视四周，一张挂在墙壁上的画印入我的眼帘：静谧的原野上，一湾湖水清澈如镜，岸边一棵老树魁伟苍劲。堤岸上茅草已尽干枯，唯有一束芦花悄然开放。树后是一轮明月，半掩在稀疏的枝条后面，透过树枝仍可看到一轮正在悄悄爬上树梢的圆月。按季节推算，正值中秋月圆时，整个画面充满了宁静，充满了祥和，充满了思念。

我凝视着这幅画，无数和有关月光的诗句蹦出脑海，跃然纸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月是故乡明等……”由于中国文化的根深蒂固，太多与明月有关的诗句和太多与明月有关的故事一一涌现出来，眼前的山，眼前的水，眼前的树，眼前的芦花似乎变成了家乡的山山水水，家乡的一草一木。母亲仿佛站立树下，遥望着南方，等待着远方的女儿归来。看到这里，我的泪水夺眶而出，那堆积已久的思念之情如同泄洪的闸门打开，泪水顺着脸

颊滚滚而落。尽管我竭力的控制着自己，但我的轻声哭泣声，还是惊动了正在办公的总经理，他望着我，一脸的疑惑，惊讶地问道：“你，怎么了？身体有什么不舒服吗？”“对不起，看到这幅画，我想家。”总经理疑惑的目光看看打量着这幅画，打量着我。听到我的直言不讳，叫秘书帮我倒了一杯水，请我先坐下。

总经理走到我的身边一只手托着腮，另一只手抱着胳膊，仔细揣摩着这幅令我哭成泪人的画，边看边摇头，他每天出出进进无数次，从未认真地看过这幅画，还是一脸的疑惑。

我的眼泪还在静静地流淌。总经理为我递过纸巾。我知道他的工作很忙，连忙擦掉眼泪，拿出教材和他商议，我讲话的声音淡定平和，亲切理性，大约十分钟的谈话。总经理始终注视着我的双眼。看那缓缓流下的泪河。他的双眼几次湿润。工作汇报完毕，我站起身。深深的像总经理鞠了个躬说到：“对不起，今天我很失态，影响您的工作了。对不起，我只是想家，想起了我的母亲。对不起。”因总经理生长在泰国，就他的中文程度，除了普通的会话外，他只知道八月十五是中秋节，是全家人团圆的日子。他决不会知道中国的诗词歌赋，不知道李白，杜甫，白居易。更不知道中国许许多多关于月亮的诗句。他更不能理解是什么法力牵动了我想乡的泪水。

第二天，我走进自己的办公室，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挂在总经理办公室的那副画，已端端正正的挂在我的办公桌上方。一轮明月静静地凝视着我。我激动得走过去，用手轻轻抚摸着那水，那树，那芦花，眼中又有泪光闪出。

那清澈透明的湖水就是燕园的未名湖，那苍劲的老树，就是我家乡的老槐树，那一轮明月就是我故乡的圆月。

学生告诉我，是我昨天下班后，总经理亲自带人来帮我挂上的。

第二天讲课录像完毕，我向总经理道谢时，总经理的一番话打动了我说“我也是中国人，我的父亲埋在中国。我知道想家的感觉。我想爸爸的时候也哭。”说完总经理带着红润的眼眶离开了。

十年过去了，经过几次变迁，这幅画永远都跟着我。无论我走到哪里，都先把这幅画挂在我每天可以看到的地方。让家乡的明月永远伴着我。

# 我眼里的中国人

文雅丽

我曾在中国北京留学七年，那既是我青春的七年，也是我渡过了美好时光的七年。在这期间，我吃中国饭、说中国话，接受中国的高等教育，一切都伴随着我的成长愈发进步，而与周围中国人的接触，令我的留学生活更是丰富多彩。他们在我眼前开启了一扇神奇的窗口，我能观察，也能置身其中并乐在其中，甚至有时会乐不思“泰”。曾经有中国朋友跟我开玩笑：冯小刚是“我把青春献给你”，你是“我把青春献给中国”。我听了他的话，一边傻乐傻乐地点头，一边心里琢磨着，觉得他的话确有道理。我的青春时光是“献”给了中国，同时这片土地也给了我巨大的回报。

在中国的七年间，伴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我学习汉语的乐趣也越来越大。同时，借助这一有力的“武器”，我也能有机会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的社会、生活、文化、历史等诸多方面。中国人自身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想在留学之前，曾经在脑海中想象过我未来会面对的人群，他们会和泰国人有哪些相同和相异之处呢？但等真正到了这群人中间，我就开始清楚地意识到，中国人与泰国人之间不但有我没有预料到的不同点，而且有我曾忽视过的重要的共同点。当然，要把中国人认识透，那是不可能的，我只能对那些天天在我眼皮底下活动的人流，零零星星地聊聊，算是从一个小窗口里看到的中国人。

先说说一些“中国特色”的人文风景线。“中国特色”这个词，在中国被大量使用，也可算得上是时髦的词汇，因为他们都生活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在中国的家庭中，儿女成家立业可是绝对的大事。孩子到了该结婚的年龄而还没有动作或没遇到合适的人，做父母的往往会着急，而且比当事人还急。许多中国人戏称这种情况为“皇帝不急太监急”。但其

实许多父母的想法很单纯，只想趁着自己身体还好，有时间和精力，可以帮助子女带下一代的小朋友，帮助他们分担。现代社会的年轻人都很忙，许多人的交际面也窄，很难找到时间和机会频繁地相亲。这时他们那些退休在家的父母们便坐不住了，想尽方法来帮助儿女们，甚至不惜亲自出马。在中国的许多公园都有“相亲会”，那是父母给自己的孩子找对象，代替他们相亲的地方，我常去的北京中山公园也不例外。在那里的“相亲会”上，使你眼花缭乱的不仅有周围美丽的风景、传统的古建筑，更有一群充满生机、希望的老人在采用各种方式给自己的孩子做广告：有的手拿小牌子举过头顶；有的把牌子挂在身边的树枝上或绳子上；有的甚至直接把牌子挂在脖子上流动宣传。牌子上大都简单地写着孩子的简历，许多家长还会把子女的一两张靓照也贴上去。我第一次在公园发现这个角落时，十分惊讶这些老头老太太的行为。待随行的朋友介绍后，依然觉得不可思议：“要我为子女去相亲？我才不这么干，多傻啊！”。但在那些老人朴实的脸上，却看不到一丝关于“傻不傻”的犹豫。他们目标明确，穿梭在人群中，相互寻找自己中意的，互相交流介绍个人和家庭的情况，好不热闹。往往来了新面孔，许多人会蜂拥而至，凑上去问：“你们家是姑娘吗？”也许有些年轻人会抱怨父母干涉自己的私事，管得太多，但父母们几乎都不会去在意，在这件事上，他们是天生的“乐观主义”者，想法单纯，绝不放过机会，只要孩子能够成家、立业也就心满意足了。这种活动甚至会成为公园的一景，以至于有些单身老人，本来给子女找对象，结果子女的没有相中，自己倒在这里相中了，也算是意外之喜吧。身为外国人，我开始也很难理解这些老人，但是伴随着我对中国人家庭观念的深入了解，我愈发地对这些老人肃然起敬。他们本可以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但是为了孩子，他们宁愿牺牲。因为中国人的传统是年老后享受家庭的天伦之乐，而如果没有孙子辈成员的存在，天伦之乐将会大打折扣。

传统上，中国人是比较含蓄的民族，做事认真但不喜张扬。同时非常谦虚，做人十分低调，不张扬。受到表扬时经常回应“哪里！哪里！”；平时也经常听到中国人说：“我知道得很少，希望多跟你学习”；甚至有些教授在给我们授课时会说“我们互相学习”。我的博导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男人：治起学来非常严谨，在授业的同时也不忘对我们这些弟子为人处事的教导。“做人要低调，做事要认真”、“专业是人生的舞台，学术乃

立身之本”、“学会珍惜，完善自我”、“多看别人的长处，学会真心地赞美别人、欣赏别人、学习别人”、“有目标、有计划、有行动”、“多读书、多思考、多写作”等等这些都是他时常教导我们的。在他的引导下，我们不但在学业上有进步，也同时获取了对人对事的宝贵经验。我想我也应该是有这种传统思想的人，所以对导师低调的教诲有共鸣，对此也感触颇多。当然低调不是传统中国人的全部，也不可能是导师的全部。在导师的要求和带领下，同门的师兄姐妹间经常会有聚会活动，有时吃完饭还会去卡拉OK。在卡拉OK的包房里，导师经常会展露他豪放、张扬的一面，在众弟子面前放声高歌，甚至还有最新的流行歌曲。

不过在跟年轻一代中国人的接触中，我发现“低调”不再是今天的年轻人的目标，个性化已经成为今天的“新新人类”们的标志，成为在中国各处可见的时尚潮流。甚至在同一个家庭中，不同年龄的两代人之间，这种传统和个性化的表现也相互和谐地交织在一起。有一天，导师的女儿来办公室找他，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了他十六岁的漂亮女儿。她那天穿着亮丽的衣服，神采飞扬，细细的身材更显示出她的高度。在导师给我们做了相互介绍后，大方地跟一个个大哥哥大姐姐打招呼，没有丝毫的羞涩，而且很快就跟我们熟络起来。导师在一旁看着这一切，虽没有说什么，但也明显能感觉到幸福和骄傲。当大家一起离开办公室去餐厅吃饭时，她紧粘着导师。甚至在下楼梯时，更是用右胳膊搂住了导师的脖子，样子像是一对热恋中的亲密爱侣，她的嘴里还时不时冒出一句：“欺负你个头小”。我们听到后虽然强忍，但最终没忍住，都哈哈大笑。导师也不怒，他的小眼睛反而更眯了，满脸的幸福与满足，陶醉在被女儿欺负、在弟子面前丢脸的“尴尬”中，看得出来，他平常在家里，也是经常被女儿欺负的。

中国人是友善的民族，特别是对自己人，经常互相帮助，因此相互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我想这也是导师希望同门弟子之间保持经常性交流的原因之一。基于导师的这种引导，我们同门师兄姐妹之间的关系都很好，不但在学习上相互鼓励，在生活上也能相互关心和帮助。拿我的博士学位来说，我研究的课题是汉语的心理动词，在研究的初始阶段，面对成百的心理动词需要进行分类时，我决定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来考察中国人对这些心理动词的把握和应用感觉。这个时候，许多师弟师妹们都自告奋勇帮我做分类的调查问卷，许多人明显对待这项工作很认真，进行了深入的思

考，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建议直接写在了反馈回来的问卷上，对我都颇有启发。可以说，没有他们做的这些工作和有益的建议，我的论文可能会逊色，甚至可能无缘当年的优秀论文。

中国人普遍对外国人也不错，如果你迷路或遇到什么困难请中国人帮忙时，哪怕你用特别蹩脚的汉语询问，也会有许多人热情地给予帮助。西方人在这点上特别占优势，因为从外表就能看出来他们是外国人。我们亚洲人就惨一些了，特别是在中国生活久了，中国话说得也越来越溜，样子也愈发像中国人。好多时候，别人已经很难分辨出我是否是外国人。因为现在有些不好的社会风气，有的好人因为帮助别人而招来不好的结果，所以现在中国人对帮助别人不是太热衷，害怕运气不好会摊上不好的结果。我想这是未来中国需要大力改善的地方之一，只有大家能够放心地热情帮助别人，才能真正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中国人不守规矩是很出名的，在车来车往的马路上，经常看到不守交通规则的行人穿行。虽然有的路口有人看管，依然无法阻挡许多人不规矩的脚步。我每次过这样的马路都很害怕，好在平时只在学校和居住地之间活动，而且尽量不穿马路，即便要过，也宁可绕远去找人行道或天桥。这种不守规矩的影响力还蛮大，记得看过一篇小笑话，说一个加拿大留学生来中国后，很快就学会了中国人过马路的方式，后来他邀请中国同学去加拿大，中国同学感慨加拿大的路面秩序。等到他们一起回到中国后要过马路时，同行的中国同学像在加拿大一样，乖乖地等绿灯，而加拿大同学却很快进入场景，直接向马路中央冲去，回头挥手叫中国同学：“Come on, Come on, This is China!”。

随地吐痰也是许多外国人讨厌中国人的地方。这种毛病在2003年闹非典时改善了好多，至少我在北京是这样感受到的。有人吐痰就会受到大家的批评和鄙视，同时也自觉地远离吐痰者。大家出门在外普遍都戴口罩，有些胆小的，还把许多层口罩重叠在一起戴。商店里口罩的销量也不错，据说有几家不景气的生产口罩的工厂因此起死回生，积压了好多年的口罩被一抢而空。记得有一次我坐公共汽车，突然有一个人咳嗽了，大家马上散开，远离他。他自己也注意到了，一边用手捂住嘴，一边不停地向众人解释：“我没发烧，不是非典，大家不要怕。”尽管如此，车上其它人依然离他远远的。好在车上人不多，有的是地方。那时候真的是人人小心，痛

恨别人随地吐痰，自己也克制。只可惜这些没能坚持太久，后来随地吐痰的现象还是处处可见。看来要改变这些陋习，还是非常困难的。

“民以食为天”，饮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食在中国”，我们的嘴巴肯定非常满意，口福是大大的有。在街上，到处都有餐馆，各式各样风味的。中国幅员辽阔，各地都有各地的地方小吃，还有六大菜系供你选择，真是会令你眼花缭乱，馋虫涌动。吃已经成为中国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许多人聚会要吃，谈事情要吃，感谢别人帮助也要吃。而且随着人们口味的不断提升，新的菜肴产品也不断被开发出来。看得出来，中国人在吃的方面，真是很用心。现在在中国，吃也像时尚一样有流行。我最早印象的是一种烤鸭，不是北京老字号的“全聚德”，但是流行了非常短的时间就销声匿迹了。前几年还有一种掉渣饼，当它流行时，满大街好多小店都卖，十分方便。不过时过境迁，现在这种饼几乎都找不到了。这些食物的变化，也如同时尚的流行一样。在中国的这几年，我也有机会品尝了许多中国各地的特色菜肴，经常是放假回国没多久，就开始怀念北京的餐桌。只可惜在中国时没有能够有机会学一些中国特色的菜，那样，自己也能动动手，随时满足一下口福啊。

中国的老年人对健康保健很重视，在我住的小区里，每天早上都能看到有老头出来遛鸟，或在社区的健身区使用各种免费的器械锻炼；傍晚时分，也会遇到老太太出来遛狗，或者一二十老人聚在一起随着音乐跳舞。通过这样长期的锻炼和活动，这些老人虽然年纪大了，身体却十分硬朗，精神也不错。在这个方面，泰国老人应该向中国的老人学习，坚持这种好习惯，摆脱因生活没规律，不重视保健而产生的各种疾病，同时远离亚健康的困扰。

我不知道中国人是怎样看待自己的，也不知道在别人眼里的中国人是怎样的，但这就是我眼中的中国人，像多姿多彩的花，装点着这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东亚大花园！

# 印象恒岳

周 颯

恒岳天下奇！

考据历史，恒山的由来缘于舜帝北方巡狩。望山而拜，祀万山之宗。尽管当时舜帝所指定的恒山山址为口口相传，已无可考，但大致范围却仍在意会之中。而后秦始皇振长策，制六合，封天下名山，恒山幸得“二”。这个“二”，如果用现代人的心思来度量，不出声相信也是“你懂的”！俗语有“说一不二”。这“说一不二”是指说出去的话一以贯之，坚持到底，矢志不移。恒山由舜帝选定为万山宗主的“一”，却被始皇帝贬谪成了“二”，看来无论如何，以“一”贯之是不可能的了。冥冥也好，巧合也罢！既然封了老“二”，那么后世关乎“二”的引子或起始也就别无他指了！

恒山之“二”有二。

首先是更名。恒山更名为常山，原因简单：即避汉文帝刘恒之讳。恒者，常也！恒常互通，更名后的意思倒也无可挑剔。只是山名与人名相撞，亿万年存在的山非得向数十寒暑的人低头，这里面的文化意涵就不那么单纯了。

帝者，天子也！寿与天齐，这样的气势足以让斗转星移，何在乎山呼万岁哉！伟岸，恢宏既可被转借，更可以被剥离，改个山名也就实在不在话下。即便在不久之后帝皇崩殂也终将入山，并反向似的傍山（陵）而不朽，这种近乎反讽的现象，俨然成为现实的吊诡。照理说有违常识就有人哼哼，但“无声胜有声”的生硬事证是：在皇权气焰上的煽风点火，已让知识阶层趋之若鹜般走到了自然理性的背面。

逆天乎？我们的人文就这样横梗悖论，气壮山河！“答厚德，告功成”仪式威严，最终也如同后世的斯文一般，扫地有时。如此一来，山名为人

名让路，不但不会有任何异议，而且还理所当然，也就可想而知了。你说“二”不？！

再来就是山址易位。

恒山到底在哪里？秦汉唐宋，河北曲阳的大茂山可说忍辱负重。抽离了伟岸，硬披上禅冠；剥夺掉恢宏，型塑成神圣。定尊已是不可回避，那就勉强接受吧！没想到让人难堪的是：无可奈何的千年沿袭只因京都迁北，一句“不够北”就让所有的声名缠绕一下子云淡风轻，大茂山就这样尴尬地成了古恒山！禅冠、神圣，也在转眼之间付诸神马浮云，随风飘远。真乃天界失足，顿跌人间！哀乎？

今天，你会指责山西浑源的天峰山是沐猴而冠吗？山址易位，形同宣告恒岳不“恒”！

这种举措到底是“二”还是不“二”，就像黑白两种颜色的分辨不需要眼睛，而只用指戳或口喷即可搞定一般。至此还能再说什么呢？价值的混乱已经直指封建，而封建又是什么？国之名器，人之冥器也。说白了就是得势者不但尽可独步千古，有甚者更作瞽目态傲慢于千秋末世！悲乎？

恒岳天下“奇”，那可是真奇！

封禅、封圣，乃域内之大事，往往期许垂范后世！哪里容得下半点胡闹？可现今只要望恒岳远眺，仿佛就喉咙泛涩。别提无关痛痒，只要稍作当真，笃定地动山摇：无论封禅、封圣如何庄严，如此这般改名又改址的一再折腾，哪怕天字号至圣也无可避免地趋向归零——等同了儿戏！？

那么，可以不“奇”吗？

坐北朝南，方可天下大定。历朝历代，北岳祭祀关乎社稷安稳，关乎天下太平，其重要性岂是等闲！正因为如此，一个平台就这样产生了！以巨幅恒岳实景为台幕，堂会似的裹挟着华夏族群的虔诚祈祷、人文唐突和历史荒诞，永不言倦地用活剧的形式岁岁上演。好一个宏大叙事！“奇”，是由不得，也是必须。

呜呼！宏大的叙事背后，谁又会关注岁岁上演的周期疲惫：当观者的瞠目与演者的结舌一并呈现时，面具和纸片也就成了恒山的最终归宿！果真如此，恒岳还会有“奇”乎？恒岳无奇，买单的恐怕不独恒山矣！

# 我当北京奥运会志愿者

罗铁英

去年的一天，接到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的电话，询问我愿意不愿意当北京 2008 年奥运会的志愿者。我非常高兴，立刻答应了。北京奥运会是全世界炎黄子孙久盼的梦想，能为北京奥运会做一份贡献也是我多年的愿望。我下决心，一定要为北京，为奥运尽最大的努力，做好奥运的服务工作，为中华民族争光。

当志愿者需要经过培训，差不多要一个月的时间，而且通过考试才能正式当志愿者。所以去之前，我要先把公司的事情安排好。为此，我每天晚上两三点才睡觉，星期六星期天也不例外。家里父母亲都支持我。我准备搬到北京住一段时间，孩子送到北京的幼儿园，先生也休假陪我一起去北京。

北京 2008 年奥运会共有 170 万名志愿者。相比 8 年前的悉尼奥运会 4.7 万人和雅典奥运会时的 6 万人，北京奥运会的志愿服务者人数大大刷新了历史纪录。

在北京奥运会赛场服务的志愿者约 7 万名，其中有 309 名华人华侨志愿者，是从 3 万多名报名者中层层选拔出来的。作为海外华侨华人志愿者必须懂多种语言，了解中国文化，要能充当沟通中外文化的桥梁。被选中的泰国志愿者有四名，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感到十分自豪。

北京市侨办给我安排在水立方游泳馆上岗。水立方志愿者来自多个国家，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芬兰、马来西亚、缅甸、俄罗斯、德国、以色列等国家。泰国人只有我一个。这些海外华人华侨志愿者有的是企业家，有的是学生。我们国别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但都充满了热情，都决心当好此次奥运会的志愿者。在水立方，除了海外华人华侨志愿者，

还有中国内地的大学生，他们是大多数。中国奥委会安排中外志愿者一起生活，一起上岗工作。我和清华大学的一个学生结为一对，平时住在清华大学。

志愿者的生活非常有意思。水立方竞技场的志愿者为运动员服务每天有三班，最早一班是六点多开始工作，最晚的一班要到晚上十一点等运动员离开赛场以后才能下班。在场馆，最重要的是关注安全问题，要满足运动员的各种要求。我把著名的泰国微笑带到了水立方，向每个运动员说“你好！”和“加油”。没想到“泰国微笑”受到了很多国家运动员的欢迎，他们送给我很多纪念品。许多世界冠军，像郭晶晶、吴敏霞等，我都与她们打过交道。遗憾的是，当志愿者不能与运动员合影照相，也不能让他们签名留念。实在是可惜！不过，在场馆上岗时，有机会看他们比赛，为他们呐喊加油。那种感觉让人兴奋，让人激动，让人永生难忘！在现场每天都有大大小小的事情要及时处理、解决，很辛苦。不过我们都非常愿意把事情办好。因为服务的对象都是各个国家的名人，所以工作要求高、工作强度大、服务时间长。穿着志愿者的服装，常常有人来询问各种各样的问题。有时在赛场外也会遇到询问者。我有不懂的就请教中国朋友。为了方便交通，北京市政府开辟了很多条新公交线路。经过多次迷路，我也开始为北京人指路了。

2008年8月8日下午，水立方的志愿者都不用上班。我请了泰国和其他几个国家的志愿者，及清华大学跟我一起上岗的朋友到我家来一起吃饭，一起看奥林匹克开幕式。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吸引了全世界的观众。如果要以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作为标准的话，下一届的奥运会主办城市会有一定的难度。我认为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会有几个特点。

首先，此次奥运会极大地激发了世界各地华人华侨的参与热情。北京奥运会是全世界华人的骄傲，这不只是官方的责任，老百姓、学生、海外华侨华人们都愿意参与。

其次、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与优秀的文化让我们骄傲地告知世界人民。在开幕式上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世界第八大奇迹陕西秦始皇陵的兵马俑、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丝绸之路，以及承载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历史的古老奇妙的汉字。

第三，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富裕的国家，国家有钱，民间有钱，华

侨华人有钱。许多体育比赛场馆的设施都是超标准的，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水立方就是其中之一。本届奥运会，游泳运动员在水立方打破 19 个奥运纪录、7 个世界纪录。百分之七十的运动员在“水立方”游出了自己的最好成绩。这当然有多种原因，如训练技术有所创新，鲨鱼泳衣减少了阻力等。但是，不可忽略的原因之一是水立方的设计非常精妙。水立方的泳池深度达到 3 米。水池深度越大，水面扰动时产生的阻力就会越小；水立方的水温一直精确地控制在 26.5—26.9℃ 之间，水温差别非常小，令运动员感到非常舒适；水立方泳池四周的池边上都专门设计有溢水槽，运动员前进带动的水浪会快速流进溢水槽；水立方有独特的通风系统，保证场内始终充满新鲜空气，这对运动员进行有氧运动也很重要；水立方的水质几乎可以堪比饮用水水质，一汪碧水有利于运动员游出好成绩。听场馆主任讲，奥运会结束后，会把水立方做成一个水上博物馆，供市民健身，让它更具旅游、娱乐的实用价值。

奥林匹克运动重要的不是胜利，而是参与。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是五大洲的人民共同来参与的结果。各国领导人都非常重视，亲自前往北京参加奥运会开幕式，观看竞技比赛。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的领导还亲自到水立方观看游泳比赛。我们泰国的诗琳通公主也到北京参加开幕式并到奥运村给运动员加油。泰国是个小国，能拿到两块金牌两块银牌成为第 30 名，实在是不错的。那些日子，我每天都得意地向大家说泰国已经拿到了金牌。中国是个大国，拿到了 51 枚金牌、21 枚银牌和 28 枚铜牌，总数达 100 块。作为海外华人的我，也感到非常骄傲。

在水立方有一位南非女运动员，她只有一只脚，也来参加奥运会，跟普通运动员一起比赛。我非常佩服她的参与精神。说到参与精神，志愿者的参与精神，让我一辈子都不能忘。奥运会时，志愿者的微笑是北京最好的名片。奥运会后，“2008 年北京奥运会志愿者”还是最好的名片。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是“2008 年北京奥运会志愿者。”这些志愿者，无论你们在哪里或者从哪里来，都是我的好朋友。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结束了，我回到泰国也已经半个多月了，但雄伟的鸟巢、奇妙的水立方，运动员的英姿、观众的笑脸还时时浮现在眼前；赛场上的欢呼声，各国友人的谈话声，同伴们的召唤声也时常在耳边回响。在睡梦中，我又一次穿上了志愿者的服装，走进了第二次北京奥运会的赛

场！我和大家一起呼喊：

“郭晶晶加油！”“费尔普斯加油！”“泰国队，加油！加油！加油！”

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泰国大使馆、北京市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清华大学、各位水立方竞赛综合老师给我机会经历过一生难忘的盛会。

最后，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永远繁荣昌盛、祝泰中友谊万古长青！

## 水灯节清谈

魏飞飞

“水灯节始于八百多年前的泰国第一个王朝——素可泰王朝，有一位叫诺帕玛王妃在此泰国阴历十二月的水灯节制作首盏莲花形水灯，受到国王的赞赏，于是国王把它推广至民间成为一种习俗。”这一是泰国水灯节的主要传说，也是民间最广为流传的故事。近些年来打扮成古代王朝仕女和莲花形水灯已成为宣传泰国旅游的图片。水灯节的起源还有更深奥而牵连到婆罗门教和佛教的故事，其发展和演变慢慢成为具有泰国特色的活动。

泰国有句话说“佛教与神秘学术混同一起”，这里的神秘学术指的是婆罗门教，水灯节的传说也不例外。除了众所周知的向水神请罪之外，水灯节还有其它六种来历，如敬拜波罗门那罗延那神和欢迎佛祖从天国归来等传说。其中三种属于婆罗门教，剩下四种归于佛教，而向水神请罪是属于婆罗门的观念。另外，泰国在北部和东北部的的水灯节也有不同的称呼，北部把水灯节叫做“译兵”(Yi Peng)，东北部却叫“莱勒发艾”(Lai Rua Fai)。其来历、传说及活动也有所区别。

不管全国各地的水灯节有些什么花样，但都大同小异，水灯节的代表乐曲只有“喃旺水灯节”一首。这首歌是由革坳·阿差利亚坤(Kaew Utchaleeyakul)老师和悦·孙同萨南(Uua Suntornsanan)老师合作创造。革坳老师作词，悦老师谱曲，加上孙塔拉蓬合唱团的悦耳之音，使之成为泰国不朽乐曲之一，也是泰国人老小都会唱完一首的唯一喃旺乐曲。在水灯节前夕到水灯节当天无处不播，使水灯节更为热闹。其内容如下：

“十二月满月，河水高涨。

我们男女在水灯节过得很痛快。

漂水灯，漂水灯，漂水灯之后请小妹一起跳喃旺。

水灯节跳喃旺，水灯节跳喃旺。

福分将给我们带来欢乐！福分将给我们带来欢乐！”

这首歌儿不但是水灯节的代表，而且也成了国家的公关乐曲，无论在旅游或宣传泰国文化的活动角度，“请外国贵宾或旅客一起跳喃旺”是常见的画面。

每年在非假日的水灯节，一些商店尤其沿河小摊都摆设了各种水灯。不管现代的水灯和八百年前素可泰王朝诺帕玛王妃的莲花形有多大的区别，过去的二十年期间，用来制造水灯的原料已从泡沫塑料满天下改为有利环保的芭蕉叶水灯。在泡沫塑料水灯时代，小孩可以从附近的小商店买一个直径差不多六至八寸的圆形泡沫塑料片、莲花瓣形的色纸、香烛及小纸旗，靠自己的手工而制造。到水灯节夜晚若父母家长没带出去公园漂水灯的话，洗衣盆就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漂水灯之前都要放下一些硬币在里面，然后向水神请罪过去的一年给河水添加了污染，默默许愿。等候水灯被燃掉收拾剩下的垃圾后点一些火花作意思，开开心心过了水灯节。全国燃烧过的水灯和火花纸碎火化，加上难以腐烂的泡沫塑料形成了狂欢夜后的大堆垃圾。十年前因保护环境的潮流，绿色的芭蕉叶水灯慢慢取代了泡沫塑料水灯。到了两千年七月新上任的第十三届曼谷市长认为，芭蕉叶水灯造成的垃圾比泡沫塑料更难处理，源于它会沉在水底，不如用浮在水面的泡沫塑料。他的这个想法，总未被采纳，且受到大众的批评。

为了便于处理，有人使用面包制造水灯，因认为沉下的水灯可以成为鱼类的饲料。有时面包水灯一旦放在水面，水下的鱼就把面包吃掉，但有的地方可能供过于求，面包通常把清水变成浊水，成了很不好看的景色，且慢慢发臭，因而以面包制灯的妙想，此路不通。

由于莲花形水灯是由诺帕玛王妃始创，水灯节的活动里通常有娘诺帕玛的比赛活动，包括诺帕玛小姐和诺帕玛小孩。她们都要穿上泰国传统服装，这种服装尽管是作为诺帕玛王妃时代的表征，但服装样式不限于素可泰王朝的。当今旅游机构乃至五星级酒店都以穿上泰国传统服装的美女拿着一个精致手工做的水灯宣扬传统水灯节的活动以做号召。

现在曼谷各酒店尤其沿河的酒店都为旅客举行水灯节活动作种种准备。娱乐地点也以有趣和堂皇富丽的装饰的活动作为卖点，而参加这些活动多半的是青年男女。因此水灯节有点儿意味着泰国情人节的味道。每对

男女一起漂水灯时，他们的许愿自然都离不开幸福和永远相爱。有的作词人把这些情节写成水灯节有关的情歌，多半都是不幸之爱，如‘迷路水灯’和‘在泼水节漂水灯’。‘迷路水灯’指爱情的恶兆，当一对儿男女的水灯各奔东西显示他们的爱情不会幸福。在泼水节漂水灯歌的内容是一个男人因女朋友在水灯节未赴约，他寂寞过了新年元旦情人节到了四月的宋干节，仍一直伤心。因此他就选在宋干节漂水灯以让水灯节的悲伤随水漂走，请大家同情别弄湿他的水灯香烛。

上述的水灯节都需要各种条件如十二月满月夜、水灯、香烛、陪伴、河流、洗衣盆等，但是近几年来上网者只依靠一台电脑就可以漂水灯了。这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无论你住在世界何处都可以在网上选理想的水灯造型和地点，在屏幕上用鼠标点香烛，打下你的许愿内容然后单击(Click)，你就可以参加拥有八百年历史的水灯节，最重要仍是不必顾虑会给地球添加垃圾。

八百年前宫廷中的第一盏莲花水灯可以在现在普通人民的世界和电脑屏幕漂浮、泰国的喃旺乐曲可以跨国界让外国贵宾与旅客共同参与，传统文化可以保留至今而发扬光大，真让人钦佩和感慨！

## 码头交响曲

李琦

我每天上下班使用的交通工具是湄南河快船。码头，就在离家约五六个车站远的暖武里府市场旁。每天早上七点十五分，我准时到达码头旁的小餐馆，一边享受美味的早餐，一边等候七点三十五分的客轮。

又是开学的第一天，因为航线上有几所颇有名气的学校，所以码头上满是人——有送孩子去上学的父母，有提着沉重书包的中学生，有抱着课本的大学生，还有去上班的男女职员，做小买卖的商贩，川流不息，熙熙攘攘，好不热闹。码头旁边正在建一座新的码头，近十个男女建筑工人一早就开始工作了。几个大嗓门的男工正充分显示他们的男子汉气概，污言脏语满天飞。

“叮叮叮”，一阵清脆的敲打声传来。我扭头看去，在建筑新码头的工地边的沙堆旁，一个小男孩吸引了我的视线。那是个大约五、六岁，胖乎乎的小男孩，剃了个小平头，黝黑的脸蛋，黝黑的胳膊，黝黑的手脚，脸上是一对小眼睛，那略显大了点的口里，牙齿倒是洁白的。我暗笑，这简直就是个小黑炭。他上身穿一条过膝长的棕灰色的背心，松松垮垮；下身是一条宽大的，灰黑色的接近脚踝的短裤。他坐在一堆砖头上，挥动著一把比他的小拳头大不了多少的锤子，把一根根钉子从旧木条上砸出来。“叮叮叮”他起劲地砸着，认真地砸着，专心致志地砸着。汗水从他的小黑脸上流淌下来，他不时用手背从额头、双颊抹过，弄得脸上也沾了些许污痕。这也许是他的工作，也许是他的娱乐，我不知道，但我被他砸钉子的架势吸引住了，出神地看了好久。偶尔，也会有大人叫他，他就会马上放下锤子，颠颠地跑过去，递上一杯水或是一样工具什么的。然后，又会颠颠地跑回去继续砸钉子，“叮叮叮”清脆响亮……

忽然，一辆银白的奔驰轿车挡住了我的视线。车门打开，先下车的是个身穿蓝色制服的年轻女佣，左手提着个小书包，挎着个精巧的竹篮，还搂着个金发的洋娃娃。她的右手从竹篮里摸出块手帕，在离我两三米远的长石凳上熟练地擦了一遍。这时，又一个年长些的女佣走下车来，把怀里一个黑发、粉色的大洋娃娃放在石凳上。噢，错了，那不是大洋娃娃，是个小女孩。

小女孩大概有四、五岁，留了两条乌亮的长辫子，白里透红的脸蛋，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身上是粉红色的连衣裙，看得出是一所贵族幼稚园的学生制服。白色的学生袜，黑亮的小皮鞋，手里捧着个五彩斑斓的小皮球。站在那里，今年夏天刚上市的新款芭比娃娃也比不上她精致；站在那里，日本卡通漫画里最可爱的小公主也比之逊色。要不是少了对翅膀，我还真以为是个小天使飞下了人间。经过的行人无不侧目，我也不禁盯了她好一会。以至没注意到小女孩身边多了个人。

她，那个应该是小女孩的母亲年轻少妇轻盈地来到小天使身边，浅紫色的合体长裙，耳边、项上和手指间的钻石首饰，在阳光下灿烂著五彩的光芒，把她娇媚的面孔和一头乌丝渲染上一层珠光宝气。这下，往来的行人更是眼花缭乱，不知该看谁才好了。

虽说每天都要通过这个码头上船，俊男美女也见过不少，但这样可爱的小天使和这么丰韵的美女还是不常见的。我不禁讶异于今日的好运了。可是，没想到使我惊讶的事居然又接二连三地发生了。

从美少妇那里传来一阵高分贝的声波：

“老吴！看你这车怎么开的！跟乌龟似的！要是小姐迟到的话，看我不扣你半个月薪水！”

那个中年司机诚惶诚恐地垂著头站在美少妇面前，口里解释道：“少奶奶，实在是车太堵了，何况小姐又赖床赖了半个钟头……”

美少妇的红指甲快戳到司机的额头上：“你还敢狡辩！小姐赖床又怎么了！都怪你本事没有！废物一个！还不快给我绕到对岸去！你弄得我没车坐，得坐船过去，给别家的夫人太太看笑话还不够吗？！还想让我在学校里等你不成？！”

司机不敢再多说，鞠了个躬，急步上了车，开了出去。

年长的女佣把美少妇请到石凳上坐下，轻声劝说：“少奶奶，您别生气，

老吴他是开慢了，但这也是一失一得啊。”

“嗯？什么一失一得！别为你老公开脱，这回我饶不了他！”

“少奶奶，您想想，我们要是没迟到，送孩子的人那么多，匆匆忙忙的，可能有些人就没眼福看到您了。可要是我们晚到一会，那些先生、太太们都还在看学生早聚会呢。您这么进去，多显眼啊，那可是人人都看在眼里。”

女佣偷偷看了看美少妇的脸色，接著说：“看您这么漂亮的美人，这么名贵的珠宝，还不把那帮夫人看得眼红红的，把那帮先生看得流口水吗？！”

美少妇“扑哧”一声笑了：“哟——，照你这么说，我岂不是还得打赏你那司机老公不成？我这都是为小姐着急，才没想你说的那些呢。瞎说什么呀。哎，吴妈，你说我是不是还得再抹点粉啊？”

... ..

我皱了皱眉头。目光转动间，正好看到砸钉子的小黑炭颠颠地跑进店来，手里攥着几个硬币。他犹豫了一会，终于让店员装了一小袋肉丸子，提在手里，绕过“小天使”的石凳，又颠颠地往回跑。

刚才还静静地玩皮球的“小天使”忽然细声细气地哭起来：“人家不要迟到！妈咪，人家不要迟到！那么多小朋友看人家，多害羞啊！妈咪，现在就走！吴妈，还不快来抱人家！”小天使流着泪，坚定地下命令。

“不迟到，不迟到。”三个大人都反射性地动起来，安慰着小天使。“你看船在对岸，就要过来了。”

“对、对，船一来，我们马上就上船。”

“不要嘛！人家现在就要去！”小天使一边用劲把手里的皮球摔出去，一边跺起脚来。看着她的样子，我不禁想，她鞋底的尘土只怕比我鞋面上的还少呢。

“哎哟！”“扑通”

——我们都循声看去。只见小黑炭四足朝天摔在地上，身边是还在滚动的皮球和滚了一地的肉丸子。原来是坐了小天使的“球车”了。

小黑炭坐起来，背上满是尘土，手肘处破了皮，渗出丝丝血迹。他揉了揉后脑勺，一副莫明其妙的样子。

“咯咯”的笑声打破了瞬间的寂静，小天使看着小黑炭有些古怪的神情忍不住破涕为笑，指着有些晕头转向的小黑炭，笑得前仰后合。美少妇

和两个女佣也都笑了起来。

小黑炭一骨碌爬起来，看着地上的肉丸子，有些又气又急又不知所措的样子，嘴里习惯性地喷出几句脏话。然后转过身去，捡起“肇事”皮球，抱在怀里，向四周望去。

小天使怔住了，又跺起脚，指着小黑炭哭叫：“妈咪！人家的皮球！！他抢人家的皮球！！”

小黑炭看见了，抱着皮球向小天使跑去，来到石凳前，停下。

小天使吓了一跳，似乎忘了哭闹，后退了一步，靠到妈妈身旁，瞪大了眼睛。美少妇和两个女佣也都吃了一惊，一起瞪着小黑炭。

小黑炭把皮球高高举过头顶，送到小天使面前。

小天使呆了呆，又后退了一小步，板起小脸，忽然伸出白嫩的小手，重重地打在皮球上，把皮球打掉在一边：

“哼，人家才不要你捡来的呢，讨厌！”

小黑炭愣住了。

乖巧的女佣连忙把皮球拣起来，用手帕擦了又擦，重新递给小天使。小天使这才接过皮球，扬起脸，瞧也不瞧小黑炭。

“快走开，快走开，别又把小姐惹哭了。”年长的女佣挥了挥手。

小黑炭脸上现出气愤的表情。

我离开座位走过去，正巧看见小黑炭张开口，从口形上看得出来，一句脏话就要出口了。我哼了一声，瞪了瞪眼，小黑炭吃了一惊，那句脏话出口转内销了。

拉起小黑炭的手，我牵着他走回店里，给他又买了一袋肉丸子。小黑炭犹豫着摇摇头。

“拿着吧，小心点，慢慢走，别跑。还有，以后不要说脏话，说脏话的不是好孩子。”

“我爸爸他们都这么说的嘛。”

我一时语塞，说不出话来。只好把装肉丸的袋子塞进他手里。

“谢谢叔叔。”小黑炭双手合十，恭敬地向我道谢，面带喜色，提着那袋肉丸子，颠颠地跑回工地旁，坐下。左手拿起竹签，插了个肉丸子送进嘴里，右手又拎起了小锤子……

船来了，我急忙离开小店，走过工地，跳上船。站在甲板上，急流的

人潮中，忍不住又回头看了看码头上。

小天使已不玩皮球了，左手捏着一块巧克力蛋糕，右手在女佣手里的一台小电子琴上按动着“叮叮咚咚”……

小黑炭还在吃肉丸子，右手仍然紧握小锤，一下一下敲击着钉子：“叮叮叮”

美少妇一边对着镜子补妆，一边尖声和身旁的吴妈谈笑：“嘻嘻嘻，哈哈”

工地上音色洪亮的大嗓门，一边干活一边骂骂咧咧的：“XXX XXX”

“嘀嘀哒哒”

“叮叮叮”

“嘻嘻嘻，哈哈”

“XXX XXX”

交织在一起，响作一片，谱成一部码头交响曲。声声入耳！声声在心！

## 刘再复先生访泰侧记

范军

刘再复先生与李泽厚先生一样，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是影响了一整整一代人的杰出学者。我们这些七十年代生的一代，正是在刘先生等前辈开创的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的时代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就我个人而言，中学时代就很欣赏刘先生的散文诗，大学时代则研读过他的《论文学主体性》《性格组合论》等著作，研究生时代及其后更有幸读到了《阅读美国》《共悟红楼》《共悟人间》以及他与李泽厚先生合著的《告别革命》等著作。可以说，我是在刘先生的著作的陪伴下长大成熟的。

2012年10月，刘再复访问泰国的时候，我很有幸能在异国陪同刘先生及夫人前往北碧、叻丕、佛统等地一游。10月5日上午，在曼谷帝日酒店的大堂初见刘先生，言谈之中我即被刘先生亲切和蔼的笑容感染，忍不住向他表达了我的敬仰，并谈到了我很喜欢阅读他的著作。先生很高兴甚至有些感动，随即送给我他在中国大陆刚刚出版的新书——《师友纪事》，这是他千里迢迢带来泰国的。这让我切身体验到刘先生为人的真挚与率真。

其后两三天旅途中的相处，让我深深体会到刘再复先生的朴厚和谦逊，他的性格中还保有八十年代理想主义的味道，这在时下国内那些名满天下的学者中真是难得一见的。

我知道刘先生上世纪80年代末离开故国之后，经历诸多现实的艰难和内心的曲折，可是他从来不提及自己的委屈。一路上，刘再复先生一直说着李泽厚、余英时、夏志清、聂绀弩、钱钟书、范用等先生对他如何好，如何帮助过他，还多次提到周扬、胡乔木晚年的可爱之处。在旅行车上，在张永青先生的庄园里，刘先生像一个不知疲倦的老师，热情洋溢地向我们讲述他的文学感悟与人生感悟，他认为文学应该被我们当做宗教来信奉。

他对文学的真诚和执着，令我非常感动。我曾经着意聆听，但是没有听到先生说过一句抱怨他人是如何对不起他的话，他记得和谈及的都是别人的善意和好心。他有一颗如此朴厚、善良的心，而这是多么难得可贵的啊！

国内有刘先生这样的资历的学者一般不会向晚辈咨询，可是他一路上却不住地向我询问关于佛教、关于泰国历史的事情，而且经常可以就我的介绍提出深刻的思考，态度是非常的自然与谦和。这让我明白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学者诗人。

刘先生在旅途中的有一段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他十分感恩上帝送给他的三个礼物：

第一，是中学得以在福建泉州南安市陈嘉庚的女婿李光前创办的国光中学读书。当时这个中学有整个福建乃至全中国都少有的图书馆，图书馆中有国内罕见的海外图书和电影资料，让他在少年时受到难得的文学艺术的滋养；

第二，是厦门大学毕业后在中国社科院工作，亲眼目睹了那么多善良正直的人被迫害无辜死亡，悲惨的现实在他的脑海里烙下一连串永远无法忘怀的死亡黑名单，让他明白他不能与罪恶为伍；

第三，是出走美国后，先生可以拥有一张平静的书桌安心读书写作，同时也借此摆脱了世俗名利的诱惑和牵绊。

这或许就是刘先生对他过往人生的小小总结吧。

在佛统回曼谷的车上，刘先生送给我们高行健先生所获诺贝尔文学奖奖牌的照片。经他讲述，我才知道当时高先生获奖时，瑞典皇家学院是奖给了三块奖牌。一块是正牌，是由获奖人所得，另外两块副牌分别是颁给法国和中国，也就是高先生的国籍所在国和出生国。可是中国政府不予接受，所以高先生就送给了刘再复先生。我猜测高先生这样做的缘由，一是因为刘先生是高先生的好朋友；二是因为刘先生毕竟在出走美国之前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送给他就象征着送还故国了，况且刘先生寄居美国多年，还一直保留着中国国籍（刘先生曾经深情地说，那本绛色的护照，是他最后的国土）。

不知是否冥冥之中的巧合，刘先生离开泰国不久，我们就见到新闻报道：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再次颁给了中国的作家莫言。然而可惜的是，我没有机会问一问刘先生的感想和意见了。

10月7日，刘再复先生在帝日酒店的演讲厅做了名为《贾宝玉论》的演讲，演讲是从佛教的视角解析贾宝玉这一不朽的艺术形象。在红学几乎被曹学取代的当下，这个演讲是真正将《红楼梦》当作文学作品来研究的典范。刘先生对贾宝玉的解析，实在是精彩深邃，深获我心。宝玉确实是一个“真儒”、“真人”、“真佛”，是中国古典精英文化的艺术结晶。刘先生自言是贾宝玉的知音，而我也不能揣冒昧地欲引先生为知音了。刘先生在演讲中提到，曾经在佛学方面受教于虞愚先生，而我的博士生导师也正是虞愚先生的学生，所以论起来刘先生应该我的师叔了。

刘先生八十年代末赴美即意味着放弃了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和中国社科院语言文学学术委员会主持人这样正厅乃至副部级高干的权力，以及各种待遇。对此，先生非但没有后悔和惋叹，而是庆幸自己因此可以保持灵魂的清洁和安宁。仅就这一点而言，刘再复先生就是一个值得敬重的人，因为不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先生曾经愤激地形容当代中国的高校是“大学官场化，官场流氓化”。在举国学人熙来攘往皆为追名逐利的时代，刘再复先生是现时代中国的一个异数，然而却是个可贵的异数。多少年之后，当我们的子孙后代回首这个时代的中国时，一定会因为有先生这样为了灵魂的清洁而甘愿放弃荣华富贵，承担时代苦难的人而感到骄傲。

刘先生热爱俄罗斯文学，不仅是因为俄罗斯民族与中华民族一样多灾多难，而且还因为俄罗斯拥有着众多伟大的作家作品。在这些灿若群星一般的伟大作家的作品中，有一篇高尔基的名作——《伊则吉尔老婆子》，小说中有个叫做丹柯的人，他不惜牺牲自己，掏出火红的心来为别人照亮前行的路途。我想刘再复先生正是这样的人。郁达夫先生曾经说过：“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 泰北印象

范军

长住曼谷已经三年了，在红尘万丈、人车拥挤的曼谷，常常有些落寞感。有一回，下班很晚，十分疲倦，坐在公车上，不觉睡去。醒来茫然不知车到了何处，心下慌乱，匆匆下车，看着华灯下滚滚的车流，陌生的街衢，一时竟找不到回家的路，由于泰语不灵光，也不知该如何向路人询问，顿时感觉很是无助，仿佛被抛入了无限荒凉的城市沙漠。

泰国北部比较少去，自从八年前第一次踏上这个微笑之国的土地，屈指算来去泰国北部也就只有三次，东北部更是鲜有涉足。泰北，虽然去过少数的几次，却暗暗喜欢那些安静亲切的小城。清迈、清莱、拜县等，极像小时候家乡的城市那样凉爽宜人，泰北冬季更是如同中国的初秋，凉风拂过，身心舒泰，仿佛又回到了北方的家乡。

泰北给我留下了亲切美好的印象，这里我将记下几次游历泰北时回味无穷的难忘体验。

## 一、茵他依山

相较于大海，我一直是更喜欢游山。个中缘故是不识水性，不能尽情享受畅游大海的乐趣。曼谷地处湄南河大平原上，周围难以见到山丘。来到清迈，这里却有泰国最大最高的山脉，尽可以饱览美丽的山景、茂密的山林、奇异的花草。

我是生长在华北平原上的北方人。记得第一次坐火车去中国南方的福建省，车入安徽，风物就不同于华北，不久就进入了崇山峻岭，满眼的重峦叠嶂，满眼的苍翠欲滴。再往南，火车进入了江西，山林植被更加茂密了，望不到边际的竹海，真是前所未见。再往南进入福建，火车沿着武夷

山谷的闽江河道一路蜿蜒曲折，头探出车厢，可以看见前面的车头和后面的车尾，火车像一条长蛇盘旋在山间，真是壮观！

来到泰国的茵他依山，热带山林植被则是更加的繁茂浓绿，满山浓得化不开的绿意，满山奇花异草。因为是热带的林莽，且海拔很高，所以自山脚到山上分布着热带、亚热带直至温带各种植物，尤其是那些稀见的蕨类植物和各色名目的兰花；还有山涧的瀑布恰如白练，飞流直下，登到瀑布近处，飞沫扑面，水声如雷，着实让我体验到了比当时初见南方草木时更多的惊异和新奇。

当然，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一一“冷”。当我第一次登上茵他依山的极顶时，是七八年前的一个夏天，漫步在海拔 2565 米云雾缭绕的林中，时不时会有水滴从不堪重负的树梢上滴落在身上，真是“纵使晴明无雨处，入云深处亦沾衣。”即使是夏季，山顶上也十分寒冷，最多也就有摄氏 10 度左右。穿着短袖衫的我，在山上仅仅呆了一小会儿就不耐那刺骨的寒意，慌忙跑到纪念品商店里买了件长袖纪念衫穿上，才感觉能够沉得住气。心中不免抱怨：这里是泰国吗？热带国家怎么会这么冷？呵呵，这就是我第一次领略到的泰北“夏天里的秋天”。

## 二、高山茶园

我曾在闽南工作了近十年的光景，闽南是茶乡，铁观音的故乡，因此我也成了一日不可无茶的茶客。来到泰北后才知道，泰国竟然也产茶，品尝过之后，发现竟然是乌龙茶的上品，工艺、香型是台湾高山茶的路子，非常喜爱。我想以后可以不必千里迢迢从中国大量买铁观音来泰国了，因为此地也有好茶。

在清莱曾去过翠峰茶园，在拜县曾去过云来茶园。记得在拜县，租来摩托车骑行至傣族的山村的小路上，一路颠簸。小村里背着背篓缓缓前行的阿嬷，听到车声停下来让路，脸上满是慈祥的笑容。村庄里石头房子上爬满了盛放的炮仗花，花事繁盛，满眼辉煌，煞是喜人。这花也叫黄鳢藤，在闽南乡间也很常见。同样也是在这岁末年初开放，是春天的使者。春节时正是这花的繁盛期，红火绚丽，像极了节日燃放的鞭炮，所以俗称“炮仗花”。见到这花，让我不禁怀念在闽南的日子，记起常常走过的大学后山的山路，那山路通往山中的小小村落，那村里也开着这样耀眼的“炮

仗花”。

行到并不太高的山顶，深呼吸，空气清甜，沁人肺腑。举目四望，在绵延群山之间，片片茶园，蓝天白云之下，山岚雾绕。这“云来”的名字真是恰如其分。山顶之上有茶座，闲坐兼闲谈，佐以香茗，一壶高山茶下肚，半日尘劳顿消。闭目养神，凉风习习，送来远处鸟鸣啁啾，一时间恍惚置身世外，心里荡漾着莫名的宁静，悠然忘归。

香港专栏作家马家辉的新书《死在这里也不错》，写他四处旅游的心得。有一回在八月的爱丁堡醉人的蓝天下，让他有了奇妙的感觉，“渴望生命静止于这一刻，让一切停下来，让所有眼前的影像定格下来，让周遭的声音全部退场，让我躺下，把这一刻作为生命剧本的最后一幕。”那一刻会舒服得令人舍得就此死去。我相信真的会有这样的体验，我在云来的山上，就有些舍不得下山，心想如果退休了，卜居此地，老死此乡，也不错。

### 三、朝夕寒暑

泰国终年长夏，在曼谷长住的第一年，有些水土不服，总是感冒。泰国蚊子也欺生，被咬了之后，总是过敏，甚至数月不愈。因而难免怀念中国的四季了。春夏秋冬，是一个自然循环，有着规律的节奏，如同呼吸，有吐有纳。习惯了这个四季的人，生活在泰国就似乎有点打乱了生物节奏，透不过气来。

不知道，住了几年之后，是因为身体比较适应了，还是因为这两年的曼谷冬季比较凉爽让我的身体得以喘口气。我竟然似乎习惯了泰国季候的节律，身体大约能跟得上这“旱季”“雨季”“凉季”的拍子了。

今年新年假期清迈、拜县一游，我又切身体会到原来泰北也有她的四季寒暑。前两次来泰北是在夏季，这一回则是在冬天。冬天的泰北更是奇妙，如果上高山的话，能体验到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寒暑变幻。我们一大早四点起床去山顶看日出，清晨的晓寒侵人，尽管穿上了带去的所有的寒衣，依然感到浑身冰冷。汽车在盘山公路上蛇行，这是真实版的过山车，旋转盘旋，旋转盘旋，令我这从不晕车的人都不免头晕了。汽车沿着山崖曲折前行，山下就是宛转的河谷。

这阵仗，我在江西的井冈山也经历过。多年前去井冈山大学开会，自山下的井冈山大学去井冈山山顶，车行三个小时，绕来绕去，下午四点钟出

发，到达山顶已经夜色苍茫了。

这一次也是经历了两个多小时的盘旋山行才到了山顶，下车后空气冷冽，怕冷的我，感到气温应该不到十度，大约就是中国南方冬季的感觉，湿冷袭人。山里人也都穿着厚厚的冬装，只有外地的游客才会可笑地穿着短裤、短裙。

山顶的日出真是奇观，碧绿的峰顶之上，先是红霞满天，继而那日头一点一点露出来，放出万丈曙光。几乎不能眨眼，因为那太阳一旦开始露头，就速度极快，一跳就跳出青山之上，射出不能逼视，普照环宇的光芒——天亮了！

看完日出下山，行到半山，在一个傣族村寨小憩，找到一家小小的咖啡店，喝杯热咖啡，驱去料峭的春寒。这家咖啡店位置极好，风景绝佳。坐在座位上，面前是浩荡的长河，河边是灿烂的桃花，远望则是脉脉青山。店家还贴心地将桃花插瓶，春日迟迟，桃之夭夭，对之忘忧。

太阳渐高，气温即开始上升，加上汽车下山，山下气温本来就高，所以不久身上的冬装就觉得累赘了。春天来了，减去冬衣，漫步在繁花盛开的山野，我竟然看到久违的杜鹃，盛开着，一如中国南方的春天时节。

下了山，已是午时，又回到艳阳高照的夏季。可是躲在阴凉里，也没有那么酷热。早上要饮姜汤和热咖啡驱寒，此刻恨不得来一杯冷饮消暑了。

到了晚上，暑气退去，晚风阵阵，单薄的T恤已经难挡阵阵的秋凉，此刻又是初秋的意思了。

拜县一日，朝夕寒暑，怀念四季，四季就来了。此亦足以补偿我岁暮不归家的遗憾了。

回到曼谷，常常忆起泰北的清凉，胡乱写下一首的旧体诗算是对泰北之游的纪念吧：

暹罗经年苦暑热，为求清凉上高峰。  
江流宛转环三岛，山路崎岖绕九重。  
丛峦密林苍松翠，村郭野渡小桃红。  
上下阅尽仙凡界，朝夕遍历夏秋冬。

# 在水一方

罗 勇

来泰已多年，时间拖着长长的尾巴，让人不时回头。最初三年在泰的工作和生活，让我对这个处处是鲜花和微笑的佛国有点儿不舍。留学是个机会，我便留下了。

我的留学生活是从2009年开始的，学习宗教学，是我自己的选择。我们这些从小就被培育的无神论者，难免对许多关于神灵与宗教信仰的东西好奇。不过，朋友有点不解。我就开玩笑说，我立志将来要当个大寺庙的大主持。他们不知道当大主持比当大教授还难得多呢。我的博士研究生已经上了多年，懒懒地走过年复一年，如今都成老油条。因并非本专业科班出身，我修完了学院除了中国哲学之外的所有课程，相当于再读了个硕士。博士论文是“恼人”的事情，我的研究方向是泰国华人的中国民间宗教信仰，具体题目是“曼谷华人观音信仰研究”。观音是中国佛教第一大菩萨，深受爱戴和敬仰。观音随着早期移民来到泰国，在泰国受到追崇和礼拜，观音也成为了维系中华文化传承的一个符号。佛教普度众生的精神在观音信仰里得到了具体的体现，救苦救难、有求必应的菩萨道精神深入人心。这看似普遍、流行的宗教现象，落实到笔下，总没有抓住要害，不痛不痒的滋味，让我的论文拖到了如今。

2010年6月份去过香港中文大学参加了一个“海外华人——文化、宗教与世界观”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报告了一篇小论文。研讨会很有意思，来自全球的诸多专家学者聚集一堂，讲述着世界各地华人宗教现象与文化变迁的故事，让我觉得这块领地还大有可为，更坚定了我的选择。会上结识了一批前辈和朋友，最大的收获还在于，当时认识的一位来自美国的华人学者内达华大学人类学系包洁敏教授，现已成为了我的论文副指

导老师。

我就读的大学易三仓大学是一所私立国际性天主教会大学，在这里留学的中国留学生有一千多人，来自中国各个省份。不过，他们大部分学商，志在商海大展宏图。我所在的哲学与宗教学院人数不多，本专业也确实不应成为大家的首选。在我的同学当中，神父和修女不少，来自非洲的神父就有两三位，也不乏寺庙的和尚，以缅甸的居多，与我一起同上一门课的就有五位，当时他们正在忙于论文写作。他们安静、善良、好学、智慧，我们相处融洽，友谊深厚，还常一起谈笑风生。宗教为何物？在这里我发现，真正的宗教信仰者，不管是佛教徒、天主教徒，还是穆斯林，他们对生命的爱心、对友谊的真心和对社会的关心都有着相同的期盼。

泰国是个佛教国家，全国 95%的人口信仰佛教，佛教已经深入了人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了他们一种生活方式。佛教宣扬因果功德，不过，泰国人的助人为乐精神还是会让您感到吃惊，引领一个陌生的问路人走出两百米送到一个地方乘车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而微笑永远挂在他们的嘴边。这应该也是泰国名声远扬、旅游兴旺的一个原因吧。

我对佛教一直有兴趣。学院有位老师以前在印度出家八年，我经常向他请教问题。之外，世界佛教徒联谊会总部的永久性会址就设在曼谷，那里常有讲座和研讨活动，我也习惯于去参加并学习，认识了不少佛教界高僧和专家学者。在泰国学习佛教或者宗教的中国留学生不多，当世界佛教大学要召开一次湄公河地区国家佛教史的研讨会时，我以代表身份报告了中国佛教的发展简史，与各国代表分享中国大乘佛教的发展历史和现状。

我原导师是一位伊斯兰教研究专家，他视野开阔，思维活跃，是一位宗教多元主义者。他倡导各宗教之间的平等对话和宗教的和谐相处，尤其是他对中西宗教的不同特征和全球化时代的宗教存在和发展的意义的思考很有见地。他对宗教对话的态度、对宗教问题的敏感和他的热心与负责对我的论文协作很有帮助。后因导师转校，目前我的导师是来自美国的约翰博士，他为人谦和，知识丰富，且乐于指导学生，相信能在他的指导下，顺利完成学业。

学习是我的主要任务，丝毫不得马虎。不过，业余时间我还得去工作，为生计奔波。父母亲还在家乡，也已上了年纪，却还在为我的将来操心。父母在，不远游，每次挂了电话之后，都为他们的牵挂感到不安。之

前三年工作积累的经验，让我有机会在一所国际学校任教、在一个中文语言培训学校担任教学主管，目前在一家电视台负责泰国办事处的工作。白天大半时间在上班，周末正是工作时间，那么，晚上就是上课和看书的时间了。泰国天气热，晚上却凉爽，我都习惯于晚睡，不过，每每倦意袭来，也就草草收工，去见周公了。

当年来泰国，也是一种偶然。一天，看见国家汉办招聘外派汉语教师，我就报名了，被分派在曼谷一所中学教授中文。本来已是回国工作了，可是阴差阳错，很快又回来了。在学校继续任教一年之后，我进入了使馆教育组协助工作，为在泰国的汉语教师志愿者服务，主要负责泰国的孔子学院的业务，当时就还包括为在泰中国留学生服务的工作。一年后，曾经想去留学的梦想萌芽了，想法也变得日益强烈，我只好辞职，成了一名留学生。由于我对留学生的了解和体验，也就更加懂得留学生工作的重要性和意义。使馆教育组一等秘书邱宁老师到任以后，对留学生的工作十分重视。在邱宁老师的指导和大力支持下，“在泰中国留学生联合会”于2010年1月30日成立，我被推选为主席，接连做了两届。这段时间，说实话，挺累的。不过，也收获了许多。两届之后，我退出了联合会的职位。不过，使馆教育组和联合会有工作需要协助的时候，我又回来了，感觉使馆教育组就是我的家，有空没空就回去坐坐。

在泰国这么多年，在教育界、文化界、媒体界转悠，忽然发现认识的朋友一圈又一圈，真是意外的收获。朋友多了，路好走，生活也快活。曼谷这座天使之城的东南西北、大街小巷也不陌生，我对这座城市有种特别的亲切感。每次从国内回来，迎面扑来的是热乎乎的暖流，这让我心释然，奔波的疲惫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有种到家的感觉。大家都说，在泰国呆久了，就会爱上这里，短暂的离去，就会卷起深深的思念，我的这种感觉是不是就是他们说的那种爱呢。

泰国近年来频频成为国内和世界关注的焦点，折腾不休，温柔的笑容不断被骚乱的画面涂改。而最近的“政反”对决，闹腾了几个月，依然没个分晓，也不知道何时才是个头。出行的不便和期间的突发事件，难免让人揪心。不过，泰国上层建筑与下层民生的关系相对疏松，颜色之争并没有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多大影响，老百姓的生活依旧平静且快活着。

泰国前副总理、财政部长 Kittiratt Na-Ranong 博士在“第一届中泰

战略研讨会”上发言时，将泰国比喻成一位“美女”，称泰国“美女”正受到全球各国追捧。“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我很欣赏这个形象的比喻。

我的留学生活还将在泰国继续，有这么个“美女”相伴，好像感觉毕业在何时，并不是我特别关心的话题了，而我更愿意去感受生活中每一天的精彩，希望每一天都变得活泼、快乐、有意义。

## 一个甲子的思念

蛋 蛋

车子离开曼谷清伯就开始有些紧张了，那么长的思念，该是一种怎样的相见啊！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内战，清伯的父亲逃出穷困的家乡远走南洋到了泰国的喃帮府，为了生存，他与当地的泰国女子结婚并陆续生下清伯等三个兄妹。可是清伯父亲却一心牵挂着家乡的母亲，也就是清伯的奶奶。就在清伯才满十一岁的时候，有一天，清伯的父亲乘着妻子下田的时候悄悄带着清伯上了红头船。父亲告诉清伯说先带他回家乡看望奶奶，后来清伯才知道，因为他是长子，父亲要把根留在家乡，要他回家乡伺奉奶奶并在那里成家立业，根本就没有让他回泰的意思。而且更让清伯愤怒的是，父亲后来还在家乡另外娶妻并带到曼谷做生意。奶奶说，泰国女子虽好，但她不是和我们同一个种族等云云。清伯迫于无奈和孝顺留在了家乡普宁，而且一直默认那个和父亲在一起的后母，可是心底里他又是多么思念自己的母亲啊！后来在和父亲的书信往来中，清伯偶尔提到亲生母亲和两个妹妹，父亲总说没有找到。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成家立业后的清伯，虽然已经把中文当成母语，心中却无时不在脑海里复习着泰语，虽然仍没有母亲和妹妹的消息，但清伯还是期待有一天找到母亲和妹妹时能和他们用泰语沟通。

八十年代开始，中国开放，许多人都有了出国的机会，清伯欣喜地拿到了泰国签证，带着最小的儿子来到曼谷父亲和后妈的家。清伯的父亲还是以“没有找到他们母女”推辞，后妈更是明说了不许去找她们。两个星期后，清伯没人帮忙也无计可施，只好带着失望离开曼谷。走之前他向父亲要求可否留下他的小儿子在曼谷，父亲答应了。其实清伯就是不死心，他交代十五岁的儿子留下，好好在爷爷的公司里打工，并暗中寻找亲奶奶。

时光荏苒，岁月磨人！清伯在期待中、盼望中已从黑发变为白头，而清伯的儿子仍然没有亲奶奶的消息。信念一点一滴在心中消磨掉，快七十岁的清伯常常和清婶说，大概苍天是要我们母子在阴曹地府相会了。然而，亲情总是会感动天地感动人。就在不久前，清伯接到父亲病逝的消息，他匆匆赶到曼谷奔丧，拿到了父亲给他的一笔最昂贵的遗产——亲生母亲的地址和电话。儿子说“爷爷临终前才告诉我，奶奶和姑姑还一直守在老屋。爷爷平时碍于曼谷奶奶的强势，都不敢和喃帮的奶奶联系。”清伯听后老泪纵横，说马上要去见母亲。

车子在柏油路上飞奔着，清伯眼睛紧紧盯着前方，好似他认得那条当年离开的路，生怕给司机开错一样。清伯左手扶着清婶的手，右手紧紧抓着一条旧得快认不出是红头绳还是什么的带子，带子上串着一块铜钱般的小玉，那是小时候母亲戴在他脖子上的，长大成人后绳子太短他就摘下来一直带在身边，那是母亲唯一的東西。几个小时后，车子由柏油路转进一条黄土路，飞扬的土灰里一路有崭新的楼房，偶尔也见一些低矮的木屋。清伯一直喃喃地说着什么，儿子靠近一点才听清楚，“Mae! Mae!”清伯反复用泰语在叫着母亲。车子终于停了下来，清伯知道应该是到了，突然他把正要伸出去开门的手收了回来，紧张地问“真是这里吗？能等一下吗？我母亲知道我要来吗？”其实在来之前，清伯知道儿子已经电话联系好一切了，母亲还健在、妹妹也很好，大家一直在等着相见。可是这等了五十九年的脚步啊，怎么一下子就这么沉重了呢？

彷徨间清伯听到前面有一些嘈杂的声音，定睛望去，一群人拥着一位银发稀疏、穿着崭新沙龙的老婆婆，正慢慢地向他的车子走来。那身影不是当年的身影，那面容也绝非当初的面容，只有那眼神——温柔而期待的眼神，不止千万遍地在清伯的梦里出现过啊！抹开模糊的泪眼，清伯抓开车门，大喊着母亲，跑过去对着母亲跪了下去。这积攒了一个甲子的话语和思念啊，都在清伯的一个下跪和一句“Mae”里。

（写于2015年1月20日）

## 无憾的回首

蛋蛋

今年三月的一天，我的QQ响了起来，显示有个陌生人要加我为好友，平时经常有陌生人要加好友，我都一律拒绝了，但是这次的加好友的信息是“老师您好，我是您的学生柳学进”我犹豫了。

一句“老师”既熟悉又那么遥远！我的记忆一下子回到了20年前。

1988年初中毕业，刚好汕头市有个特别的班级招生：师范英语班。当时糊里糊涂地报了名、经过多重考试才进了这个只招收36人的英语班，本来我心里就是一心想学英语，根本没在意“师范”二字。直到新生开学典礼上，我们校长说“你们将是未来灵魂的工程师”时，我才顿悟自己将来是要当教师的。

1991年毕业，当时也就相当于高中毕业，我被分配到峡山上东蒲中学任教。不满19岁的我相对于一个中学教师的职称还是显得有些稚嫩的。但是初生牛犊的我仍是充满了信心和抱负，以为我可以以自己年轻的心、同龄人的想法去理解那些中学生，从而引导他们，也希望能把我那几年苦读的东西运用和发挥到极致。后来发现现实与理想的距离相差好远好远。

在80年代到90年代间的中国乡下，英语课程是从中学一年级才开始授课的，普遍的学生对于外语都存在着陌生感和抗拒心理，再加上当时的教育方式还处于以教为主，学生比较被动，所以刚开始接触英语时他们并没有产生兴趣。我当时接手的是初中二年级，两班大概100个学生的英语成绩很不好！这让刚要开始伟大抱负的我头痛不少，但是我并没有泄气，先从一些底子不是很好的学生下手，有机会就叫他们放学后带上初一的课本，逐一给他们补习。课堂上也采用一些比较新奇的教法，比如当时教到12个月的英文名称时，从January到December，学生总是记不住，我就教

他们把十二个月唱成歌曲，帮助记忆。前几天突然有个学生说“老师，您当年教我们唱的那首十二个月的歌我现在都还朗朗上口”，听后竟有一种暖流在心头流动。总之当年就是希望通过种种不同的方法去引起他们对英语的兴趣，所以每每在备课时总得绞尽脑汁想着新法子，但是同时又提醒自己不能太“新”。因为当时小个子的我可能看起来并不成熟老道，而乡下长大的孩子又比较迟上学，记得当时的学生里面最小的小我5岁，最大的一个才小我2岁。因此在他们眼里，我可能就是一个“小”老师、同龄人而已。

还记得刚开学我上的第一节，我是用国语授课的，结果习惯听潮州话讲课的他们就开始起哄了。学校的领导知道后，为了配合我工作，教导主任提议在我上课的时候他到场监督，我婉拒了。他大概怕我受不了学生的“欺负”，却没有考虑到假如这样长期下去，哪天他不来我就根本驾驭不了学生了。我是希望能自己处理好和他们的关系。不过后来我才知道，我接手的这一年级，原来是学校里出了名的“坏班级”，他们在初一的时候就曾把英语老师给气哭了，我来学校报到之前根本没有其他教师愿意接手。现在回过头想，当年我没被他们气哭，究竟是他们手下留情还是我自己处理有方呢，哈哈！这是个谜！

虽然经过一年的各种努力我还是没能把他们的英语水平提升到一个让自己非常满意的水平上，但是学生们不再那么抗拒英语了，许多学生也很愿意接近我（这在当时是比较少见的现象）并且当年的教学方法也受到了校长和教导主任的特别肯定。所以在我教了一年之后申请去香港时，校长还热心地帮我向教育局和人事局请假，为的就是我从香港回去后还能到他的学校任教。现在想来，我还是辜负了他的一片好意了。

学校领导对我印象好的另一个原因也许还来自于我对教育的“殷勤”。那个年代在我们家乡，很多学校都缺乏师资，正式从师范专科毕业出来任教的教师并不多，学校就从外面招聘一些高中毕业生来任职。即便是这样，学校里的教师还是不够，所以我一到学校报到时，校长就跟我说明我必须“兼职”教其他科目。没办法，衡量之下我选择了教初一的音乐课。后来才知道，自己挑了一块硬骨头来啃。

初一的音乐课除了一些乐理知识，还要教歌唱。学生们似乎对乐理不感兴趣，就是想唱歌、唱歌，那时候学校没有什么设备，就只有一个教踏

风琴。脚踏风琴估计现在的小孩都不知长什么样了吧！（那天我跟我几个学钢琴的女儿说起脚踏风琴她们都一脸惊讶）我从来就没学过任何乐器，但是任务接了下来，难道不伴奏要带学生们清唱吗？没办法，刚开学的时候凭着自己对音乐的一点点爱好和认知，硬是手忙脚乱地练起了脚踏风琴。幸好当时得到一个懂得音乐的同事的指点，自己才能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学会弹第一首歌曲的伴奏。但是那几天，每次回家都要让弟弟给我那可怜的双腿擦药按摩，因为为了练好伴奏，上完英文课，我就直接跑房间练琴，待到手指数熟了，双脚因为踩那两块风琴的踏板，几乎都抽筋了。

其实我也就在教育岗位短短的站了一年，备课、上英文课、音乐课、帮学生排舞参加比赛、代表学校参加各种演讲各种比赛……家里虽然离学校不远，但是一星期还是有两三天要住校，就是为了方便备课、放学后可以给辅导等等，那一年按我奶奶的说法是“我嫁给了学校”。可是每次当我回想起当年教书的日子，从没有辛苦的感觉，反而感到充实而快乐。那时候一个月的薪水才 200 元，没有 OT 没有奖金没有学生家长的“礼物”，我依然孜孜不倦、乐此不疲。后来有学生说，当年偶尔给老师提一下水就是回报老师的课后辅导，真值！

我问学进是怎么找到我的，他说这次他是几经周折才找到的，其实初中一毕业他就一直在找我，因为当他走入社会后，才深刻体会到当年老师对他们的循循善诱和用心良苦，他非常感激！我听后真的感觉心里满满的暖意。

就在柳学进联系到我之后的两天里，学生们陆续“找来”，并把我拉到他们的互联网大群里，那一天大家都乐坏了啊！一个个热情的问候，一段段美好的回忆在群里铺展开来，学生们怕我忘记还逐个发来照片、重新再介绍自己，有人说他很感激我当年给他补习，有人说起我给他们上课时的情形，有人忏悔说当年太调皮老爱捉弄老师，还有人开玩笑说他暗恋过老师……叽叽喳喳大家抢着诉说、争着回忆，好像一下子又回到了当时的情景，但是少了年少的叛逆，多了成熟，少了师生间的距离，多了离别后的欣喜。

看着学生们发来的一张照片，成熟的脸孔下藏着似曾相识的印记，那一夜我也无眠了！20 年啊！时间就像白驹过隙，20 年的光阴就这样在眼前轻轻闪过！多么感激生活，让我有那么一段虽短暂却美好而单纯

的岁月，使多年以后的我和学生们有一个那么美好的回忆。学生们调侃我说我是他们的“唯一”，因为我是他们唯一一个多年后还念念不忘的老师。可他们何尝不是我的“唯一”呢，因为他们是教师生涯里唯一的一批学生。

兴奋而失眠的夜里，我禁不住写下了这首诗：

《给上东浦学校 93 届的同学们》

如一轮朝阳  
在初秋的清晨  
爬过山峰  
来到质朴的花房  
以为世界  
美丽的了如指掌

目光，滑过嫩嫩的树苗  
指尖，轻抚花样的含苞欲放  
想给你多一些阳光，可  
你拒绝温暖  
想于你一叶风帆，但  
你回以叛逆的不以为然

泄气了吗？  
微风轻轻地问  
没有！我笑着回答  
那些对外语的抗拒与不屑，以及  
对我无伤大雅的调皮捣蛋  
我还能够承担，因我坚信  
阳光的路上  
总是荆棘伴着希望

时光迭着时光  
梦想总有翅膀  
二十年的光阴一晃而逝  
挥别年少轻狂  
曾经的绿苗和花朵

以不同的姿态努力绽放

该是怎样的一个际遇啊

我又见到了你们

笑靥如昨、热情更胜

山长水远的对岸

记忆一幕幕缓缓回放

呵！我该如何告诉你们

今夜，会失眠的

不仅仅是异乡的路灯

还有老师眼角的鱼尾纹，和

故乡的月亮

写于 2014-10-15

# 往事并不如烟

温晓云

八年了，两千多个日子悄悄的从眼前溜过，随着时光的流逝，总以为可以慢慢地将你从记忆中抹去，其实，往事并不如烟！

即使戏已落幕很久很久，痴痴等待你的心却一直在持续！那幽深如海的记忆，那高大挺拔的身影，顾盼潇洒神采飞扬的面孔，两人共同拥有的点点滴滴总是象风车般从眼前旋转而过，夜深梦醒时，只觉得痛彻心肺的疼痛！

做梦也没有想过，让我笑得最甜最美的人也就是伤得我最深使我最痛的人！

老天真的好狠心好残酷，既然已经安排你我相遇相知又相爱，又如何忍心拆散我们的美好前景，对于一个二十岁的女孩，打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梦想是多么的残忍！为了你有心脏病的小表妹的痴情，为了你见鬼的同情心和责任感，你放弃了我离开了我，天知道，就在我知道原因后我是多么痛恨自己的健康，只有在古装戏和言情电视剧的情节竟在我的身上活生生上演！

曾经，试着学习遗忘，不愿回想，曾经，试着走过伤痛，挥别哀愁，但是，情深几许，便是伤心几许，往事，并不如烟啊！

听说人生正如一条直线，有些人与你是自始至终相互扶持，有些人是终其一生也不可能交集，也有些人会有过美丽的邂逅，却又朝着原来的方向前进，难道你我也无法逃脱命运吗？

昨天在网上听了一首歌，很想唱给你听：

就在感情到了无法挽留而你又决意离开的时候  
你要我找个理由让你回头最后还是让你走

你说分手的时候就不要泪流  
就在聚散到了最后关头而你又决意忘记的时候  
我也想找个借口改变结局可最后还是放了手  
你说分手了以后就不要让自己难受  
如果你真的需要什么理由一万个够不够  
早知道你把这份感情看得太重  
当初说什么也不让你走  
如果我真的需要什么借口一万个都不够  
早知道我对这份感情难分难舍  
当初说什么也不让自己放手  
遥远的你能听到我的歌声和心声了吗  
好想，好想变成粉蝶翩翩，告诉你：爱你无悔！

# 姆甘

温晓云

每次去马哈猜老市场买海鲜，我都会跟姆甘买海鱼和海虾，虽然她的摊位在不起眼的角落，但是跟她交易的顾客很多，因为她的海产新鲜价格也公道，从来不会把隔天卖剩的鱼虾跟当天的混在一起卖，而是另外放在旁边，价格也非常低廉。她说，做生意就是要诚信！

今天，看着又长又大的衣服套在瘦小的姆甘身上，我知道她一定是穿着别人送的二手货。听说她非常节俭，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而且整年三百六十五天，不管刮风下雨还是身体不适，从不休息。真不知道她那么拼命赚钱到底为了什么。

当她给我挑海虾的时候，一个打扮流里流气的小伙子跑到她身边，从她口袋里掏出两千铢，跟她说声拜拜就跑了。

乘着没有其他顾客，我跟姆甘聊开了：

“刚才的小伙子是我的外孙，可怜的孩子，母亲在他不到两岁的时候就扔下他跟着男人跑了，十五年过去了，没有音信，更别说寄钱回来。我好不容易把外孙拉扯成人，可是这孩子不读书，整天交坏朋友，游手好闲，真是让人操心呀。”

“我看你生意不错，为何如此节俭呀？现在外孙也长大了，您老人家应该可以轻松了。”我问。

“唉，当年女儿女婿好赌，输掉了三十多万铢呀，那些钱都是他们跟左邻右舍、亲戚朋友借的，他们还不了，所以才跑了，也不敢再回来。为了帮他们还债，我老太婆除了节俭，除了天天出摊，还能怎么办呀？老天保佑，去年我已经把所有的借款还清了！再也不欠别人钱啦！”姆甘露出笑脸，可以清楚看见她掉了两颗门牙。

“女儿女婿欠债，为什么要您老人家还钱呢？债主应该去找他们呀！”我为姆甘愤愤不平，一个无依无靠的老妇人，要养外孙，还要为年轻人还赌债，未免太冤了。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呀！我是他们的母亲，这债我应该还！我虽然赚钱辛苦，但是无债一身轻！”姆甘笑着说。

阳光下，我突然觉得姆甘很高大也很亲切！

## 夜游湄南河

李学志

乘船夜游湄南河，平生以来第一次。心里有些紧张与兴奋。华灯初上，夜色迷蒙，晚风轻轻吹皱了湄南河的笑容。于是湄南河掬一把霓虹洗去白日的倦容，淡描了蛾眉，又重上了晚妆。着一身如夜色的晚裙，在这幽幽的夜色里，在这柔柔的晚风中，她开始向世人展示她那妖媚的婀娜和浓艳的美丽。

湄南河多么浪漫的名字，乍听起来犹如一位少女的芳名。然而，湄南河已不再年轻，但依然充满着诱人的魅力。我乘船而行，放眼四望。湄南河，最是那回眸一笑的羞涩，醉了谁人的心？最是那如水清纯的温柔，痴了谁人的情？

装饰华丽的游轮，疾驶在映满星光和灯光的河面。游船驶过，星光和灯光被压碎了，飘荡在水中央，沉了，又浮了。欢笑和嚎叫声夹杂着一些水腥味儿，往脸上砸来。游人们体内的荷尔蒙被这夜色，和这夜色中妩媚的湄南河激发得高涨起来，一声声的嚎叫，一声声的欢笑，飘荡在灯光旖旎的游船上，跌落在柔柔凉凉的晚风中。喧闹不属于我，我喜欢宁静，喜欢坐在角落，一个人静静地思索。于是我端了杯饮品，独自走到船头，寻个清静的角落，静静地欣赏这充满诱惑的夜，欣赏这依旧美丽而并不年轻的湄南河。

人类的文明都是河流孕育的。因为人类要生存，便不能没有水。而河流是水的母体，所以聪明的人类便开始在河的两岸生活发展。正像我们所知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孕育了欧洲文明；恒河孕育了印度文明；黄河和长江孕育了古老的中华文明；这条美丽的湄南河孕育的便是中南半岛上的明珠——泰国。

游船激起的浪花，随着夜风飞溅，不时地溅到我的脸上。我的思绪也随着浪花飞旋。

一条有着娇媚名字的河流，没有人知道她在这里流淌了多少年。也没有人知道，在这潮涨潮落间，她历尽了多少人世间的悲欢离合。春秋易节，岁月轮转，我面前的这条河流，如今容颜已不再如初。如诗云：“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而河流又何尝不是呢？风霜雪雨，世事变幻，河还是那条河，人已非当时人。湄南河经历了几多悲喜几多苦难，历史上多少硝烟与仇杀，宫闱里多少明争与暗斗，一切的一切却都埋藏于她心底。这一切不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浮出水面，这一切也不会随着岁月的转换而被后人遗忘。因为一切的过往都可以在岁月的洗涤中被原谅，但是不能被忘却。因为忘却了过去，人类便没有了历史。

湄南河的双脚踏着两极，一极是过去，一极是未来。过去究竟是怎样？我们未曾经历。只能从书卷上只言片语的记载中，拼凑一个大概。游船急匆匆的驶过郑王庙。游客们又是一阵欢呼。欢呼声过后，郑王庙已被远远的甩在身后。它还未来得及在游人们的脑海中留下一丝半缕的涟漪，便被忘记了。游人的脑海中又开始期待着下一个令他们荷尔蒙高涨的景致。千百年来，郑王庙沉默不语，它或是在冥思哀叹，哀叹人们的无知与浅薄，亦或是在无奈地苦笑，笑人们的愚蠢与悲哀。因为这样的情景，自郑王庙出现在湄南河岸边的那刻起，便开始一遍遍上演，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想必郑王庙早已习惯，而且除了冷眼静观之外，又能如何呢？

风呼呼的从耳边掠过，我凭栏而立，望向夜的深处。不知道是征服选择了人类，还是人类选择了征服。反正，战争来了，带着征服和占有的欲望，战争来了。缅甸人的铁蹄踏破了湄南河的躯体。虽然痛苦如撕心裂肺，虽然屈辱如刮骨抽筋，但是湄南河没有哭泣。湄南河的儿女们，挺起了倔强不屈的脊梁，举起了愤怒反抗的双手。有一个华裔青年，策马扬鞭，带领湄南河的儿女们，奋起反抗。用他们的智慧和勇敢，将侵略者赶出了湄南河的土地，收复了这个美丽富饶的湄南之国。这个青年就是郑信王。

后来啊，一场杀戮宣告了一个朝代的终结，一队金戈铁马建造了另一片天空。一声轻叹惊落了一世的沧桑，湄南河依旧静静地流淌着。

这个世界是一个变幻莫测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欲望与征服充斥的世界。终于有一天，湄南河迎来了一生中最屈辱的时刻。船坚炮利的西方

人来了，他们贪婪的眼睛死死地盯住湄南河美丽的胴体，他们终于按耐不住，将湄南河瓜分了。以湄南河为界，东西分治。湄南河的儿女生就是温文尔雅，倔强坚强的。这一次，他们依旧坚强而勇敢，他们默默地反抗着，希望有一天能够重新使湄南河完整美丽起来。

但是，现实是残酷的，又一场灾难降临了。二战爆发了。湄南河愤怒了，湄南河的儿女们也愤怒了。风雨迢迢万里路，历经万险千难，湄南河终于又恢复了最初的容颜。湄南河历经了沧桑苦难，终又重获了新生。

一条河流就是一部历史，这部历史永远沉寂在河流的心底，直至有一天她干涸了，死亡了。人们才发现，原来他什么都记下了。只是，这时她也变成了历史。逐渐的在人们的视线里，记忆里消失了。

河风夹杂着湄南河水，在夜空中飘飞，不时地溅到我的脸上。不知道，从何时起，湄南河的水开始变得浑浊昏黄。我想原来的湄南河一定是清灵灵的水，一定是美如少女的肌肤。但是湄南河的水确实是浑浊的。这也许在向世人诉说着湄南河沧桑苦难的过往吧。谁知道呢？反正，湄南河总在夜幕降临之后，才又重上晚妆，在夜色中，展示着她的妩媚，她的美丽。也许他害怕在白天露面，害怕游人见到她沧桑而倦怠的容颜，毕竟湄南河已不再年轻。

# 风雨悲歌

——阿尤塔亚纪行

李学志

与朋友老陈约好，星期天一同去游览阿尤塔亚。阿尤塔亚在曼谷北部约 100 公里处。华人将它叫做大城。其实我更喜欢阿尤塔亚这个名字。阿尤塔亚，乍听起来，仿佛是一位妙龄少女的芳名。充满着诗意，充满着妩媚，字里行间又流露着一份精巧与曼妙，听起来是如此的悦耳和亲昵。所以，在我的心里，一直叫它阿尤塔亚。

星期天起得很早。与朋友在相约的地方见面后，一起驾车而行，朝着阿尤塔亚的方向前进。其实，我已经去过阿尤塔亚好多次了，但是每次去都有不同的感受，每次去我的心灵都会被震动。因为那不是一座城，那是历史，那是人类文明一路走来的脚步，更是一座城市，一个王朝，甚至一个国家历久弥新的记忆。

记得那天，没有太阳，天气有些阴沉。在泰国这样的天气外出旅游最恰当不过了。没多久，天空便下起雨来。雨中游阿尤塔亚，这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感觉一定很不错。

老陈是一个泰国华裔，他一边开着车，一边与我探讨起泰国的历史，特别是阿尤塔亚的历史来。说实在的，在游览阿尤塔亚这样的历史名城之前，的确应该做点功课。这样你会对她有一种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感受，这种理解和感受是精神上的，文化上的，更是心灵上的。任何一座城市，都是一件艺术品，放在那里，散发着艺术品特有的气质。古老的城市散发出来的是深沉古朴，现代的城市散发出来的是繁华和活力。所以每一座城市都是有生命的，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经历，就我们人一样。不同的城市需要从不同角度和深度去解读，这样才能感受它的内涵，感叹它的深邃。

走进阿尤塔亚，迎面扑来一股历史古朴与苍凉的气息。那红色的断砖残垣，在雨后显得更加的殷红，给人一种刺眼的感觉。仿佛一位历经人生风雨岁月沧桑的老人的眼神，直直的逼视着你的眼睛。又仿佛她有很多话想要向每一个正来这里和曾经来过这里的人倾诉。曾经读过一段有关阿尤塔亚的文字，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中：“活着的是僧人，死去的是城市”。当我读到这句话时我有一种想哭的冲动。因为这里面饱含着这座城市一世的风雨，一生的沧桑。

走进阿尤塔亚，迎面扑来的是佛国的神圣与安详。走进阿尤塔亚看到的是佛国的虔诚与平和。那灰色斑驳的佛塔，在雨后显得更加的苍凉。静静的矗立在那里，向世人昭示着佛陀的淡定与淡然。它安详的矗立在那里，向过往的行人诉说着佛界的博大宏广和物我两忘。

我不知道这样一座充满慈悲的城市，为何会成为战争的牺牲品？也许是人的欲望的罪恶，或许是人们那颗还未超脱世俗的心的不安分导致的。反正，战争来了。

缅人带着千军万马，带着洋枪火炮，雄赳赳气昂昂的来了。于是，一场攻与守的较量开始了。透过那座满目疮痍的古城，看着这面目全非的宫殿和佛寺。我仿佛回到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我仿佛听见那悲壮的喊杀声，还有那痛苦的哀嚎声；我仿佛听见了妇孺悲切的哭泣声，还有历史老人的沉重的哀叹声。透过这座荒凉苍芜的城池，看着这残缺零落的砖瓦，我仿佛回到了那场悲苦惨烈的战争。我仿佛看见漫天的火光和遍地的尸首；我仿佛看见了漫天的浓烟和遍野的鲜血。

一场战争，毁了一座城市；一场杀戮，灭了一个王朝，一场杀伐，苦了一群百姓。战争结束了，熊熊的火光不见了，民族的郁愤不见了，却留下了一座城市的废墟，留下了一块历史的伤痕。两相杀伐，两败俱伤，既砍伤了历史，又砍伤了人心，既砍伤了古代，也砍伤了现代。

走在阿尤他亚的街道上，天色阴沉，下着细雨。我默默地走着，默默地思考着。笼罩在烟雨中的阿尤塔亚，有些悲凉，有些凄惶。笼罩在烟雨中的古城，有些凄清，有些忧伤。只有那些来来往往的游客，才给它增添了一丝活泼的力量。我走在浸润在烟雨中的阿尤塔亚的街道上，我思索着，思索着历史，思索着岁月，思索着伤痕累累的阿尤塔亚和那场战争……

人世间为何会有战争存在呢？战争，源于人的欲望，一种占有与征服

的欲望。战争源于人的自私，一种难以磨灭的自私。佛说过，前世五百年的修行，才换得今世一生的相守。那么我们人类呢？虽然有着不同的肤色，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信仰，但是，我们共同相守在同一个星球之上。还有什么仇和恨，恩和怨不能如烟而散，如云而淡的呢？

曾经读过余秋雨的一篇文章，名字叫《废墟》。他说：“废墟是毁灭，是葬送，是诀别，是选择。”也许，是历史选择了阿尤塔亚，也许，是宿命选择了阿尤塔亚，或许，是阿尤塔亚自己的选择，反正岁月的脚步在阿尤塔亚这座繁华了四百多年的城市的上空重重的踩了一脚，这一脚踩出了几世纪的哀叹，这一脚踩出了几世纪的忧伤！

从阿尤塔亚回来，雨还在下。我的内心也久久不能平静下来。也许真的像佛说的那样，我还没有超脱世俗，还没有达到淡定的境界吧。

但我想，“废墟中应有历史最强劲的韧带。废墟散发着让人留连盘桓的磁力。是的，废墟是一个磁场，一极古代，一极现代，心灵的罗盘在这里感应强烈。失去了磁力就失去了废墟的生命。”

不论是历史累积了岁月，还是岁月累积了历史。就让我们抹去昨夜的故事，去收拾前夜的残梦，站在今夜的风雨中倾听历史的吟唱吧。

阿尤塔亚，一个诺大的王朝，伤痕累累，鲜血淋漓。这让我想起了中国的圆明园。“圆明园”，是一个纪念，是一个见证，是一个耻辱，是一段历史。其实我们可以有个纪念，有个见证，我们也可以记住历史，但是我们不应该有耻辱，因为耻辱是和仇恨连在一起的，仇恨又是和战争连在一起的。这样下去，就会有更多的耻辱，有更多的仇恨，有更多的战争。还是向佛说的那样：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吧。我们注定成不了佛，但我们应该放下屠刀。放下屠刀，就意味着放下仇恨，放下仇恨，就意味着我们要面对现实，要淡定，要没有耻辱感。因为那已经是历史。

阿尤塔亚，一个曾经繁华的都市，一个曾经辉煌的王朝，如今在风雨中吟唱着历史的悲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一唱就是千百年，不知还要续唱几十年？

阿尤塔亚，一个携着昨日残梦的女子从遥远的古代走来，吟唱着历史的哀歌，一路幽怨的向将来走去。就让我们站在今夜的风雨中，静静地为她祈祷吧……

## 故乡的小溪

周沫

表哥阿涛寄了两张 VCD 过来曼谷，这是拍摄今年乡里赛龙舟的片子，饭后一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看片，于是，我又看到了多年不见的小溪，这是一条流淌着我幼年记忆的小溪。

说是小溪，在童年的记忆中其实它也不小，宽度有几十米，由北门流经东门至南门，从三面把乡村包围。在小溪的东北方向，可以望到不远处矗立在塔山上的闻名的文祥古塔。

有山有水，山青而秀，水清而美，蜿蜒且有结聚，古代名师就说过此地风水好，地灵人杰，有才俊也有巨贾。

风水这东西是玄学，未曾深入研究，我只记得小时候最高兴的事，莫过于夏季里，每天踏着夕阳，跟着母亲和几个兄弟姐妹，到溪里玩水洗澡。母亲就在溪边台阶上洗衣服，溪水非常清澈，也很凉爽，夕阳在水面上铺下一席金红的毯，微波荡漾中，闪闪粼光折入眼眸，甚是好看。母亲和同村的阿姨邻居们一边洗衣服，一边谈笑着。因为我们还小，不会游泳，母亲就让我们坐在没入水中三四级的台阶上，这个高度刚好让水浸到我们胸膛，大半个身子在水中，也不会觉得冷。我们很喜欢看大哥哥大姐姐们在堤上扑通一下扎到水中，隔会再从水中钻出来，相互调皮地用手把水往对方脸上推拍过去，闹得不亦乐乎，整条溪流淌着欢声笑语。我们几个通常乖乖地坐在台阶上，偶尔学他们用手撩拨着水花，或静静地看着倒映在水中的自己的脸，然后挤眉弄眼寻开心。后来一次因为弟弟在台阶上没坐稳，滑沉入水中，竟随波漂出去有两三米，母亲发现后马上跳入水中，把弟弟捞抱上来。从那以后，父亲便不允许母亲带我们去溪里玩水洗澡了，以至于我们几个也错过了学习游泳的机会。

那时候早上的溪边是热闹的，上游的地方，小伙们往溪里打水，然后挑回家，溪边是淘米洗衣服的姑娘，东门门口有人在卖豆浆，卖油条的，而靠近北门的堤边则有一片绿草地，许多次我跟着父亲来这边学一位满头白发，但神情矍铄的老者一勤和老叔打太极拳，一招白鹤亮翅，一招手挥琵琶，一招美人照镜……至今仍印象深刻。

后来我到镇上念中学，上学的路上沿着小溪走，可以沿路欣赏风景过去，岸边的垂柳总是弯下腰，用柳枝轻触或婆娑轻抚小溪的脸，似在试探，又似在呢喃诉不尽的情话，鸟儿却不管这么多，叽叽喳喳欢叫，偶尔俯冲向水面，跟跳跃的鱼儿玩捉迷藏。

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雨中的小溪。当天空阴沉下来的时候，常会看到水面上蹦蹦跳跳的小鱼小虾，可能是沉闷的气候让它们觉得烦躁，竞相在水面吐泡泡。而当雨噼里啪啦下来的时候，雨点节奏性地敲打着溪面，溅落的雨水还没来得及收，溅起的水花又弹了起来，鱼儿却显得很高兴，蹦得更高更欢，偶尔有一两位戴着斗笠，坐在溪边小凳上，神情悠然地扶着钓竿，等着馋鱼上钩。我常常沉醉在大自然这样的画面中，呆呆伫立在雨里，直到腮边的雨水顺着脖子滑落到胸膛上，才在丝微的凉爽中回神。

后来我离开家乡到广州读书，再后来移居到曼谷，故乡的小溪似乎离我越来越远，偶尔想起，只能在回忆中拼凑它的模样，也拼凑着我童年的点滴。

再回到家乡已经是十几年后，从车窗外看到了曾经熟悉的小溪，感觉它变小了许多。我让朋友把车停下来，我沿着小溪踱走，边走边跟朋友讲我小时候的故事，朋友也是发小，他微笑着，时而点点头，‘那时的我们总是那么天真无邪，那么快乐无忧！时光过得真快啊……’我心有所触，是啊！是时代发展的太快，还是我们已经变老了？！

我这才注意到，其实小溪的两岸变化不小，以前两岸没有高建筑物，唯一两栋连在一起的三层楼房格外显眼，那是当年一个倒卖布匹的有钱商人所拥有，如今那两栋楼房已淹没在林立的高楼当中，一排排高楼排列有序，大多数是商业店铺，广告牌交错，有卖五金的，有卖药品的，有卖电器的，也有按摩桑拿的；从前的堤边小路都是泥土砂石，现在已成了平坦的水泥路，两岸也加了铁护栏，每隔五十米左右矗立一个大路灯；柳树也早已被砍掉。朋友说现在全国发展房地产，寸土寸金，乡镇也不甘为后，

小溪靠近南门一部分给填了土，连同大部分耕地，现在都建成了商品房，地价翻了百倍，乡里已经找不到多少真正的农民了！不合格的家庭作坊，工业厂房处处可见，甚至连强酸提炼重金属的化学溶池也不少，污染入地三尺，很多污水也非选择性地排到了小溪里。。。。朋友顿了一顿，感慨地说，“发展经济的同时，以牺牲生存环境，牺牲自然资源为代价，把子孙后代的健康也赌上了，是不是值得？！”我惊讶地发现溪水是墨绿色的，而许久竟看不到有鱼虾游出水面，浮萍占了大半个溪流，微风吹来，夹带着腥中带臭的溪水的味道。

斜照的阳光让高楼大厦挡在了背后，只从小溪中看到几丝挤进来的阳光，显得那么无奈，在浑浊的溪水中折射，不再那么耀眼，昔日的童声笑语不再，更别说洗衣挑水的姑娘小伙了！整个溪流是如此寂静，偶尔随风漾起的微波，似乎让我看到了小溪的皱纹，原来它那么孤寂，那么苍老！我鼻子一酸，招呼朋友快步离开，不想让小溪认出我这位当年在它怀里戏水的游子，平添感伤。

这次家乡赛龙舟，因为溪水污染严重，大家怕感染得病而不敢下水，乡政府于是拨款治污，把浮萍全部打捞出来，放大量的盐让水变清澈，用化学方法将水中的有害物质中和或者沉淀，严控排污，才得以让龙舟赛能举行。

回到曼谷后，住湄南河边上的我，每当来到河岸的时候，也会想起故乡的小溪，湄南河上游是中国的湄公河，我好多次问自己，这流淌的河水中，是否会有那么几滴是从我故乡的小溪流过来的……想着想着眼眶就湿了。一个浪击打在河堤的石上溅上来几滴，刚好落在我的脸上，凉凉的，分不清是水，是泪……

# 梦里来复少年身

杨搏

—

夜沉沉，月落迟。

水鸟贴着河面，静静地飞着，间或发出一声孤凄的叫声。河面已经融进了夜空，好像扩大了无数倍，淙淙的水声也仿佛流向了那高远静谧的银河。雾气慢慢拢来，由飘渺的细纱揉成厚重的云屏，朦胧了一切，包括那昏黄的月牙儿。船还在前进，尽管船桨早已收进舱里，水流仍静静地托举着这艘柳叶船，慢慢地剪开雾的罅隙，驶向秋夜深处的寒凉，驶向河水远方的孤寂。

我从一个四季如夏的热带国度回来，重新站在少年时代的秋河之滨，风，真凉啊！多少个秋天过去了，我已经老了许多，皮肤粗糙，胡子拉碴，而这条河还是原来的样子。唯一变化的，就是柳叶船已经很少了，我找了三天才找到一条，虽然船板已经摇摇欲坠，但那被水浸过的船板的味道还是和从前一样，松软、清香。

少年时，我可以躺在这细长的小船上无所事事地度过一整个周末，消磨一整个秋天。别人都在渡客赚钱，我把船划得远远地，去消解高考失利的郁闷。看书，是梭罗的《瓦尔登湖》，想象着书中淘气的潜水鸟在不远的河面浮出来，“丫丫丫”地欢叫着，嘲笑着一个一整天呆呆地看着天空，看着河面的少年。有时候读的是泰戈尔的《飞鸟集》，不厌其烦地在心里默念着：

“夏天的飞鸟，飞到我的窗前唱歌，又飞去了。秋天的黄叶，他们没有什么可唱，只叹息一声，飞落在那里”。

我一天也不会说一句话，一天也见不到一个人，仿佛远离了喧嚣的世界。当夜晚降临，繁星满天时，内心却无比地充实饱满，并不会觉得浪费

了时间浪费了生命。那个时候，我从没有想过要远离这条河，从没想过远离这份心中的宁静。但有些事情，也许就叫做天注定，我最后还是走了，去了很远的地方。所有年少时过往的时光，就像无数幻影，隐藏在心里，偶尔在某一夜的某一个梦中，又突然复活，稍纵即逝。

## 二

我爱现在生活的这个四季如夏的热带国度，但我也总是怀念中国的秋天，怀念那些在河边游荡的年少时光。“悲秋”的文化传统似乎已经融入中国人的血液，而秋天的少年的忧愁似乎更是不需要任何牵强的解释。然而那一天，一个女孩子采了一大束洁白的芦花，抱在胸前，站在河岸冲着我微笑。在那个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岁月，她的出现，使得一切忧愁都有了恰当的理由。她迷了路，我划着小船，载着她去对岸寻找她那正在钓鱼的父亲。说实话，我并不喜欢这个高大的中年男人，他坐在一棵酸枣树斑驳的树影下，死死地盯着河面，仿佛能够看穿河水。脚下的网兜里，已经困着两三条不大不小的鲤鱼，但是他还不满足，说秋天的鲤鱼，味道最鲜美，等一条大鱼上钩再回家。我带她去了河心，请她看看秋河的壮美。但我一边划船一边心里还惦记着她父亲怀疑的眼神，他不相信这条窄窄的小船，更不相信我这个皮肤晒得黝黑的少年。她回家的时候拿走了我的书，说明天再见。我心疼我的书，但我更想再见她一面。

大半个秋天，我们都在一起。我爱沉默，她爱笑。我也开始感谢她那位每天下午来钓一两个小时鱼的父亲，虽然他不太放心这细细的柳叶小船，但怕女儿无聊，还是允许她上船玩了。看着我们慢慢划向河心，他在后面大声地说“你们俩都给我小心点啊”！我们答应一声，就划去对岸，去看白蓬蓬的芦花，顺便恐吓一下那些胆小的野鸭，等他们四散逃窜的时候就异口同声地篡改李清照的词：“争渡啊，争渡，惊起一群小鸭子”。有时还摘了深棕色的蒲棒，轻轻敲打对方的头，蒲棒长长的，肉肉的，打在头上“嘭嘭”作响，一点也不疼。

## 三

有一天在河心，我问她为什么你父亲每天都来钓鱼呢？她停止了说笑，转过头朝河岸那棵酸枣树的方向望去，目光越过缓缓流淌的河水，还是能

望见她父亲静坐的身影。她回过头来时没有看我，看着远处的河面说，那些鱼是钓给她母亲吃的，母亲住院了，身体不太好。我一时有些愧疚，感到那天错怪了她的父亲，以为他钓那么多鱼，是因为他是一个贪婪的食客。而她因为担心妈妈的病，高考也没有考好，只收到某个偏僻省份一个专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中秋节都过了还没有去报到。我们都开始沉默，面对面坐在柳叶小船上，西边非金非红的夕阳已经开始暗淡，黑夜渐渐笼罩了下来。

那一天，她父亲运气不太好，迟迟没有鱼上钩，他准备挑灯夜钓。

一盏马灯点燃了，挂在河边的酸枣树上，在风中微微摇晃，忽明忽暗。

她父亲点了一支烟，深吸了一口，又叹气似得把烟雾从嘴里、鼻子里呼出来，然后命令她先回医院去吧，一会儿有鱼上钩了，他也就回去了。

我从没有在夜里划过小船，回渡口水路在太阳下山后，一下子陌生起来，仿佛变得无比漫长无比遥远。当那盏微弱的马灯的光逐渐淡出视野的时候，剩下给我们的是一望无尽的黑暗。白天的远山消失了，只剩下一个悠远的轮廓，河岸的树藏起来了，铺天盖地的白皑皑的芦花隐匿了，河水潺潺流淌的声音在耳边回荡，秋风在芦苇叶子中穿梭，声音像一排排细小的波浪，鲤鱼“哗啦”一声在水面翻了个身，三两只青蛙远远地鸣叫着。

星星一颗一颗地在夜空绽放，昏黄的月牙儿在云中游走。她说，夜晚真像一副水墨画啊！我们就是画中夜游的古人。尽管看不见江枫，也听不见寒山寺的钟声，但却有父亲温暖的渔火，如果妈妈也能来这里看看该多好啊！夜色中，我看不到她的表情，只能听到她轻柔的话语和平静的呼吸，还有淡淡的花香，顺着微风，一阵阵从她发际飘来。看着斜坐在船头的她，想象空间一下子大了起来，紧张、恐惧、激动、忧伤，所有的感觉都接踵而来，融在一起。

第二天，下了很大的霜。河边的松树上、草地上，白茫茫一片，就连我的船舷上也薄薄地凝着一层白霜。我不知道她父亲是什么时候走的，也许是昨夜，也许是早上。我的脑海里一直呈现着两种不同的画面，一个是：满头风霜的中年男人眉开眼笑，提着两条鲤鱼兴高采烈离去的身影。另一个是：一夜间头发胡子都变白的中年男人，空着手落寞孤独离去的背影。我不知道该选择哪一个，这两幅图在我的脑海里一直存留至今。

霜降以后他们再也没来河边。我每天都在渡口等着他们父女，偶尔还

会惦记她借走的那几本书。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突然消失了，无声无息地消失了，难道是她妈妈的病情恶化了吗？不，应该是身体康复了吧？我也开始怀疑这些天是不是做了一个没有结局的梦？

后来，我上大学去了云南，然后又到了泰国。这期间，我做过很多梦，有的宏大，有的缱绻，有的悲伤，有的香艳，有的实现了，有的破灭了。但是这个梦，永远是最纯洁的。

#### 四

十里霜河映秋晨，独爱放浪了无痕  
半生思泪终有悔，梦里来复少年身

雾气越来越浓，在黎明到来之前，我在心里写下了这首诗，尽管有点不伦不类，但是我自己感慨良深。乡愁并不是我正在生的病，我悲伤的是那患了风湿病的膝盖，它们在寒凉的秋夜里兹兹疼痛，再也不能像少年时那样强硬。

东方渐白，我看到一地芦花在风中绽放。金色的朝阳毫不吝啬地喷洒过来，图染了白茫茫的芦花，也映红了一河奔流的秋水。那一年秋天，这对父女突然出现，又悄悄消失，这并不是我生命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但却给我留下了永久的疑问和永久的怀念，就像早上醒来时那了无痕迹的昨夜之梦。一个没有了结的故事，让我保留到老，那画面依然如昨日重现。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在我们慢慢变老的同时，很多人从我们生命中走过，我们曾互为风景，互相装饰对方的梦。但我们却没有机会说一声再见，道一声珍重，后会永无期限。白天，我们还要直面嘈杂纷乱的世界，奋斗着，忍受着，执着着，后悔着，哭着，笑着。但夜深人静时，不管身处何方，我们仍旧能够借梦的羽翼重回少年之身，重温动人的旧梦，这，应该是一种幸福吧。

# 迎春

麦春梅

春天来了。今年的春天我是在中国泉州和泰国两地度过的。

我自去年九月来中国泉州华侨大学攻读汉语言文学硕士学位，不觉间，已过去大半年了。我相信缘分是注定的，我们的相遇是一种缘分，是缘分带我到了泉州华侨大学，而缘分是为了成就一些东西。

春天总是暖暖的，阳光洒在脸上，我整个人都觉得飘飘然，悠哉悠哉的。习惯了温暖的我喜欢发呆，懒懒地走在青石板的校园里，偶尔微风吹过，我也好像注入了清新的活力，迎面相逢的是春风满面的人儿，还有零零星星的花儿草儿，像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一样，跳入我的心里，激起一串美妙的旋律。

春天是精彩的，春天是充满激情的，也是充满力量的。最近恰逢华侨大学举办国际三八妇女节活动，我们泰国学生热情地为大家准备了精彩的泰国传统舞蹈节目，让中国朋友也感到了我们的真心。虽然舞台上的我们衣衫单薄，手也冰冰的，可是我的心里却滑过阵阵的暖流。

人道是“春困秋乏”，暮春已至，我依然懒洋洋的，好像空气中弥漫了懒惰的因子，全部融化在我的血液里，一个人面对着空空的宿舍，不由地想起了我的家乡，想起母亲摸着我的头讲故事，想起母亲的滴滴泪水，想起现在的泰国未必有春风，可我却怎能忘记父母的春晖，丝丝的春风拂面都像来自父母的呼唤——“春梅”。

我终于还是难以抑制对父母的思念，乘着感冒请了几天假回到泰国，回到了已经烈日炎炎的家乡，和我的父母过一个酣畅淋漓的新年。飞机终于降落了，我从异域中国的梦中醒来，一醒来已是我亲爱的故乡，热热的气流，闹闹的气氛，温暖的情绪荡漾在我心中，洋溢在我脸上，一瞬间我

觉得幸福满格。

清晨，泰国的清晨，橙黄的太阳逼得我眼也睁不开，公鸡把我的梦叫醒，暖暖的阳光洒在屋子里，一片透明，一阵温馨。茉莉米的香味已经飘进我的鼻子，飘到我的胃里，我看着自己汗滴滴的面颊，满心欢喜。匆匆地洗漱罢，穿上漂亮的裙子，系好丝丝发带，任发丝轻轻拂过耳际，让我可爱的白色软鞋把我载到寺庙，为我的佛祖献上一束花儿，这或许就是所谓的“借花献佛”吧，只不过借的是路边的野花，借的是自然的恩赐。

寺庙里传来虔诚的诵经声，有一种静穆的伟大的气氛。金佛在太阳的普照中更是熠熠生辉，在这小小的寺庙之中，宇宙岑寂，众生皆醒，我自己好像也要被度化了。竹林之中的寺庙，寺庙周围的竹林，寺庙上空鸟儿的轻啼，一切都是那样的恬静，纵身其中，我也可以暂时摆脱尘埃，享受这天籁人籁。

下午我到了海边，听潮起潮落潮声依旧，看天蓝海蓝海天一色，任一深一浅的脚印歪歪斜斜地镶嵌在细细的沙滩上。海水逐浪高，偶尔我也会顽皮地等待着海水涌上来，沉在暖暖的海水里，好像就这样做一个梦。

春天喜迎春，当我回到泉州华侨大学，又参加了校园里举办的“泼水节”，还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五六个同学一起参加美女大赛。我觉得很高兴能代表我们泰国学生，穿上奢华艳丽的泰式服装，头发也很讲究地梳成泰式风味，能让我想象自己是第一美女的感觉，想自己是万花之中最靓丽的，尽力带给我们华侨大学的同学完美的印象。

今年春天，我既参加了华侨大学丰富多彩的学生活动，又回到了我的家乡，与父母一起享受天籁亲情，真是足以让我感激一生，回忆一生。

# 女人如歌

廖土芳

“少女情怀总是诗，少妇情怀似散文，徐娘情怀如小说，老妪情怀似论文”这是新加坡作家尤今的散文《情怀》描写的女人的一生。

女人的一生，装满了爱，充满了情，把最真的爱给了儿女，把最暖的心给了父母，把最深的情给了爱人。女人的一生，美妙动人，既活泼又委婉，既空灵又质朴，既柔情又坚韧。女人如歌，娓娓动听，跌宕起伏，歌如女人。

花季中的少女诗意、浪漫，这时的女人如DJ音乐。有着青春期的躁动、活泼、充满朝气，对未来无限的憧憬。高兴的时候就尽情释放，尽情的狂，尽情的疯。想哭就哭，想笑就笑，天是蓝的，云是白的，草是绿的，花是香的，人是美的。如DJ音乐般节奏明快、活泼，把生活的热情释放得淋漓尽致，潇洒不羁。

而立之年的女人如流行通俗音乐。歌曲中透着质朴实在又不失委婉，没有DJ音乐的欢快和奔放，多了份为人妻，为人母的温柔、恬静。爱情丰收的甜蜜，事业顺心的满足，在浓浓的爱中徜徉，爱人亦被人爱。如通俗音乐般没有了华丽的外表，却能滋润人的心灵。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女人进入了四十，有了岁月蹉跎的烙印。在跌跌撞撞中、在磕磕碰碰中、在迷迷茫茫中接受时间的洗礼。这时的女人是一曲幽雅的古筝曲，跌宕起伏的节奏，悠扬的旋律，让人心境平和。古筝经历了千百年的沉淀，历经岁月的碾磨，每根弦里都充满着生活的气息，高雅而平和，它既有生活的内涵也有生活的实质。

等到儿女们有了生命的延续，女人也变成了老妪，慢慢退出了绚丽的舞台，成为了一首首经典的老歌。听着这些老歌，什么恩怨纠葛、前仇旧

爱、荣华富贵，一切的一切仿佛是一场过眼云烟。日子在我们洗手中不经意的从指缝溜走了。感叹人生如梦，岁月如梭，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再次感悟生命的可贵。当我们唱起老歌的时候，是对人生最好的总结。

女人是花、是水、是诗……，是一片美丽的风景，更是一曲美妙的音乐。女人如歌，歌是女人。唱歌的女人如同唱着自己，用自信的嗓子把属于自己的一首音乐演唱好！唱出生命的美丽！

## 久盼的雨

张美芬

旱了很久，今天总算要下雨了。起初，天空还十分明朗，空气中混杂着花草的气息，骄阳仍然如故，湛蓝的天空几丝白云漂游浮隐，远处隐隐青山，近处田园碧秀。灿烂的阳光热恋着大地——这爱情太强烈了，它吻得大地几乎透不过气来。但不知何时，天际悄悄涌出一团乌云，迅速地集结着，一层层地越滚越浓，它凶猛而贪婪地扩张、吞噬，直到最后一个明媚的角落也被严严实实地裹住，这黑暗忽地屏住了呼吸，周围没有风，没有声，闷热得异常，这是黑暗在做最后的力量积蓄，天空被胀得就要承受不住了。

一个四十多岁的农人孤孤单单地走在田埂上。他有一张瘦削的面孔，多愁的岁月将坎坷的痕迹刻在脸上，使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得多。他的个头很矮——生长在贫苦农民的家庭，别说父母不懂得给孩子滋补什么，就是一顿饭里能见到一点肉已经像是过节了。尽管如此，却从不见他卧病不起过，身体一直健康得很。今天照样戴着一顶半新半旧的草帽，穿着一身旧得褪了色的衣裳。裤脚草草卷起，露出那瘦而结实的小腿，其表皮都已被烈日烤焦了。人们常说，农民是国家的柱石，那么，他足足干了三十年的力气活儿，生产了不知多少粮食，是否因为这些贡献而够得上伟大，连他也说不清。此刻他矮小的，蓬头垢面又穿戴不整的形象出现在田中，显然被这田间美丽的风光压得更加渺小，就如大海中的一滴水。

展开在他面前的是一望无际的田野，刚刚插完的秧苗快活地挺立着，一排排一列列地延伸开去。远处纵横交错的田埂均匀地割划出一方方规则的水田，像一块块碧玉镶嵌在肥沃的土地上。田北有一条与田埂平行的新修的水泥路。这宽阔平坦的马路两头延伸至世界，把相距遥远的城市与乡

村连接了起来，据说这意味着本村在为摆脱落后的目标上完成的第一步的发展。但当人们对这个变化满心欢喜时，他倒无动于衷，一大片土地只为那么几辆车使用实在太可惜了。

他抬起头，看见太阳已被乌云吞没，天色阴了下来。麻雀以为是傍晚了，啾啾叫着匆忙飞回巢。乌云压低了，仿佛与前面的椰树相距几米。——啊，一直期待着的雨很快就要下来了，他控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就连时常皱紧的眉头也难得地舒展开了。由于这几年来异常的气候让他的心常常悬着，今年的雨季又延迟了一个多月了，插秧前后全靠水泵从水库里泵水灌田，现在因久旱不雨土地已经干涸得不得了。为此他的心里一直系着一个疙瘩，怕再不下雨的话，可怜的幼苗不久会全枯死。

风越来越大了，他禁不住打了几个寒颤。狂风还卷起滚滚黄沙漫天飞扬，新插的秧苗被狂风肆意拉拽着，顺着风向纷乱地贴服在地上。就连牢固的树干也摆动得厉害，失去了往日的端正。水田里的青苗似乎兴奋极了，它们舞蹈着齐心迎接即将来临的喜雨。

他仔细察看着这倾注了无限心血的田园。对他来说，幼苗就像幼小的孩子一般脆弱，需要农人的悉心照料，让它们健健康康地长出金色的谷穗。他对它们中的每一根都满怀着自豪和希望。几个月之后，稻田将像波涛澎湃的金色大海，一浪推一浪，成熟的稻谷粒粒饱满，沉甸甸，密匝匝地垂着穗子等待收割。一想到丰收，他脸上就怎么也掩不住那兴奋与激动，两眼放出炯炯的光芒来。他恨不得一下子把时间转到那时候。

田西头有一个新的住宅村，围绕它的是一道高耸的白墙，这墙就在前几天刚完工，差不多在他插完最后一根秧时，还能在吹来的风里闻得见淡而刺鼻的油漆味，几乎掩住了青苗的芳香。那墙的一端伸展到马路，两直线垂直相交，形成了一个直角，正好把稻田围了起来。

他久久凝视着高大厚重而冷冰冰的白墙，好似透过它看见了后面的建筑，以及建筑里的刚培育不久的各种观赏植物和刚刚搬进来的新主人们。——不，他才不想看见那些呢，也不羡慕他们。然而，他又想起过去的一切，其实，那片土地曾经是父母给他留下来的祖上产业。每到收获季节，田地里都是一片金黄。哪一年如果雨水充沛，收成好，晒场的稻堆会堆成起伏的一大片，米仓里的粮食也都会很丰满。不过，这几年来气候偏偏变化无常，去年不但收成不好，为了买一个水泵还不得不卖掉一块田地，余

钱就都填在这剩余的地里去了。想到这些，一种揪心的依恋感涌上了他的心头。

这块土地曾经是那样的充满生机，在他的记忆中，一直以来本村的家家户户都靠种田活命，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这是人们唯一的生活方式。人的一生都在土地上进行：出生、成长，直到死亡也仍然腐烂在土地里。田地是生命的源泉，它供给给人食粮，食粮又使人能够依靠田地继续生活下去。可到如今，这种情形已经改变了。田地变得干巴巴，再也不能生长出过去那么茂盛的植物。倒是无知无识的他，祖业仍旧是唯一的谋生手段，不愿意也得干下去，只有它能解决吃、穿、还债的大问题。

乌云密布的天空打起了闪电，白森森的一晃，随后炸裂一声巨响。紧接着，狂风夹着暴雨，哗啦哗啦地铺天盖地而来。他觉得是一场大雨，便赶紧往家跑。宽边草帽能挡住雨水流入眼睛，但衣服很快就给雨淋湿了。

刚跑一会儿，只见一辆卡车缓慢地向他迎面而来，车身有一个大而瞩目的广告。他下意识地停了脚步，失神地看着广告上写的那几个绿色大字：

避开大都市，  
走入“永恒村”，  
我们为您营建梦中的家园，  
让您足不出户，坐拥自然美景。

那辆卡车已从白墙中间的大门消失，但他还站在那儿发呆。浑身早已湿透，雨水成流顺着衣领、袖边、裤脚滑落下去。周围一个生物也没有，仿佛这世界上只剩他一个人活着，让他感到非常孤寂。粗斜的雨线随大风一会儿松，一会儿紧，椰树孤独地在风雨中挣扎。高大黑暗的墙影拉长，形成田地的背景。暴雨伴着雷鸣震撼着一切，征服着一切，相比之下，还有什么再敢夸示自己的力量呢？

此刻田里的水面开始上涨，几乎淹没了稻苗……

水面还在不断上升，就如同他的债务：自从他向银行贷款以来，一分钱还没还上，却日益累积。他的一家人的经济完全取决于地里的产量。哪一年丰收了，付了利息后还能剩余一笔就是临时生活费。但往往是粮食欠收，不得已只好把本期的利息和本金加在一起，等下一期再还了。正是因为长期被债务压着，逼得他走投无路，最后只好忍痛卖掉了现在住宅村位置当中的那块土地。

他心里开始慌了起来，眼睁睁看着水面一点点地吞没秧苗却无法抢救。高大的围墙和水泥路正好封锁了水道，使大量的积水无法排除，只能上涨漫溢。一向对风吹雨打没有畏惧过的农人如今全身颤抖，泪水夺眶而出，对这种突如其来的灾祸不知所措，而积水还在上涨……

不久，刚插完不到一周的苗儿因为根浅立不牢而一根根地浮了上来，霎那间形成了墨绿的浮筏铺满水面。他扑倒在田里张开臂膀，拼命地想把它们抢回到怀里，但跟整片秧苗的数量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的。他疯狂地呼喊救命，却除了雷声隆隆以外没有一个人回应。秧苗顺水漂流后被堵在高墙那里。等到积水溢出马路，它们则顺着水流到马路的另一边去了，最终流入到下面的河水中消失在远处。

雨水像从天上的缺口一直泻下来，仿佛永远没有停的时候。农人脸色苍白，眼睛红红的，满面的水迹已分不清是雨是泪。积水淹没了他肩膀以下的部分，只露出头在水面。虽然两手一直挣扎，但怀里依然空空如也。他精疲力竭，最后爬到路边瘫坐在地上。在他面前的已不是方才所看见的美景，而是一片空空的泥色的水塘。

……

雨开始小了，天空中乌云渐散，远处阳光透过乌云，直投射到地上。农人的衣服沾满了泥。他目光无神地看着田地里的水一点点下降，终于露出一滩烂泥。半天以前的田水不见了。

天空完全放晴了，阳光普照，光亮有些刺眼。小鸟们欢喜地啾叫个不停。雨后的土地散发着泥土的芬芳，使空气一片清新。一辆车从住宅村开出来，司机转过脸瞥了他一眼。

农人终于站起身来，一步一拖地走进了自己的泥田。他的世界一切都是冷冰冰的，空荡荡的。

# 第一次独自坐飞机

郑晨蕊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磕磕绊绊、一幕幕……我相信其中必定都有值得我们回味和感动的故事，我轻轻走进岁月的长廊，翻阅那生命的相册，重温那曾经令我感动的片段。瞧，这张小小的记忆照片中，有着类似巨大飞鸟的银色大飞机。哦！我想起来了，这是我第一次独自坐飞机的那个时候。

在模糊的记忆中，我隐隐约约记起那时候的我还是个“小不点”，我们的家就在飞机场的附近，每天都可以看到数不胜数的飞机从我头上飞过，我从房间里边的窗口里呆呆地望着飞机，想：“飞机有时看起来还没有小鸟儿那么大，为什么它可以不用拍打翅膀就能飞起来呢？为什么它身体那么小可‘肚子’里能装下那么多人呢？难道这些飞机可以用魔法？是不是人一到飞机里就会变小了？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到飞机的‘肚子’里边探险呢？”一直到飞机都看不见了，这些问题还依然围绕在我小小的脑海里转来转去。越是看着飞机，我就越想坐上飞机去翱翔。

在我七岁那年，机会终于来了。我准备去中国那边学习汉语了，可是妈妈鼓鼓的肚子里有个“顽皮”的小弟弟，爸爸工作也很繁忙离不开身，于是在爸爸妈妈深入探讨了好几天的结果就是：让我自己乘飞机去中国学习汉语，以学业为重。我不禁高兴得欢呼起来“太好了，我的愿望终于能实现了。”

不久就到我出发的日子了，爸爸妈妈给我买了个小巧的行李箱让我拖在地上，行李箱里放满可以在飞机上吃的零食还有可以看的小小卡通漫画书，嘿嘿，开心死了。爸爸开车载着我和妈妈去机场，在靠近机场的时候可以看到远处机场里停放了许多飞机。大多都是银白色的身子，在两旁还有两个巨大的机翼，机翼上方的小窗户特别的多，“一个、两个、三个……”

我努力数着机翼上的窗户，可是真的太多了，怎么也数不清。从远处看起来这些飞机静静地停在机场上，一动不动，像是一只巨大的铁鸟在休息。

进入飞机场大厅，我被那巨大的空间和富丽堂皇的装饰惊呆了！直到爸爸办好了登机牌来叫我过去我才回过神来。我被爸爸带到一个大哥哥面前，大哥哥在我脖子上系上了一个小牌子，牌子上有泰语，直到现在我才知道牌子上写的是：“无人陪伴儿童”。然后大哥哥在我的小行李箱上贴个红色带有号码的贴贴纸，把我自己的护照塞进我的衣袋里边，最后把我带到了安检处。我心里忐忑不安，在安检处向爸爸妈妈挥挥手，然后走进去，可是又忍不住转过头，发现爸爸妈妈不见了。那时候我心跳到了嗓子眼，眼泪像泉水一样流了出来。这时候一位叔叔走过来询问是怎么回事，然后看到我脖子上的小牌子眼里出现了了然的神色，牵着我的手带我去排队。

“这位叔叔真是个好心人，我喜欢他。”我心里暗自想着，抬起头对叔叔笑了笑。叔叔也笑着摸了我的头，从背包里摸出个巧克力给我。我一边乖乖任由叔叔牵着，一边吃着手里的巧克力。

其实回想到这里我也有些想笑，如果这位叔叔是个坏人我那不是就被骗了，正所谓是“被卖了还帮着人家数钱。”

半小时后，登机时间到了。叔叔手里拿着两张登机牌交给检查登机牌的工作人员，牵着我登上了飞机的“肚子”里面。

飞机里可真漂亮，红色的地毯，一个接着一个的座位，整洁极了，机尾还有两个卫生间。我坐在那位叔叔旁边的靠窗位置，我好奇的看着窗户，推了推，居然不像家里的窗户可以推开。叔叔告诉我，这种窗户是密封的，不能打开，我点了点头。

随后，我有些困了，可是飞机突然动了起来，我吓得赶紧坐直，拉紧叔叔的手。飞机越跑越快，已经开始滑翔了，渐渐离开了地面，在天空上翱翔。我有种心被提起来的感觉，但我还是勇敢的睁开眼睛望向窗户外边，哇，一切景色都变小了。

最后我还是顶不过周公的“召唤”，去和他老人家下棋了。这一觉，我睡了两小时，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叔叔告诉我飞机已经快要降落了。我急忙往窗外看去，外面的景象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地上一块一块的田地成了调色盘，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一幢幢房子像火柴盒，高速公路像叶脉，而汽车就像是爬在叶脉上的甲虫，五颜六色的，真漂亮，我看得高兴极了。

飞机这时降落了，在地上跑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停下来，叔叔帮我取下放在托架上的小行李箱让我拖着。下了机场，我和叔叔顺着直路走下去，过了一道门后，出现了许多人站在两旁挥手，举着各种各样的牌子。“这里，这里！”我听到了熟悉的声音，转过头发现了我外公外婆他们，叔叔带我走过去然后转身要离开，我急忙拽着叔叔的衣服，说了声：“谢谢叔叔。”叔叔哈哈大笑，摸摸我的头就走了。

现在那一幕幕片段，构成了一张让人深陷感动的网，触及到我心里最柔软的角落，勾起我无限的回忆。这一切的一切，才让我在成长的路上迈出一歩又一步。

## 回忆接机那一幕

郑晨峰

人生就像一本书，记录生活的一点一滴，我翻开其中崭新的一页，那是我今年七月初从汕头来到曼谷，让我一生难忘。

来到泰国机场那天，我看到来接我的人有：爷爷、奶奶、爸爸、伯伯、表弟……看到家人接我的那瞬间，我高兴得说不出话来，只对家人一个劲地傻笑，那时候我心里是甜蜜的。

然后我们跟着爸爸去停车场，爷爷牵着我的小手跟我寒暄，问我的期末成绩考得怎么样，我当时的头嗡嗡作响，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怎样回答爷爷。因为这次期末考试我给考砸了，心中正纳闷着怎样跟爸爸交待，突然爷爷就先发制人问起了我的成绩，我只好老实跟爷爷交代说：“我语文86，数学89，英语96，虽然这次我失水准，但是下次我会努力的！”结果全车的人都沉默着，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不满意我的成绩，只能等爷爷发话，幸好爷爷菩萨心肠，笑了笑摸着我的头说：“弟啊，这次考得不好我们都不怪你，你已经知道自己考不好要加油努力就好了，人贵自知，失败乃成功之母，下次等你的好消息。”

我惭愧地低下了头，跟爷爷说：“好的。”车上的人渐渐又开始有了欢声笑语。车子慢慢驶出机场，我看着大家的表情，我才知道原来我的成绩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父母送我去中国读书就是希望让我学好中文，可是我的语文就是学得最差的一门。父母一直对我寄予很大的希望，我想以后再也不要辜负他们了。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妈妈，因为是她一直陪我在中国读书的，为了我，她呕心沥血，我不能再让她失望了！我心里暗暗下定决心，下学期回去读六年级我一定会加把劲努力学习的。

就这样，机场的那一幕接机，使我有了前进的动力！

## 买票的故事

王天达

语言学得怎么样，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就能检验出来。出门旅游，买票是很自然的事，应该是很容易的。可我那次去北京旅游，就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故事。

去年，我为了学好汉语来到了中国大连，当时我一点汉语都不会说，自初级 B 班学习起。转眼，一个学期过去了，暑假也到了。我决心自己独立去北京旅游，一方面去看看北京的名胜古迹，一方面也检验一下自己的汉语水平。出发前几天，在朋友的帮助下，我上网买了往返的动车票，还跟在北京留学的朋友说好了跟他们一起住。

网上购票很顺利，可没想到去火车站出票却遇到了麻烦。一到了火车站，我就傻了眼，这么多的窗口究竟应该在哪儿出票呢？虽然窗口上边挂着牌子但是我看不懂汉字，所以只能随便选了一个窗口。排了大概 20 分钟队，该我了，我把护照和在手机里买票的照片给售票员看，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跟他说，我要出票。他看了以后跟我说话，但是我的妈呀!!! 他说话的速度太快了，我怎么可能听懂呢!!! 他又跟我说了两三遍但我还是听不懂。我站在那儿十分尴尬。过了好一会儿，站在我后边的人给我解释，我才弄明白了，只要我再付一点钱，就可以给我出票。我非常感谢他。出票后，我很快找到了检票口，顺利地上了车，因为泰国没有动车和高铁，所以那天是我第一次坐动车。我心情很激动，赶快跟家人联系，告诉他们我坐上了动车!!!

动车真的很快，坐了 6 个多小时。我就到了北京火车站。一下车就让我吃了一惊，心都差点儿停止跳动了。虽然我知道中国人口非常多，但没

想到会那么多。我的天啊!!!北京火车站前，人山人海，密不透风。上哪儿去找我的朋友啊！那天我非常感谢世界上有了手机，如果没有手机，我就找不到朋友了。跟朋友见面后，他带我去了雍和宫，我们在那儿转了一会儿，然后回他的住处。我的朋友比较忙，所以后来的大部分地方都是我自己去旅游的。

我去的第一个地方是颐和园。当时，我非常紧张，因为一个人在陌生地方，一点也不熟悉。虽然智能手机里有地图软件，从住的地方到颐和园都挺顺利的。但是很快就遇到了问题，还是买票的问题。我不知道应该买什么样的票!!!但是我还是买到了票，当时，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票。弄了好半天才明白是套票。

除了颐和园，我还自己去了八达岭长城。我从朋友家到德胜门上公交车去长城。虽然到了长城，但还是有买票的问题，这次我是怎么买的票呢？方法很简单，前边的人怎么说，我也怎么说，很轻松地买到了票。长城的风景很有特点，很美丽，但是没想到当时不是周末，不是节日，人仍然非常多。我在北京大概待了一个星期，除了颐和园和长城还去过故宫、天安门、前门和天坛。

在天坛那儿又遇到了买票的事。我们都知道买门票的时候，如果有学生证可以降价，我和朋友都有学生证，但是售票员只给我一个人降价，不给我朋友降价，我们都不知道他们怎么看的学生的证，我朋友很聪明，他没有在这个窗口买票，而且换去别的窗口买票，那个窗口给他降价了。这真是让人莫名其妙。。

现在我在中国留学差不多两年了，自己的汉语水平在慢慢地提高。那次去北京的经历，使我认识到语言的学习，决不是只在学校里闭门读书就能学好的，学校“小课堂”，社会“大课堂”，只有经常深入社会生活，才能学以致用，让自己逐渐成为一个中国通。

2015年12月19日

# 我的体育梦

## ——去中国读博士

郭义山

我叫郭义山，是泰国留学生。我从小就学网球，立志要当一名网球运动员。从初中到硕士，我都是在泰国的素攀武里体育学校读书，专业一直围绕着体育教育学和体育科学。

我曾担任过小队的网球运动员，网球教练助手、网球教练、网球裁判和体育科学家。虽然年龄一年年的增长了，我的身高却并没有太大变化。成为一名职业的网球运动员似乎变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但我仍然热爱网球运动，热爱体育事业。我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是去一个体育强国攻读体育博士。

2008年，我在电视上看北京奥运会看到中国代表团的辉煌的成绩，中国代表队夺得了奥运会金牌榜的榜首。我去网上搜索就发现：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中国是奥运会金牌榜的第四名；2000年悉尼奥运会，中国是奥运会金牌榜的第三名；2004年雅典奥运会，中国是奥运会金牌榜的第二名；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是奥运会金牌榜的榜首。仅仅3届，中国可以把金牌榜的名次，从第四名，一届一级的提高，3届奥运会，12年的时间，中国已然在世界体育坛上称霸。中国的体育事业发展的这么快，真是不得了啊！那我还犹豫什么？到中国读体育！毕业之后回国发展泰国的体育事业，成了我新的梦想。

决定去中国留学后，我遇到了第一个难题——我从来都没学过中文，一句汉语也不会。在泰国，我们都觉得中文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因为每个汉字就代表一个词，不像英语有26个字母可以拼起来。我觉得我的英语水平还可以。我就想先找找看中国有没有用英语教的体育博士学位。

不过非常可惜没有！看来要去中国攻读体育博士学位，就必须要用中文读书，我该怎么办呢？去中国留学的渴望，激励着我，不要退缩，我鼓励自己：每个中国人，一出生时也不会中文啊，都是之后才开始学的；经过学习，每个中国人都可以说世界上最难的语言——中文！我跟中国人一样有两只手两只脚，中国人有的我都有。既然中国人能学会中文，我怎么能学不会呢？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铁杵磨成针，困难到义山面前——必有路！

于是，2008年8月底奥运会刚结束我就来到中国了。我发现要在中国读书，必须要通过HSK6级的考试。我想把汉语学好，就要先在汉语班学汉语。由于我的目标很明确，在梦想的激励下，奋力读书。我在汉语版学习了4个学期，每个学期有2次考试分别是期中和期末考试。在4个学期的8个考试中我的成绩始终都是全班第一名。我还连续三个学期都被同学们推选为班长呢。我每个学期都报名参加汉语水平考试，到第四个学期时，我通过了HSK7级的考试。汉语成绩高于入学要求。我终于向我的梦想迈进了一大步。我选择在华南师范大学攻读体育博士学位。国际交流合作处的欧秀兰老师非常热心，她推荐我选体育科学学院的杨文轩教授作为指导教师。我当时还不知道我的导师有多厉害。后来才知道，我的导师于1998年受聘为教育部全国高校体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长期从事体育人文社会学教学和研究，提出全球体育现代化的大趋势下，体育体制、体育的普及和提高，竞技运动发展等现实课题，在中国高校体育界中有很高知名度。

我在读汉语言的时候，以为自己的汉语水平很棒了。可到了读博士的时候，却发现大部分内容都听不懂。那是为什么呢？我分析了一下：在汉语班的时候，同班同学都是留学生，老师虽然是中国人，也用中文讲课，不过老师的普通话很标准，讲话的速度也慢，老师用来讲课的词语也非常简单。可是读博士呢？全班都是中国学生只有我一个留学生。老师讲课超级快，然后老师用的词语都是非常高级和专业的词语，我以前都没学过。最难的是：老师的普通话不标准啊！我只能拼命的练听力，适应各种口音的汉语。在我读博士的头几年里，我都是一边学习专业课，一边努力提高自己的汉语水平。花了很长时间，听和说关都通过了，接下来的难关就是读了。因为读书的重点就是读书嘛！博士级的资料，跟学汉语言时候读的书可不是同一个级别的。导师给我布置了很多要看的资料，有一次一下要看2300页的文献。当时我的阅读水平啊！每一页都要花十几分钟才能看完。

一边看一边查词典。而且很多地方，句子里的每个字我都知道它的意思，不过放在一个句子里我就是看不懂，幸好我有很多的中国朋友，他们都非常热心和耐心的帮我解答。我给自己定了任务：每天读一百页中文文献，没读完就不睡觉。有时训练的一天，晚上回到宿舍非常的累，一坐下我就想睡觉。我就站着看文献，经过一段时间的坚持，终于把导师要求的文献都看完了，额外的收获是我的阅读水平提高了。读已经觉得很难了，写就更加更加难。我是泰国人，长久以来都用泰国人的思维方式、思路 and 习惯。让我用中文写一篇文章真是太难了，尤其是博士毕业论文就相当于一本书。我要写一本中文书！不是简单的日常口语交流书，是充满含金量的博士论文书！真是再难不过了。不过就如我之前说的，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铁杵磨成针，困难到义山前必有路！我去年就把开题报告通过了。今天也刚刚把毕业论文的初稿写完了。

前面还有很多关等着我去闯，我不会退缩，我会继续冒着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 春色满园

——10年散文选集

留中大学出版社

ชั้น 2 ห้อง 2/03-06 โรงแรมเดอะทวินทาวเวอร์  
88 ถ.พระราม 6 ตัดใหม่ รongเมือง ปทุมวัน กรุงเทพฯ 10330

The Twin Tower Hotel 2<sup>nd</sup> Fl.,2/03-06 Room

88Rama 6Rd.,Rongmaung,Patumwan,Bangkok 10330

Tel: (662) 216-9791-3

Fax: (662) 216-9699

E-mail: liuzhongzonghui@hotmail.com

<http://www.thaitacu.com/>

印刷： เอสโล่การพิมพ์

45/1147-8 หมู่บ้านดีเค ซ.10 บางบอน กทม.10150

开本： 175 × 260 (毫米) 1/8

印张： 45

字数： 236 千字

印数： 1-1000 册

版次： 2016 年 5 月 第一版

印次： 2016 年 5 月 第一次印刷

书号： 978-616-7391-12-0

定价： 泰币 400 铢 US\$ 11.00

